



太平廣記

(11)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十一册

卷二百五十一——卷二百七十五

目 录

第十一册

第二百五十一卷 1

- 诙谐七 周愿 刘禹锡 袁德师 李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祐 交广客 卢肇 章孝标 南卓
王智兴
卢发 裴休 冯衮 邻夫 关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崇 郑光业

第二百五十二卷 25

- 诙谐八 李曜 王铎 薛昭纬 孔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隐 卢延让
俳優人 王舍城 顾夔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李任为赋

第二百五十三卷 47

-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张湛 贺循 陆士

龙 繁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
马消难

马王 酒肆 卢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第二百五十四卷 69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略

刘行敏 窦昉 狄仁杰 杨茂直 左
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张元一 吉頊
朱随侯

李详

第二百五十五卷 88

●嘲诮三

张鷟 石抱忠 郑愔 宋务先 傅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黄幡
绰 贺知章

王维 甘洽 乔琳 契綬秃 宋济
安陵佐史

崔护

第二百五十六卷 111

- 嘲诮四 卢迈 柳宗元 陆畅 平曾 僧灵彻
苏芸
李寰 王璠 韦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陆岩梦 李远 李德裕 薛昭
纬 崔慎猷
郑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隐

第二百五十七卷 133

- 嘲诮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顓 任穀
王徽
山东人 张登 朱泽 徐彦若 冯涓
张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
主簿
陈癩子 患目鼻子 伧人 田媪

第二百五十八卷 156

- 嗤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
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騫之 阮嵩 郝象贤 朱
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衡 李
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湜 权龙襄

第二百五十九卷 181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琬
赵仁奖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稷 阳滔 常定宗 张玄靖

第二百六十卷 199

●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
宗逵
独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聿 征君 李佐 元载常袞 崔阡
黎干
崔叔清 常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
乂崔损

第二百六十一卷 219

●嗤鄙四

张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严人 王
初昆弟
李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
寺 柳氏婢

韩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郑光
 郑畋 卢携 郑綮 郑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权衡 李云翰

第二百六十二卷 242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翊 韩简 胡令 杨铮
 谢柴书
 郡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啮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吊 痴婿 鲁人执竿 齐人学瑟
 市马 昭应书生

第二百六十三卷 265

●无赖一

刘诚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干等 彭先觉 张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荆州鬻札者

第二百六十四卷 282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高 韦少卿 葛清

-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鸾 路德延 萧希甫
- 第二百六十五卷** 298
- 轻薄一
刘祥 刘孝绰 许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审言
杜甫 陈通方 李贺 李群玉 冯涓
温庭筠
陈碯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师(以下俱原阙)
崔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温定
- 第二百六十六卷** 336
- 轻薄二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绍纬 剧燕
韦薛轻高氏 胡翊 轻薄士流 张翱
卢程
崔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 第二百六十七卷** 356
-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阳王 朱粲
陈承亲
薛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

织人 元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兴

侯思止

来俊臣

第二百六十八卷 379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张亶 王旭 京师

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祐 河内王懿宗

酷吏 杨务廉 李全交

第二百六十九卷 398

●酷暴三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韦儂

萧颖士

李希烈 卢杞 襄样节度 史牟 李

绅 胡澍 (以下俱缺文) 韦公干 陈

延美 赵思綰 安道

进

第二百七十卷 417

●妇人一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征妻

窦列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 (以下俱阙) 义成

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第二百七十一卷 442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氏 董氏 高叡妻 崔敬
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
妻

刘皇后 河池妇人 贺氏

才妇

谢道韞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慎氏 薛媛

孙氏

第二百七十二卷 472

●妇人三

美妇人

夷光 丽涓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
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翺风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段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瑰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
褐妻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第二百七十三卷 498

●妇人四 (妓女附)

妓女
周皓 李秀兰 杜牧 刘禹锡 李逢
吉
洛中举人 蔡京 武昌妓 韦保衡
曹生 罗虬
徐月英

第二百七十四卷 519

●情感

买粉儿 崔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皋
欧阳詹 薛宜僚 戎昱

第二百七十五卷 538

●童仆

(奴婢附)

韦桃符 李敬 武公干 吴行鲁 李
鹄 捧砚
捧剑 归秦 段章 上清 李铸婢

李福女奴
却要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周 愿	刘禹锡	袁德师	
李 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 祐
交广客	卢 肇	章孝标	南 卓
王智兴	卢 发	裴 休	冯 衮
邻 夫	关 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 崇	郑光业		

周 愿

唐周愿，尝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轡。路见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愿曰下九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声答曰：“总是小奚（奚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建德。”李巽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严毅下八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知河西盐铁留事，将至。李戒

从事曰：“周生好谐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周生下十五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待之。及愿至，数燕。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温外下七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亦无由得发。一日，饌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公有下八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落拓不事。遍问旧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技原作之，名原作笞，者图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改补）者。悉云货却。李责曰：“未官家贫，产业从货，何至（至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书籍古画店彼除？”惆怅久之。复问一曰：“有一本虞永兴手书《尚书》，此又在否？”某人惭惧，不敢言货，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此《尚书》大违厄。”都忘先拒其诙谐是，遂问曰：“《尚书》何违？”愿曰：“已遭《尧典》、《舜典》之苦，此而即典。”（明抄本之苦作又被。而即作儿郎。）李之颜大开，自更不舍。（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四）

又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军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年辈相悬，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属，何怪之有？”旬日布于长安。（出《国史补》）

唐朝人周愿，曾奉命出使魏州。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去为他引路，他们把马缰连起来并驾齐驱。路上见到一头驴很肥壮，田季安指给周愿看并说道：“此物大于王世充。”周愿应声答道：“总是小于窦建德吧！”李巽的性格严肃冷酷，不好戏笑。当时周愿被任命为河西盐铁留事，当周愿快要到来的时候，李巽告诫佐官们说：“周愿这个人喜好戏谑，而且羞辱人不分长幼不讲礼仪，希望各位要庄重严肃地对待他。”等周愿来到之后，多次宴会，李巽都是除见面寒暄几句外，再不与说话，因而周愿也没有得到能引发他开玩笑的缘由。一天李巽宴请亲友，周愿也来参加。当时李巽的一个老朋友儿子来到了他家，此人放浪而没有正事，李便打听他家旧有别墅以及有技艺的家童、有名的图画书籍等情况，都说已经卖掉了。李巽责备他道：“还没有作官，家境又穷，财产应依据情况而买卖，你哪里到了书籍古画都卖掉不要了的地步？”说后一直很怅惘不悦，过了一会儿又问：“有一部虞永兴手书本《尚书》，此书还在吧？”那个人惭愧而又有些惧怕，不敢说卖了，便说：“暂时典当成钱了。”周愿忽然说道：“这是《尚书》的一大劫难！”人们都忘记了先前要提防他戏谑的事，于是有人问道：“《尚书》有什么劫难？”周愿道：“已经遭受《尧典》、《舜典》的苦难，这个人又给典了。”李巽笑颜大开。从此再不与他离开。

又

陆长源凭借先人的功德为宣武军(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他们同时在一个幕府中任职共事。有的人讥笑他们的年龄辈份相差太悬殊，周愿道：“老虎和老鼠，还同为十二属相呢，这有什么奇怪的？”此事十来天便传遍了长安。

刘禹锡

唐刘禹锡牧连州，替高寓。寓后入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举目代矣。”刘答书云：“昔（答书云昔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一话，曾有老妪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妪目之，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妪，乃有芒刺在掌，因为拔之。俄奋迅阚吼而愧其恩。自后掷麋、鹿、狐、兔于庭，日无缺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藉，妪乃被村胥诃捕。妪具说其由，始得释缚。妪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曰：‘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死人来也。’”（出《嘉话录》）

唐朝人刘禹锡被任命为连州刺史，接替了高寓。高寓后来到皇帝的卫军羽林军当上了将军，他从京城捎来信说：“已经接受你的关照，我在这里就以遥望而代以致谢了。”刘向锡回信说：“过去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曾有一个老妇在山里走路，看见一只大老虎身体十分瘦弱。迈着小步而难以行走。像是脚上受了伤。老妇举目去看时，那老虎竟抬起足而告示于她，原来有一根芒刺扎在它的脚掌上，于是给它拔掉，那虎立刻振作奔跑起来并长啸一声以感谢老妇的恩情。从自以后便经常把麋、鹿、狐、兔等抛进老妇的院子里，没有一天不来的。老妇登上墙头观察，乃是从前那只受伤的老虎所为。因而老妇对亲戚族人都说了这件事，他们心里也都感到奇怪。一天早晨，突然抛进来一个死人，血肉模糊，于是老妇被村吏呵斥拘捕。老妇详细地说明了缘由，才被释放。于是老妇又登上墙头，等那只老虎再来时说道：‘感谢你了，我给大王叩头了，以后千万再不能把死人抛进来了！’”

袁德师

唐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原缺出处，明钞本作出《嘉话录》）

唐朝汝南人袁德师，是已故给事中袁高的儿子。他曾在东都洛阳买下了娄师德的旧园地，并在园中盖起了书楼，洛阳人便说道：“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

李程

唐刘禹锡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李曰：‘且更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汉口不足信。’其客胡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堂弟原作袁以，据明抄本改）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饮，石收头子，乱者罚之。石曰：‘何罚之有？’程曰：‘汝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石。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用也。”（出《嘉话录》）

唐朝人刘禹锡说：“丞相李程很喜好开玩笑，在夏口时，有一个客人来辞别，李程说：‘再住两三天吧。’客人说：‘已经走了，船已经到了汉口。’李程说：‘我只相信能停留下来，那汉口（本是地名，此处双关，意为那汉子的嘴）是不足相信的。’那个客人捂嘴笑着离去。又有一次，李程与他的堂弟

李石在酒肆以掷骰子（骨质的色子）赌输赢的办法饮酒，李石刚把骰子取在手，监酒人就要罚他喝酒，李石道：‘为什么要罚我？’李程道：‘你趁大家在忙乱时，把他的堂印偷了去，还有什么可说的？’酒店中把骰子掷为双重的四个点称为堂印，他是以此来嘲弄李石的。太和九年冬，当朝廷逼上重大事件之时，李程被选拔重用。”

杨虞卿

唐郎中张又新，与虔州杨虞卿，齐名友善。杨妻李氏，即郾相女，有德无容。杨未尝介意，敬待特甚。张尝语杨曰：“我年少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求是，但与我同好，定谐君心。”张深信之。既婚，殊不惬意。杨秉笏触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误我如是，何为痴？”杨于是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耶？”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讵不同耶？”张色解，问：“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为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出《本事诗》）

唐朝的郎中张又新，与虔州的杨虞卿，是出了名的好朋

友。杨虞卿的妻子李氏是郾相的女儿，品德好但相貌很丑。杨虞卿从不介意，对她相敬如宾。张又新曾对杨虞卿说：“我年轻时就成了名，不担忧做官的事了。唯有能得到一个漂亮的媳妇，那么平生的愿望就都满足了。”杨虞卿道：“一定要争取这样。只要与我志同道合，一定会让你称心的。”张又新深信他的话。可是张又新完婚之后，很不满意，杨虞卿用笏板触了触他说：“你何必太傻。”对他说过三、四次，张又新仍十分气恨，回答他说：“我和你亲密无间，我把真情告诉你，你竟这样误会我，请问什么叫太傻？”于是杨虞卿从头至尾述说了他们求名作官的经历，之后说道：“我难道不是和你相同的吗？”张又新说：“是的。”杨虞卿接着说道：“然而我得到的是丑媳妇，这你就与我不同了。”张又新的脸色已缓解。杨虞卿再问道：“你的媳妇和我的媳妇比较起来怎么样？”张又新。“漂亮很多。”此时张又新高兴得大笑起来，于是又恢复到当初的样子。张又新有了一个和美的家庭，于是写诗道：“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

沈亚之

唐沈亚之常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嚶嚶。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出《摭

言》)

唐朝人沈亚之经常到外地游历，有一次被小青年考问试探，那晚生说：“我们来改诗，雅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嚶嚶。东行西行，遇饭遇羹。’”沈亚之酬答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双关：1. 机灵；2. 声音嘈杂。）”

张 祜

唐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舍人杜牧为御使，座有妓人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答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路指尖。”祜未识（识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白居易。白刺史苏州，始来谒。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 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欢宴竟日。赵公令狐绹镇维扬，祜常预狎宴。公因熟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祜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出《摭言》）

唐朝人张祜客居于淮南节度使的幕府中。有一次他去赴宴，那时杜牧还只是御使，当时宴席中有个妓女在掷色子赌酒，杜牧轻轻吟道：“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张祜随声答道：“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路指尖。”张祜未见过白居易，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来淮南使府拜访，才得相见。白居易对张祜说：“久仰你的大名，还记得你的右款头诗。”张祜愕然，道：“舍人（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所言是指什么？”白居易道：“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这不是款头诗是什么？”张祜微微一笑，仰首而回答他道：“我也曾记得舍人写的目连变诗。”白居易道：“什么？”张祜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不是目连变又是什么呢？于是二人高高兴兴地摆宴饮酒，一直到晚上。赵公令狐绹镇守维扬时，张祜常常到那里去饮酒取乐，因而令狐绹对张祜很熟悉。有一次令狐绹让张祜改令，令狐绹先出小令道：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张祜对答道：“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交广客

交广间游客，各求馆帖。所至迎接甚厚，赆路每处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弊。凡求馆帖者，皆云：“累路馆驿，供菜饭

而已。”有客贳帖到驿，驿司依帖供讫，客不发。驿吏曰：“恐后更有使客，前驿又远，此非宿处。”客曰：“食帖如何处分？”吏曰：“供菜饭而已。”客曰：“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驿吏（吏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相顾，莫知所为。客又迫促，无计，吏问曰：“不知‘而已’。”曰：“（曰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直。’”驿吏问：“每一‘而已’。其价几何？”客曰：“三五千。”驿吏逐敛送耳。（出《卢氏杂说》）

来交广一带游历的客人，都要求能有到馆舍下榻的帖子。因为那里招待得很好，临走还要给路费钱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中的舞弊行为。凡索要馆帖的人都说：“路经这里的人很多，只供大家吃喝而已。”有位游客带着帖子来到驿站，驿站的人依据数目认为已经花费完时，那位客人仍不走。驿站的小官吏道：“你该走了，可能后面还有客人要来。前边的驿站又很远，这里你不能住了。”客人说：“食帖如何处理？”驿吏说：“供菜饭而已。”客人说：“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吧。”驿吏两眼发怔，不知是咋回事。客人又催促，驿吏仍无办法，于是问道：“不知道‘而已’是什么。”客人说：“大于驴，小于骡。如果你没有可以给我的，可按价还我钱。”驿吏问：“每一个‘而已’价值多少？”客人说：“三五千。”驿吏只好按数奉送。

卢肇

唐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邪？”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犹沅江出鳖甲，九肋者盖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试，为试官未送。肇有启事谢曰：“巨鳖质蝨，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某昨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鳖载之。岂非首冠邪？”一座（座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闻之大笑。（出《摭言》）

唐人卢肇刚中举时，前辈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卢肇说：“我是袁州人。”有人说：“袁州出举人啊！”卢肇说：“袁州出举人，也如沅江出鳖甲一样，九肋型的世间稀少。”卢肇到江西参加解试，考官将他排在后边，卢肇申言谢道：“巨鳖质蝨，数第一的是蓬山。”考官对他说：“昨日因人数太多而受局限，虽也让你获得展示才能的机会，但很为你的名次落后而感到疚愧并请能谅解，怎么你还会有首冠蓬山之说呢？”卢肇道：“我知您会这样问的。大凡石碑在上，总是有巨鳖在下面驮着它。这难道不是第一吗？”在座的人听到后大笑。

章孝标

唐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渡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出《摭言》）

唐人章孝标考中进士后，给淮南的李绅寄去一首诗：“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李绅立即以一首绝句回答他道：“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南卓

唐郎中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轻之。李俄授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宴，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白帅曰：“某与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缄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因（明抄本因作

目)。”帅请书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惭甚。(出《卢氏杂说》)

唐朝时有个郎中叫南卓,与李修古是亲表兄弟。李修古性格迂腐孤僻,南卓很轻蔑他。李修古很快被授为许州从事,奏官传下诏书,许州的长官正在宴请李修古时,忽然传来了南卓写给李修古的信。李修古拿着信很高兴地对长官说:“我与南卓表兄弟,多亏他对我的轻视,今日才愧为尚书宾幕,又有皇上的诏令下,他立即给我写来信,让人很奇怪。”等到打开信一看,上写道:“有幸南卓未死,活着看见李修古做了官。”许州长官拿过信来看。满座人都大笑,李修古觉得心里很不安。

王智兴

唐王智兴带使侍中,罢镇归京。亲戚间有以选事求智兴论荐,固不允。遂请致一函与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状云:“选人名衔谨领讫。”智兴曰:“不如侍中也有用处。”(出《卢氏杂说》)

唐人王智兴是带节度使侍中,罢任回到京城。亲戚之中便有人让他帮助推荐作官,王智兴坚辞不答应。于是又请他

给吏部侍郎写封信。不久在一份吏部公文的末尾写道：“选人的名衔已收到。”智兴感叹道：“不知道侍中也有用处！”

卢发

唐中书令白敏中镇荆南，杜蕴廉问长沙，请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气色粗。”发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出《摭言》）

唐朝的中书令白敏中镇守荆南时，杜蕴廉有意去长沙做官，白敏中便让从事卢发致聘书。卢发此时酒至酣处，对杜蕴廉流露出傲视情绪。白敏中对此不悦，于是作诗让他改。白敏中吟道：“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气色粗。”卢发答诗道：“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白敏中很高兴，这事才算作罢。

裴休

曲江池本秦时豳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宴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裴休廉察宣城，未离京，值曲江池荷花盛发，同省阁名士游赏。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随以小仆，步至紫云楼。见数人坐于水滨，裴与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轩昂自若，指诸人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对曰：“喏，郎（明抄本郎作即，下同）不敢，新授宣州广德令。”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后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令请换罗江矣。”宣皇在藩邸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后龙飞，裴入相。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书门下平章事矣。”（出《松窗杂录》，按见《剧谈录》卷下）

曲江池所在地秦朝时叫豳州。唐朝开元年间，疏通开掘为风景名胜之地。南面是紫云楼、芙蓉苑，西面是杏园、慈

恩寺。花草环绕，水色明媚，都城的人都来游玩观赏。最盛大的是中和上巳节这天。皇上要赐宴臣僚，聚会于山亭，还要赐与大常教坊的音乐赏听。池中备有彩船，只有宰相、三使、中书门下两省及翰林学士等大官才可登临。整个皇宫的人几乎都要来游，十分盛观。裴休此时正欲廉察宣城，还未离开京城，又正值曲江池荷花盛开之时，便与省阁的名流们同来游赏。从慈恩寺起，他们丢下随从，只带着小仆，步行到紫云楼。见有几个人正坐在池水边上，裴休便与同僚们也坐于他们旁边休息。那几个人中有个穿黄衣服人已酒至半醉，显示出一种气度不凡的神态，指责其他人谈笑轻佻，裴休心里有些不平。拱手行礼问道：“请问你任什么官职？”对方轻率地回答说：“喏，郎可不敢，郎是新任的宣州广德县令。”并反问裴休道：“押衙担任什么职务？”裴休仿效那人道：“喏，郎不敢，刚任宣州观察使。”那人于是狼狈而去，与他在一起的人也都四散而走。裴休的同僚们都击掌大笑。不多天，便传遍了京城。后来被吏部执掌铨选的人查到此人，说：“这个广德县令已请求调换到罗江去了。”宣宗在做藩王时听到这一笑话，也常常以这种方式与亲王们开玩笑。后来登基做了皇帝，裴休做了宰相。因书写诏书，也对枢密使回答说：“喏，郎不敢，我是新任的中书门下平章事。”

冯 袞

唐冯袞牧苏州，江外优佚，暇日多纵饮博。因会宾僚掷卢，冯突胜，以所得均遗一座，乃吟曰：“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首乞闲人。”更因饮酣，戏酒妓。而军倅留情，索然无绪。冯眇之曰：“老夫过戏，无能为也。”倅敛衽而谢。因吟曰：“醉眼从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出《抒情诗》）

唐人冯袞任苏州牧时，江外很富足安逸，闲暇时间多用来纵酒赌博。一天，又与宾朋僚属们赌，冯袞大胜，就把所赢的钱都送给同座的人，吟诗道：“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道乞闲人。”更因为酒醉，戏耍陪酒的歌伎。而他的副手因却于情面，表现出索然无绪的样子。冯袞斜看他一眼道：“老夫只是过于戏耍，其实已没什么能力了。”副职忙整衣道歉。于是他又吟诗道：“醉眼从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

邻 夫

有睹邻人夫妇相谐和者，夫自外归，见妇吹火，乃赠诗曰：“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其妻亦候夫归，告之曰：“每见邻人夫妇，极甚多情。适来夫见妇吹火，作诗咏之。君岂不能学也？”夫曰：“彼诗道何语？”乃诵之。夫曰：“君当吹火，为别制之。”妻亦效吹，乃为诗曰：“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盘茶。”（出《笑言》，明抄本作出《笑林》）

有人见到邻居夫妇相处十分和睦。丈夫从外面回来，看见媳妇正在吹火做饭，便赠了一首诗：“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有一回这人正巧也在等自己的丈夫回来，等丈夫回来之后，妻子告诉他说：“我经常看见咱们邻居那对夫妇感情很深。刚才丈夫回来，正巧见媳妇吹火，便作了首诗赞美她。你为何不能学学人家？”丈夫问：“他的诗说些什么话？”妻子便背诵了给他听。丈夫说：“这有什么，你也吹火，我另外为你作一首。”妻子一听便效仿邻居媳妇去吹火，于是丈夫作诗道：“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盘茶。”

关图

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蛻以荆州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关图、常儵、皆荆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图即戎校之子，及第归乡，都押衙辈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瓿，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儵妹，才思妇也，有《祭夫文》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唐代时的荆州，人材荟萃，每次选送去应试的举人，多不成功名，被称作“天荒解”。刘蛻是由荆州选送而考中进士的，号称“破天荒”。尔后的关图、常儵，皆为荆州人氏，相继都有好文章，连连登上科。关图只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军人的儿子。关图中选回来，都府的押衙小吏们为他大摆筵席。关图指着盘上的酱盆戏耍一老校道：“要校卒为者。”那人却端了杯醋递过去说：“这就是‘校卒为者’。”在座的人无不大笑。关图的妻室就是常儵的妹妹，是个很有才气的女子。后来有祭悼丈夫的文章流传于世。

杨玄翼

唐咸（咸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通中（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杨玄翼怒举子车服太盛，欲令骑驴。时有诗曰：“今年（今年原作□有看三字，据明抄本改）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出《卢氏杂说》）

唐代咸通年间，杨玄翼对举子们乘车装饰和穿戴太奢华很生气，想要下令让他们骑驴。当时有诗写道：“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裴庆余

唐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刺船，误以篙竹溅水，湿妓人衣。蔚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蛾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裙湿，知道巫山行雨归。”蔚览之极欢谑，命宴者传之。（出《摭言》）

唐代咸通末年，裴庆余在淮南使府为羽林将军李蔚的幕僚。他们常到江中去游玩。一次船夫撑船时，使篙不慎，溅起水滴，湿了歌妓的衣掌。李蔚因此脸色大变。裴庆余急忙拿来彩笺，记下一首绝句：“满额蛾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裙湿，知道巫山行雨归。”李蔚看后很觉欢快有滋味儿，于是命宴席上的人传看。

赵崇

虽卢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尝知举。乾符中，卢携在中书，以宗人无掌文柄者，乃擢群从陕虢观察使卢渥，司礼闱。是年秋，黄巢犯阙，僖皇播迁，举人星迸。迨复京都，裴贽连知三举，渥有羞色。赵崇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出《北梦琐言》）”

卢氏虽然人才济济，但历代从未执掌过科举之事。乾符中期，卢携任职中书省，因宗人之中没有执掌以文章取士的权利的人，便选拔了陕虢观察使卢渥，并让他主持礼部的会考。可是这年秋天，黄巢进攻京城，唐僖宗不得不流离迁徙，来应试的举人也四散而去。然而等到重新回到京城，裴贽接

连三次职掌科举考试之事，卢渥很羡慕。赵崇对他戏言道：“阁下，这就是所说的出腹不生养主司’啊。”

郑光业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时举子率以白纸糊案子，光业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词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苦海。昆季或从容，用资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皆极欢而罢。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又曰：“必先必先，谿仗取一杓水？”亦为取之。又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欣然与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当时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俄为后进，穷相骨头。（出《摭言》）

郑光业的表兄弟中，有一同参加科举考试的。当时规定应试的举子都要用白纸糊上卷子的姓名，光业在暗中记道：“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兄弟共用一个大皮箱。举子之中，凡是写出具有讽刺可笑之类的诗文。就投进箱里，称这箱叫苦海。兄弟之中，闲暇时看看这

些诗文，用以达到诙谐嘲戏的效果。于是叫两个仆人把“苦海”抬到大家面前，每人都从头至尾阅读一遍，都感到十分欢悦。郑光业还常常讲起中举那年的事，有一天晚上，正准备考试，突然有一个举子走进他住的房间。那人讲吴语，对光业说：“必先必先，可以让我住在这里吗？”光业为他让出半铺。那人又道：“必先必先，请问能不能给我取一杓子水来？”光业也给他取来。又道：“那就再请你给冲一碗茶，可以吗？”光业又欣然为他冲上茶。住了两天之后，光业考中了状元，那个人首先向他送上一封贺札，整整倾述了一夜的情谊。主要是说，那天晚上请你给打水，又让你给冲茶。当时不识贵人，真是凡夫肉眼。今天短暂之间我就成了个落后的人，一身穷相贱骨头。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李 曜 王 铎 薛昭纬 孔 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 隐 卢延让 俳优人 王舍城
顾 夔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李任为赋

李 曜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卹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洑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蟾珠掌内看。（出《抒情诗》）”

唐朝时尚书李曜罢任歙州。与新上任的吴圆交代所留之事。其中有个陪酒妓女名叫媚川，生得聪明可爱。李曜对她早已留心，可是自己已经纳了营中的歌舞妓韶光为妾，只好托付给吴圆，希望他多给些照顾。临行之前大饮，李曜别情难舍，作诗道：“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圆答诗道：“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洵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螭珠掌内看。”

王 铎

唐中书令王铎，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才。出镇渚（渚原作清，据许本改）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携姬妾赴镇，而妻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似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王亦大笑。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污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出《北梦琐言》）

唐朝的中书令王铎，地位和名望都很显著，循规蹈矩而

又文静儒雅，但不是平定乱世之才。朝中命他为都统，出镇渚宫，以抵御黄巢的进攻。上任时只带了姬妾，妻子十分妬忌。一天，忽然有人来报，说夫人已离开京城，正在向这里来的路上。王铎对部下说：“黄巢渐向南来，而夫人又从北至，这一天的滋味让人太难受，让我如何安静下来。”幕僚戏言道：“我看不如投降黄巢。”王铎也大笑。到了荆州失守时，王铎又被派去把守潼关。黄巢传来话说：“你是个读书人，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请你自己退走回避吧，免得脏了我的刀刃。”王铎于是放弃潼关，随着僖皇迁移到四川。后来又授于他都统之职，命他收复京城，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获难死于非命。

薛昭纬

唐薛昭纬未登第前，就肆买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几？”对曰：“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出《北梦琐言》）

唐代人薛昭纬没考中之前，到鞋店买鞋。店主诙谐地问：“秀才的脚第几（多大）？”薛昭纬答道：“昭纬是带着脚来的，没有给它立下次序。”

孔 纬

唐宰相孔纬尝拜官，教坊伶人继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独行先到，有所赐，乃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见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至，乃召俯阶，索其笛，指笛窍问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梦琐言》）

唐人孔纬拜相的时候，教坊的乐手相继登门来求吉利钱。有个石野猪自先来到，孔纬对他有所赏赐，并说：“家里不宽裕，不能给得太多，要是见到其他野猪，希望别说我赏过你。”后来又有一个乐手来，孔纬便把他召到台阶下，要过他的笛子指着上面的眼儿问道：“哪个是吹《浣溪沙》的孔子？”那个乐手大笑。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宵登华山上方，偶有颠仆。郎中宇文翰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出《北梦琐言》）

唐朝的一个道士叫程子宵的，登华山的顶端时，偶而摔过几个跟头。郎中宇文翰给他写信戏言说：“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而又悬（皆双关语）。”

千字文语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穡，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爰育黎首，用能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某人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招，信乃福缘善庆。但某乙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虽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内则执热愿凉，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脱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咸渠荷滴沥。某乙即稽顙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出《启颜录》）

敬告地神及三老等：深知国计民生根本在于农业，因此

必须致力于耕耘。可是如果长期干旱无雨，拿什么纳税贡赋？皇上又怎么能安定边疆，爱惜百姓？又怎能丰衣足食，曲乐和谐激昂？我们这些人，都是德行高尚，修身立名的人，因此才摆筵设席，备以丰厚的祭品，鼓瑟吹笙，弦歌齐鸣，酒宴丰美；上下和睦，愉悦欢畅；尊卑各有礼节，贵贱各有所乐；祭祀的酒川流不息，上供的肉像兰花一样馨香。不仅摆蔬菜姜芥，兼有珍贵果品。所有的人无不翘首顿足，一齐端杯举觞。这哪里是为消愁取欢，而是相信只有真诚善良的庆祝才能获幸福。然而某些人却独居闲处，孤陋寡闻，虽然也一再注意倾听着社会的动向，但终未做官从政。这样的人不能坚守高尚的情操，一心想追逐物质享受。幻想在家端起热的，希望再有凉的，想起酒来就像满身污垢需要洗澡那样渴望。希望老人能饱食烹宰的美味，而我就是饥饿也满足于糟糠。我们盼望着那难得的佳讯，真心诚意地等待着恩惠的降临。承蒙您的仁慈恻隐之心，能济弱扶倾，希望能看得清楚回答的详细，使所有渠塘的荷花都淋透雨水。我一定叩首再拜，还将修碑刻铭。我们已诚惶诚恐了，就像是走在薄冰上。

山东佐史

唐山东一老佐史，前后县令，无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试之，即知强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将身点过。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

鼠者、姓张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处，以观明府强弱。先唤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县令但点头而已，意无所问。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还即卖之。（出《启颜录》）

唐朝时山东有一个县衙中的老官吏，前后来过几任县令，没有不受过他侮辱的。后来家中极富有。凡是新来的县令，他都是先以文案试试他，便知道他的水平高低。有这么一个县官，刚刚到任时，让人制了一个点名簿，然后对每个人查点。这其中姓向名叫明府的，有姓宋名叫郎君的，有姓成名叫老鼠的，有姓张名叫破袋的。这个老官吏点名时，故意打乱名字的次序，使这些人名重新排在一起，以观察那位县官是强还是弱。他喊道：“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只见那县官仅点头而已，没有追问的意思。这老吏出来后喜滋滋地说：“底细一眼可看透。”竟然还卖弄炫耀自己。

罗 隐

唐罗隐与周繇分深，谓隐曰：“阁下有女障子诗极好，乃为绝唱。”隐不喻何为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是隐题花诗。隐抚掌大笑。（出《抒情诗》）

唐代的罗隐与周繇情谊很深，周繇对罗隐说：“阁下有一首题在屏障上描写女人的诗好极了，可称得上绝唱了！”罗隐不明白此话何意，周繇背诵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这是罗隐的题花诗。他击掌大笑。

卢延让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第。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之句，租庸调张浚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句，为中书令成汭所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为蜀王建所赏。卢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出《北梦琐言》）

唐朝时有个叫卢延让的人，致力于诗歌写作。考了二十五次，方考中进士。试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之类的句子、租庸调张浚亲眼见过这些诗句，每每称赞他的诗写得好。还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的诗句，也被中书令成汭所赞赏。还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也为蜀王建所欣赏。卢延让对人说：“平生投拜公卿门第，想不到得力于猫、鼠、狗！”人们听了都很发笑。

俳优人

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谊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缙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褰衣博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出《唐阙史》）

唐咸通年间，杂耍艺人李可及滑稽而善开玩笑，而且超出一般人。虽然有点荒唐，但他的乖巧机敏也是不可多得的。曾有一回延庆节时，道士和尚讲论完毕后，接着要演杂戏，李可及便穿戴上大袍宽带，整理衣装后升座。自称对儒、佛、道三教无所不知晓。偶尔一位坐着的人问道：“你既然说通晓三教，那请问释迦如来是什么人？”李可及说：“是妇人。”提问

的惊奇道：“什么？”李可及道：“《金刚经》在谈到释迦如来时说：‘敷座而坐’。如果不是妇人，那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讲夫坐然后儿坐呢？”皇上听后乐得张开嘴。那人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李可及道：“也是妇人。”提问的更加不明白。李可及于是说道：“《道德经》上引过太上老君的话，‘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若太上老君不是妇人，怎么会患有身孕呢？”皇上大为高兴。那人又问：“文宣王（孔子）是什么人？”李可及说：“妇人。”那人道：“怎么会知道他是女人？”李可及道：“《论语》记载着文宣王的话呀，‘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如果不是妇人，为什么要等待出嫁呢？”皇上心里极欢悦。于是赐赏极丰厚。

又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楼，茂贞涕泣陈匡救之言。时崔相胤密奏曰：“此奸人也，未足为信，陛下宜宽怀待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披褐（明抄本肩作乘，褐作甲），入金銮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时中官韩全诲深结茂贞，崔相惧之，自此亦结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驾，劫迁入洛之始。以（明抄本始以作祸矣）王子带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贞入关，放火烧京阙，居人殆尽。是宴也，教坊优人安辔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仍窃怒曰：“他日会杀此竖子。”安闻之，因请

告，往岐下谒茂贞。茂贞见之，大诟曰：“此赋胡颜敢来邪？当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谒，非敢有干也。”茂贞曰：“贫俭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卖麸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贞大笑而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唐朝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求入朝奏事，昭宗召见于安福楼，李茂贞眼泪纵横地陈述了自己救国的主张。此时宰相崔胤密秘上奏说：“李茂贞是个奸人，不可轻信，陛下应宽怀些对待也。”第二天，皇上在寿春殿赐宴，李茂贞素装乘轿，进入金銮门，换了衣服才去赴宴。人们都以为自前代帝王以来，专横跋扈，这样的事从未有过。当时，中官韩全诲与李茂贞结交很深，崔胤对他畏惧。从此以后，也结交了朱全忠。后来到了把皇上强行从开封迁至洛阳时，便让王子带护驾，崔胤守于左右。此前李茂贞进关，放火烧了京城，居民几乎逃尽。有回宴会，教坊乐手安辔新称李茂贞是“火龙子”，李茂贞不安地低下头，而背地里怒道：“日后定杀这小子。”安辔新听说后，便请求到岐下去拜见李茂贞。李茂贞一见他就大骂：“你这奸贼还有什么脸回来见我，当来求乞！”安辔新道：“只是想拜见，决不敢有任何冒犯。”李茂贞道：“像你这样的贱骨头，为什么不求乞？”安辔新道：“京城这几天虽只卖麸子和烧炭，这就治得很好了，为何还要求乞？”李茂贞大笑，厚赏与他。

又

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辩，谓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命。对扬之日，而陈言数条，每言臣必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无所成，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俳优穆刀绫作念经行者，至前朗讽曰：“若见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宫。时人语曰：“故为相自古有之，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耳恭之不逮。”况未（明抄本未作今）丧乱，天下阻兵，虽负奇才，不能为计。而朱朴一儒生，恃区区之辩，欲其整乱，祇取辱焉。宜其涓缕未申，而黜放已至，故大为识者之所嗤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光化年间，朱朴由《毛诗》博士拜为宰相。朱朴依仗自己能言善辩，说他可安抚天下。于是由藩王的引荐，才使昭宗听说他，因此才有此任命。昭宗召他对答的那天，朱朴陈述了几项治国之策。每句话后都说臣一定要为皇上尽力，到握有大权时，没有任何成就，必然是皇恩一天不如一天，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有一天宫中设宴，艺人穆刀绫扮做念经的人，走到朱朴面前大声讥讽道：“似乎见到朱相时，又觉得他不相了。”第二天出宫，有人议论道：“做宰相的自古有之，君

之不耻笑有话不多说的，而耻笑那些态度谦恭却又做不到的人。何况国家尚未丧乱，天下驻有重兵，虽然身怀奇才，却拿不出大计。朱朴不过是一介书生，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想要整治乱世，只能是自取其辱。”难怪他刚刚任职，便被罢官。因而被熟悉他的人大为讥笑。

又

太祖入觐昭宣。昭宗开宴，坐定。伶伦百戏在焉。俳恒□□圣。先祝帝德，然后说元勋梁王之功业曰：“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生之贤。”九优太史胡轸应曰：“酌然如此。□□□□□固教朝廷如□向侍宴臣僚无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怿，如无奈何。轸又自好博奕。尝独跨一驴，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归。年岁之间，不曾暂辍。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与都知于后院喂饲驴子。”轸甚感之。夜则跨归。一日非时宣召，轸仓忙索驴。及牵前至，则觉喘气，通体汗流，乃正与主人拽碓耳。轸方知自来与其家拽磨。明早，复展步而至，主人亦曰：“与都知抬举驴子。”曰：“驴子今日偶来不得。”主人曰：“何也？”轸曰：“只从昨回宅，便患头旋恶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将息。”主人亦大笑。□以轸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经年与人旋碓亨利，亦数为同人对衙揶揄之。（出《玉堂闲话》）

朱全忠（即后来杀昭宗称帝的梁太祖）进见昭宗，在昭宣宫设宴。坐下之后，演出了歌舞杂技。……先颂扬皇上的功德，然后叙说元勋梁王朱全忠的功绩说：“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方出这样一个贤人。”九优太史胡轸应声道：“当然是这样……”陪宴的臣僚无不大惊失色。朱全忠只是笑了笑，皇上却很不高兴，而无可奈何。胡轸一向喜好下棋。经常独骑一驴，到朋友家去玩，多是早晨去晚上才回来。一年之间，从不间断。每到朋友家，主人必然要告诉家童说：“到后院去把都知的驴子喂上。”胡轸很感激他。直到晚上才骑驴回去。一天，在不该召见的时候突然传来皇上要召他进宫，胡轸慌忙去找驴。等把驴牵到他跟前，只见那驴喘息不止，满身流汗，原来是正在给主人拉磨。由此，胡轸方知每次来都要给他家拉磨。第二天早晨，胡轸徒步而来，主人又说：“给都知侍候好驴子。”胡轸说：“驴子今天偶尔不能来了。”主人说：“为什么？”胡轸说：“从昨日回去，驴子便患上头旋恶心症，动弹不得，而要请假休息。”主人大笑。想不到象胡轸这样聪明的人，也不会知道自己骑的驴竟常年在给人家拉磨渔利，因而多次被同事所嘲笑。

王舍城

伪蜀王先主，未开国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

释迦。舍于大慈三学院，蜀主复谒坐于厅，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伪蜀王先主至就院不令止四十五安原缺，据黄本补）之。妇女列次礼拜，俳优王舍城飘言曰：“女弟子勤苦礼拜，愿后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出《北梦琐言》）

伪蜀王的先主时期，还没有建国。有个西域的和尚来到这里。蜀人都对他很崇敬，如见佛主释迦牟尼。他住在大慈三学院，蜀主前往回拜，坐在大厅上，此时全城的男女，凡是来拜见的都不加制止。妇女们排着队依次向他行礼。艺人王舍城道：“女弟子们勤苦礼拜，希望他们下跪时的后身，完全像个和尚。”蜀先主大笑。

顾 夔

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号亲骑军，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执紫旗，凡战阵，若前军将败，麾紫旗以副之，莫不□□□靡，霆骇星散，未尝挫衄。此团将卒多达，或至节将□□□□至散员，亦享官禄。以之定霸，皆资福人。于时□□□□□南黑云都，皆紫旗之类也。此从各有名号，时顾□□□□亦尝典郡，多杂谈谑。曾造武举，助曰大顺□□□□侍郎李吒吒下进士及第，三

警者，皆被诱而玩之。尝与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将欲登路，同船客有驴瘦劣，尾仍偏，不调子坚劝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驴有异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价市之。既舍楫登途，果尪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调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调曰：“得之矣，请贯酒三五杯，然后奉为话其故事。”秀士又侻俯贯而饮之。及举爵，言之曰：“君不闻杜荀鹤诗云：‘就船买得鱼偏美（明抄本鱼作驴，美作尾），踏雪沽来酒倍香’乎？请君买驴沽酒者，盖为杜诗有之，非无证据。”秀士被买而玩之，殊不知觉，至是方悟焉。（出《玉堂闲话》。）

有个叫不调子的，常常以滑稽的方式戏弄人。有许多聪明狡黠、灵性而又机警的人，也都被他诱惑而玩耍。有一次，他曾与一个秀才同坐在一条船上游江，快要靠岸时，见同船的游客中有人牵了一头瘦劣而又长了根偏尾巴的驴，不调子便力劝秀才一定要买下来。秀才嫌弃那驴子太瘦劣，不调子劝勉道：“这驴子长相特异，不同寻常。”没办法，秀才只好以高价买下。不久，他们便离船上路，那驴果然身体瘦弱得不能骑。秀才很苦恼。不调说：“别后悔，这驴绝对不同于别的驴。”那天晚上，忽然下起雪来。不调子又道：“这驴你买对了。请你买上三五杯酒。然后我给你讲个这样的故事。”秀士又勉强买来酒与他喝。等到举杯时，不调子道：“你难道没听过杜荀鹤诗中是怎样说的吗？‘就船买得驴（鱼）偏尾（美），踏雪沽来酒倍香’。请你买驴买酒，这是杜诗中讲过的，

并非没有根据。”秀才被人玩耍了，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一直
到此时才醒悟。

司马都

前进士司马都居于青丘，尝以钱二万，托戎帅王师范下
军将市丝。经年，丝与金并为所没。都因月旦趋府，谒王公，
偶见此人，问之。其人貌状，魁伟胡腮，凶顽发怒，欲自投
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须，色斯举矣；
望千寻之玉瓮，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毙军将于枯木。（出
《玉堂闲话》）

前进士司马都住在青丘，曾拿了二万钱托戎帅王师范部
下的军将给他买丝。可是过了一年，丝和钱都没影儿了。司
马都因月初到府上去拜会王师范，恰巧遇上那个人，便向他
问起这件事。那人的相貌魁梧高大，满脸胡子，样子十分凶
狠，却想要去自尽投井。司马都道：“何必如此，你乍起大胡
子，怎会是这样的面色。你看看这口深井吧，下面可是有人
啊。”王师范闻知此事，把那个人杀于枯木下。

吴尧卿

唐吴尧卿家于广陵。初佣之保于逆旅。善书计，因之出入府庭，遂闻于搢绅间。始为盐铁小吏，性敏辩，于事之利病，皆心记能调，悦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高骈因署尧卿知泗州院，兼利国监，寻奏为刺史。制命未行，会军变，复归广陵。顷之，知浙西院，数月而罢。又知扬州院，兼榷榷使。伪朝授尧卿御史大夫。尧卿托附权势，不问贵贱，苟有歧路，纵厮养辈，必敛衽枉以金玉饵之。微以失势，虽素约为之死交，则相对终日，不复与言。趋利背义如此。权贵无不以贿赂交结之。故不离淮泗，僭窃朱紫，尘污官省。三数年间，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时王启知两使句务，下尧卿狱，将穷其事，为诸葛殷所保持获全。及城陷，军人识是尧卿者，咸请陷之。毕师铎不许，夜令尧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变，为仇人所杀，弃尸衢中。其妻以纸絮苇棺殓之，未及就圻，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时人以为笑端。（出《妖乱志》）

唐朝时，有个叫吴尧卿的人，家住在广陵。最初曾受雇于行路途中。此人很有心计。因他经常出入于官府，官场上的人一般都知道他。开始只是个管点儿盐铁事物的小官。但

此人敏锐而又很有口才，对于许多事情的利弊都能放在心上并能做很好的调节，使人很高兴。丞相李蔚认为他很有能力，便开始启用他。高骈先授他知泗州院兼利国监，不久又奏请皇上任他做刺史。皇上的任命令还未下来，恰逢军变，他只好又回广陵。不久，又知浙西院，数月后罢职，又知扬州院并兼任榷榷使。伪朝廷还授于他御史大夫之职。吴尧卿一向依附权势，不讲贵贱，苟且于斜路，即使是奴仆之辈，只要与己有用，也必然是恭敬地以钱财为诱饵去拉拢。对那些稍稍失去权势的人，虽然平时与人家结为生死之交，而到此时即使相对终日，也不再与人家说一句话。见利忘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而对于权贵，则无不以钱物贿赂而去交结，他因此不离淮泗地方，使官风腐败，三年多时间，竟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当时王启主管两使句务，将吴尧卿捉拿下狱，要将此案追究到底，后被诸葛殷所保而未获死罪。到了城被攻陷时，军人中认得吴尧卿的，都请求把他吃了，毕师铎不准许，晚上叫他换了衣服逃走。他逃到楚州又遇变乱，被仇人杀掉，弃尸于大道上。是他妻子用纸絮苇棺将他入殓，但也未埋入坟墓。好事者在棺上题道：“这就是一个凭证，终于归至无间地狱；让他去请求斜封灵官吧，这次是去找阎王。”当时人都以此为笑谈。

李任为赋

天成年，卢文进镇邓。因出城，宾从偕至，舍人韦吉亦被召。年老，无力控驭，既醉，马逸，东西驰桑林之中，被横枝骨挂巾冠，露秃而奔突。仆夫执从，则已坠矣。旧患肺风，鼻上癩疹而黑，卧于道周。幕客无不笑者。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占一韵而赋之。赋项云：“当其厅子潜窥，衙官共看，喧呼于麦垄之里，偃仆于桑林之畔。蓝揆鼻孔，真同生铁之椎；腩甸骷髅，宛是熟铜之罐。”余不记之。闻之者无不解颐。（出《玉堂闲话》）

后唐天成年间，卢文进镇守邓州。因为要出城，宾客从属一起到来，舍人韦吉也被召请。韦吉已年老，没有控制马的力气，何况已经酒醉，马又狂奔乱跑，在桑林中东西驰骋，帽子也被树枝挂掉了，露着光秃秃的脑袋四处奔窜。等仆人将马勒住，他早已坠地。韦吉过去患过肺风病，鼻子上留有黑色斑疹。此刻卧于路旁，幕客无不看着发笑的。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选一韵写一首赋。李任在赋中写道：“当仆人偷看，衙官们一起来看时，他正在麦垅里呼叫，仆卧在桑林旁边。那蓝青的鼻头，真像一个生铁槌；那满脸愧色的瘦弱的身体，宛如一个熟铜罐。”其余的就不引用了。

听说的人无不开颜大笑。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张湛	贺循
陆士龙	繁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王
酒肆	卢思道	李悛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程季明

晋程季明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愚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嚙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摇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出《启颜录》）

晋代人程季明曾写过一首嘲讽暑天懒人的诗。诗中写道：“从来在三伏天的时候，不在路上赶车行走。关上门躺在家中避暑，出来进去懒得与人打招呼。有这么一个呆子，冒着炎热到这家去。主人听有客到来，皱着眉头不耐烦可又没办法。按说应当赶紧起来去迎候，可是仍坐在那里打哈欠。说了半天也没听到一件急事，何必罗嗦个没完。摇摇扇子也觉手腕子疼痛，尽管现在是大汗淋漓也不想动手。不要说这是区区小事，这毕竟也是做人的一种缺陷。告诫各位朋友，热天出门应该见怪不怪。”

诸葛恪

吴主引蜀使费祎饮，使诸葛恪监酒。恪以马鞭拍祎背，甚痛。祎启吴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护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儿，执鞭之士。”恪启曰：“君至大国，傲慢天常；以鞭拍之，于义何伤？”众皆大笑。又诸葛瑾为豫州，语别驾向台，曰：“小儿知谈，卿可与语。”北往诣恪，不相见。后张昭坐中相遇，别驾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乱矣，何咄之有！”答曰：“君圣臣贤，未闻有乱。”恪复云：“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岂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启颜录》，明抄本分两条。吴主引蜀使作出《启颜录》。诸葛瑾为豫州作出《世说》）

吴主请蜀国使者费祎饮酒，派诸葛恪作陪监察。诸葛恪用马鞭拍打费祎的后背。费祎感觉很痛。启告吴主道：“蜀国的诸葛丞相，可以与周公相比，都护君侯；也可以与孔圣人相比，可今有一小儿，竟是举鞭子的人。”诸葛恪道：“你来到大国，还这样傲慢无礼，用鞭子揍你，怎么算有伤大义呢？”众人都大笑。又有一次，诸葛瑾镇守豫州时，对别驾（刺史的佐官）说：“小儿诸葛恪善谈，你可以和他谈谈。”别驾到了诸葛恪那里，但没与他相见。后来在张昭的寓中相遇，别驾招呼诸葛恪道：“咄，郎！”诸葛恪嘲讽道：“豫州已经大乱了，还有什么可‘咄’的！”别驾道：“君圣臣贤，没有听说有什么变乱。”诸葛恪又道：“昔日唐尧在上，四凶（指不服从舜控制的四个首领）在下。”别驾道：“岂只四凶，还有丹朱（尧之子，不肖）。”

张湛

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出《世说》）

晋代张湛喜好在书斋前栽种松柏树，而袁山松每次出游，

都要叫随从唱挽歌，当时人们称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贺循

晋太傅贺循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答之云：“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及邸阁，检校诸顾陆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遭罪者众。陆抗时为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请孙皓，然后得释。（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世说》）

晋代时太傅贺循任职吴郡。刚到任时从不出门。吴郡有势力的家族很轻视他，有人便在他的府门上题道：“会稽鸡，不能啼。”贺循听说后，便走出府院。到门口又返回身来看了看，提笔在门上写下答词：“不可啼，杀吴儿。”于是便到各军屯和官邸去搜察，查出顾陆诸家役使官兵和收藏逃亡之徒的事，并把此事禀告皇上。为此事获罪者众多。陆抗此时为江陵郡督都，由于亲自去请了孙皓，才使他们获得释放。

陆士龙

晋陆士龙、荀鸣鹤，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明抄本先下有坐张二字），令接语，以并有大才，可勿常谈。陆抗手曰：“云间陆士龙。”荀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天，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曰：“本谓云龙骖骖。乃是山鹿野麋。兽微而弩强，是以发迟。”张抚掌大笑而已。（出《世说》）

晋代时，一个叫陆士龙的，一个叫荀鸣鹤的，两人互不相识。有一次，一起在张茂先家相会。张茂先叫他们一人一句互相接话，看谁更有才华，但话要少而精。陆士龙先说：“云间陆士龙。”荀鸣鹤说：“日下荀鸣鹤。”陆士龙说：“既然是晴天，看见了一只白山鸡，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放出你的箭？”荀鸣鹤道：“本来说是条粗壮的巨龙，其实不过是只山鹿野麋，兽太小而弓太强，所以箭发迟了。”张茂先听后拍掌大笑。

繁 钦

魏繁钦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孙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听，天地不与；降生之初，状似时鼠，厥性蠹贼，不文不武；粗记粗略，不能悉举。”（出《启颜录》）

三国时魏国的繁钦嘲讽杜巨明道：“杜伯的玄孙字子巨，祖宗性情暴虐，非要射死他不可。神明不肯听，天地不相让。子巨刚生下时，样子象个老鼠，其人性如蠹贼，不善文也不习武，对任何事情都是粗记粗略，马马虎虎。不用一一列举了。”

刘道真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出《启颜录》）

晋代的刘道真遭遇变乱，便到河边去给人家拉船，见一老妇也在这里摇橹，他嘲讽道：“女人怎么不在家织布，为什么到河上来摇橹？”女人答道：“你是大丈夫，怎么不去骑马挥鞭，为什么来到河上拉船？”又有一次，刘道真与人共用一个盘子在草房中吃饭，见一个女人领着两个孩子从门前走过，那女人穿的是黑衣裳，他便嘲讽人家道：“黑羊领双羔。”那妇人道：“两猪共一槽。”结果刘道真无言以对。

祖士言

晋祖士言与钟雅相嘲，钟云：“我汝颖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钟遂屈。（出《启颜录》）

晋朝的祖士言与钟雅两人相嘲讽，钟雅说：“我是汝颖这地方的人，锋利如锥；你乃燕代的人，愚钝如槌。”祖士言说：“那就用我的钝槌，砸你的利锥。”钟雅说：“自有神锥，你打不着。”祖士言说：“既然有神锥，也就有神槌。”钟雅于是认输。

高爽

高爽辩博多才。时刘茜为晋陵令，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茜为县，茜追迎，赠遗甚厚，悉受之。答书云：“高晋陵自答。”（明抄本自作白）或问其故，曰：“刘茜饷（饷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晋陵令耳，何关爽事。”稍迁国子助教。孙挹为兰陵县，爽又诣之，挹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阁下过，取笔题鼓面云：“身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挹体肥壮，腰带十围，故以此激之。（出《谈薮》）

高爽善辩、见多识广而又有才气。当时刘茜正任晋陵县令，高爽路过那里时便顺便去看刘茜，可是刘茜知道他到来却并不出来迎接，高爽很怀恨他。不久，高爽接替刘茜做了晋陵令，刘茜却迎出去很远，并赠送很多东西。高爽一一收下，并写了封信告诉他：“高晋陵一定要回赠。”有人问原因，他说：“这是刘茜发给晋陵令的饷钱，与我有何关系？”不久又调任国子监助教。当时孙挹为兰陵县令，高爽到他那儿去时，孙挹却没有朋友的情谊。高爽走时从一阁楼下过，便取笔在一个鼓面上题写道：“身子有八尺粗，腹内却无一寸肠子，脸皮厚如鼓面，被打也不知恐惧央求。”孙挹身体肥壮，

腰带就有十尺长，因而高爽以此来刺激他。

徐之才

北齐徐之才封西阳王，时王欣与之才嘲戏之才即嘲王欣姓曰：“王之为字。有言则讪，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施尾角而成羊。”欣无以对。又尝宴宾客，时卢元明在座，戏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乃原作刀，据明抄本改）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卢字：“安亡为虞，在丘为虞，生男成虍，配马成驴。”嘲元明二字：“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亦无以对。（出《启颜录》）

北齐时徐之才被封为西阳王。有一次王欣与他互相开玩笑。徐之才便嘲弄王欣的姓说：“王这个字，有言则讪，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马），按上尾和角而成羊。”欣无以答对。又有一回徐之才宴请宾朋，当时卢元明在座。他戏弄之才的姓道：“你的姓是个徐字，还没有入人（指“亻”）呀。”徐之才便嘲弄卢元明的姓卢（繁体字写作“盧”）字道：“安亡为虞，在丘为虞，生男成虍，配马成驴。”嘲弄元明二字道：“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也无对答。

司马消难

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消难，齐司空子如之子。（出《谈薮》）

北周的司马消难因为有把安陆归附陈的功绩，宣帝待他很厚，授于他司空之职。司马消难见朝中的官员都很重视学术，收藏经史典籍，便很仰慕人家。于是他也弄来许多黄纸，在每沓纸上加上一个朱轴，伪装成书籍，以便在僚友面前炫耀。尚书令济阳江总讽刺他道：“黄纸为五经，赤轴是三史，消难，你真是齐国的司空子如的儿子了。”

马王

隋姓马王二人尝聚宴谈笑，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王曰：“马是你，元来本姓匡，减你尾子来，背上负王郎。”（出《启颜录》）

隋朝时，一个姓马的，一个姓王的，两人聚宴谈笑。马嘲弄王道：“王是你，你原来本姓二，因为你随便地走，就把‘丁’钉进了你的鼻子。”王说：“马是你了。原来本姓匡。那是因为剪掉你的尾巴，背上驮着王郎。”

酒肆

隋时，数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曰：“有水在。”次一人云：“酒，头似阿滥包头。”诸人问云：“何因酒得似阿滥包头？”答曰：“非鹑头。”又一人云：“酒，向他篱得头，四脚距地也独宿。”诸人云：“此有何义？”答云：“更无余义。”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无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归舍作酱，何因此间饮醋来。”众欢大笑。（出《启颜录》）

隋朝时，几个人一起到酒店去喝酒，酒味酸而且很淡，于是一起嘲讽起来。一人道：“酒，是从什么地方漫溢而来，腾腾奔流失去酉？”大家都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答道：“只有水在了。”第二位道：“酒字，字头好象阿滥包（一种蒸

饼)头。”众人问：“酒怎么能象阿滥包头呢？”他答道：“不是鹑（音谐醇）头呀。”又有一个人道：“酒，象篱笆杖子得了头，四脚悬地而独宿。”众人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答道：“更无（无）余意。”众人一起笑道：“你这嘲讽最无豆（意思）。”他接着道：“我要有豆子，早回家去做酱油了，何必在这里吃醋呀。”众欢声大笑。

卢思道

隋卢思道尝共寿阳庾知礼作诗。已成而思道未就。礼曰：“卢诗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许编苦疾，嫌他织锦迟。”思道初下武阳入京，内使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谓人曰：“德林在齐，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虽拜，乃（明抄本乃作仍。）作跪状。”思道尝在宾门日中立，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思道为《周齐兴亡论》，周则武皇宣帝，悉有恶声；齐高祖太上，咸无善誉。思道尝谒东宫，东宫谓之曰：“《周齐兴亡论》。是卿作不？”思道曰：“是。”东宫曰：“为卿君者，不亦难乎？”思道不能对。隋文帝以徐陵辩捷，无人酬对，深以为耻。乃访朝官：“谁可对使？”当时举思道，文帝甚喜。即诏对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遥见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应曰：“以公小（小字原缺，据敦煌本启颜录补）臣，不劳长者。”须臾坐定，徐陵谓思道曰：“昔殷迁顽人，本居兹邑，今存并是其人。”思道

应声笑曰：“昔永嘉南渡，尽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众皆大笑。徐陵无以对。又隋令思道聘陈，陈主敕在路诸处，不得共语，致令失机。思道既渡江，过一寺，诸僧与思道设，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饮食而已。于是索蜜浸益智，劝思道尝之。思道笑曰：“法师久服无故，何劳以此劝人？”僧即违敕，失机且惧。思道至陈，手执国信，（信原作主，据敦煌本启颜录改）陈主既见思道，因用《观世音经》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应声，还以《观世音经》，报曰：“忽遇恶风，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遂无以对。（出《启颜录》）

隋朝人卢思道曾与寿阳庾知礼一起作诗。庾知礼先成而卢思道尚未写完。庾知礼道：“卢诗何必太迟迟了？”卢思道回答说：“你以编苫（草垫子）疾，嫌别人织锦迟。”卢思道初次离开武阳到了京城，宫中内史李德林向他作揖致礼。卢思道对人讲道：“德林在齐朝时，是经常拜我的，今天做了高官，假如还要拜，仍应跪地而拜。”有一次，卢思道在门外炎日下站立很久，李德林对他说：“何不去树荫下？”卢思道说：“热是够热的，即使这样，也决不在林（暗喻德林）下站立。”卢思道曾写过《周齐兴亡论》，其中写道：“周朝的武皇宣帝，名声恶浊。齐朝的高祖太上皇，全无好声誉。”他去拜谒东宫太子时，太子问他：“《周齐兴亡论》是你所作？”卢思道答说：“是。”太子道：“作你的君主，不也够难的吗？”卢思道不作答。隋文帝因南朝使者徐陵善辩敏捷，没人能与酬对，而

深以为耻辱。于是向朝官们打听，“谁可以应对他？”当时有人推荐了卢思道，文帝很喜悦，立即下诏命他到南朝会谈，朝官们也一起前往。徐陵远望卢思道最小，笑道：“哈哈，此公太小了。”卢思道也远远地应道：“以为公是小臣，就别来劳嘉长辈了。”不一会儿人们坐下来，徐陵对卢思道说：“昔日殷朝时迁移来许多愚人，就居住在这个城市，如今这里全是那些人。”卢思道应声笑道：“当年晋怀帝南渡，所有人都住在江左，可今日活着的，唯你一人了。”众人大笑，徐陵再无话可对。又有一次，隋朝命卢思道出访陈国。陈后主下令凡卢思道路经的各处，不得与他说话，使他失去取笑人的机会。卢思道已过了长江，经过一个寺院，僧人们为他准备了饮食。谁也不敢与他说话，只供他吃喝。于是卢思道向法师索要蜜浸，法师劝他先尝尝，他笑道：“法师久服无妨，还用这样来劝我么。”法师已经违犯了敕令，因失机而恐惧。卢思道到了陈国，手拿国书去见陈后主，陈后主便以《观世音经》语捉弄他：“你是哪里的商人，带来重宝？”卢思道也以《观世音经》语秉告道：“忽然遇上恶风，漂流坠落到罗刹鬼国。”陈后主大愧，因而无言以对。

李 悛

魏高祖山陵既就，诏令魏收、祖孝徽、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谗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

首被用，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卢郎。思道尝在魏收席，举酒劝刘逖。收曰：“卢八劝刘二邪？”中书郎赵郡李愔，亦戏之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及愔后坐事被鞭扑，逖戏之曰：“高槌两下，熟鞭一百，何如言‘问讯刘二’时。”（出《启颜录》）

魏高祖的陵墓建成后，皇上下诏令魏收、祖孝徽、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由尚书令杨遵颜选拔。结果选魏收四首，祖孝徽、刘逖各二首，唯独卢思道被选中八首，因而当时人们称他为“八咏卢郎”。有一次卢思道在魏收家宴饮时，曾举杯劝刘逖。魏收说：“卢八劝刘二了。”中书郎赵郡人李愔也戏之道：“卢八在问讯刘二。”刘逖记恨在心。后来李愔因罪被鞭击，刘逖戏弄他道：“高槌两下，熟鞭一百！这比起你说‘问讯刘二’时的滋味来怎么样？”

薛道衡

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一僧甚辩捷，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向寺礼拜。至佛堂门，僧大引声读《法华经》云：“鸠槃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曰：“毗舍阁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无以报。（出《启颜录》）

隋朝的薛道衡被派往南朝访问。南朝不问是道还是俗，只要机敏善辩者，就随时引薛道衡去见。一和尚十分善辩而敏捷，就让他到寺院佛堂中读《法华经》，然后带薛道衡到寺中礼拜。薛道衡刚走至佛堂门口，那和尚便大声读《法华经》道：“鸬盘茶鬼，今在门外。”薛道衡立即应声，也以《法华经》回答道：“毗舍阁鬼，乃在其中。”那和尚愧服，更无话可对。

解嘲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者即被屠割。尝闲暇，访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须臾，水恶鸟飞过，命嘲之。即云：“水恶鸟，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大悦。又令嘲骆驼，嘲曰：“骆驼，项曲绿，蹄被（敦煌本《启颜录》被作波，明抄本作坡）他，负物多。”因大笑，赐绢五十匹。拜毕，左膊上负绢走出，未至戟门，倒卧不起。黑闼令问：“何意倒地？”答云：“为是偏檐。”更命五十屯绵，置右膊将去，令明更来。及还村，路逢一知识，问云：“在何处得此绵绢？”具说其事。乃乞诵此嘲语，并问倒地之由。大喜而归，语其妇曰：“我明日定得绵绢。”及晓（晓原作晚。据明抄本改。）即诣门，言：“极善解嘲。”黑闼大喜，令引之。适尾一猕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猕猴，头

如（如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黑闼已怪，犹未之责。又一鸱飞度，复令嘲之。又云：“老鸱，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于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问之，又云：“偏檐。”复令割一耳。还家，妇迎问绵绢何？答曰：“绵绢，割两耳，只有面。”（出《启颜录》）

隋朝末年，刘黑闼占据了数州。他大逞其威势和虐暴，对合他意的人赏赐丰厚，对违背他意愿的人随意屠杀。有一回他有了空余时间，听到有一个专门能解嘲的人，便把他召进庭院来。片刻，一只水恶鸟从上面飞过，刘黑闼命他嘲之。那人道：“水恶鸟，头象镰刀杓子，尾巴象个凿子，河里捞鱼无偏错。”刘黑闼很高兴，又叫他嘲笑骆驼，那人道：“骆驼，脖子弯曲而发绿，走路蹄子‘被他、被他’响，载东西多。”刘黑闼于是大笑，赏绢五十匹。那人拜谢之后，把赏绢挎在左臂上走去。还未走到戟门，便倒在地上不起来。刘黑闼叫人问他为何倒地不起，他回答说：“因为偏坠。”于是刘黑闼命再赏五十匹绵，放在他右臂上拿去，并叫他明天再来。回到村里，遇到一个熟人，那人问：“在哪里得到这么多绵绢？”解嘲人向他述说了这件事。那人求他再背诵一下嘲语，并问明了倒地的缘由，便大喜而归。回到家告诉他媳妇说：“我明天一定能得到绵绢。”第二天早，那人来到刘黑闼门前，说自己极善于解嘲。刘黑闼很高兴，下令领他进来。恰好此时有一只猕猴在院子里，刘黑闼便命他嘲之。那人道：“猕猴，头如

镰刀杓子，尾巴象个凿子，河里捞鱼无偏错。”刘黑闼心里很怪罪他，但并未斥责他。此时又有一只鸱鸟从上空飞过，叫他再嘲弄一番，那人又道：“老鸱，脖子弯曲而发绿，走路蹄子‘被他被他’响，能驮很多东西。”刘黑闼大怒，令割去他一只耳朵。走出庭院，那人倒地不起，刘黑闼叫人问他怎么回事，那人说：“偏坠。”于是下令再割一只耳朵。回到家，媳妇迎上来问绵绵在哪儿，那人道：“绵绵？割去两只耳朵，只剩下一张脸了！”

辛 亶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榜，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退之首，握褒贬之柄，理应识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駁弹，莫不代子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可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嗔？得官者见喜，失官者见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

怨嗟不少，实伤和气。’ 亶再拜而谢曰：‘ 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 先生曰：“ 如子之辈，车载斗量，朝庭多少（明抄本少作人），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唤取师巫，却行无处。’ 亶掩泣而言曰：‘ 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 先生曳杖而歌曰：‘ 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 ”（出《朝野僉载》）

隋朝时，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们公开给他贴出告示，简言如下：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质问隋吏部侍郎辛亶道：“ 当今天子圣明，群臣尽心竭力。对外疆土四方拓展，国内政行畅通。可你位处轻重之地，当如水镜一般明而不污。何况你居于给官员升降的首脑之职，握有褒贬他们的大权，理应识别是非，明察细微，把没有才能的拿下去，把有用的人提拔上来。可你怎么竟是尸位素餐。滥处高位？对降职升官都处理失当，而选任补缺的都是些有缺陷的人。小人可安然在位，君子倒被贬黜。没有人不是对你恨之入骨，而你何以安心？” 辛亶道：“ 百姓之子，万国之人，是不可能全认识的。怎能说对谁厚对谁亲呢？被桀赞赏的人，不能不喜欢；被尧斥责的人，哪有不生气的？得到官位的人自然欢喜，失去官位的自然表现出痛恨。细而论之，这不是我的过失。” 先生又道：为什么要恨你？为什么要恨你？不认识为什么不去访一访，官少为什么不删繁就简取其精？只要仔细察看文状，一

定能找到法家；只要仔细区别验看试卷，完全可以找到有文采的人。难道不知道石中出玉、金出于沙吗？量你的才能，度你的智力，仅仅可以到最边远的地方，去抵御那些魑魅魍魉。你还怨叹不少，实在有伤和气。”辛亶再拜而谢道：“幸蒙先生见教，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允许我改正，免去对我的惩罚，如再有违，甘愿刀劈斧砍。”先生道：“象你等之辈，车载斗量，朝廷有多少人，立即更换。怎么可以长期没有吏部长官，而等待你去自修？快去快去，不得久留！唤取师巫，却行无处。辛亶掩面哭泣道：“罪过自讨，只能自灭自消，哪里还敢再以我的面目来脏污圣朝。”先生拖着手杖咏道：“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再入京。”

牛弘

隋牛弘为吏部尚书。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鞣。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出《朝野僉载》）

隋朝时，牛弘为吏部尚书。有个叫马敞的人，虽经吏部

铨选合格，但尚未授官，因其面貌丑陋，牛弘很轻视他。一天，牛弘正侧卧着吃水果时，嘲讽马敞道：“曾听扶风马，说可扶摇上天下地。今见扶风马，说是驴也一点不假。”马敞应声道：“曾闻陇西牛，能驮千石不用车，今见陇西牛，卧在地上打草吃。”牛弘吃惊而起。于是授与他官做。

侯 白

陈朝尝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机辩深浅，乃密令侯白变形貌，著故弊衣，为贱人供承。客谓是微贱，甚轻之，乃傍卧放气与之言。白心颇不平。问白曰：“汝国马价贵贱？”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从伎俩，筋脚好。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值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值四五千已上；若弥（音卜结反）尾燥蹄，绝无伎俩，傍卧放气，一钱不值。”使者大惊，问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谢。（出《启颜录》）

陈国派人出使到隋国，隋国不知那个使者的机智论辩水平如何，于是密令侯白去试探，并让侯白变变形貌，穿上破旧衣裳，装作下贱人来侍奉。那使者听说来者是卑微之辈，便十分轻视他，侧卧于床上一边放屁一边与他说话。侯白心里很不平静。那人问道：“你们国家的马价钱贵还是贱啊？”侯

白答道：“马有数等，各不一样，贵贱也不同。若是有伎俩，筋骨脚力好，形貌不丑，又经得住乘骑的，值二十千以上。若是形体很粗壮，虽无伎俩，可是能驮东西，值四五千以上。若是毫无伎俩，又侧卧放屁的，一个钱不值。”使者大吃一惊，问他的姓名，知道他是侯白后，才惭愧地向他道歉。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 略 刘行敏 窦 昉 狄仁杰
杨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
行
张元一 吉 頊 朱随侯 李 详

赵神德

唐初，梁宝好嘲戏，曾因公行至贝州，憩客馆中，闲问贝州佐史，云：“此州有赵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宝颜甚黑，厅上凭案以待。须臾神德入，两眼俱赤，至阶前，梁宝即云：“赵神德，天上既无云，闪电何以无准则？”答曰：“向者入门来，案后唯见一挺墨。”宝又云：“官里料朱砂，半眼供一国。”又答云：“磨公小拇指，涂得太社北。”宝更无以

对，愧谢遗之。（出《启颜录》）

唐朝初期，有个叫梁宝的喜好嘲戏。有一回因公事去到贝州，在客馆中休息，闲来无事，便问贝州左史：“听说贝州有个叫赵神德的人，很能嘲讽？”于是就让人将赵叫来。梁宝脸特别黑，便在大厅上依着几案等待着。不一会儿，赵神德进来，这个人两只眼睛通红，刚走到台阶前，梁宝就说道：“赵神德，天上已经没有云彩了，闪电怎么能没有准则呢？”赵神德答道：“奔你来的人一进门，就见几案后边竖着一锭墨。”梁宝又道：“当官（暗指五官中的视觉器官）的食料钱（古时当官除官饷外，还供给食料钱）换成了朱砂，半只眼睛的就可以供足一国的官员了。”赵神德又答道：“磨公小拇指，涂得太社北了。”梁宝再无言以对，面带愧色地道谢后将赵神德送走。

贾嘉隐

唐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长孙无忌、徐世绩，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长孙复问之：“吾所倚何树？”曰：“槐树。”长孙曰：“汝不复矫邪？”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鬼对木耳。”年十一二，贞

观年被举，虽有俊辩，仪容丑陋。尝在朝堂取进止，朝堂官退朝并出，俱来就看。余人未语，英国公李绩，先即诸宰贵云：“此小儿恰似獠面，何得聪明？”诸人未报，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举朝人皆大笑。（出《国史纂异》，明抄本作出《嘉话录》）

唐朝的贾嘉隐七岁时，朝廷因他是神童而召见他。当时，长孙无忌和徐世绩站在朝堂与他对话。徐世绩戏言道：“吾所依的是什么树？”贾嘉隐道：“松树。”徐世绩道：“这是槐树，怎么能说是松树呢？”贾嘉隐道：“以公配木，怎能说不是松呢？”长孙再问道：“我所依靠的是什么树？”贾嘉隐道：“槐树。”长孙道：“你不再更正了？”贾嘉隐道：“哪里用得着再更正。只要取来一个鬼对上木就可以了。”贾嘉隐到了十一二岁时，于贞观年间被铨选入举，他虽有才智和善辩，可是相貌丑陋。曾召他进朝堂请皇上决定其去留。当时朝堂官员们退朝后一齐来看他。还没等别人说话，英国公李绩抢先道：“这小孩的脸长的象獠面一样，怎么能够聪明呢？”其他人还没答话，贾嘉隐就应声道：“葫芦脑袋还能做宰相呢，獠面怎么就该失去聪明啊？”满朝官员都大笑。

欧阳询

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着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出《启颜录》）

唐朝的宋国公萧瑀不懂得射箭，九月九日皇上带群臣去射猎，萧瑀的箭全部落空，一无所获。欧阳询咏诗道：“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著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一回高士廉主持铨选，他的门牙突出。有个选人自己说很善解嘲，高士廉当时穿的是木制拖鞋，就叫他嘲戏。选人应声道：刺激了鼻子不用张嘴打喷嚏，踩在脸上也不生怒，那都是因为你两颗很突出的牙齿，还自鸣得意说自己是得胜者。”高士廉笑而领受。

裴 略

唐初，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土，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既推倒。彦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笑，即令送吏部与官。（出《启颜录》）

唐初，裴略宿卫考满，由兵部判其试卷。只因错了一个字而落榜。于是他向仆射温彦博开诚相诉。温彦博当时正好

与杜如晦坐在一起说话，没有理睬他。可他讲道：“从小以来，就觉自己很聪明善辩，还能通传语言，可以胜任通事舍人一职。并懂得写文章，又善于嘲戏。”温彦博这时才注意到他的话，正巧厅前有竹，就叫他嘲讽竹子。裴略答应后道：“竹子，风吹青枝发出肃肃之声，严冬叶子不凋落，过了春季籽不熟。虚心不做栋梁材，皮上何须节与目？”彦博听后大喜，道：“既然你明白通传语言，你可以到屏风那边试试。”裴略走到屏风墙外，大声喊道：“方今圣上聪明，敞开四门而等待贤士，你是何物，长久地竖在这里妨碍贤人的去路！”于是把屏风推倒。温彦博道：“此话合我意。”裴略道：“非但著博（谐音脖），亦乃着肚（谐音杜）。”当时杜如晦在坐。听了此言，温彦博、杜如晦都大欢大笑。于是将他送吏部授官。

刘行敏

唐有人姓崔，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执缚，五更初，犹未解。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至街首逢之，始与解缚。因咏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袱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擎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以能饮，令宴蕃客浑王，遂错与延陀儿宴，行敏咏曰：“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识，终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

面甚黑；杜善贤为长安令，亦黑；行敏咏之曰：“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北山熊。（出《启颜录》）”

唐朝时有个姓崔的人，因饮酒夜归犯纪，被武侯抓住捆绑起来，只到五更天，还没有给他松绑。当时长安令刘行敏听到鼓声正去上朝，走到街头恰好碰上，才给他松了绑。于是他咏了首诗道：“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巡夜）。袱头（头巾）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绳子勒的纹痕）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三星已落）。”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很能喝酒，要设宴请蕃属地来的客人浑王，可是竟错请了延陀儿。刘行敏咏诗道：“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送给，安排）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官府名，掌外事）识，终蒙御史（官名，负责监察）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两人脸很黑，杜善贤当时任长安令，脸也黑。刘行敏咏诗道：“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北山熊。”

窦昉

唐许子儒旧任奉礼郎，永徽中，造国子学，子儒经祀，当设有阶级，后不得阶。窦昉咏之曰：“不能专习礼，虚心强觅阶。一年辞爵弁，半岁履麻鞋。瓦恶频蒙虢（音国），墙虚屡被杈。（音初皆反。）映树便侧睡。过匱即放乖。岁暮良功毕。言是越朋侪。今日纶言降。方知愚计喎。（音口怀反。）（出

《启颜录》)

唐朝人许子儒原来任奉礼郎，永徽年间，进为国子监学士，做儒学经典学问，当设有品级，后来不能得升掌事之位。窦昉写诗讽刺他：“不能专习礼仪，虚着胆儿也去强试。一年只好离那爵位远远的，多半年还只能穿着麻鞋，没瓦遮自然多挨难，墙浮虚很怕人推倒，在大树一边睡，过了机会再放船，到年尾了功夫才做完，说是超过了同辈。今日听了最好的主意，方知自己多愚蠢了。”

狄仁杰

唐狄仁杰倜傥不羁，尝授司农员外郎，每判事，多为正充卿同异。仁杰不平之，乃判曰：“员外郎有同侧室，正员卿位擅嫡妻。此难曲事女君，终是不蒙颜色。”正员颇亦惭悚。时王及善、豆卢钦望，拜左右相。仁杰以才望时议归之，颇冀此命。每戏王豆卢，略无屈色。王豆卢俱善长行，既拜，谓时宰曰：“某无材行，滥有此授。”狄谓曰：“公二人并能长行，何谓无材行。”或曰左相事，云适已白右相。狄谓曰：“不审唤为右相，合呼为有相。”王豆卢问故，狄曰：“公不闻，聪明儿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谓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狄仁杰性格倜傥而不受拘束，曾授与他司农员外郎。每次审理案件，员外郎多是只能随声附和正官的裁决，狄仁杰认为太不公平，于是分辩道：“员外郎如同侧室，正员官位居正房，这实在太难侍候女主人了，怎么干也得不到一点儿笑脸。”听到他的话正员官也很有惭、惧之色。当时王及善、豆卢颇得钦望，二人拜为左右相。狄仁杰的才能和名气是人们所公认的，对于他们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每次戏弄王、豆卢二人，都理真气壮。王、豆卢二人都很善长“长行”这种赌博游戏，他们拜相之后，对朝中的官员们说：“我们没有材行，担任此职太不适当。”狄仁杰说：“你们二人都很擅长长行，怎么能说没有材行？”有人说到左相的事，其实已经关联到右相。狄仁杰说：“不慎称为右相，合称为有相。”王、豆卢问原因，狄仁杰说：“你们没听说吗？聪明儿不如有相子，你们二人可以说是有相子。”二人勉强笑了笑，表现出悒悒不安的样子。

杨茂直

唐杨茂直任拾遗。有补阙姓王，精九经。不练时事。每自言明三教。时有僧名道儒，妖讹，则天捕逐甚急。所在题云：“访僧道儒。”茂直与薛兼金戏谓曰：“敕捕僧道儒，足下

何以安闲？”云：“何关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则佛教，道则老教，何不关吾事？”乃惊惧，兴寝不安，遂不敢归，寓于曹局数宿。祈左右侦（侦原作慎。据明抄改。）其事意，复共诳之，忧惧不已，遇人但云：“实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宽慰云：“别访人，非三教也。”乃敢出。（出《御史台记》）

唐代人杨茂直任拾遗。有个补阙（拾遗、补缺均为官职）姓王，他精通九经，但对时事不够练达。每每自言深明三教。当时有个僧人名叫道儒，兴妖作怪，武则天下敕要急速捕捉，各处都写着：“查访僧道儒”的通告。杨茂直与薛兼金戏言道：“敕捕僧道儒，你为何还这么安闲？”那个补阙道：“这关系我什么事？”杨茂直道：“你深明三教啊，僧就是佛教，道就是老教，怎么能说与你无关呢？”那人一听十分恐慌，起居不安，更不敢回家，便在官署里住了好几天。他求左右侦探事态动向，这些人回来都以假话诳骗他，于是更加忧惧，遇人就说：“我实在不明白三教啊！”直到此时杨茂直等人才宽慰他说：“查访的是个僧人，他叫道儒，不是三教。”他这才敢出来。

左右台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台御史，有迁南省仍内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台讥之为“五墨三仍”。左台呼右台为高丽僧，言随（随原作隋。据明抄本改。）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亲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自右台授左台，号为出蕃；自左台授右台，号为没蕃。每相遇，必相嘲谑不已也。（出《御史台记》）

唐代孝和时期，御史台的左右台御史中，有三人转调尚书省可仍为内供奉的三人，有五人是得到皇上的墨敕而升的官，因而台中人戏言是：“五墨（音谐没）三仍（音谐扔）”。左台的御史们称右台御史为高丽僧，说他们是随同汉僧来赴斋，不祈祷念经，只是吃喝罢了，讽刺右台的御史官在京城无事可做，可俸禄与他们一样照拿不误。如果由右台调转到左台，称作出蕃，自左台调转右台，称作没蕃。每次相遇，定要互相嘲讽一番。

杜文范

唐杜文范，襄阳人也。自长安尉应举，擢第，拜监察御史，选殿中，授刑部员外，以承务郎特授西台舍人。先时与高上智俱任殿中，为侍御史张由古、宋之顺所排蹙，与上智迁员外。既五旬，由古、之顺方入省。文范众中谓之曰：“张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问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骑土牛，趁及殿中？”举众欢笑。（出《御史台记》）

唐代的杜文范，是襄阳人，做长安尉时去应试而入选，被授与监察御史。后转迁殿中侍御史，再授刑部员外，并由承务郎特授中书舍人之要职。先前，他与高上智一起在殿院任职时，受到殿中侍御史张由古、宋之顺的排挤和踩压。后来他与高上智一起升迁为刑部员外，五个月过去了，张由古和宋之顺才迁转入省。有一次，杜文范在众中面对他们说：“张、宋二位侍御，你们都是俊才啊！”张由古问这是何意，杜文范回答说：“若不是俊才，哪能骑了五十天老牛，才赶到殿中？”所有人都大笑。

御史里行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机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御史羞惭而止。（出《国朝杂记》）

武则天刚刚改唐国号为周时，怕下属群僚人心不安服，就下令让各官署可自行选任供奉官，正员之外还可设置里行。（供奉、里行都是不占编制非正式授职的下级官员。）有一个御史台的令史（未入流的小吏），骑一头驴要进入台署，恰遇上几个里行御史站在门里，令史没下驴冲了过去，御史们大怒，要对他进行杖责。令史道：“今天的过错，实在是由于这头驴，请允许我先数落一下这驴，然后再受罚。”御史们同意，于是令史对驴子数落道：“你有什么能耐，连机灵迟缓都不知道，你算个什么驴子，竟敢在御史里行！”于是御史们深感羞惭而不再惩罚他了。

张元一

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狄仁杰著朱。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稊。李昭德晋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泉坐鹰架。时同州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鹜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伏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荆（明抄本荆作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杖忽抛却。骑猪正南掾。”（明抄本掾作豕）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夹原作来，据明抄本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词。”上曰：“尔付韵与之。”懿宗曰：“请以奉

韵。”元一应声曰：“里头极草草，掠鬓不葦葦。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懿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哥。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定知帔帽底，仪容似大哥。”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辙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枢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项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髀偃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腻，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儒子视望阳，目为“呷醋汉”。汜水令苏征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出《朝野僉载》）

在武则天执政的周朝，对于蕃属地要求加封的人，多都给予加赏，一般都加右台御史衔。有一次，武则天曾问郎中张元一道：“外边有什么可笑的新鲜事？”张元一道：“朱前疑穿绿，狄仁杰穿红。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有个人要把他的名作为姓叫李千里，又有一个人要把他的姓作为名字叫吴栖梧。左台有个胡御史，右台有个御史胡。”胡御史即胡元礼，御史胡是指蕃人作了御史官，（蕃、胡在古代都指北方或西方的少数民族）不久改任他官。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有个

贝州的举人叫赵廓，身材极小，一开始被授为监察御史，当时人们称他为台秽，（秽：丑陋。）李昭德骂他是被霜打了的谷束。张元一称作臬坐鹰架。当时同州人鲁孔丘任拾遗，很有武夫气概，人们都叫他外军主帅，张元一称是鹜入凤池。苏味道有才学有见地而又大度，众望所归。王方庆身材瘦弱难看，语言粗鲁迟钝，智不超俗，才不出众。但两人都任凤阁侍郎。有人问张元一：“苏味道、王方庆谁是贤才？”张元一道：“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有人问这是何意，张元一答道：“得霜鹰即才高敏捷，被冻蝇则愚顽怯懦。”当时的人都佩服他能具体地描绘事物。契丹人孙万荣侵犯幽州、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领兵御敌，行至赵州，听说敌方骆务整率数千骑兵从北杀来，河内王则弃兵甲而跑，向南逃往荆州。军资器械，扔了一道。后来听说敌人退走了，才又向前进发。可是军队回到京都，却赐席设宴，给予很高的接待。当着武则天的面，张元一竟嘲讽武懿宗道：“握的是长弓，射出的是近箭，本来是匹很小蜀马，也要找个台阶才能骑上去。敌人已经远去七百里之遥，你绕着城墙自己跟自己作战，把兵器全都抛掉，你却骑着猪南逃。”武则天道：“懿宗有马，为什么要骑猪呢？”张元一道：“骑猪就是夹着豕（音谐屎）而去了。”武则天大笑。武懿宗道：“这是张元一早已构思好的，不是即兴而作。”武则天道：“你可以随便给他一个韵。”武懿宗道：“那就请用奉韵。”张元一随即咏道：“瞅你的脑袋，里头极为草率，外边的鬣须也不茂盛，没长桃花一般的脸皮，更别说杏子一样的眼睛了。”武则天听后心里十分高兴，而武懿宗却脸有羞愧之色。武懿宗个子矮而相貌丑。因此前面有：长弓

短度箭”的诗句。静乐县主（封号）是武懿宗的妹妹，也生得矮而丑。武则天年龄最大，因而当时都称她大哥。有一次，静乐县主与武则天骑马并行，命张元一咏诗，元一咏道：“马身上佩带着桃花一样鲜艳的锦带，身穿绿草般的罗裙，准知道在那遮挡的帏帽下面，是一副象大哥一样美丽的面容。”则天听后大笑，县主却感到十分羞愧。纳言娄师德身大而肤黑，并且一只脚是跛子，张元一嘲笑他是行辙方相，也称他为卫灵公，意思是防卫灵柩的方相（古迷信指出殡时的避邪神）。吏部侍郎吉项身材高大，好扬着头走路，总是像在望着高远的地方，张元一戏称他是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是个伛偻身子，而且又黑又瘦，被戏称为岭南考典。驾部司的郎中朱前疑身材短粗而肤黑，而且身上很脏，被戏称为光禄寺掌勺的厨子。东方虬身体高大而衣裳短小，脸很瘦眉毛却很粗，被称为外军校尉。唐波若身材短小，被称为郁屈蜀马。称李昭德为卒岁（刚满一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一只眼睛，被称为端（细瞄）箭师。郎中长儒子眼睛有些望天儿，被称为呷醋汉。汜水县令苏征举止轻薄，被称为失孔（没了洞）老鼠。

吉 项

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项目为逆流虾蟆。
（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个人叫张元一，他的长相是腰粗而脚短，缩脖，眼睛向外鼓，吉顼戏称他是逆水虾蟆。

朱随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鷟目随侯臃乱土臬。（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改唐为周）时的韶州曲江县令朱随侯，他的女婿李逖及游客尔朱九，三人的体貌不佳，广州人把他们叫做三樵。（樵，砍柴的人。）人们编了首歌谣：“奉敕（皇上的命令）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鷟却把他们称作臃乱土臬。

李 详

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笔书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祛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出《朝野僉载》）

周（武则天朝）朝的李详，是河内州人氏。性侠而刚直，最初曾任梓州监示尉。在进行官员考课的那天，刺史问大家公平吗？唯独李详说：“不公平。”刺史说：“不公平，那就请你执笔给大家写评语。”李详说：“那我就要给刺史大人书写考核鉴定了。”随即下笔写道：“不抓大事，好管些小事；自己隐讳不清正，反而总怀疑别人有污浊。考第为中下。”刺史也只好默然作罢。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张 鷟	石抱忠	郑 愔	宋务先
傅 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 晦	魏光乘	邵 景	黄幡绰
贺知章	王 维	甘 洽	乔 琳
契綽秃	宋 济	安陵佐史	崔 护

张 鷟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事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

知，捉向右（明抄本右作左）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乎原作手。据明抄本改。）面无色。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鸞号为“饱乳犊子”。（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改革朝政，举人不再进行考试就可以给官做，可授与御史、评事、拾遗、补阙等职，一时间这些官数不胜数。张鸞写了首歌谣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当时有个叫沈全交的人，狂傲怪诞而又放纵自己，喜欢显示才能、自我表现。此人的打扮是高扎头巾，身着长衫。有一次，沈全交在尚书省咏诗，他把张鸞的歌谣又续上四句，这四句是“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于是被把推御史纪先知捉到右御史台进行核对审理其罪状，认为他是诽谤朝政，败坏国风，并要到朝堂对其审判，然后绳之以法。可是到了朝堂，武则天一听却笑了，她说道：“只要你们这些朝官不滥用职权，何怕天下人去说。不要给他什么罪状了，应该立刻释放。”纪先知于是乎脸面无光。豫章县令贺若瑾眼皮子紧缩，脖子粗，张鸞称之为“饱乳犊子”。

石抱忠

石抱忠检校天官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同知选。抱忠素非静慎、刘奇久著清平、询古通婚名族。将分铃，时人语曰：“有钱石下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斯言果征。复与许子儒同知选，刘奇独以公清称。抱忠、师范、子儒，颇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时人又为之语曰：“硕学师刘子，儒生用典（典原作与，据明抄本改）言。”抱忠后与奇同弃市。选人或为摈抑者，复为语曰：“今年柿子并遭霜，为语石榴须早摘。”抱忠在始平，尝为谐诗曰：“平明发始平，薄暮至何城。库塔朝云上，晃池夜月明。略约桥头逢长史，棣星门外揖司兵。一群县尉驴骡聚，数个参军鹅鸭行。”（出《御史台记》）

石抱忠代理吏部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共同主持选拔官员之事。石抱忠平素不很冷静谨慎，刘奇向来清廉公平。张询古与名门贵族联姻。快要对选人进行分组审理的时候，人们议论道：“有钱的分到石抱忠名下好，没钱的分到刘奇名下好，士大夫阶层的分到张询古名下好。”这话果然得到验证。后来又与许子儒一起主持铨选，刘奇唯独以公正清廉而著称。而抱忠、师范、子儒都叫令史去勾直（圈画名单），每拟授一

个选人的官职，令史们都问道：“勾直吗？”当时人们又对他们议论道：“刘奇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而那些学问不深的人却偏用掌故来表达意思。”石抱忠后来与刘奇一起被处死并陈尸街头示众，有些落选的应试者又说道：“今年的柿子（暗指石抱忠、刘奇）一起遭霜打。所以说石榴（暗喻石抱忠一类的人）应该早些摘去。”石抱忠当年在始平的时候，曾写诙谐诗道：“平明发始平，薄暮至何城。库塔朝云上，晃池夜月明。略约桥头逢长史，棣星门外揖司兵。一群县尉驴骡骤，数个参军鹅鸭行。”

郑 悝

唐郑悝曾骂选人为痴汉。选人曰：“仆是吴痴，汉即是公。”悝令咏痴。吴人曰：“榆儿复榆妇，造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悝本姓郑，改姓郑，时人号为郑郑。（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郑悝曾骂一个应试的人为痴汉，那个选人说：“我是吴痴，汉是你。”郑悝叫他咏一首描写痴呆的诗。那个从吴地来的选人咏道：“榆儿复榆妇，选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悝本来姓郑，后改姓郑，当时人们都叫他郑郑。

宋务先

唐有监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权要，多为人所讷，不之觉也。每篇辄为宋务先书以光台。月俸几尽，其妻谓曰：“公经生，素非文笔，所称篇咏，不为外人所传。此必台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后虽吟咏不辍，不复出光台钱矣。或问之，以妻言对。诸御史退相谓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台记》）

唐朝时，有个监察御史不擅长诗文，然而又不断地写作。这个人既然身居机要之地，因而被很多人奉承，可他自己并不觉悟，每写出一篇就让宋务先书写张贴于台院。工资钱都快要花费光了，妻子对他说：“你长这么大，平素并不写作，你所称道诗文，也没被外面人传诵，看来一定是台院中的人戏弄你，工资大概都让你吃喝掉了，你干么要去受人耻笑玩弄呢？”自后他虽然仍是不断写作，但不再花钱让人抄写出去了。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便把妻子说的告诉给人家。御史们出去后告诉说：“他是有明白人的帮助，不可以再拿他玩耍。”于是不再戏弄他了。

傅岩

唐傅岩，魏州人，本名佛庆。尝在左台，监察中溜，而中溜小伺，无牺牲之礼。比回，怅望曰：“初一为大祠，乃全薄。”殿中梁载言咏之曰：“闻道监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传马，惚动出安徽。卫司无帟幕，供膳乏鲜肥。形容消瘦尽，空（空原作容。据明抄本改。）往复空归。”（出《御史台记》）

唐朝的傅岩，魏州人，本名叫傅佛庆。曾经在御史左台任职，有一次去巡察祭祀中溜（土神）的地方，而当时正赶上那里是一次小型祭祀活动，不供牲畜祭品，等到巡察回来，怅望地说道：“初一是大祠，还弄得这么冷清？”殿中侍御史梁载言咏诗道：“闻道监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传马，惚动（急忙）出安徽。卫司无帟幕（帷帐），供膳乏鲜肥。形容消瘦尽，空往复空归。”

侯味虚

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又朱书云：“大热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簿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灭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签载》，明抄本作出《御史台记》）”

唐朝的户部郎官侯味虚写了一部《百官本草》，其中写到御史时说：“大热，有毒。”他又用红笔写道：“大热而有毒。主要祛除邪恶和奸佞，杜绝邪行，判理冤屈，制止淫滥，尤其善于攻讦贪赃污浊等行为。不论大小官员一概可以纠弹，从京畿各县的尉簿小吏到大至朝中宰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自雍州洛州各县，有其他州出产的，更加好用。经日晒后又干又硬的为上品。吃了它，可以长精神，灭媚态。长久服用，能使人刚直严峻。”

贾言忠

唐贾言忠撰《监察本草》云：“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云：“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贾言忠在他撰写的《监察本草》中写道：“服了它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写道：“里行御史和试员御史（都是非正式授官的御史）是合口椒，毒最大。监察御史是开口椒，毒性稍轻一些。殿中御史是萝卜，也叫生姜，虽然辛辣但不用忧患。侍御史则是脆梨，越吃越好吃。由侍御史迁调为员外郎，那就是柑桔了，可以久服。有人说合口椒毒性轻而脆梨有剧毒，这是因个别吃过的人发出的感叹，其实这东西是无常性的。唯有官拜员外郎后，方可称为除去了毒。但是，由御史迁调员外郎，他们也是欢喜惆怅各占一半，喜的是升迁，可惜的是失去了御史的权力。”

司马承祯

唐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职。道士司马承祯。睿宗追至京，将还职。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景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矣。”藏用有惭色。（出《大唐新语》）

唐朝的卢藏用，最初隐居在终南山，中宗执政时期，累居要职。到睿宗时期，诏令司马承祯入京，不久打算回去。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他说：“这山中就大有好风景，何必走那么远！”司马承祯慢慢回答道：“以我所见，隐居乃是通往高官的捷径。”卢藏用面显羞愧之色。

李敬玄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着靴不得，狼狈而走。王杲（明抄本王上有时将军三字。杲作果）、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

敢斗，总由曹新妇。”（出《朝野佥载》）

唐代的中书令李敬玄被授以元帅，去征讨吐蕃，行至树敦城，听说刘尚书已丧身于吐蕃，没敢停留，便狼狈而逃。王杲和副总管曹怀舜等也吓得惊慌而退。逃跑时扔掉粮饷无数，在一千里路上，足足盖了一尺多厚。当时军中流传一首歌谣：“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

格辅元

唐格辅元拜监察，迁殿中。充使，次龙门遇盗，行装都尽，袒被而坐。监察御史杜易简，戏咏之曰：“有耻宿龙门，精彩先瞰（明抄本作瞰。）浑。眼瘦呈近店，睡响彻遥林。捋囊将旧识，制被异新婚。谁言骢马使，翻作蛰熊蹲。”（出《御史台记》）

唐代时有个叫格辅元的人，官授监察御史，后又迁转殿中御史。有一回他出使外地，临时客住龙门被盗，行装全被偷走，只好光着身子裹被而坐。后来有个监察御史杜易简写诗嘲弄他道：“你住于龙门的那一夜够耻辱的了，想要知道什么叫精彩吗？那就先去看看你这的狼狈像吧。一双小眼睛只

能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住处，而那如雷的鼾声却响彻远处的树林。把你的一切倾囊拿走，你虽用的是新被却不是刚婚娶。谁说骑着骢马的使臣，反而变作蹲卧的蛰熊呢？”

祝钦明

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不闲时务，专（明抄本专作博）硕肥臃，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位礼部尚书祝钦明一心钻研经史，而不识时务。脑袋大且肥，迂顽而又多疑，官署中的小官吏们称他为媪。媪就是大肉块子，没长七窍，秦穆公时代有野人得到过。

姜师度

唐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上登西楼望之，师度堰水泷，柴筏而下，遂授司农卿。于后水涨则奔突，水缩则竭涸。又前开黄河，引水向棣州，费亿兆功。百姓苦其淹渍，又役夫塞河口。开元六年，水泛滥，

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师度以为功，官品益进。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专行矫讞。京中语曰：“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矫，并斩之。（出《朝野僉载》）

唐玄宗时期，姜师度在长安城里开掘水渠。水渠穿绕过宫庭殿堂、大街小巷。无所不至。皇上登临西楼观望，只见师度堰水流湍急，柴筏顺水而下，甚为满意，于是升他为司农卿。可是到后来，遇到雨多涨水时，大水便横冲直撞，遇上干旱少雨时，水渠却又干涸。于是他又把水渠开掘到黄河，经棣州把黄河水引进长安。这项工程花费巨大，可两岸百姓却常常遭受水淹之害。因此他又不得不派民工把黄河的放水口堵死。开元六年，黄河泛滥，大水冲破了堵死的放水口，整个棣州的百姓，全都淹死，可是姜师度仍以修渠有功为由，官品一再晋升。当时还有一个叫傅孝忠的人，官授太史令，此人自己说懂得天象，其实是专搞假冒欺骗。京城里的人都说道：“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皇帝即位后，知道他们的欺诈行为，把两个人一起斩首。

姜 晦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

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出《朝野佥载》）

唐朝时姜晦官拜吏部侍郎，眼不认字，手不会书，把他执掌的铨选之任弄得一塌糊涂，甚至连高低优劣都不分。因而选人们编成歌谣咏道：“今年选数恰相当，都因座主无文章，案（桌几）后一腔（宰杀后的猪羊一只叫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

魏光乘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趁蛇鹤鹑。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麒麟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菘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鬣，目为醉部落精（明抄本精作稽）。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日，云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目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谄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熏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仲嗣为热熬上猢猻。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出《朝野佥载》）

唐代的兵部尚书姚元崇，个头大行走快，魏光乘便把他称作追蛇的鸛鹤。黄门侍郎卢怀慎好低头看地，被他称为偷看老鼠的猫。殿中监姜皎长得胖又黑，称他为饱食桑葚的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长得黑而又没有胡子，被他称之为醉部脱落了精华。舍人齐处冲喜好眯起一只眼睛看太阳，便说他在暗烛光下寻找母虱子。舍人吕延嗣个头高大头发稀少，被称之为日本使者。而把舍人郑勉看作醉高丽。称拾遗蔡孚为小州县的医博士，假装懂得药性。还有个殿中侍御史个子小、又丑又黑，被称之为烟熏了的地术（植物名）。称御史张孝嵩为小村子里求仙弄鬼的方相。称舍人杨仲嗣为热鏊子上的猢猻。称补阙袁辉为王爷门下的弹琴博士。称员外郎魏恬为祈祷下雨的婆罗门教徒。称李全交为品官给事。称黄门侍郎李广为喝饱水的大虾。因为他犯了这样随意评品戏弄朝官的错误，所以从左拾遗的官位被贬到新州新兴县做了县尉。

邵 景

唐邵景，安阳人。擢第授汾阴尉，累转歙州司仓，迁至右台监察考功员外。时神武皇帝即位，景与殿中御史萧嵩、韦铨。俱升殿行事，职掌殊别。而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铨无命。景、嵩状貌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

对立於庭。鏗独廉中窃窥而咏之：“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厅前捺且（去声）立，自惭身品世间毛。”举朝欢咏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门，百僚备列，鏗忽风眩而倒。鏗肥而短，景咏之曰：“飘风忽起团圜旋，倒地还如着脚包。莫怪殿上空行事，却为元非五品才。”（出《御史台记》）

唐代的邵景，是安阳人。经铨选而提拔为汾阴县尉，又转授歙州司仓，后来迁调右御史台任监察考功员外。神武皇帝即位时，邵景与殿中御史萧嵩、韦鏗一起擢升为殿行事，而职掌的事物各不相同。后来皇上下令，加授邵景和萧嵩为朝散大夫，而韦鏗却没有此项任命。邵景、萧嵩的相貌都很象胡人，邵景鼻子高，萧嵩胡须多。上朝时他们同穿朱红官袍，面对着站立于朝堂，韦鏗从帘外偷偷看到了他俩可笑的样子，便咏了首诗：“一对胡人穿着大红色的官袍，一个胡须多一个鼻子高，两人在朝堂前如一撇一捺地相对站立，自愧自己的地位官品兽毛一样的多而轻。”满朝官员听说后都笑而咏之。有一天睿宗要去承天门，文武百官列队恭驾，一阵旋风突然吹来，韦鏗感到眼睛昏眩晕倒在地上。韦鏗个子很小又很胖，于是邵景咏道：“一阵旋风忽然盘旋而来，韦鏗随风倒在地上，那样子就象用脚踩过的发面大蒸饼，难怪他至今还在担当殿行事，只因他本来就不够五品官才能。（朝散大夫官秩五品。）”

黄幡绰

唐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明皇每嘉之。文树髭生颌下，貌类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幡绰，不言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颔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强似文树。”上知其遗赂，大笑。（出《开天传信记》）

唐代时安西牙将刘文树口才很好，尤其善于向皇上进言或回答皇上的问话，明皇为此曾多次称赞过他。刘文树的胡须长在下巴颔的下边、面貌很象个猴子。有一次唐明皇让黄幡绰嘲弄一番他的相貌以取乐，刘文树是最忌讳别人称他猿猴这一“雅号”的，于是偷偷地奉送财物行赂，求他不要说自己象猿猴。黄幡绰答应了，他嘲咏道：“可怜好一个刘文树呀，胡须与下颔一起都长在了别的地方。刘文树的相貌根本不象猴子，而猴子的相貌太象刘文树了。”明皇知道了他这样说，是刘文树行了小贿求请之故，于是大笑。

贺知章

唐秘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异。知章将行，泣涕辞，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于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邪，我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出《开天传信记》）

唐代秘书监贺知章的名声很响。要告老还乡回归吴中。明皇给他很重的嘉奖，每一件奖赏各有不同。贺知章将要离开朝廷了，他声泪俱下地与皇上辞别，皇上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臣有一个儿子，至今还没有定下来叫什么名字，希望陛下恩赐。这样就是我回到故乡也感到十分荣耀。皇上道：“作为道德行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信了。孚就是信，每每有信才能顺。你的儿子必是信顺之人，应该起名叫孚。”过了很久，贺知章对人说：“皇上怎么戏谑我啊，我是吴地人，这个孚字是爪字下面加个子字，这难道不是叫我儿子为无（吴字谐音）爪子吗？”

王 维

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丞下原有相字。据明抄本册。）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出卢氏杂说）

唐朝曾有个叫王玙的宰相，很愿意与人家写碑文。有人来送报酬，错敲了尚书右丞，（也是那时最著名的诗人）。王维的门，王维道：“大作家在那边。”

甘 洽

唐甘洽与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计尔应姓田。为你面拨獭，抽却你两边。”仙客应声曰：“甘，计你应姓丹。为你头不曲，回脚向上安。”（出《启颜录》）

唐代人甘洽与王仙客素来很友好，于是他们便以姓氏相互嘲讽。甘洽道：“你姓的是王字，我考虑你本应姓田，因为你的面目很象水獭，只好把你的两侧去掉了。”王仙客接着说：“你姓个甘字，我琢磨你本应该姓丹，就因为你的脑袋不能弯

曲，只好把你倒过来两脚向上。”

乔琳

唐朱泚始乱。源休、姚令言等，收图书，贮仓廩，作萧何事业。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练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为休不奈官职。乔琳性好谐谑，因语旧僚曰：“源公真谓火迫鄴侯尔。”（出《大唐新语》）

唐末朱泚将要攻入京城，源休、姚令言等人便将重要档案藏于仓库中，想要作当年刘邦进入京都前萧何曾先收藏档案而后献上的事。后来源休又对后梁朝的门下省黄门侍郎蒋练态度谦恭地说：“若衡量才能，那么我就是萧何，姚令言就是曹参。”有认得他的人听说此事后，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官职不那么满意了。乔琳喜好戏谑，于是对当年的同僚们说道：“源公为了做官，简直可以说是用火来逼迫鄴侯了！”

契綰秃

唐京城有僧，性甚机悟，病足，有人于路中见，嘲之曰：

“法师是云中郡。”僧曰：“与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贫道作契綰秃？”其人诈之曰：“云中郡言法师高远，何为是辱？”僧曰：“云中郡是天州，翻为偷毡，是毛贼，毛贼翻为墨槽，傍边有曲录铁，翻为契綰秃，何事过相骂邪？”前人于是愧伏。（出《启颜录》）

唐朝时京城里有个和尚，天性机敏。腿脚有毛病，有人在路上遇见，便嘲弄他说：“法师是云中郡。”和尚说：“我与你先前并不相识，什么原因要侮辱贫僧，把我称作契綰秃呢？”那个人欺骗他说：“云中郡是说法师学问高远，怎么能说是侮辱你了呢？”和尚说：“云中郡就是天州，翻译过是偷毡，即毛贼。毛贼再翻译过来是墨槽，傍边有曲录铁，译作契綰秃。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从，要骂我呢？”那人感到羞愧而佩服。

宋 济

唐许孟容与宋济为布素之交。及许知举，宋不第。放榜后，许颇惭，累请人申意，兼遣门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谒焉。许但分诉首过，因命酒酣，乃曰：“虽然，某今年为国家取卿相，时有姚嗣卿及第后，翌日而卒。”因起慰许曰：“邦国不幸，姚令公薨谢。”许大惭。（出《卢氏杂说》）

唐朝时，许孟容与宋济二人未做官时就有交情。到许孟

容主管选拔官员时，宋济落选。发榜后，许孟容很觉愧疚，他曾多次请人去说明和致意，并派自己的学生去看望。不得已，宋济来拜见他。许孟容分说一番并道歉后，便请宋济多饮酒。他说：“虽然，我今年为国家选拔卿相，但过去也有象姚嗣卿刚刚选中，第二天就死去那样的事。”宋济站起来对许孟容道：“姚令公谢世，那是国家的不幸！”许孟容十分惭愧。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无不为隐语嘲之。有令，口无一齿，常畏见嘲。初至，谓邑吏：“我闻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复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自觉为嘲，乃谓称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数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启颜录》）

唐朝时，安陵人很善于嘲讽，凡是有县令派到这里来的，没有不被用隐语嘲弄的。有这么一个县令，满口没有一只牙，常常怕人嘲笑。刚到任时，对手下的小吏们说：“我听说安陵这地方的人太喜好嘲弄人，你们可不能重走过去的老路。”第

一次上堂，断了三个案子。佐史在他身后抱着案卷说道：“明府书处甚疾。”这位县令没觉察出被嘲弄，还称赞说对自己很好，于是对他很信任。过了几个月后，有个与佐史有仇的人来告发说：“那个说你‘明府书处甚疾’的人，实际是嘲弄明府。”县令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人道：“书处甚疾的意思就是奔墨，奔墨翻转为北门，北门就是缺后，缺后再翻转就是口穴，这是嘲弄无齿之人。”县令这才明白过来，于是将佐史鞭打一顿后赶了出去。

崔护

唐刘禹锡云：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骈胁再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明抄本猪作志，当作痣）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隧而无用，在穴食（食字原缺，居明抄本补）之日，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话录》）

唐朝的刘禹锡讲，崔护不能被考取作官，怨怒于考官苗登，苗登是他的三堂舅。于是私下写一篇判状，诋毁他舅说：

“他的后背与常人不一样，长了一层象猪皮似的硬甲壳。”有人问：“怎么不除掉，而要忍受着呢？”崔护说：“官署里的人都好坦怀，可往两胁观看。”相里剥掉了苗登的衣服，才看见确有猪皮。当初，苗登曾作过东都畿尉，相里造作过那里的长官。有一次曾要鞭笞苗登，可是除掉他的上衣露出脊背，却有猪毛，长约数寸。所以崔护又说：“当不打仗的时候，那层硬甲壳累坠而无用。在圈中饲养之时，他摇晃有求。”这是说他还长了尾巴。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卢 迈 柳宗元 陆 畅 平 曾
僧灵彻 苏 芸 李 寰 王 璠
韦 蟾 封抱一 崔 涯 李宣古
杜 牧 陆岩梦 李 远 李德裕
薛昭纬 崔慎猷 郑 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 隐

卢 迈

唐宰相卢迈不食盐醋，同列问曰：“足下不食盐醋，何堪？”
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又何堪矣？”（出《国史补》）

唐朝时，有位宰相卢迈不吃盐和醋，同僚们问他：“你不

吃盐醋，怎么能忍受得了？”卢迈笑而回答道：“你终日吃盐醋，又怎能受得了呢？”

柳宗元

唐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名字著（著原作者，据明抄本改）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征、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因为故事。（出《嘉话录》）

唐朝时，柳宗元和刘禹锡同一年考中进士，题名于慈恩塔上，是由谈元茂执笔书写的。当时都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显著的地方，而写在押缝的板子上，很不显眼，游人一般也看不见，或者用不多久板子也便损坏。当时柳宗元草拟名单，他暗暗斟酌着，张复的名字下，应该是马征、邓文佐等，这全是在显著位置。题名是以姓氏家族的名望为排列顺序，到了辛南容，人们都不知道此人是谁，谈元茂便搁笔

问道：“请辛先生谈谈你家族的名望。”辛南容此时恰在别处，柳宗元道：“他是东海人。”谈元茂问：“你怎么知道？”柳宗元道：“东海之大，无所不容。”即刻辛南容到来，人们问他的族望，他说：“我是渤海人。”众人大笑。慈恩塔题名一事，起于张莒，那天，他们同科中试的人本来是一起到寺中闲游的，后来他便在塔上题写上中选人的名字，自此，人们便以此为先例延续下来。

陆 畅

唐陆畅，云阳公出降都尉刘氏，朝士举为宾相。内人以陆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喜。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外，别赐宫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赏之。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碧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歃入汉宫。”或为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陆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出《云溪友议》）

唐朝人陆畅，云阳公主嫁给都尉刘氏时，朝官们举荐他为仪式的赞礼人。宫女们因为觉得陆畅操吴音，才思敏捷，都愿跟他开玩笑，他都应对如流。再以诗嘲讽他，陆畅也以讽

刺诗酬和，六宫大为欢喜。他所写的十几首诗，嫔娥们都能背诵。作为破例，宫中人分别赏与他宫锦十块，楞伽瓶痰盂一个，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宫娥中有人写诗道：“十二层楼倚碧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歊（吴地的歌曲）入汉宫。”有人说这是宫中才女宋若兰、宋若昭所作。陆畅和诗道：“粉面仙郎（仙女）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意为想结婚，出自秦穆公女弄玉喜好吹箫之典故）。须教翡翠（鸟名）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

平 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忌讳。仆射薛平出镇浙西，投谒，礼遇稍薄。乃留诗以讽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卹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句吴。”薛闻之，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絜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出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鞚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仔细看。”薛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殊礼待之。后游蜀，谒少师李固言。时幕客皆名士，曾每与诸客评论，言笑弥日，侍于李侧。轻忽无所畏，遂献《雪山赋》云：“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嶂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罕作文章，发于专经也。李览赋，

命推出。不逾旬，贡《^{鱼候}鯪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鸱鸢所获，奈鯪鱣何？”李览赋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焉。”然爱其文彩。投贖者无出于曾，虽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关赋》，刺中朝，“此关倚太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出《云溪友议》）

唐朝人平曾，依仗自己有才能而目空一切，因而常常犯忌讳。当时仆射（官名，相当于宰相）薛平被派出去镇守浙西，平曾前往拜见，因礼遇稍稍薄了些，便留下一首诗讽刺道：“攀过大山渡过大海道路有多崎岖啊，我是怀着真诚的心来到金陵拜见薛大夫的，当我来拜你的时候，你的怒发几乎象剑戟，你的衣帽极整齐，俨如冰壶。我知道自己带来的两轴字画不值钱，也深愧还有一点东西，只因担忧旅途的花费而未留下。今日楚江风顺正好扬帆，那里已没有什么可逗留也不必回头去望了。”薛平听说此事之后，立刻派人去把他追回。挽留数日，又赠一首《繫白马》诗。“白马的披鬃象一团洁白的素练，今天要绊留你，想要走是很难的。这匹白马如果是在雪天把它放出，你是别想找到的，如果是在月夜，也只能看到它的鞍子。这马一声长鸣便会向北一泻千里，跑起来会使你感到寒风刺耳的。我自知待你应与众不同，那就再请你仔细看看了。”薛平看着诗对平曾道：“如果不是把你留下来，哪里能一睹你的风骨啊。”于是以厚礼相待他。后来平曾又到蜀地游历，去拜见了少师李固言。当时李固言门下的

幕客都是名流，平曾常常与他纵谈论辩，谈笑终日，陪伴于李固言左右，随随便便毫无畏惧，因而写了一篇《雪山赋》献上，赋中写道：“雪山虽生得洁白之状，重峦叠嶂，夏天很清凉，可是没有繁茂的花草供人采取。”李固言很少写文章。起初是研究儒学的。他看过这篇赋之后，命人将平曾赶出去。没过十天，又献来一篇《^{鱼候}鲋鱼赋》，说这鱼触动到东西而大怒，摇身游上海面，结果被鸱鹰捉获，这你能把鲋鱼怎么样呢？李固言看过后笑道：“过去象赵元淑那么样的狂傲，袁彦伯那么样的机敏，也没有超过他啊。”但是他很爱惜他的文彩，前来投靠拜谒的还没有超过他的，虽然他多有冒犯，但并未很深地怪罪他，后来平曾又写过一篇潼关赋，是来指责他的：“潼关上倚太华山，下可俯瞰黄河。虽都是从这里过往，可相待还是各有不同的。”

僧灵彻

唐江西帅韦丹，与东林僧灵彻，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彻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咏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虹桥、康王庙，为七咏）。此七咏（咏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者，俾予益发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上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水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然而游，不假东

门而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翼翼，松径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霞，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达其深趣矣。”诗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彻酬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出《云溪友议》）

唐朝的江西帅韦丹，与东林的和尚灵彻有着极深厚的友情，经常以诗唱和，每月都有四五次。韦丹在一篇诗评中写道：“彻公近日把他们匡庐七咏寄于我，吟咏之后，深感其秀丽多彩，是文苑中从未见过的。读过这七咏，使我更加产生回归之意。当芳草争春之时，与朋友一起上庐山，再邀上三两个道人，一定会攀登上那高耸的峰颠，观赏那烟波浩渺的九江水。这时候，再飘然而去，不愿多看一眼京口，只是默默地游赏，也不想穿东门而让人相送，天地为一统，万物任逍遥。两侧的树枝掩映，松林间的小路深幽，这还何必再踏足于天上，心驰于太古呢？偶有所得，写“思归”绝句一首，寄于友人，法友将有幸提早知道它的深妙意趣。诗写道：“官场中杂事纷纭，没有一个闲暇的日子，象浮游的生物一样随着水流慢慢地飘动，又象是飘浮的云彩。已经打算好了要退休回去当平民的计划，等我到了庐山的五老峰前你就会听说的。”僧灵彻酬答道：“年老无事自然天天闲着，旧衣草座也生活得很好。每次相见都讲要卸职休官的事，可是至今也没在山野的树林下见到你。”

苏 芸

岭南多假吏，而里巷目为使君，而贫窳徒行者甚众。元和中，进士苏芸南地淹游，尝有诗云：“郭里多榕树，街中足使君。”

岭南之地有很多伪装的假官，百姓们都把他们看做了真使官，因为那地方贫困的行人到处都有。唐元和年间，进士苏芸到岭南去游历好长一段时间，他的诗中曾写道：“城里有许多的榕树，街中有很多的使官。”

李 寰

唐李寰镇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餽遗，乃箱擎一故皂袄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谢之。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幞头餽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出《因话录》）

唐朝时李寰镇守晋州。他的表兄武恭性情很怪诞，自称喜好道教，愿意收藏古物。遇到李寰过生日，他没礼物相送，便用箱子端着一件破旧的黑棉袄送给李寰，说：“这是李令公当年收复京城时穿过的，我送与你，是希望你的功业象当年平息战乱一样显赫。”李寰对他表示感谢。后来李寰也听说了武恭的生日，便用箱子端了一条破头巾送给他，说：“知道兄长深深仰慕高真，因而求得一条洪崖先生当初成仙得道时用的头巾，希望兄长能象洪崖一样成仙得道。”宾客们无不大笑。

王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书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中京（《玉泉子》中京作“洛中”）以为语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止敕也。（出《因话录》）

唐朝时王璠由河南尹迁授尚书省右丞，任命书刚到，少尹侯继便要设宴请客，他写了一封书信邀请王璠。王璠看过信道：“新任命的事仅是刚刚听说，原来的官衔还在么，送信的只是打个招呼，真可以载入笑林了。”京城的人都把此事当做话柄。按当时惯例，小尹和大尹，在一般交往的宴席上，必

须以礼相隔，即使拜了新官，也要等接到敕令才可同席。”

韦 蟾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见李场给事题名，走笔书其侧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出《摭言》）

左丞韦蟾来到长乐驿，看到那里有给事李场的题名，便提笔在旁边题一首诗：“渭水秦山这样明媚秀丽的河山展现在你的眼前，可你为什么这样缺少诗情画意。可见你是学得了只为沽名钓誉的楚霸王，所以写字才只是写自己的姓名。”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栢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作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出《启颜录》）

唐朝时，封抱一任栢阳县尉。有个客人来拜访他，那人个子很矮，又患有眼疾，鼻子也不通气。他使用《千字文》语讽刺那个人，其中有诗写道：“脸面和天地一般难连接，鼻子象雁门一样难通信息，既是没有可接达承接的，还好说什么呢？”

崔 涯

唐崔涯，吴楚狂士也，与张祜齐名。每题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尝嘲一妓曰：“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笠篾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子，纒梯纒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只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赠一绝句以饰之云：“觅得黄骝鞞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豪富之士，复臻其门。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为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祜、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出《云溪友议》）

唐代的崔涯，是吴楚之地的狂人，与张祜齐名。常常题诗于妓院，每一首诗写成之后，无不在大街上传诵的。受到人们称赞时，便乘上车马欢奔而去；遭到人们批评时，就会发火而弄得杯盘狼藉。曾嘲弄一个妓女说：“虽然得到了苏方木，还贪图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个昆仑儿。”又讽刺道：“穿着布袍披着小袄铺着红毡，用的是用纸补过用麻绳接弦的箜篌（乐器），脚登一双皮拖鞋，咯噔咯噔地走出门来。”又嘲弄李端端道：“晚上不喊叫不会走路，鼻子象个烟筒耳朵象两个铃铛。唯独你把一只象牙梳子插于鬓角，真好象昆仑山里刚生出的月亮。”李端端得到这首诗后，心中忧郁得象得了病一样。有一次她到妓院外边饮酒回来，很远看见有两个男人过来，她便蹑手蹑脚地走起路来，并在道旁一拜再拜，小心谨慎地说道：“端端在这里恭候二位了，希望能可怜同情她。于是崔涯又赠与她一首绝句，对她夸饰一番：‘如果你是一只好马想要找到好鞍，那就请到善和坊里去找端端。扬州城里近来的浑家都很差劲，只有一朵可人，她简直就是一朵白牡丹。’于是那些富豪阔少又重新找上门来。有人戏言道：“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又登上雪岭，为什么一天之内如此黑白不均啊？”红楼都是经营唱乐的，没有一家不怕崔涯题诗嘲谑的。张祜、崔涯久住扬州，当时天下太平，诗篇写得恣纵放荡，那些显达富豪都很钦服惧怕他们，他们要喘口气都觉得象是要刮大风。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乱崔云娘形貌瘦瘠，每戏调，举罚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李宣古当筵一咏，遂至箝口。诗曰：“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出《云溪友议》）

唐代时，澧州这个地方的人常有聚宴。有一个酒家的女招待崔云娘本来长得瘦骨露相，可每次戏闹，总要罚大家都得喝酒，加上她会唱歌，自以为是澧州这地方最美妙的人了。有一回李宣古在宴席上咏诗一首，竟使她当场张口结舌。诗咏道：“什么事最可悲？云娘的脑袋就够奇的了。精瘦的拳头猜酒令的时候出拳倒挺快，长长的大嘴一唱曲却很迟缓。只见她脑袋下陷，两肩都快挨着耳鬓了，更担心她的骨头会透过肉皮。用不着她站在屋子中间，她那钟馗一样的尊容就足以把人吓跑了。”

杜牧

唐杜牧罢宣州幕，经陕，有酒虺，肥硕而词警，牧赠诗云：“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裋。尾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问岳（明抄本问岳作报乐。云溪友议同。）神。”（出《云溪友议》）

唐朝的杜牧辞去宣州幕职，路经陕西时，在酒店里看见一个女招待胖而又害怕讲话，他便赠诗道：“当年的盘古有后人，让她在今天还要显示其家门。她把一车白土都涂抹在脖子上，把十幅红色旗布补在破裤子上。尾官寺里能遇到她的行迹，华岳山前可以见到她的双掌。不必哭哭啼啼地发愁嫁不出去，只要你写封信问问山神就行了。”

陆岩梦

唐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云：“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

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出《云溪友议》）

唐代人陆岩梦，在桂州的一次宴席上曾赠送一个胡人的女儿一首诗，那诗写道：“自叹谈不上什么风流，又哪里忍受得了她皱额时显露出更加衰败的容颜？眼睛如湘江一样深陷下去，鼻子比华岳山还要高。舞态的笨重固然很难登于手掌，而那沙哑的歌声就更不能在屋子里环绕了。孟阳死去快有上千年了，至今还有人在追寻着，梦想重现她的艺术风采。”

李 远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守李远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见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作。非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的进士曹唐《游仙诗》写得意味深远。岳阳太守李远每每吟他的诗时，便思念起他这个人。有一天，曹唐去拜见他，李远竟倒穿着鞋去迎接他。曹唐的体貌很魁伟，李远

便戏弄他道：“以前未见到你，不知你有如此标致的仪态，还以为你可以乘凤凰或黄鹤而来，此时相见，怎知用一头壮水牛恐怕也难以驮动。”当时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笑了。世人都说许浑的诗李远赋不如不写了，倒不是说他没有才华，而是鄙视他没有修养。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武宗朝为相，势倾朝野。及罪谴，为人作诗曰：“蒿棘（棘原作赖，据明抄本改）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目视具僚亡七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背有余波达鬼村。”又云：“势欲凌云威触天，朝轻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怅，流水斜倾出武关。”（出《卢氏杂说》）

唐代的卫公李德裕，武宗朝曾做过宰相。那时他的权势贯通整个朝野，后获罪被贬，给人写诗道：“如今的卫国公门前已长满了蒿草荆棘了，我在此地居住的九年竟被人指责为窃国大盗。那人仅仅上疏两行密奏便使天下倾斜，一夜间阴谋得逞便爬上了最高的地位。眼看当年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失去了权柄，而那人却气吞当朝而掌握着天下的冷与暖。谁是

当时得到恩惠的人？他在暗中余威至今还能达到阴间。”又写道：“他们气势直上云霄，威风都要触到天了，他轻视朝廷，更不把华夏放在眼里，以为自己有排山倒海的威力。去依附马尾的大有人在，而真正想辅佐皇上的却无路可往。阁楼的大门不打开，燕子只好飞走；门前不清扫只有乳鸦还会回来。这千座大山万道深沟横在前面也只有惆怅了，这浊水都是因武关的倾斜而流出来的。”

薛昭纬

唐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澧州司马。子昭纬，颇有父风，尝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礼部员外，王莒任主客员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莒遽请其下句，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莒，小人行缀。”闻者靡不大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荛当制，略曰：“凌轹诸父，代嗣其凶。”（出《摭言》）

唐代的薛保逊，宣宗时期，因他性情轻佻而欺辱朝中各位长辈，所以从起居舍人贬为澧州司马。他儿子薛昭纬，也颇具父亲作风，曾任祠部司员外，当时李系任礼部的礼部司员外。王莒任主客司员外。正月初一朝拜班退后，薛昭纬大

声吟道：“左边站的是日旗而右边站的是月旗，天子旌旗。”王彘请他说出下句，他随即说道：“上面是李系而下面是王彘，小人已经成串了。”听到的人无不大笑。到昭宗天复年间时，他已从台丞屡屡贬为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彘为皇上起草的命令，其中主要讲到：“凌辱朝中各位父辈，一代比一代厉害。”

崔慎猷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毕誠、曹确、罗劭，权使相，继升岩廊，宰相崔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登庸，西川李景让览报状，叹曰：“不能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云：“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亦同慎猷之谓也。大夫赵崇卒，侍郎吴雄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惜（惜字原缺，据许本补）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从大中年到咸通年，先是白敏中被授以宰相，接着毕誠、曹确、罗劭也被授以使相（宰相头衔，但本人出使外地），他们相继迁升而可进入岩廊。宰相崔慎猷说道：“可以归为一类了，近来担任中书令的人，都是蕃邦的人，因为这毕、白、曹、罗都是蕃人的姓氏。”当初蒋伸派往西川任职的

时候，李景让看过通报的状文后感叹道：“我不能给这个人做事。”于是立即托病离开幕府。当时有诗写道：“成都十万户（言西川节度使权势极大），走了一个李景让只不过是扔掉一根鸿毛而已。”这件事与崔慎猷所讽刺的是一个意思。大夫赵崇死了，侍郎吴雄叹道：“本来应当像对待毕、白那样对待他的，何况与他的声望相违背。”不要怪他不行大礼，他也是在讥讽官场的现实。

郑薰

唐颜慆，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慆鲁公之后，故擢之首科。既而问及庙院。慆曰：“慆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大冬烘，错认颜慆作鲁公。”（出《摭言》）

唐朝的颜慆，咸通年间，是由郑薰告诉他考中状元的。在这之前，遇上徐州的藩镇作乱的事，郑薰勉励人们去建功立业，郑薰把他当作了鲁国公的后代，所以把颜慆选拔为首科。过了不久，郑薰又问到颜慆的家庙在何处。颜慆道：“我家中贫寒，京城里没有庙院。”郑薰此时才醒悟，自己认错了人。当时有无名氏写诗道：“主考官的脑袋纯属一个大冬烘，错把

颜标认作鲁公。”

唐五经

唐咸通中，荆州书生号“唐五经”，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僚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出《北梦琐言》）

唐代咸通年，荆州有一位号“唐五经”的书生，学识渊博精深，实际可以叫做学者。旨趣高雅，为人们所敬仰，在他门下集聚了五百学生。他一向严于律己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一年之中总是悠闲自得，大有西河济南人的风范。幕僚们都高兴与他一起去游历。他常对人讲：“不肖子弟有三种变化：第一种变为蝗虫，可称之为卖了庄稼而吃喝掉；第二种变作蛀虫，是说把书籍卖了而吃喝掉；第三种变成大虫（老虎），把婢奴卖了而吃喝掉。这三种吃喝的人，哪一个朝代没有？”

青龙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事僧，属其忽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时复来，亦阻他事，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曰：“龕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详。（详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有沙弥颇解，众问其由，曰：“龕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日隐，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访，杳无迹矣。客究沙弥，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丛谭》）

唐朝乾符年末，有一位客人暂住于广陵的开元寺。因举行文会讲故事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客人刚刚到了京城的青龙寺，要拜访寺中的住持，可是正遇上别人正在访他，那客人曾嘱那位住持和尚要抓紧些，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逗留。第二天那客人又去拜访，可是又遇上重要地方的客人来见住持。后来那客人又来过，也都由于住持因有其他事情而不能晤谈，那客人很不高兴，于是将留言题于住持的门上而去。那留言写道：“龕龙去东海，时日隐西归，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和尚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小和

尚却非常了解其中的奥妙。大家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龕龙去了，还有合字存；时（繁体字作时）日隐，还留下了寺字；敬文不在，还有苟字；碎石入沙，还有个卒字。合在一起是‘合寺苟卒’，这是很不好听的话，是在侮辱我们。”住持和尚明白后去追寻那个客人，那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寄住开元寺的客人曾追问一个小和尚，这才知道他原来是宫廷中的云皓供奉。

罗 隐

唐裴筠婚箫遘女，问名未儿，便擢进士第。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唐朝时，裴筠与箫遘的女儿订婚，在问过女方名字和生辰八字不久，便中了进士。罗隐写了一首绝句讥刺他，其中写道：“仔细看看那圆月（暗指婚姻）还是有情意的，更叫人相信青桂是靠近嫦娥的（暗指靠裙带关系）。”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顓
任轂	王徽	山东人	张登
朱泽	徐彦若	冯涓	张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陈癩子	患目鼻人	伧人
田媪			

崔澹

唐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出《摭言》）

唐代人崔澹主持铨选考试，他出的题目是“至仁伐至不仁赋”，当时正逢黄巢起义的兴旺时期，因而被一位无名氏嘲笑：“主考官为什么这样厌恶我朝皇上，在试题中把黄巢比作了周武王。”

皮日休

唐皮日休尝谒归仁绍，数往而不得见。皮既心有所嫌，而动形于言，因作咏龟诗：“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不是风流。顽皮死后鑽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时仁绍亦有诸子佾、系，与日休同在场中，随即闻之。因伺其复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中，题诗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球，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时人以为日休虽轻俳，而仁绍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唐朝时，皮日休曾去拜见过归仁绍，几次前往都不会见，皮日休心里很不满，因而流露于言表，并写了一首《咏龟》诗：“已经是破甲残骨了还能活几年，既已一堆尸骨了怎么也算不上风流吧？那厚脸皮死了以后还到处乱钻。都是因为活了一辈子也不曾出头。”在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好归仁绍的儿子归佾、归系也在当场，归仁绍当然立即就会知道此事。因而等他再来的时候，便在他名片的“皮”字下，题了一首诗送

给他：“把你裁成八片作成了个球，扔到火中就爆裂扔到水里好搓揉。只要一包子闲气能一直装在里面，就会招惹人家拳打脚踢直到死也不会罢休。”当时人们都认为，皮日休虽很轻佻滑稽，而归仁绍也够轻浮刻薄的了。

薛能

唐赵璘仪质琐陋，成名后为婿，薛能为宾相。乃为诗嘲谑，其略曰：“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曰：“不知元在鞍轿里，将为空驮席帽归。”又曰：“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出《抒情诗》）

唐朝人赵璘相貌猥琐丑陋，成名以后才当了女婿，婚礼上薛能为宾相，他写诗对赵璘进行了嘲讽戏弄。诗中写道：“巡关每傍樗蒲局（赌场），望月还登乞巧楼（是说他年龄很大才婚配），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是说不要太娇宠新娘子）。”又写道：“不知元（首，即脑袋）在鞍桥（马鞍）里，将为（还以为）空驮席帽（藤席编的帽子）归（是说他个子太小）。”又写道：“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站在炕上才与夫人一样高，仍是嘲讽他个子矮）。”

周顗

唐处士周顗洪儒奥学，偶不中第，旅浙西。与从事欢饮，而昧于令章，筵中皆戏之。有宾从赠诗曰：“龙津掉尾十年劳，声价当时斗月高。唯有红妆回舞手，似持双刃向猿猱。”周答曰：“十载文场敢惮劳，宋都回鹄为风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爱缚猱。”（出《抒情诗》）

唐朝有个隐士周顗，学识渊博，曾去应试却没有考中，旅居浙西。与随从的人欢聚畅饮，常掩藏起自己的身份，宴席上都相互戏耍。有一次一个宾客赠诗道：“你现在是不求功名了，可是你为了入朝做官却花费十年的心血，那时你中第的呼声真如星月一样高。唯有那妙龄女郎飞旋舞动的手去招引，就象手持双刀驱赶猴子一样，才能把你拉回来。”周顗答诗道：“十年苦读书如大病一场，今日象鹄鸟一样盘旋在这里，是因为这的风高气爽。今天甘愿被妙龄女郎们嘲笑了，在这酒樽面前任凭你们捆绑吧。”

任 穀

唐任穀有经学，居怀谷，望征命而蒲轮不至，自入京中访问知己。有朝士戏赠诗曰：“云林应讶鹤书迟，自入京来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后至补衮。（出《幽闲鼓吹》）

唐代人任穀很懂得儒家学问，他住在怀谷，一直盼望有皇上召他入朝的诏书，却没有等到，于是就亲自到京城去向朋友们打听。有一个朝官赠诗戏弄他说：“云彩树林都该惊讶这只迟迟飞来的鹤鸟了吧，自己无故跑到京都来探听皇上对他有没有诏命。从此你再见了大山就闭上眼睛吧，看来你是被山蒙骗多时了。”后来他当了补官。

王 徽

唐广明岁，薛能失律于许昌，都将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过许，谓岌曰：“昔闻贵藩有部将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号？”岌愧郝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实蕴壮心，每

有征行，不避锋刃，左冲右捽，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此名号。”王笑，复谓岌曰：“当时扑落涡河里，可是撞不著耶！”岌顷总许卒，征徐方，为贼所败，溺于涡水，或拯之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牍》）

唐朝广明年间，薛能在许昌任职时触犯法律，他的职务由都将周岌代替。第二年，宰相王徽路经许昌。问周岌：“过去听说贵藩镇有位部将叫周撞子的，是个不可多得人物，他怎么得到这么个称号呢？”周岌羞愧很久，才回答说：“岌的出身不过是个小卒子，但心怀壮志，因此每次出征，都不要刀枪，左冲右掠，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了这个名号。”王徽很高兴，又对周岌说道：“假如那时掉进涡河，可就撞不着喽！”周岌不久前，曾率领许昌的军队去征讨徐力，被徐力打败，掉进涡河里，多亏有人搭救才免于一死。所以才有了这个话柄。

山东人

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美（美原作羹，据明抄本改）。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出《启颜录》）

有一个山东人来到京城，主人每次给他做菜，他都觉着味道不美，就自己去做。主人戏言道：“听说山东人喜欢煮车毂汁下饭，为的是那股子榆气？”山东人道：“听说京城人爱煮驴轴就饭吃，是真是假？”主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山东人道：“为了那股子苜蓿气。”主人深感羞赧。

张 登

唐南阳张登制举登科。形貌枯瘦，气高傲物。裴枢与为师友。枢为司勋员外，举公群至投文，枢才诋诃瑕谪。登自知江陵盐铁院会计到城，直入司勋厅，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枢因问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驴牙郎，搏马价。”此成笑耳。（出《乾鑿子》）

唐代南阳人张登应“制举”中选。此人形貌很瘦，但气势傲慢。裴枢与他是师友关系，裴枢任司勋员外，查看各处送来的文状，他刚刚对某些欠缺诋毁斥责一番，张登便从江陵盐铁院的会计到京城来，于是便闯进司勋厅，冷笑道：“裴三十六，大有可笑的事！”裴枢问他可笑的缘由，张登说：“我笑公驴牙郎卖了个马价钱！”此事成为笑话。

朱 泽

唐王轩少为诗，颇有才思。游西小江，泊舟苕萝川，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见浣沙人。”俄见一女子，振璫珞，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既欢会，复有恨别之辞。后萧山郭凝素，闻王轩之遇，每过浣沙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石，寂尔无人，乃郁快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之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诗云：“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素拟原作凝素，据明抄本改）。王轩。”（出《云溪友议》）

唐代人王轩少年时就能作诗，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去游西小江，船停在苕萝川，在西施石上题诗道：“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少顷看见有一个女子，身上的佩玉晃动着，扶着石笋，低声地吟道：“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二人欢愉之后，那女子还依依难舍地说了些惜别的话。后来，萧山的郭凝素听说了王轩的艳遇，每次路经浣沙溪，都要在那里长时间地逗留吟咏，多次题诗于浣纱石上，可从来

是空寂无人，只好怏怏不快地返回来。进士朱泽曾写诗嘲笑他，听说的人没有不讥笑的。郭凝素心里感到羞耻，便再也不去了。那诗写道：“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

徐彦若

唐乾宁中，荆南成汭曾为僧，盗据渚宫，寻即贡命。末年，每事聘辩。初以澧、朗在巡属，为土豪雷满所据，奏请割隶。宰相徐彦若在中书，不为处置，由是衔之。及彦若出镇番禺，路由渚宫，汭虽加接延，而常怏怏。饌后，更席而坐，诡辩锋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偏州一火草贼尔，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徐文雅高瞻，听之矍矍，成虽甚敬惮，犹以岭外黄茅瘴，患者发落，而戏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盖讥成公曾为僧也，终席惭耻之。（出《北梦琐言》）

唐朝乾宁年中期，荆南人成汭（过去当过和尚）窃据了渚宫，随即便向朝廷进贡并表示听命。到乾宁末，每每有事都要与朝廷争辩。最初是因为澧朗这地方虽在自己属地，却被土豪雷满所霸占，因而奏朝廷割给自己管辖，当时宰相徐

彦若正在中书省当政，没有按其要求处置这件事，因而他怀恨在心。等到徐彦若去镇守番禺，路经渚宫时，成汭虽然也加以迎接，但心中常常是怏怏不快。吃过饭后，换了席位坐下，争辩又起。徐彦若道：“令公在地位方面，常与桓文公相比，雷满不过是偏僻之地的草寇而已，令公难道不能派兵，还要怨恨朝廷？”成汭赧颜而屈服。徐彦若文雅而又高瞻远瞩。所以他的话都令人听而不倦。成汭虽然也很敬畏，但还是以岭南的一种地方病名子黄茅瘴来戏弄他，这种病得上就会掉头发，他说道：“岭南可是要得黄茅瘴的，望相公多加保重。”徐彦若道：“是啊，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这是讥讽成汭曾当过和尚。直到席终都使他很羞愧。

冯涓

冯涓，旧唐名士，雄才奥学。登进士第，履历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汉中，诏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强縻于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于伪蜀主。知王氏有异图，辄不相许。或赠缯帛，必锁柜中，题云“贼物”，蜀主虽知，怜其文艺，每强容之。时或不可，数揖出院。欲挝杀之，略无惧色。

后朱梁遣使致书于蜀，命诸从事韦庄辈，具草呈之，皆不惬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为之？”蜀主又有惭色。梁使将复命，不获已，遂请复职。使亟修回复，涓一笔而成，大

称旨。于是却复前欢。因召诸厅同宴，饮次，涓敛衽曰：“偶记一话，欲对大王说，可乎？”主许之。曰：“涓少年，多游谒诸侯，每行，即必广贲书策，驴亦驮之，马亦驮之。初戒途，驴咆哮跳踯，与马争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后，抵一坡，力疲足惫，遍体汗流，回顾马曰：“马兄马兄，吾去不得也，可为弟搭取书，马兄诺之，遂併在马上。马却回顾谓驴曰：“驴弟，我为你有多少伎俩，毕竟还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伪蜀开国，终不肯居宰辅。（出《王氏见闻录》）

冯涓，是前唐朝的名流。学识渊博，曾考中进士，官至高位。有一回，唐朝皇帝去梁洋，冯涓随驾同行。到了汉中，皇上下诏任命他为眉州刺史。他去赶任，进了蜀地却遇上蜀主的军队而被俘，蜀主王氏将他强留于幕府中。冯涓的性格耿直不屈，恃才傲物，不肯与蜀主和好。他知道蜀主别有图谋，因此什么事也不肯答应。有人来赠送锦帛绸缎，他都锁在柜子里，上面写上“贼物”。蜀主虽然知道，但爱其学问才艺，每次都极力忍受了。有时也难以容忍，曾数次将他以礼请出院，想抓而杀之，但他丝毫没有惧色。后来朱梁朝派遣使者送信给蜀主，命令韦庄等人，草拟回信呈上，都不甚满意。左右道：“不妨叫前朝察判（指冯涓）去办这件事。”蜀主又觉得有愧色。梁朝的使者将要回去禀告，不得已，蜀主只好请冯涓来办，当时亟需写一答书，冯涓提笔一气呵成。蜀主看了很是称心如意，于是恢复从前的欢悦。因而召各厅的

人一起来参加宴会。在喝酒的中间，冯涓整整衣襟恭敬地道：“偶然想起一段佳话，想对大王讲讲，可以吗？”蜀主允许了他，于是他便讲道：“我年轻的时候，多次到各地去拜访诸侯。每次出去，都要带上许多赠送人的书筒，驴也得驮，马也得驮。刚上路时，驴子又叫又跳地撒欢，跟马抢路跑在前面，不能制止它，走了半天后，遇到上坡，力竭而蹄软，遍体流汗，回头对马说：“马兄啊马兄，我走不动了，可以替老弟驮上这些书吗？”马兄答应了它，于是把书全放在马背上。马也回头对驴子说道：“驴弟，我还以为你有多少伎俩呢，毕竟还都压在老兄身上了吧？”蜀主大笑。同僚们都遭到他的戏虐。到蜀主建国之后，冯涓到底也没肯做宰相。

张浚伶人

唐宰相张浚，常与朝士于万寿寺阅牡丹而饮。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群公饮酣未阑。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宠肆狂，无所畏惮。其间一辈曰张隐，忽跃出，扬声引词曰：“位乖變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告讦遂去。阖席愕然，相眙失色，一时俱散。张但惭恨而已。（出《南楚新闻》）

唐朝有个宰相张浚，常与朝官们到万寿寺去一边观赏牡

丹一边饮酒作乐。有一次，忽然下起雨来，直到天黑雨也未停，众公卿虽已酒酣但尚未尽兴。陪他们来的表演歌舞的人都是专为皇帝表演的御前供奉第一部的人，依仗皇上的宠爱而狂妄，无所畏惧。其中一个叫张隐的忽然跳出来，大声地念了一首歌词：“位乖變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说完竟扬长而去。所有宴席上的人都愕然，相互斜视而失色，很快便散去。张濬也只是惭愧怀恨罢了。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词特异，才地兼优，恃其聪俊。率多轻薄。梁祖使聘于蜀，时岐、梁毗睚，关路不通，遂溯汉江而上，路出全（明抄本全作金，下同。）州，土人全宗朝（明抄本朝作朗，下同。）为帅。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封素轻其山州，多有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执罍索令，曰：“《麦秀两歧》。”伶人愕然相顾：“未尝闻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摆头曰：“不可。”又（又原作文，据明抄本改）曰：“《麦秀两歧》。”复无以措手。主人耻而复恶，杖其乐将。停盏移时，逡巡，盏在手，又曰：“《麦秀两歧》。”既不获之，呼伶人前曰：“汝虽是山民，亦合闻（闻原作门，据明抄本改）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为耻。

次至汉中，伶人已知全州事，忧之。及饮会，又曰：

“《麦秀两歧》，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应。有乐将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乐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讫席不易之。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尝有之，请写谱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

洎封至蜀，置设。弄参（参原作三，据明抄本改）军后，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惭恨而返，乃复命。历梁、汉、安、康等道，不敢更言“两歧”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见闻》）

朱梁朝时封舜卿文词独特，才华和所处的地位都很高。依仗自己聪明而有才智，一向很轻佻不庄重。梁太祖朱温派他出使蜀番，当时岐梁有些不睦，关路不能畅通，只好逆汉水而上。路经全州，当地人全宗朝为一州之帅，封舜卿到来之后，全宗朝在公署设宴接待他。封舜卿向来轻视山荒之州，他在这里表现出很傲慢的样子，全州的人没有敢不奉迎他的。等到举杯饮酒点节目时，封舜卿点道：“请演奏《麦秀两歧》！”乐手们愕然相顾，他们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曲子，就以其他类似的曲子代替。封舜卿摇摇头：“不对！”又喊道：“《麦秀两歧》”乐手们又无措手足。主人由羞愧而生怒，于是杖责了乐手的领班。宴会不得不暂停，乐手们也都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等再端酒杯时，封舜卿仍喊道：“《麦秀两歧》！”

既然听不到这支曲子，他便把乐手们叫到跟前斥道：“你们虽然是山民，可也该听说过大梁朝的音乐吧？”全州人都觉得很羞耻。接着封舜卿来到汉中。这里的乐手们已经知道全州发生的事，都很担忧。到了宴会，封舜卿又点道：“《麦秀两歧》！”这次也象在全州的宴席上，喊了三次没有动静。此时有个乐手领班叫王新的走到殿前道：“请求侍郎能不能大概地给我们唱一遍？”封舜卿一遍还没唱完，乐手们就已经可以演奏了。因而人们大喜，他们一直演奏这支曲子，到宴席终了也没更换。乐手们对长官道：“这是大梁朝的新曲子，西蜀之地也未尝有之，请求把曲谱抄录一本，尽快传送给他们为好。”等封舜卿来到蜀地，一切都以布置好，先演过参军戏后，长时间地在殿前演奏起《麦秀两歧》。并设置了割麦的道具，领来数十名贫困百姓，身着破旧衣裳，携男抱女，提着筐篓而拾麦，并随着乐曲合声歌唱，那歌词很凄楚，表达出极为贫苦之意，让人听到看到心里十分酸楚。封舜卿观看时，面如土色，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愧憾而返。后来他回梁朝复命，路经梁、汉、安、康等地，不敢再说“两歧”的字样。蜀人都讥笑他。

姚洎（洎原作涓，据明钞本改，下同）

唐裴廷裕字庸余，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

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永。”上曰：“颇闻其人才思甚捷。”洎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出《摭言》）

唐朝末年人裴廷裕，字庸余，乾宁年中期在内庭为官，他文思敏捷，绰号“下水船”。梁太祖受禅接替皇位时，当时作为学士的姚洎曾怂恿鼓动过，当太祖问到裴廷裕的近况时，姚洎答道：“近年被降职，如今听说寄住衡阳、永州一带。”太祖又问道：“听说这个人才思非常敏捷？”姚洎道：“他一向在翰林院，绰号叫‘下水船’。”太祖随即对姚洎说道：“这么说来你便是‘上水船’了？”姚洎虽在微笑，实际上深带愧色。后来议论的人都把姚洎称作“急滩头上水船”。

李台瑕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出《北梦琐言》）

伪蜀国的韩昭，做了王氏朝廷的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他也能粗略地写几篇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等，也都有所涉猎，也正是以此受到后主的恩惠。朝士李台瑕道：“韩八座的技艺，就象拆下的破袜子线，没有一条是长的。”当时人们都觉得说的很对。

织锦人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綵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出《卢氏杂说》）

唐朝时，有个姓卢的人应试未中，便徒步到了都城，在都城的门东，正赶上大风寒冷天气，只好去投宿住店。不一会儿，又有一人到来，那人烤了一会儿火，忽然吟起诗来：“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吟道：“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

卢很惊讶，记忆中好象是白居易的诗，于是就问他的姓名。那人道：“我姓李，世代织绫锦。遭乱之前，属于洛阳东都官锦坊织宫锦的手艺人。我是以浅薄的技艺来干这行的。人们都说：“如今的花样，与从前不同了。”不讲技能而只以色彩艳丽向外兜售，已不被世间看重了。而后又向东归去。”

李主簿

唐方千姿态山野，且又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也，偶于知闻处见千，而与之传杯。龙丘目有翳，千改令以讥之曰：“千改令，诸（诸原作谓。据《摭言》十三改）人象令主（主原作云，据《摭言》十三改）。措大吃酒点盐（盐原作监。据《摭言》十三改，）军将吃酒点酱（酱原作将，据《摭言》十三改），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盐原作监，据《摭言》十三改）下人吃酒点鲈，（千嗜鲈）只见半臂著襴，未见口唇开跨。”一座大笑。（出《摭言》）

唐代人方千，长相很粗野，还是个豁嘴，可是很喜好羞辱人。有个人主簿叫李龙丘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偶然在一个相识的人家与方千相见认识，并在那里喝酒游戏。李龙丘眼睛有毛病，方千便想以改令的方式讽刺他，他说：“我

先出令，每个人必须改令主的句子。措大（对读书人的贬称）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李龙丘对道：“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方千爱吃鲊肉），只见半臂著褌，未见口唇开跨。”在座的人全都大笑。

陈癩子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藏镪钜万，染大风疾，众目之为陈癩子。自奉之道，则不薄矣，然切讳癩字。家人妻孥，或误言者，则必遭怒，或至笞捶。宾客或言所苦减退，则酒食延待，优丰甚至。言增添，则白眼相顾耳。有游客，心利所霑，而不能禁其口，遂谒之。初谓曰：“足下之疾，近日尤减。”陈亦欣然，命酒馔延接，乃贳五缗。客将起，又问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减病。”曰：“何谓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渤沔子，减者减却鼻孔。”长揖而去。数日不悻。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时有顛者何岸，高不敏见，既去复入，谓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忆短李相公诗，落句一联，深叶主人盛德也。”陈曰：“试诵之。”时陈君处于中堂，坐碧纱帟中，左右侍立，执轻筓白帚者数辈。伶伦曰：“诗云：‘三十年来陈癩子，如今始得碧纱幪。’”遭大诟而去。（出《玉堂闲话》）

唐朝时营丘有一个姓陈的豪富，家中藏钱万万贯。但头上生了一种叫大风的癩疮，人们都叫他陈癩子。自己的生活享用，是很优裕的，但是切忌一个癩字。家人妻小如有人失言者，一定会遭到怒斥，有人甚至遭到鞭打。宾客中如有人说他所苦恼的地方在减退，便以酒饭款待，酒肴丰盛。如言增添了，则以白眼相看。有一位游客，由于利欲熏心，便去拜访他，但是又不能严格地管住自己的嘴。一开始他对陈说：“你的疮，近来有减。”陈十分高兴，命人以美酒佳肴盛待，并送钱五千。后来这位客人要走了，陈又问道：“我的疮果然减退了吗？”那客人道：“这也叫添减病。”陈又问道：“是何原因呢？”客人道：“添，就是脸上添肉勃泓子疮；减，有一天会减去鼻子。”说完拱手长揖而去。陈听后好长时间心中不悦。还有每年的五月，遇到他的生日时，也有很大破费。要请僧道来吃启斋筵，歌舞百戏都要齐备。开斋之后，赠送表演的伶人们数万钱。当时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大个子伶人，看上去很厚道，出去后又返回来，说道：“承蒙你的厚惠，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偶然想起李相公一首诗，那落句的一联是，‘深叶主人励德也’。”陈接着道：“我试着背背看，‘时陈君处于中堂’。”于是他便坐于碧纱围帐之中，左右侍立于两旁，几个人举着个轻篓白帚。这时那个伶人说：“听我赠你一首诗：三十年来陈癩子，如今始得碧纱幪……”他遭到大骂后离去。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侧睛及翳，一人患鼈鼻，俱以《千字文》作诗相咏。鼈鼻人先咏侧眼人云：“眼能日月盈，为有陈根委。”患眼人续下句：“不别似兰斯，都由雁门紫。”（出《启颜录》）

一个人患有眼病，眼珠向一侧眼角斜而被遮住；一个人患有鼻塞病。俩人以《千字文》体作诗相互嘲戏对方。塞鼻人先咏斜眼人道：“眼能像日月那么满，因为是有旧根在。”斜眼人续下句道：“不能像一朵兰花，都因为它是紫色的雁门。”

伛人

有人患腰曲伛偻，常低头而行。傍人咏之曰：“柱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著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出《启颜录》）

有一个人患了腰弯伛偻病，因而走路时常常是低着头。有

人便编成歌谣咏道：“拄着拐杖象个‘乃’字，插上笏便象个‘及’字。顶风荡雨走路，脸干而额顶湿。穿着衣裳在床上坐，肚子松但后脊梁皮紧。城门如此之高，还要匍匐而走。”

田媪

唐京城中，有妇人姓田，年老，口无齿。与男娶同坊人张氏女。张因节日盛饌，召田母饮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惭愧，无所啖嚼，遣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如此者数矣，田终不悟。归语夫曰：“张家母唤（唤原作去，据明抄本改）我，大有饮食，临别即云：‘惭愧，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无齿。张家母面上有疮瘢，眼下皮急，极沾眊，若更有此语，可报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记之。居数日，张复召田，临起复云：“惭愧，空口来，空口去。”田母乃熟视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沾眊。”合家大笑。（出《启颜录》）

唐朝时，京城里有个妇人姓田，年岁已老，口中没了牙，她给儿子娶了临近一家张氏的女儿作媳妇。张氏因节日做好吃的，便把田老太太找来饮酒吃饭。等到送她回去的时候，张氏道：“真不好意思呀，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让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这样的话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田老太太始终没有醒

悟过来。有一次回来后对丈夫说：“张老太太把我叫过去，本来准备的吃喝又好又多，可是临别就说，不好意思呀，让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不知是啥意思？”丈夫说：“这是戏弄你无齿。张老太太脸上有疮疤，眼下皮急（紧），极沾眊（沾了很多眼屎）。若是再有那样的话，你可报复她说，‘只是眼下急’。”田老太太默默记下。又过了几天，张氏又叫田老太太过去吃饭，临走时又说：“不好意思呀，又让你空口来空口去了。”田老太太盯着张氏的眼睛，过了好长时间，竟忘了“眼下急”，脱口而出：“是眼皮沾眊。”全家人都大笑。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八

嗟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阮嵩
郝象贤	朱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衡	李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湜	权龙襄

魏人钻火

魏人夜暴疾，命门人钻火。是夕阴暝。督迫颇急。门人念然曰：“君责人亦大无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出《笑林》）

三国时，有个魏国人夜晚突然得了重病，叫门人钻木取火。这天晚特别阴暗，他督促得很急迫，门人愤然道：“你责备人也太无理了，现在夜黑如漆，为何不拿火来给我照照？要能够找到钻火用的工具，然后就容易得到火了。”孔文举所说这件事后说：“责备人应当讲究方法才行。”

齐俊士

《汉书》·《王莽赞》云：“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颜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读书，与言及王莽形状，有一俊士自许知史学，名价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鸱目虎吻，亦紫色蛙声。’”（出《颜氏家训》）

《汉书》中《王莽传》的最后部分写道：“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颜之推常说：“我近来和人一道读书，在跟他们谈到王莽的相貌时，有位俊士自称熟知史学，名声很高，他说：‘王莽不只长着鹰眼虎嘴，而且紫脸蛙声。’”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误。及见颞项字为许绿，错作许缘。其人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专翻耳。”此人先有高明，翕然行信。期年之后，更（更原作史，据明抄本改）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出《颜氏家训》）

北魏时，京都洛阳有一个很有才学的大官，对《史记》中疑难字的发音有了新发现，其实很多都是错误的。他见颞项的项字拼作“许绿”，便错误地拼作“许缘”，于是他就对朝士们说：“从来‘颞项’二字就错误地读成‘专旭’，应当读作‘专翻’才对。”此人既然先有了高明，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念“专翻”。一年之后，有一位更有学问的人，与他苦苦地探讨研究，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并州士族

北齐并州有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轻蔑邢魏诸公。众共

嘲弄。虚相称赞，必击牛酹酒延之。其妻明鉴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容下原有与字，据明抄本删），何况（况原作兄，据明抄本改）行路。”至死不觉。（出《颜氏家训》）

南北朝时，北齐并州有个读书人，专好写一些令人可笑的诗赋，而且鄙视邢邵、魏收等有学问人。常受到人们的嘲弄。如果有人虚假地称赞几句，他一定会杀牛酹酒招待人家。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人，曾含着眼泪苦苦地规劝他。此人却感叹道：“有才华的人，自己的妻子都容忍不得我，何况路人了。”至死也未醒悟。

高敖曹

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出《启颜录》）

高敖曹曾经写“杂诗三首”，如：“冢（坟墓）子地握槊（长矛），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如：

“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如：“桃生毛弹子，瓠（一种葫芦）长棒槌儿。墙欹（倾斜）壁亚肚，河冻水生皮。”

梁权贵

梁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而为羊字。后有人饷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绎。方知如此。（出《颜氏家训》）

梁朝时有一位权贵，读了一篇有错误的《蜀都赋》，注解中将“蹲鴟、芋也”中的“芋”，解释为“羊”。后来有人要请他去吃羊肉，他在回答的信笺中写道：“损惠蹲鴟。”满朝的官员们听说后无不感到惊讶，不解其意。过了很久，找出了原因，方知是这么回事。

柳骞之

隋内史舍人河东柳骞之，奏事好错。尝有周家公主，表请出家。骞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

出，虞仆射庆则问之曰：“奏事若为错。”骞之复错答曰：“周家公主，欲得还俗。”骞之历位光禄卿。

隋朝时，有个内史舍人河东人柳骞之，在朝堂奏事时经常出错。有一次，周氏所生公主要出嫁，需奏请皇上。柳骞之奏道：“周氏公主上表，求作道人。”皇上大笑。退出朝堂后，仆射虞庆则问道：“你上奏的事情好象说错了。”柳骞之又错误答道：“啊，周氏公主，想要还俗。”柳骞之后来曾做过光禄卿。

阮嵩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出《朝野僉载》）

唐朝贞观年中期，有一个桂阳县令叫阮嵩，他的妻子阎氏忌妒心极强。阮嵩在客厅里与客人饮酒时，把一个女仆叫来为大家唱歌助兴，阎氏便披头散发光脚袒臂持刀冲进客厅。客人们惊慌散去，阮嵩吓得藏于床下，女仆狼狈而逃。在对官吏进行考课（一种考查形式）的时候，刺史崔邈给阮嵩的

鉴定中写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为下等。”经吏部审核符合事实，阮嵩被解除现职。

郝象贤

唐郝象贤，侍中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给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饌，可命之也。”翌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郝象贤，是侍中郝处俊的孙子，顿丘县令郝南容的儿子，二十左右岁。朋友们都说对他的字很喜爱。每次在父亲面前提到别人称赞自己字写的好这件事，父亲便哄骗他说：“你的朋友很贤明。我为你设宴，可以把他们请来。”第二天，郝象贤邀请到十几个人，郝南容与他们一起饮酒，他对他们说：“谚语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然很愚痴，有劳各位抑制他练字了。损害我南容倒没什么，怎可以波及侍中呢？”于是哭了起来，众人惭愧而去。原来说喜爱郝象贤字的人，现在反说他是痴种了。

朱前疑

周朱前疑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衣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前疑买马纳讷，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愤恚而卒。（出《朝野僉载》）

后周朝时，有个叫朱前疑的人，浅薄迟钝而又无知，相貌也很丑陋。他向皇上上书道：“臣梦见陛下活八百岁。”于是被授与拾遗，不久又升为郎中。出使归来，又上书写道：“我听到嵩山在唱万岁的声音。”于是又赐与他绯鱼袋，未入五品。〔唐及五代时，官员的服饰有紫（三品以上）、绯（四、五品）、绿（六、七品）、青（八、九品）之分。并有表示其身份的鱼符，以袋盛之，谓之“鱼袋”。三品以上其袋以金饰之，谓之金鱼袋，五品以上其袋以银饰之，谓之银鱼袋。由于赐紫、赐绯者亦例赐鱼袋，故又有赐紫（金）鱼袋、赐绯（银）鱼袋的说法。〕在绿色官服上佩带一个相当五品的银鱼袋，朝野没有不笑他的。后来契丹人反叛，皇上下敕京官，如果献给军队一匹马的，就可得到五品官阶。朱前疑买了一匹

马送去后，又上表索要绯色官服。皇上大怒，在其状文上批道：“立即放归丘园。”朱前疑为此愤恨而死。

张由古

唐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盖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佛袍集》，倍胜《僧孺（孺原作儒，据许本改）集》。”由古竟不知觉。累迁司计员外。以罪放于庭州。时中书令许敬宗综理诏狱。帖召之。由古喜，至则为所责，惧而手战，笏坠于地，口不能言。初为殿中正班，以尚书郎有错立者，谓引驾曰：“员外郎小儿难共语，可鼻冲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语》）

唐朝人张由古有做官的能力但没有学问，一直在最上层的官署里任职。曾在众人之中感叹说班固虽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可他的文章却未被收入《文选》。有人对他说：“《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一起收入了《文选》，怎么能说没有呢？”张由古说：“这些都是班孟坚（班固的字）的文章，与

班固有什么关系？”听到他的话的人都掩嘴而笑。又对同僚们说：“昨天买到一套《王僧孺集》，讲得很有些道理。”杜文范知道他又弄错，随声说道：“我也买到一套《佛袍（王僧孺字佛袍）集》，大大胜过《僧孺文集》。”张由古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张由古一直升至司计员外，后因获罚被流放庭州。当时中书令许敬宗省理狱案，便写了价帖子把他召回来，张由古十分欢喜，当他来见许敬宗时，因受到责难而惧怕得双手战抖，把笏都掉在了地上，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开始被授与殿中正班，因有位尚书郎在上殿时站错了位置，他便对领驾的长官说：“跟这个员外郎小儿没什么好讲的，就该把他倒提起来狠打！”朝官们都很鄙视他。

侯思正

唐侯思正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侍书御史。按制狱，苛酷日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者，洛阳有坂，号曰白司马坂。孟青者，将军姓孟名青，曾杖杀琅玕王冲者也。思正閭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诸囚。元忠辞气不屈，思正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镫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所挂，遂被贼曳耳。”思正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仪轻重。如此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去！无为抑我反。奈

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正惊起，悚怍（怍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曰：“思正死罪，实不解，幸蒙中丞见教。”乃引上阶，礼坐而问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正言音不正，时断屠杀，思正曰：“今断屠杀，鸡、（古梨反）鱼、（愚）猪、（计）驴（菱）俱（居）不得吃（苦鼓反），谓（谓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空吃米（弭）面（灭之去声），如（糯齐）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正诉于则天。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正不识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言鸡猪之事，则天亦大笑。思正尝命作笼饼，谓（谓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膳者曰：“与我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故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侍御史”。时来俊臣弃故妻，奏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正亦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抚掌谓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诸相问之，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庆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娶（娶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事遂寝。竟为李昭德榜杀之。（出《御史台记》）

唐代时有个叫侯思正的人，当过衙役，说话时吐字音不正，他是因告发有人叛变而被授予侍书御史官职的。他在审理皇上交办的案子时，一天比一天刻毒残酷。在他审问原中丞魏元忠时说：“你赶紧去承载白司马得了，不然，你就去把孟青吃喽！”白司马是个大山坡，在洛阳，人们称它叫白司马

坂。孟青原是军中的将军，曾用棍棒打死了琅玕人王冲。侯思正本来是个巷里中的平庸之辈，因而常用这样的话去威逼囚徒。但是魏元忠在语言和气度上均未屈服，侯思正气怒而将他大头朝下地拖他。魏元忠慢慢地站起来道：“算我运气不好，就好象是骑了头恶驴被摔了下来，可是脚还被挂在鞍蹬上，于是被这贼好顿拖拉。”侯思正大怒，又把他拖了一阵，道：“你竟敢抗拒皇上派来的人，我要上奏把你杀了！”魏元忠道：“侯思正，你如今是国家的御史，必须知道礼仪轻重。你这样需要魏元忠的头颅，为什么不拿锯来截去！用不着逼我反抗，怎么想拿我去做邀官请赏的资本？你负有上边的使命，不能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却说什么‘白司马孟青’，这是什么语言！若不是我魏元忠，没人对你指教！”侯思正惊慌地站起来，害怕而又惭愧地说：“思正该死，我真的不明白这些，多亏了中丞的指教。”于是把他领上台阶，按照礼数坐下来问话。魏元忠也慢慢地坐下，神情自若。侯思正语音不正，当时禁止屠宰时，侯思正道：“今天已判定要屠杀你，可是鸡（说成 g i）鱼（说成 y ú）猪（说成 j ì）驴（说成 l óu）俱（说成 j ）不得吃（说成 k i），因为光吃米（说成 m i）面（说成 m i è），如（说成 r u ì）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听到后忍不住笑了，侯思正便把他告到了武则天，武则天很生气，对霍献可说道：“我知道思正不识字，既然我已经用他了，你为什么还要笑他呢？”献可便把“鸡猪”之事学了一遍，武则天也不禁大笑。侯思正叫人作笼饼，他对厨师说：“给我作笼饼，可缩葱作。若是比较起来，买的笼饼葱多肉少，所以叫你缩（少放）葱加肉。”当时人们称他为缩葱侍御史。那时还有个

叫来俊臣的人，抛弃了元配妻子，上奏非要娶太原的王庆诜的女儿不可，侯思正此时也奏请要赵郡李自挹的女儿，皇上下敕让政事堂商议。商议时，中书省的侍郎李昭德拍着手对各位宰相说：“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宰相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经大为辱国了（暗喻臣娶王女），今日此奴又请娶李自挹女（唐皇帝也李姓），这不是又一次辱国吗？”于是这件事被阻止。后来侯思正竟被李昭德棒杀。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鸬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之原作双，据明抄本改）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人号“驱驴宰相”。（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个叫王及善的人，才学平庸，行为猥琐，精神迟钝而不清醒。在任中书令时，人们说他是雉鸬落在凤凰池（中书省又称凤阁）。不久又迁转文昌台（尚书省）任右相，身为宰相不去做国务政柄大事，而只去监管不准令史（未入流的小官）的驴子进入都省官署，而且整天都在监督驱赶，从不暂停。因而这时人们又称他为驱驴宰相。

逯仁杰

周朝有逯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簿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皆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逐寢。（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时有个叫逯仁杰的人，是河阳人。在户部任令史小官时，制订了一项新政策下发全国各地，这项政策主要是改变过去对农村户籍和税赋帐目的管理办法，规定十分繁细，法令之下又派生出许多条文。规定每村必须设一社官，社官之下还要设平直老三员，分别掌管各种帐簿案卷，并要求上锁。一时间在乡间村吏泛滥成灾，形成了十只羊就有九个人放牧的局面，人们纷纷散逃。可是宰相见识浅薄，认为这是万代可行的好政策，因而授予逯仁杰户部郎中的官职。实行数年后，因百姓越来越苦，这项法令才逐渐停止。

袁 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出《朝野僉载》）

周代（武则天朝）时，有个吏部考功司的令史袁琰，在禁止娱乐的国忌日里，因有些人搞了聚会，他充当录事时，便在其状子上判道：“司曹官署里总是很繁闹，没有一时间歇。没有因国忌之时，就不展现其欢乐。”在坐的人都很鄙视他。

台中语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琮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兽心人面，不其然乎？”（出

《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的兵部侍郎侯知一，在他年老的时候，皇上下敕让他退休，他上表不服老，并在朝堂里跳跃奔走，以表现自己敏捷轻便。张惊在丁忧期间（古代的官员在遇上父母丧事时要解职在家守孝），自己请求复职。吏部主事高筠的母亲去世，亲戚要举办丧礼，高筠说：“我不能守孝。”员外郎张栖贞被人起诉，他却骗人说自己正遭母忧守孝，不肯去答辩。当时在尚书省官署中对此说道：“侯知一不伏致仕，张惊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这些人都是没有教养的人，全是些礼教之外的东西。人面而兽心，不正是这样的吗？”

沈子荣

周大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迹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碓。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碓，乃是蓝田，今问之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出《朝野僉载》）

周（武则天）朝时，吏部有个参加铨选考试的人沈子荣，试卷有二百道题，可是考试那天一直没动笔。有人问他怎么不答，他说：“无非是运气不佳，今日的题目，没有一个相当的，有一道题中讲述的事迹倒跟我知道的是相同的，可是其中的人名又不同。”到第二年又参加考试，题目是关于“水磨”的论述，沈子荣又未动笔，人们又问到他时，他说：“我能答的水磨是蓝田县的，今天问的是富平的水磨，我如何下笔？”听到的人没有不为他鼓倒掌的。

武懿宗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前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大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矣。”上乃释之。（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赐宴招待内亲，正在喝的高兴时，河内王武懿宗忽然奏道：“臣有急事要禀告君主，子有急事要禀告父亲！”武则天一听大惊，急召引他到跟前询问，武懿宗道：“臣的封地，从前都是由我家府直接征收税赋，近来皇上下令

由州县征送，这样一来就大有折扣。”武则天听后大怒，她仰望屋椽，很久才说道：“我的亲属们正喝得高兴，你是亲王，竟为了三二百户的封赏之事，几乎吓死我，不配作王！”于是下令拉下去。武懿宗脱下帽拜倒在地，各位亲王请救道：“懿宗愚蠢迟钝，完全是无意的。”武则天才宽恕释放了他。

张 衡

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僉载》）

周朝人张衡，令史出身，官阶达到四品，又给他加了一阶，应当进入三品，已经团甲，可是因退朝时，在路旁看见有卖蒸饼的刚熟馍，就买了一张马上吃了，此事被御史检举揭发，武则天下敕道：“流外（令史是未进品级的小官）出身，不许入三品。”于是落甲。

李良弼

周右拾遗李良弼，自矜唇颊，好谈玄理，请使北蕃说骨笃禄。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临以白刃。弼惧，食一盘并尽，乃放还。人讥之曰：“李拾遗能拾突厥之遗。”出为真源令，秩满，还瀛州。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瀛、冀（冀原作粪，据明抄本改）具入（明抄本无入字）。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孙者胡孙，即是猕猴，难可当也。万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劝怀璧降。”何阿小授怀璧三品将军。阿小败，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时，右拾遗李良弼有一幅很傲慢的嘴脸，好谈论些玄奥的道理，他曾请求出使北蕃去游说骨笃禄，匈奴使用木盘盛上粪便让他吃，并用刀对着他，李良弼害怕，将一盘子粪便吃了个干尽，然后放他回来。人们都讥笑他说：“李拾遗（官名）能拾突厥人的遗。（粪便）。”后自朝中外放任真源县令，届满后回瀛州。后来又遇上契丹孙万荣派遣来的何阿小，他是来说降沧州、瀛州、冀州等地并入契丹的。李良弼对鹿城县令李怀璧说：“孙，乃胡孙，就是猕猴，遇上大难可以抵挡。万（万）字有草，就是在草中可以藏身。”劝怀

璧投降契丹，何阿小授予李怀璧三品将军官职。何阿小败露，李怀璧、李良弼父子四人一起被河内王武懿宗斩首。

来子珣

唐来子珣，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武氏，字家臣。丁父忧起复，累加游击将军右羽林军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谕德张元一好讥谑，曰：“岂有武家儿，为你来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台记》）

唐代人来子珣，常被武则天委派审理案子，他自己也经常去请旨。武则天便赐他武姓，字家臣。父丧丁忧后又重新复职，官职累累相加，从游击将军到右羽林军中郎将。经常半臂套着锦衣，谈笑自若，朝官们无不谴责他的。谕德人张元一喜好开玩笑讽刺人，他说：“哪有武家的儿郎，为你来家的老头子做衣服穿的！”

阎知微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庸琐弩怯，使入蕃，受默啜封为汉可汗。贼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将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谓令英曰：“陈将军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后降

者，剪土无遗。”令英不答。知微城（城原作成，据明抄本改）下连手踏歌，称“万岁乐”。令英（英原作兵，据明抄本改）曰：“尚书国家八座，受委非轻，翻为贼踏歌，无惭也。”知微仍唱曰：“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时人鄙之。（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时有个礼部尚书阎知微，猥琐怯懦而又才智低劣，派他出使北蕃，接受了默啜给他的封号汉可汗。后来蕃人侵入恒定，朝廷派他先去赵州慰劳前方将士，将军陈令英等守在城的西面，阎知微对陈令英说道：“陈将军何不尽早投诚，如果可汗的兵到了之后再投降，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陈令英不答应，阎知微便在城下拉着手踏足唱起《万岁乐》歌谣来。陈令英道：“尚书是国家的重臣，你受到的恩遇和委托已算不轻，可你反而去为蕃贼唱歌，难道不感到羞耻吗？”阎知微仍然唱道：“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当时的人们都十分鄙视他。

崔 湜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囑求，脏污狼籍。父挹，为司乐，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略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

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怒惭。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赐一颗。湜以瓜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诮之。时崔、岑、郑愔，并为吏部。京中谣之曰：“岑义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个叫崔湜的人曾任吏部侍郎，此人贪婪而放纵。常言说：“兄凭弟力，父借子威。他的父兄都受过别人的求托，因此也都有贪赃受贿等不法行为。他的父亲崔挹，任司乐，曾接受了一个选人的一笔贿赂，可是崔湜并不知道这件事，等到公布名单时那个人却落选，那人质问道：“你的亲属收了我贿钱，为什么不给我官作？”崔湜道：“这个亲属是谁？我要把他抓来用鞭子抽死他！”那选人道：“用鞭子抽死他你就会丁忧（遇到父母丧事）。”崔湜很生气又很惭愧。又：皇上因为觉着崔湜的父亲年岁已老，在瓜刚刚成熟的时候，便赏赐了一个。可崔湜都把瓜给了自己的小老婆，没有送他的父亲，朝内外没有不斥责他的。当时崔湜、岑义、郑愔一起在吏部做官，京城里有歌谣咏道：“岑义獠子（古时骂人的话）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不要庆贺他们成了最混蛋的人）。”

权龙襄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娘。”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值七百文。洗衫挂后（后原作彼，据明抄本改）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里原作襄，据明抄本改）便转，集得野泽蛭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授笔为讚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神龙中追入，乃上诗曰：“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今作右金吾。”又为“喜雨”诗曰：“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氤氲。”为瀛州史日，新过岁，京中数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敕书来迟。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龙襄曰：“余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谁家浪驴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

对曰：“父母亡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出《朝野僉载》）

唐代有个左卫将军叫权龙襄，性情急躁而肚量窄小，经常自夸能写诗。通天年间，被任命为沧州刺史。刚刚上任，便写诗拿给州官们看。诗写道：“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各位官员都称赞道：“你有超群的才华。”权龙襄说：“不敢当，不过是凑韵而已。”后来到了秋天，又作《述怀》诗道：“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参军（官职名）不明白，请他解释一下，他说：“鹤鹰在屋檐前飞旋，能值七百文钱。洗过的衣衫凉挂在后园里，晒干后洁白如雪，吃饱了饭就在房子里侧身躺卧，家里的粪便，必然会招集来许多野泡子里的屎壳郎。”谈到这件事的人无不嘲笑他的。皇太子赐宴，正好是夏天，他赋诗写道：“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皇太子提写“赞”（一种文体）道：“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他曾因张易之事的牵连，从京城里派出去作了容山府折冲（官职名），到神龙年间又被调回京师，于是给皇上写诗道：“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皇上的诏书）进来，今作右金吾（官职名）。”又作《喜雨》诗道：“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氤氲（烟云弥漫的样子）。”任瀛州刺史时，有一年春节刚过，京城中几个人都捎来书信说：“改年多感，敬想会同有此心的。”正月

里他把所有官员都召集来说道：“有诏（皇上下的命令）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并把书（京城人的来信）拿给判司等官兄们看，众人大笑。他侧耳听到人们的哄笑时，又怪敕书迟迟不到。高阳、博野两县为了争夺其地的管辖权，都状书各自的理由，权龙襄判状道：“两县争地盘，不是本州府不予裁决，既是两个县的事，按理应交付主管部门去裁判。”最后署名“权龙襄示”。典吏说：“近来长官判事，皆不署名。龙襄曰：本人不解。若不署名，知道我是谁家的浪驴呀！”权龙襄不知道什么叫忌日，问府史道：“什么叫私忌？”府史道：“父母死亡时，要告假在家，独坐房中不能出门。”后来在他遇上丧忧之时，便在房中一人静坐，不巧有只黑狗突然闯入，权龙襄大怒，道：“冲破我的忌日！”于是重写书扎，改为明天再作忌日。谈论的人莫不大笑。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 琬	赵仁奖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 稷
阳 滔	常定宗	张玄靖	

苏味道

唐苏味道初拜相，有门人问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无言，但以手摸床棱而已。时谓模棱宰相也。（出《卢氏杂记》）

唐代人苏味道刚刚被任命为宰相时，他的门客问道：“天

下医生们开的药方子有那么多，药物的搭配又那么复杂，请问相公这其中调和配方的原理是什么？”苏味道一声不出，只是用手摸着床的框棱。因而那时都称他为模棱宰相。

李师旦

唐李师旦，新丰人也，任会稽尉。国忌日废务，饮酒唱歌杖人，为吏所讼。御史苏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历而谓曰：“公为官，奈何不守法，而违犯若是？”将罪之，师旦请更问，乃叹曰：“饮酒法所不禁，况饮药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挝人吏事缘急速。侍御何谴为？”味道曰：“此反白为黑汉，不能绳之。”（出《御史台记》）

唐朝的李师旦，是新丰人，任会稽县尉。在国忌日的时候，是要停止一切公务和活动的，可他竟饮酒唱歌还用木棍打人，因而被小官吏们告发。御史苏味道来审理此案时，他一概不承认。苏味道严厉地对他说：“你身为官员，怎么能不守法规，而要这样去违犯呢？”快要定罪的时候，李师旦请求重新问一下，他颇有感叹地说道：“法律并没有规定禁止饮酒，何况我饮的药酒。我唱挽歌那恰是表达我的哀思。打人是因为作为官员办事要加快速度。请问侍御史我有什么罪过呢？”苏味道说道：“这真是个反白为黑的汉子，看来是不能定罪

了。”

霍献可

唐霍献可，贵乡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献可有文学，好诙谐，累迁至侍御史左司员外。则天法峻，多不自保，竞希旨以为忠。献可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裴即献可堂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于巾下，常令露出，冀则天以为忠。时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则天朝诬告其舅，加游击将军。母见其著绯衫，以面覆床，（明朝本以面覆床作以被覆面。）涕泪不胜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台记》）

唐代人霍献可，是贵乡人。他的父亲名霍毓，任岐州司法（官职名）。霍献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喜好开玩笑，官至侍御史左司员外。武则天的法规是很严酷的，许多人都不能自保其身，都争相求旨让她认为对她忠心。霍献可就曾经头触玉阶上，请求处死狄仁杰、裴行本。裴行本是献可的堂舅。献可额顶叩破后，就用绿帛头巾缠盖在上面，可是还要将伤口常常露在外面，为的是希望武则天能看到并让她知道效忠。当时人们都把霍献可比作李子慎。李子慎是个什么人呢？武则天朝时，李曾诬告自己的舅舅，因此加授给游击将军官衔。李的母亲看见他穿上红色官服（唐官员按品阶着紫、绯、绿、青四色官服），把脸埋在床上，痛哭流涕喊道：“这红袍是用你舅舅的血染成的啊！”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浅促，时人号为“料斗鳧翁鸡”，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怀贞未之知也。贞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袁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出《朝野僉载》）

唐代人袁守一见识浅薄，只顾眼前，当时人们称他为“料斗鳧翁鸡”，任万年县尉。雍州长史窦怀贞多次想要鞭撻他，于是投于中书令宗楚客门下，常送给他生菜，任命他作监察御史。怀贞不知道他与宗楚客的关系，便高高拱手为礼道：“宗楚客可能要背离朝廷，你应该作些查核。”袁守一立刻将此事检举。过了一个多月，窦怀贞被任命为右台御史大夫，袁守一便告假在家，不敢出来。并乞求希望和解。窦怀贞把他叫来安慰他，袁守一竟吓得战战兢兢惊恐不已。宗楚客知道这些事后，有一次为任命右台御史之事，在朝堂上与窦怀贞对抗起来，他说：“与公罗师！”罗师，是城里孩子们

常说的话，意思是互不交涉。没过多久，宗楚客因谋反罪被诛杀，袁守一也因是其同党，被发配流放端州。

崔泰之

唐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逐见阎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出《朝野僉载》）

唐朝门下省有个黄门侍郎（官名）崔泰之在哭特进（官名）李峤的诗中写道：“台阁（指中央级的官署）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逐（追赶）见阎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不用再去）朝堂。”

陆余庆

唐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明抄本朝作衙）受辞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余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尚书右丞陆余庆转任洛州长史，他的儿子嘲讽他写道：“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辞讼（受理案子），十日判不竟（完毕）。”然后把这首讽刺歌谣放在案几旁的坐褥下面。陆余庆得到看完后道：“一定是那狗干的！”便追出去鞭挞他。

孙彦高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柜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今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载》）

周（武则天）朝孙彦高任定州刺史时，被突厥人围城数十层，孙彦高吓得不敢到厅堂去办理公务，有来办理文符书函须征集人力物资事宜的，都是从小窗户把他接进来，州署的大门紧锁着。等到突厥人开始登上城墙时，他便藏进柜子里。命令家奴道：“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好钥匙，敌人来索取，千万不能给。”过去有个愚蠢的人，到京城参选，可是装东西的皮袋被贼盗去，那个人道：“贼虽然偷去我的袋子，可是终

将不会得到我的东西去用。”有人问其缘故，他说：“钥匙现在还挂在我的衣带上，他拿什么去打开锁呀！这人与孙彦高都是一路人物。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绝滋味。至驿，或窃脯腊置于食，伪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后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举措也。尝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觉侍者见之。对曰：“干肉驿家颇有，请吏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烂煮肉，以汁作羹，御史伪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责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闲应答，但谢曰罗漏，言以罗滤之漏也。神龙中，韩琬与路元壳、郑元父充判官，至莱州，亲睹此事，相顾而笑。仆射魏元忠时任中丞，谓琬之曰：“元忠任监察，至驿，干肉鸡子并食之，未亏于宪司之重，盖盗之深失国士体。”魏公之言当矣，但不食不窃，岂不美欤。（出《御史台记》）

唐朝时御史被派出去办案，是不准吃肉荤的，常常是很长时间未尝有滋味的菜肴。因此每到驿站，就有人偷来各种肉干放到饭菜里，然后假装发怒把侍候的人打发出去，等待候的人一走便慢慢地吃起来。此事常常发生，这种举动是很失当的。曾有个御史，碗里没敢多放，不小心被侍候的人看

见了，说道：“肉干驿站里有很多，请你多放些。”御史深感惭愧。也有给他们作饭的人把肉煮得稀烂，然后把煮肉汤给他们做成羹喝。御史也假装不知道就喝了。有的羹中遇上了肉，便责备几句厨师，有的遇上新厨，没空应答，只是道歉说罗漏了，说是在用罗过滤的时候漏下来的。神龙年间，韩琬、路元壳、郑元父当判官时，他们到莱州，都亲眼见过此事，也都是相顾而笑。仆射魏元忠当时还任御史中丞，他对韩琬说：“我在任监察御史时，到了驿站，于肉、鸡蛋都吃过，也未使宪司的重任受到损失，而这样的偷盗行为实在是失去了国士们的体面。”魏元忠的话是恰当的，但是如果不吃也不窃，岂不更完美！

韩琬

唐韩琬与张昌宗、王本立，同游太学。博士姓张，即昌宗之从叔，精五经，懵于时事。畜一鸡，呼为勃公子，爱之不已。每讲经，（经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辄集于学徒中（中原作巾，据明抄本改）。或攬破书，比逐之，必被嗔责曰：“此有五德，汝何轻之？”昌宗尝为此鸡被杖。本立与琬，颇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为公杀此鸡。”张生素取学徒回残食料。本立以业长，乃见问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张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张生请假，本立举牒，数鸡罪，杀而食之。及张生归学，不见鸡，惊曰：“吾勃公子

何在？”左右报本立杀之，大怒云：“索案来，索案来。”见数鸡之罪，曰：“纵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鸡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杀。”张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时，更知何道。”当时长安，以有案，动曰为实。故知耽玩经史者，宜详时事。不然，何古人号为愚儒、朴儒、腐儒、竖儒耶？亦可贻诫子弟。（出《御史台记》）

唐朝时，韩琬、张昌宗、王本立一起在太学（国子监下属学校）学习，有个授课的博士姓张，是张昌宗的从叔。此人精通五经，但是对世事很糊涂。他养了一只鸡，起名叫勃公子，对它十分宠爱。每次来讲课，总是把鸡放在学生之中。有时候抓破了学生的书，等到赶它，就会被张博士责怪道：“此有五德。你为何轻视？”昌宗还曾因这只鸡被杖责过。王本立和韩琬对这事都觉得很不公平，说：“腐儒不明事理，我们一定为你杀了这只鸡！”张博士平时都是拿学生们剩余的饭菜作饲料。王本立因是业长，先去问过这样是不是合适。王本立说：“明天就可以立文案。”张博士很高兴，每天接受了谁的食料，都写在文案上。有一天，张博士告假不在，王本立举起文案，历数鸡的罪状，然后杀而吃掉，等到张生回来，发现鸡没了，惊呼：“我的勃公子在哪里？”左右告诉他让王本立给杀了，他大怒，道：“把文案拿来！把文案拿来！”他看见文案上历数的鸡的罪状，道：“纵然如此，也不应当杀死啊？”王本立道：“鸡不像人，不能杖罚，正应当杀。”张博士的手不住地拍着文案道：“勃公子呀，有了这文案时，更加知

道杀你是什么道理！”当时在长安，很讲有案作根据，只要有案可查，就说是事实。由此可知，沉溺于经史的人，也应该悉知世事。不然，为什么古人把他们的号称作愚儒、朴儒、腐儒、竖儒呢？这也可以遗留下来告诫后人。

赵仁奖

唐赵仁奖，河南人也，得贩于殖业坊王戎墓北，善歌《黄獐》，与宦官有旧。因所托附，景龙中，乃负薪诣阙，遂得召见。云：“负薪助国家调鼎。”即日台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于京，访寻台中旧列，妄事欢洽。御史倪若水谓杨茂直曰：“此庸汉，亡为偏茸。”乃奏之，中书令姚崇曰：“此是《黄獐》汉耶。”授当州悉当尉，驰驿发遣。仁奖在台，既无余能，唯以《黄獐》自炫。宋务先题之曰：“赵奖出王戎幕下，入朱博台中。舍彼负薪，登兹列柏。行人不避驎马，坐客唯听《黄獐》。”时崔宣一使于都，仁奖附书于家，题云：“西京赵御史书。附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铺。付妻一娘。”宣一以书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礼自上蔡令拜御史，仁奖赠诗曰：“令乖驎马去，丞脱绣衣来。”当时讶之，或以为假手。仁奖初拜监察，谢朝贵，但云：“有幸把公马足。”时朝士相随。遇一胡负两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问其由，答曰：“赵仁奖负一束而拜监察，此负两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台记》）

唐朝时有个人叫赵仁奖，河南人，在殖业坊王戎墓北做小买卖，很善于唱一首名叫《黄獐》的歌曲。他与一宦官有老交情，因他有所托附，在那人的帮助下，于景龙年间（中宗朝），他便背负柴草到了皇帝的殿堂，于是得到召见，皇上道：“负薪是愿为帮助治理国家效力，有宰臣之心。”当天便任职于御史台。到睿宗朝，被降职任命为上蔡县丞。出使到京城时，去拜访台中的老同事，胡乱行事，到处欢聚。御史倪若水对杨茂直说：“这纯属是个庸谷之人，胡作非为而又卑劣无能。”于是上书弹劾。中书令姚崇说：“这个人就是会唱《黄獐》的那个人。”再改任当州悉当县尉，把他立即派送出去。赵仁奖在御史台任职其间，没有别的能力，唯独以会唱《黄獐》而自我炫耀。宋务先曾写他道：“赵仁奖出自王戎的‘幕府’下，进入朱门台院之中。是舍得自背柴草这样的劳役之举，才登上此御史台。行路时人们不避他的马，坐下时人们都来听他的《黄獐》歌。”当时崔宣一正巧到京城去，赵仁奖便让他给家捎了一封信，那信封上写道：“西京（长安）赵御史书。附（捎）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铺，付（送）妻一娘。”崔宣一曾把信给朝官们看过。当初赵仁奖降职授上蔡丞时，潘好礼正好由上蔡县令调任为御史，仁奖赠诗道：“令乘湜驥马去，丞脱绣衣来。”当时看到此诗很觉惊讶，有人认为是借他人之手而写。仁奖初任监察御史时，去道谢朝中权贵，只是说：“有幸握住了你的马足。”当时有朝士们相随同往，恰遇一个胡（指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人背着两捆柴草走

过来，一朝士说：“这个胡人应当授以殿中御中。”有人问他什么理由，他答道：“赵仁奖背了一捆柴草便授以监察御史，此人背了两捆，当然应授殿中（殿中御史比监察御史高一品级）。”

姜师度

唐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察，造枪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计以为费。一夕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把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人姜师度，喜好办些离奇古怪的事。在他任沧州刺史兼按察史时，下令制造上面篱笆围子的车运输粮食，开凿河道，修筑堤坝。一时间州属各县混乱不堪。他又在鲁城县内开垦水田种稻，结果稻穗都被旁蟹吃尽，只好又差遣大批民工去打蟹，折腾苦了老百姓。当时流传一首歌谣：“鲁地一

种稻，一概被水没，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他在任陕州刺史时，要运走永丰县粮仓的米，每户在另征钱三贯，合起来作为运费。有一天忽然说得到妙计，于是建起注楼，并从粮仓开始建糟，一直建到河边，有数千丈长，让从粮库往下放米，有流动不快的地方，便安排人力往前推。米损耗很多，很多变成粉末。加上大风吹扬，大概传送一糟子损失米上百石，动不动就上千万。他命令掌管的人赔偿，他们的家产很快就抵偿光了。后来他又令操作传送的人家自己计算该赔偿多少，至使有的人家赔偿数十斛的（十斗为一斛）。因此事太坑害人，才停了下来。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诣阙自陈，请日试文章三十道。则天乃命王勃（明抄本勃作勳）试之，授校书郎，累拜监察大理正，与紫微令姚崇连亲。崇尝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泪。怀中置生雀数从，乃一一持出，请崇手执之而后释。祝云：“愿令公速愈也。”崇勉从之。既出，崇鄙其谀媚，谓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礼也。（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成敬奇有一定的才能，天策年间，他便自己到朝

堂向皇帝陈述本人有才学,请求一天之内考他文章三十题。武则天命王勃考他,被任命为校书郎,后来连续升到监察大理正,与中书令(宰相)姚崇结了亲。有一次姚崇有了病,成敬奇到家中去探望,对着姚崇涕泪横流。他怀中放着几只活鸟,于是他一一掏出,请姚崇用手握住然后再放飞。并祝颂道:“愿令公速愈也!”姚崇勉强听从了。不久成敬奇走了,姚崇很鄙视他的阿谀谄媚,对子弟们说:“他的泪从何而来?”从此不再以礼仪相待他。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参军石惠泰,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因竟放牒往来,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之,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岐王府参军石惠泰在给监察御史李全交的诗中写道:“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升迁别职)后,此职还到余(我)。”由于可借助经常有文书案卷往来之便,李全交给他写了十几篇批评文章回报他,并假借说出自于拾遗张九龄之手。

冯光震

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也。”萧令闻之，拊掌大笑。（出《谭宾录》）

唐朝时，东宫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进入集贤院，让他校注《文选》。有一次，他在注解“蹲鴟”一词时写道：“蹲鴟者，今称之为芋子，就是长毛的萝卜。”萧令听说这件事，拍掌大笑。

李谨度

唐御史中丞李谨度，宋璟引致之。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讣到，皆匿之。官僚苦其无用，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尚书省牒御史台，然后哭。其庸猥皆此类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个御史叫李谨度，是由宋璟引荐的。他的母亲去世，他却不肯哀悼奔丧。讣告寄到，他给藏了起来。同僚们苦于没有办法，就让自己的本籍瀛州官府申告李谨度母死。直

到尚书省的文书发到御史台，他才哀哭。他们都是这样一些卑俗猥劣的人！

三 秽

唐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秽；姜晦为常选侍郎，吏部之秽；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秽；号为京师三秽。（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王怡任御史中丞，是御史台最丑恶的人。姜晦任主管铨选的侍郎，是吏部最丑恶的人。崔泰之任黄门侍郎，是门下省最丑恶的人。当时这三人被称之为“京师三秽”。

阳 滔

唐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捡寻，乃斫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斫窗舍人。（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阳滔曾担任过中书舍人（为皇帝起草制敕的官员）。有一次，急令他抄制诏书，可是拿着库房钥匙的令史去了别处，取不出旧的稿本参考，于是就斫（砍）断窗框进去取出来。当时人们称之为“斫窗舍人”。

常定宗

唐国子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公下原有之字，据明抄本删）验。”（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个国子祭酒（官职名）辛弘智写诗道：“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的学士常定宗，只因为将其中的“始”字改为“转”字，就要争夺这首诗。两人都说是自己写的。于是写下了讼状，博士罗道宗裁断道：“过去五个字是衡定的标准，以说理深刻为奇。今天一个字就要夺诗，取字数多的为诗的主人，诗归属弘智，‘转’字还给定宗。将此状文发放周知，任凭公众验证。”

张玄靖

唐张玄靖，陕人也，自左卫仓曹拜监察，性非敦厚。因附会慕容宝节而迁。时有两张监察，号玄靖为小张。初入台，呼同列长为兄，及选殿中，则不复兄矣。宝节既诛，颇不自安，复呼旧列为兄，监察杜文范，因使还，会郑仁恭方出使，问台中事意，恭答曰：“宝节败后，小张复呼我曹为兄矣。”时人以为谈笑。（出《御史台记》）

唐朝时，有个叫张玄靖的，陕州人，自左卫仓曹升任为监察御史，此人并不忠厚老实。由于追随巴结慕容宝节而得到升迁。当时台中有两个张监察，因而称玄靖为小张。他刚到御史台时，称呼同事们年长的为兄，等升为殿中御史，就不再称兄了。后来当慕容宝节获罪被杀，他很不自安，于是又称察院的老同事为兄。监察御史杜文范刚刚出差回来，赶上郑仁恭正要出差，他问仁恭最近台中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仁恭道：“宝节败落后，小张又呼我辈为兄了。”当时人们都以此为谈笑的材料。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達	独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 聿	征 君
李 佐	元载常袞	崔 阡	黎 干
崔叔清	常 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 乂	崔 损		

公羊传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

是太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出《笑林》）

有一个人想要去拜访县令，问手下的人道：“县官有什么喜好？”有一个人答道：“喜欢《公羊传》这部书。”后来去拜见时，县令问他读过什么书，他答道：“唯独研读过《公羊传》。”县令又问：“请问是谁杀的陈他？”那个人良久才答道：“我平生实在未曾杀死陈他。请你查清错误。”县令索性再戏弄他道：“你没杀陈他，请问是谁杀的？”于是那人十分恐惧，光着脚丫子便走了出来。有人问他什么缘故，他大声说道：“一见县令，便拿杀人的事来追问我，以后可不敢再来了，遇到赦免当然就赶紧出来了。”

李文礼

唐李文礼，顿丘人也，好学有文华，累迁至扬州司马，而质性迟缓，不甚精审。时在扬州。有吏自京还，得长史家书，云姊亡，请择日发之。文礼忽闻姊亡，乃大号恸。吏伺其便，复白曰：“是长史姊。”文礼久而徐问曰：“是长史姊耶？”吏曰：“是。”文礼曰：“我无姊，向亦怪矣。”（出《御史台记》）

唐朝人李文礼，是顿丘人，好学而有文采，官至扬州司马。此人性情迟钝，对什么事都不太精细审慎。有一回，他在扬州，有一个官吏从京城回来，给长史捎来一封家信，说姐姐亡故，让他选个日子启程回去。文礼忽然听说姐姐亡故，便号啕恸哭起来。那官吏一直等候到他安静下来时，才又告诉他：“是长史的姐姐。”文礼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问道：“是长史的姐姐？”那官吏说：“是”。文礼道：“我没有姐姐，先前就感到奇怪了。”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谓薛黄门曰：“自古圣贤，数不过五人。伏羲八卦，穷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农植百谷，济万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礼作乐，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无穷，却知无极。拔乎其萃，出乎其类。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征谏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为宰相。”征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头大面，不识今古，曠（徒江切）食无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轻物也皆此类。

唐代有个逸士（避世隐居而不做官的人）叫殷安，冀州信都人。他对薛黄门（官职名，即门下省侍中，相当于宰相）说：“自古以来，称得上圣贤的超不过五个人。伏羲始创

八卦，穷尽了天地的旨意，这是一。”于是屈下一指。“神农始种百谷，救济了万人性命。这是二。”屈下第二个手指。“周公制订了礼乐，世代相传。这是三。”屈下第三个手指。“孔子的先知是无穷的，后知更是没有终极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是四。”屈下第四个手指。“从这以后，没有人能够得上屈手指的。”过了一会儿才说：“加上我是五个。”于是屈下了第五个手指。殷安疏远、轻视高官卿相，男征劝道：“卿相是值得尊重的，大人也该稍尊敬他们。”殷安道：“你也可以做宰相。”男征道：“我哪里敢当。”殷安道：“看你肥头大脸，不懂今古，只知道狂吃狂喝而没有才智，不作宰相作什么？”那些轻世傲物的人都是这一类的人。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门地，但有姓房为官，必认云亲属。知识疾其如此，乃谓之曰：“丰邑公相（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亲？”曰：“是（是下原有姓字。据明抄本删）某乙再从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儿，只堪吓鬼。”（出《启颜录》）

唐朝时，有个姓房的人很喜欢炫耀自己的门第，只要有姓房的当官，他必定说是自己的亲属。有人了解他有这个毛

病，就对他说：“丰邑坊的方相（古代出殡时用纸糊的面目狰狞的开路神）是你的什么亲戚？”那姓房的人说：“是我的再从伯父。”问话的人大笑，道：“你既然是方相的侄儿，只能去做吓唬鬼的事了。”

元宗逵

唐元宗逵为果州司马，有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殡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得一经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逵买，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门说之，一州以为口实。（出《大唐新语》）

唐朝时，元宗逵任果州司马，他家的奴婢死了，安排直典道：“我家的老佣人死了，在我家听使唤多少年了，应该为她找一口棺材葬了。可是我刚刚来到这里，家中贫困，不能买新的，只要个已经用过的，能将就办了事就行。也不要说是我买，就说是你家自己需用。”直典出门就把此事说出去了，一州的人都把此事作为谈论的话题。

独孤守忠

唐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晒焉。（出《朝野佥载》）

唐朝时，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押送租的船队去京城，到了半夜，把掌船人紧急集合起来，别的话没说，只说道：“逆风一定不能张帆。”众人大笑。

王熊

唐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略粮贼，惟各（明抄本惟各作准格）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略几人？”法曹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五字，据明抄本补）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晒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獭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镋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出《朝野佥载》）

唐朝时，王熊曾任泽州都督。都督府的法曹审判抢掠粮食的盗贼，每个人各判杖挞一百，向他通告判罪情况，他问道：“总共行抢的几个人？”法曹回答：“行抢的七人。”他说：“行抢的七人合起来应判钱七百。”法曹只好依照他的不正确的说法改判，府司便依此给他们七人量刑。当时人们都嗤笑这件事。以前尹正义曾任泽州都督，他是很公平的，后来王熊被派来接替了他。百姓们编出歌谣咏道：“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镞（钱）从头喝（大声喊）。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曲崇裕

唐冀州参军曲崇裕《送司功入京》诗曰：“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冀州参军曲崇裕写一首《送司功入京》诗，他写道：“崇裕有幸会，得遇名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问道：“大学士，教你写诗的先生是谁？”曲崇裕说：“一位吴地的少年博士，教我这样押韵。”司功道“真是老师高明，学生就有智慧啊！”

梁士会

唐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乌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乌翎。”佐使曰：“公大好判，乌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识之士，闻而笑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滑州灵昌县尉梁士会，是“乌翎科”中举后授的官，里正（乡村小吏）没有给他送来乌鸦羽翎，便在公文簿上写道：“官叫做乌翎，是哪个里正，不送来乌翎？”佐使道：“你这件事太好解决，乌鸦羽毛太多了。”于是梁士会提笔写道：“官科叫乌翎，是哪个里正不送来雁翅。”真有识之士，听到这件事都嗤笑他。

张怀庆

唐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

来时好取洛川归。”时人谓之语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语》）

唐朝时，李义府曾写过一道诗：“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一个枣强县尉张怀庆好偷名家的文章，他也写诗道：“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当人们说地道：“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康 聿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用康聿。”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聿，以为上之于君，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聿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聿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尝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今新昌里西北牛相第。即聿宅也。出《明皇杂录》）

唐玄宗决定要启用牛仙客作宰相，很担心与人们的议论不相符合，因而询问高力士道：“任命仙客为宰相，你以为外

面的议论会如何？”高力士道：“仙客出自于小官吏，不是宰相的材料。”玄宗大怒：“那就该用康聿！”这本来是玄宗一时愤怒说的话，是举了一个最不可用的人。可是被人听到并偷偷告诉了康聿。他还以为玄宗对康聿恩泽很深，真的要举他为宰相了。康聿听说后，也信以为真。第二天便换上一套好衣服去上朝，站在班列里，他一直伸着脖子向北坐的皇上张望，希望看到已经写好的诏命。见到的人无不掩口讥笑。然而当时的舆论也都是以长者来看待他。康聿认为自己将成为大器，有许多奇巧的心思，尤其能预测地形风水。他曾对人讲：“我居住的是一片宅第的中央，还能不当宰相？”听到的人越发讥笑他。

征 君

唐肃宗之代，争于贤良，下诏搜山林草泽，有怀才抱德及匡时霸国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征君自灵武，衣草衣，蹶芒屨，诣于国门。肃宗闻之喜曰：“果有贤士应募矣。”遂召对，访时事得失，卒无一辞。但再三瞻望圣颜而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之乎？”对曰：“不知。”奏曰：“臣见陛下圣颜，瘦于在灵武时。”帝曰：“宵旰所劳，以于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无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闭将来贤路，黽勉除授一邑宰。洎将寒食，京兆司逐县索杏仁，以备贡奉。闻之，大为不可，独力抗之，遂诣阙请对。京兆司亦

慎此征君必有异见，将奈之何。及召对，奏曰：“陛下要寒节杏仁，今臣敲将来，乌复进浑杏仁。”上哈而遣之，竟不置其罪。（出《玉堂闲话》）

唐肃宗时期，急需贤良人材，皇帝下诏搜寻山林草泽，凡有怀才抱德以及挽救危难时局而使国家称霸于世的人，都可以授予爵位并任命官职。有一个征君（不就朝廷征聘的人），穿草衣，登草鞋，从灵武来到京都朝堂。肃宗听说后高兴地说：“果然有贤士响应招募啊！”于是召见他来回答问题，肃宗询问他时事得失，直到最后也未回答一句话。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观望肃宗的脸并奏道：“微臣有个发现，陛下知道吗？”肃宗道：“不知道。”征君接着道：“臣看出陛下的脸，是在灵武时消瘦的。”肃宗道：“天不亮就穿衣，天黑才吃饭，每天这样操劳，以至于此。”左右官员有忍俊不禁的。直到他从朝堂中退出来。再没说别的话。皇帝知道这是个无知妄为的人，可是怕封闭以后有贤良应招之路，为勉力他而授予他县令之职。将要到寒食节的时候，京兆司到各县去搜集杏仁，以准备向皇帝贡奉食用。征君听说此事。说大为不可，极力抗拒，于是又要到朝堂请求与皇上对话，京兆司也怕此人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见解，也拿他没办法。到了召他去答对时，他奏道：“陛下要寒食节用的杏仁，今天臣就是来敲打敲打的，不要再吃那些个浑杏仁了。”皇上只咳嗽一声把他送走，终究没有把他治罪。

李佐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韭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酬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出《独异志》）

唐朝人李佐，是山东的豪门势族。少年时因安史之乱，他的父亲与家人失散。李佐后来考中了进士，有美名，官授京兆少尹。他私下寻找父亲。有知道的人告诉他后，便到一家卖棺材和陪葬物的铺子去把父亲接回来奉养。这样过几个月。有一天，父亲把他叫过来对他说：“你孝敬老人是世上没有可比的，但是我三十年一直在那伙人中间，前些日子我跟你回来，也没有与那些人道谢告别一下。你可以准备肥猪五头，白酒数斛，蒜苗韭菜等数瓮，薄饼十盘，把宴席设在庭院，我

好酬谢众人并一诉衷肠，这样也就没有遗憾了。”李佐恭敬地接受了父亲的指教，数日后一切准备就绪，他父召集来东西二京善唱挽歌的上百人，一开始还只是安坐在庭院中，过了些时便杂乱地唱起来，到了晚上大家全醉了。众人扶李佐父亲站在床上，他唱了一声挽歌，所有人便一起合唱起来，接着人们扶着他父亲走出庭院，不知去向。一路上有亿万人观看。第二天，李佐丢下家人进入大山里，数日后死去。

元载常袞

唐代宗以庶务毕委宰相，而元载专政，益乱国典。非良金重宝，赳赳左道，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兗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失于分别，故升陟多失。或同列进拟稍繁，别谓之沓伯。是时京师语曰：“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素公直，因众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考，岂裨皇化耶？”（出《杜阳杂编》）

唐代宗把国家的各种政务完全委托给宰相去办理，而宰相元载专权，使国家的典章制度越来越混乱。不送良金重宝。不是大力行贿或不搞邪门歪道的人，是不能出入于朝廷的。到常兗任宰相时，虽然他不受贿赂，但是他孤僻而独断专行。由

于他不能分别好坏，所以在提拔选用人材上多有失误。有的同僚找他商量事稍稍频繁了些，就称人家是冗沓的人。当时京城里舆论说：“常无分别元好钱。贤人是愚人，愚人也会被看作贤人。”崔祐甫一向公道正直，因而他众人中大声说道：“朝廷中上下昏昧，善恶不分。本来是清廉严峻的官府，如今变成了鼠辈们养尊处优之地，这怎么能有助于皇上的教化呢？”

崔 阡

唐顺宗在东宫，韦渠荐崔阡。拜谕德，为侍书。阡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宫僚，自合知也。”（出《嘉话录》）

唐顺宗在东宫为太子时，韦渠向他推荐了崔阡。于是任命他为谕德（官职名），后又为侍书。崔阡不学无术，对太子说：“臣是山野鄙人，不懂得朝廷的典章规矩，见到陛下时我是不是应当称臣呢？”太子说：“你是宫中的官员，自己应该知道。”

黎干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龙所。干与巫覡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出《卢氏杂记》）

唐代宗朝时，久旱无雨，京兆尹黎干便在朱雀街让求雨。他建造了一条土龙，召集来城里所有的巫师，舞于建土龙的地方，黎干比巫师们舞得更欢。围观的人又惊又笑。可是整整一个月也没下雨，于是又祈祷于文宣王庙。代宗听说后说道：“祈祷孔丘的时间更长了。”于是下令毁掉土龙，停止求雨，节用膳食，听从天命。这样做了之后，反倒甘雨足降。

崔叔清

唐杜佑镇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此恶诗，焉用进。”时人呼为“准敕恶诗”。（出《国史补》）

唐德宗朝时，杜佑为淮南节度使，他向皇帝进献了一百篇崔叔清写的诗。德宗对来送诗的人说：“这种恶劣的诗，哪里还用得着进献！”当时的人都把崔叔清的诗称为“准敕恶诗”（皇帝定准的劣诗）。

常愿

唐刘禹锡云：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都有几个贤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榷，危（危原作为。据明抄本改。）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屹邓。”邓把将他（他原作化。据明抄本改。）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屹邓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话录》）

唐朝时，刘禹锡说过这样一件事：贞元年间，有个武将叫常愿，喜欢说些本行的行话，他曾对我说：“以前在奉天，任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酒店里），都有几个贤郎（饮酒人）。”他的话都是这样。还说：“奉天城象斗那么大，被朱泚的兵马弄得满满的，就象累在一起的鸡蛋，如今抛向南衙，被公当

成措大了。咬邓。”邓把他官职夺去，到永贞初年，禹锡对御史监察，见常愿在那里管事，对他说道：“还敢说咬邓么？”回答说：‘我实在是死罪、死罪！’

刘士荣

唐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曰：“刘元佐儿士荣以佐之（明抄本之作命）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与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男某（男某原作某之，据明抄本改）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僚。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鐻者，锡之客（客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也。时镐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征近日凡劣，不得即雨。”鐻（鐻字原缺，据黄本补）曰：“刘士荣。”镐曰：“于方。”镐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出《嘉话录》）

唐朝时，于頔之镇守襄阳。朝廷对他很宽容优待，任命他的儿子于方为太常丞。于頔之推让，上表道：“刘元佐的儿子刘士荣是因为他父亲有功，先朝授予他太常丞一职。当时我与士荣曾一起在登朝的队列，看见他很凡劣，实在令人鄙视。如今我的功名不如刘元佐，儿子也很平庸低劣，还不如

刘士荣，若授此官，更觉得是叨扰而有愧。”德宗下令将他的表公布于百官。当时刘士荣任南衙将军，亲眼目睹过此表。有个叫浑鑿的人，是锡的客人，有一天镐宴请客人，饮酒时出酒令道：“近日的天气预兆凡劣，不可能立即下雨。”鑿猜道：“刘士荣。”锡猜道：“于方。”镐对在座的客人说道：“各位一定能够高升。”

袁德师

唐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明抄本尉作厨）。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读（读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何乃相轻。”（轻原作卿，据明抄本改）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出《嘉话录》）

唐朝时，窦群与袁德师一起在浙西幕府，窦群兼任县尉。有一次责怪堂子（妓院）说：“须送‘伯禽’（伯禽为周公的儿子）！”问袁德师道：“明白不明白？”袁德师道：“我还不至如此，也还曾读过书吧，干么这样轻视人！”窦群又追问：“那么伯禽是何人呢？”袁德师道：“伯禽不过是古代的堂子。”在座的人无不讥笑他的。

蒋 义

唐蒋义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传卷（卷原作奉，据明抄本改）故为物议所嗤。（出《国史补》）

唐朝时，蒋义为宰相们作传，每拜访一个宰相，十日之内献上传文，所以被众人议论和嘲笑。

崔 损

唐崔损，性极谨慎。每奏对，不敢有所发扬。两省清要，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不议迁祔原作下议迁相，据《旧唐书》一三六《崔损传》改）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过为恭逊，不止于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窃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议不叶，然怜而厚之。（出《谭宾录》）

唐代人崔损，性情极为谨慎。每次在朝堂奏答，不敢有

一点儿发挥。中书省、门下省这两处清贵显要之地，他都登临过，可是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称道的。身居宰相之位，母亲死后葬于荒野，从不说到墓地去看，也不议论迁殡合葬的事。姐姐出家为尼。死于附近的寺院，一直到办完丧事他也没去看看。许多正人君子都怪罪他，认为他过份地谦恭，不止是为了安身，而是想以此来让皇上中意。窃居高位八年，皇上知众人议论他行止不端，但还是由于怜爱而厚待他。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张茂昭 王 播 李秀才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 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
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韩 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绚 郑 光 郑畋卢携
郑 綮 郑 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权衡 李云翰

张茂昭

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胛，争堪吃。”（出《卢氏杂记》）

唐朝时有个叫张茂昭的，为节度使，常吃人肉，等到被任命为统军来到京城，同僚中有人问：“听说尚书在节镇时喜欢吃人肉，真假？”张茂昭笑着说：“人肉又腥又腻，怎能吃。”

王播

唐淮南节度王（王原作使，据许本、黄本改）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倖，以图内（以图内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授。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口（黄本延口作廷老）等数（数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后之贿迁。其徒实繁。自外官至内（自下原空缺五字，据黄本补外官至内四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有县令录（录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守者。然所至多为四方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来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由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焉。岂时之重利耶？而谏省任非其人耶？未尝以一字整顿颓纲。深所未谕。（出《卢氏杂说》）

唐朝时，淮南节度使王播用十万贯钱贿赂皇上宠幸的近臣，以图谋到朝廷内做官。这些宠臣有谏议大夫独孤郎、张

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中锡，补缺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口等数人。前一天，他们已在延英殿（皇帝与宰相们议政的地方）争论过这件事，而后才送钱授官，这样的人很多。从外官迁转为内官如学士、三司使等，都有定价。因此得到这些官位的人不在少数。近来还有县令、录事参军这些官职，也在一些店铺里出卖。以至竟有未经科举也没有官资的白丁便一下子当了县宰郡守的。所以会出现这种事，主要是各地诸侯不依从皇命的结果。有来处理这样事情的官员，也要设法使他不遵照皇上的命令。或者告诉他是有原因的。或许是那时的人太重利了吧？不然就是谏官官署任人不当，不然，为什么对毁坏了的纲纪不曾向皇上提出一句整顿的字样呢？实在让人不明白。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牋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惊悚。”子复闻于播，笑曰：

“此盖无能之辈也，亦何怪乎？饥穷若是，实可哀也。”遂沾以生饩，令子延食于书斋。数日后，辞他适，遗之缣缡。是日播方引见。李生拜谢前辈毕，又云：“某执郎中盛卷，游于江淮间，已二十载矣。今欲希见惠，可乎？所贵光扬旅寓。”播曰：“此乃某昔岁未成事所怀之者，今日老为郡牧，无用处，便奉献可矣。”亦无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惭悸失次，乃复进曰：“诚君郎中之言，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于是再拜而走出。播叹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蕲间悉话为笑端。（出《大唐新语》）

唐朝的郎中李播在被任命为蕲州刺史时，有一个姓李的自称是举子（被荐举应试的士子）的来拜见。正巧李播有病，子弟们会见了。看过他拿来的诗卷，上面全是李播的诗。这位李秀才走后，他们把诗稿拿给李播看，李播惊讶地说：“这都是我当年应举时的答卷啊！只是改了人名。”第二天，李播让儿子去邀请李秀才调解此事。李播的儿子追问道：“大人让我问一下，这些诗是不是秀才写的？”李秀才听到此话，脸色已变，道：“这是我平生用尽苦心才写出来的，不会有错。”李播的儿子又道：“这是大人参加考试时的答卷，同时还有书札都没有更改，还是请秀才不要再胡言了。”李秀才惶恐地说：“我以前确实是欺骗你了。实际是二十年前，在京城的书店以

一百钱买到的，竟不知是你父亲的佳作。我的心情不胜恐慌。”李播的儿子又把这些说给父亲听，李播笑道：“此人大概是个无能之辈，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饥饿穷困就会这样，实在可悲啊！”于是送了些粮食给他，并让儿子在书房设宴招待他。几天以后，在他告别时，又送他一些丝绸。这天李播才接见了。李秀才拜谢了前边的事之后又道：“我拿着郎中这水平很高的卷子，游历于江淮之间，已有二十年了，今希望能赠送给我，可以吗？也使它的光彩能发扬于旅途。”李播道：“这还是我从前未成事时的胸怀和志向，如今年老又作了郡牧，已没有用处了，就送与你吧。”李秀才竟毫无愧色，旋即放于相袖筒里。李播又问道：“秀才打算到哪里去？”李秀才说：“想到江陵去拜见表丈卢尚书。”李播道：“你表丈任什么官职？”李秀才道：“现为荆南节度使。”李播道：“叫什么名字？”李秀才答道：“名叫弘宣。”李播拍手大笑道：“秀才又错了，荆门卢尚书是我的亲表丈。”李秀才惭愧恐惧而语无伦次，便又进一步说道：“诚然，郎中的话是对的，但那是你和我共同的荆南表丈，刚才是我把话说得太婉转了。”于是再拜而走去。李播感叹道：“世上竟有这样的人！”蕲州都把此事作为笑谈。

姓严人

唐京兆尹庞严，及第后，从（后从二字原倒置，据许本

改)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是登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止有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甚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少,览刺极喜,延纳勤勤,款曲同食。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事,庞方讶之。因问:“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抚掌大笑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曰:“君误矣!严自名严,预君何事?”挥之令去,而犹自谓不误,(自谓不误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从容而退。(出《因话录》)

唐朝时,京兆尹庞严,当初中选后到寿春郡任职。可是在考中后的登记簿上发生了错误,把庞严的姓名颠倒写了,由于这个原因,有个姓严的江淮举人,便租了一条船一路讨饭来拜见他。当时郡府中只有一个判官在那里,也不问那个人的姓氏,便到庞严的房间去送名帖,说这个人是他的远房侄子。庞严同一家族的人很少,看过名帖很高兴。于是频频地邀请送礼,殷勤地招待他一起吃饭。然而讲起家族中的人时,那个人说的都不是庞家人的事。庞严有些诧异,于是问道:“你到底姓什么?”那人说:“我姓严。”庞严拍掌大笑说:“你错误了,我的名字叫严,与你有什么关系!”挥手让姓严的人出去。而不说是自己的错误。姓严的举人从容而去。

王初昆弟

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曰原作而，据许本改）：“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堂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殒谢。（出《独异志》）

唐朝的长庆、太和年间，王初、王哲兄弟俩先后中举登科。他们的父亲王仲舒在当时名声显赫。两个儿子最初做官，都不在秘书省任职，这是因为家讳的原因（按照旧礼制，君主、父母的姓名必须避开，不能直称）。后来他们兄弟私下互相商议道：“如果遵守典章礼制回避名讳的话，那么我们兄弟将就不当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及各部尚书了。”于是改讳。只说父名讳一个仲字。以后他们兄弟中有人当了宣武军堂书记，认识他们的人说：“仲舒的两个儿子违背天道触犯神灵，不会活长久的。”没过多久，两人相继死去。

李 据

唐李据，宰相绛之侄。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荫调补澠池丞。因岁节，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网至宽，疏而不漏。放。”又祇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祇承人竟不敢去。又判决祇承人：“如此痴顽，岂合吃杖，决五下。”人有语曰：“岂合吃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出《卢氏杂说》）

唐代人李据，是宰相李绛的侄子。生于贵族之家，以前曾不识字，是因门荫（唐时权要贵戚之子孙经简试便可入仕，叫门荫出身）而当了绳池县丞。因过年而没有要到鱼，便大怒，追问打鱼的人道：“为何不敢去打鱼？”又裁断道：“新春来到了，是害怕猛兽。鱼网是很宽，但疏而不漏。驱逐！”又有一次，一个杂役要请假，他在假条的下边批复道：“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杂役竟不敢走。于是他又裁决道：“如此愚顽，岂（哪里）合（应该）吃杖，判定五下！”有人告诉他：“岂合吃杖，就是不应该判定挽棍杖打。”李据道：“你懂什么，‘岂’是助词，与之乎者也一样，它们哪里有什么

么差别。”

教坊人

唐有人衣绯，于中书门候宰相求官。人问前任，答曰：“属教坊，作西方师子左脚来三十年。”（出《卢氏杂说》）

唐朝时，有个人身穿红色衣裳在中书省等候宰相想要求做官。有人问他以前任过何职，他答道：“以前属于教坊（掌管宫中音乐的官署）的人，在西方狮子左脚干了三十年。”

南海祭文宣王

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将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进止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出《岭南异物志》）

在广南沿海有十几个州只祭海，一般都不修孔庙。有一

个州刺史不懂这里的礼俗，要设饌肴而祭奠孔圣人。他安排了一个小官吏充当文宣王、亚圣，恭敬地守候在门外。有的人来祭祀时举止不合礼制，刺史就判定道：“由文宣王、亚圣决定杖责多少下。”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圆丘。至时不到者，判云：“太常太寺，实自伽蓝。圆丘小僧，不合无礼。”（出《转载》）

唐朝时，有一个高级官员兼任太常寺（掌管礼乐祭祀臣卜的官署乐卿。有一次行事礼官祭礼圆丘，对于届时未到的人，他裁断道：“太常是大寺，实际上自己就是个僧院，而圆丘不过是个小僧，不能算做无礼。”

柳氏婢

唐仆射柳仲郢镇郾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侗以婢导。以巨源尝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绫绢者，召

之就宅。盖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而去，都无言语，但令还女佻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事原作自，据许本改）卖绫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世族之家，率由礼则。（出《北梦琐言》）

唐朝时，仆射柳仲郢镇守郾城。他有一个女婢不可心，便把她卖到成都。刺史盖巨源原是西川的一名大校，渐次官至州刺史，居住于苦竹溪。有个女人贩子，由她自己诱导女婢做些家务，让巨源来评品她侍候人的技艺。有一天，盖巨源站在窗外偷着看，让女仆在屋内侍候人。大街上恰有一个卖绸缎的，就把他叫进宅屋来。盖巨源便与那个卖绸缎的人站在一道纱屏内的边缘，一边看女仆侍候人的表演，一边评头品足，讨价还价。柳家婢女突然失声大哭仆倒在地上，样子像中风了一样的抽搐。他们赶紧让人搀扶出去，再也没说什么，只是让女婢去了女人贩子家。第二天，那女婢病好了，追问她昨天有什么苦处，女婢道：“我虽是下残人，可毕竟曾是宰相家的女仆，死也就死了吧，怎么能去侍候一个卖绸缎的小贩子呢？”成都的人们听说这件事之后，都感叹这些世代显贵的家族，竟是这样遵循墨守礼制的！

明见诸判官曰。智兴咬

韦氏子

微口侄流
衣裳满身
征召前
劄
而显曰
诗

令狐绚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绚，君臣道契，人无间然。舍人刘蜕者，每讦（讦原作计，据许本改）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规于令狐绚，而不言其失（许本、黄本失作人）。其间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试，踏略云：“号曰无解进士。”又以子弟纳贿，踏云：“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为其书吏，谨事之。刘托以腹心，都不疑虑，因为经业举人致名第，受贿十万，为此吏所告，由是贬焉。君子曰：

“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安有自负脏污，而发人之短乎？宜其不跻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与崔、卢抗衡，凡是当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请改姓令狐，时人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唐宣宗把朝中的政务大事委托给令狐绹，君臣之间很投合，密切无间。舍人刘蛻经常揭发令狐绹的短处。有一次，他向皇上密奏一本，宣宗扣留未发，只是以揭发的事来告诫令狐绹，而未讲揭发他的人。密奏中有揭发宰相令狐绹的儿子未经地方选拔而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事。简略地说，他的儿子叫做“无解进士”；还有他的子弟受贿的事，说是在大白天，见其子弟家有金子却未见是谁送的。令狐绹对此事怀恨在心，于是派了一人去当刘蛻的书吏，让他谨慎行事。刘蛻把此人当作心腹，毫不怀疑。后来刘蛻因帮一个经业举人中选而受贿十万的事，就是由这个书吏告发的。因此刘蛻被贬职。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哪里有自身都不干净，而还要揭发别人的短处呢？难怪令狐绹升不到高位，那时令狐在朝中只是单族，他常常想要把令狐家族繁盛起来，好跟崔、卢家族抗衡。因此凡是本家族的人，他都引荐到朝廷。甚至皇族中有未得到官的，想要报名应试，也要给这个人改姓令狐。那个时候这样做的人太少了。

郑光

唐郑光除河中节度。宣宗问曰：“卿在凤翔，判官是何人？”光曰：“冯三。”上不之会。枢密使奏曰：“是冯兗，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与冯三为副使。”及罢河中归，又诏对，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对曰：“臣须开始得。”又更对他事，曰：“不得，臣须裂始得。”上大笑。后朝臣每遇延英，入阁候对，多以“开始”为号。时裴思谦郎中为节判，顷客于河中，到使院，裴曰：“某（某原作其，据许本改）在身官爵，为尚书削尽。”皆谓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时，遇国忌行香，便为判官及屈诸客就寺醺饮。征令。时薛起居保逊，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臄脐。”他人皆寻思不得。至薛还令，云：“脚杏。”满座大笑。（出《卢氏杂说》）

唐朝时，郑光被授予河中节度使。宣宗问道：“你在凤翔，判官是谁？”郑光说是冯三。皇上未会见过这个人。枢密使奏道：“是冯兗，我曾出使到过那里，认得此人。”皇上道：“那就任冯三为节度副使吧。”等到郑光罢任河中回朝，宣宗又召见他来问话。皇上说：“你在河中期间事情都办得很好。”郑光答道：“臣须开始得。”又换答别的事，郑光说：“不得，臣

须裂始得。”皇上大笑。后来朝臣们每逢去延英殿，入殿等候与皇上对话，多以“开始”为代称。实际上当时裴思谦郎中是凤翔的节度判官，不久也客居于河中使府，裴思谦说：“我身上的官职，都被郑尚书削除干净了。”因此人们都不以本官职称呼他。有一次，郑光在河中时，遇上国忌日到寺中上香，便在寺中为判官及屈就的幕客设宴饮酒。要征酒令，当时起居舍人薛保逊也是幕客在坐。郑光举杯说：“我来出令。身上取果子，打一名。”郑光猜说：“臃脐。”别人都想不明白，到薛保逊还令时说：“脚杏。”满座大笑。

郑畋卢携

唐宰相郑畋、卢携亲表，同在中书，因公事不协，更相诟詈（詈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乃至以砚相掷。时人谓宰相斗击。”以此俱出官。（出《北梦琐言》）

唐朝时，宰相郑畋和卢携同在中书省，因公事不协调，一再互相大骂，以至抛砚相击。当时人们说他们是“宰相斗击（鸡）”。因此他们都被贬出京城。

郑 綮

唐宰相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时王纲已紊，四方多故，才既无取，言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贼术。綮奏：“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出《北梦琐言》）

唐朝时的宰相郑綮，虽然他的诗很有名气，但是他的政绩却没有名望。当时的王法朝纲已经紊乱，天下多事，人才无处选取，每次议政必然是其说不一。当太原方面兵至渭北时，天子十分恐惧，渴求破敌良策，郑綮启奏道：“请于文宣王（孔子）的谥号中加上一个哲字。”都是些此类人物。同僚们都认为他很不称职，经常讥讽侮辱他。

郑 准

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汭。常欲自北陈阮，集其所作为十卷，号《刘表军书》。而（书而二字原倒置，据北梦琐言七改）辞体不雅，至如祝朝贵书云，中书舍人草麻，通事

舍人曰可。又贺襄州赵洪嗣袭书云：“不沐浴佩玉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显言其庶贱也。应举日待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出《北梦琐言》）

唐朝荥阳人郑准，以自己的文笔不错而做了荆州成汭的门客。他常想背离“陈阮”之文风。他把自己的作品收集起来装订成十卷，称名为《刘表军书》。然而文章很不雅。如在祝颂朝中贵要的书礼中写道：“中书舍人不过是个草拟诏书的人，而通事舍人只是个有来进谒或朝贡的使节只说句‘可’的脚包。”还有在给襄州赵洪世袭官职的贺书中写道：“不沐浴佩玉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这是明显地说他太平常了。应试那天，在一份写《水牛》的诗卷中答道：“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官们因此而大笑。

张氏子

唐张裒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蚀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感之，乃书神仙字，碎剪置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蚀，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发，竟月不食，言词粗秽，

都无所避。其家扃闭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须品味而饫之。岁久方卒，是知心灵物也，一伤神气，善犹不可，况为恶乎？即刘辟吞人，张子吞神仙，善恶不同，其伤一也。（出《北梦琐言》）

唐朝人张裊，有五个儿子，他们叫张文蔚、张彝宪、张济美和张仁龟。他们都先后应试及第，官至宰、辅、丞、郎等。其中有一个儿子，名字不详，少年时他听说，蠹虫钻进了装道经的套子时，因吮食了神仙二字，身上出现了五种颜色，人要能提取蠹虫吃掉，就能成为神仙上天。张裊的这个儿子对此很动心，于是就写了神仙二字，剪碎后放到瓶子里，又捉了只蠹虫放进去，希望它能吮食二字，然后他好吞了蠹虫。此事使他得了心病，每一发作，竟一个月不吃饭，而且语言粗鲁肮脏，不知避讳。他的家人只好把门紧紧关上而守着他，等候他痊愈。过些日子又正常了，可是一次能吃一个月的饭菜，而且是品着滋味吃个饱。这样一直过了许多年才死去。这本是能知谕人心的神灵之物。一旦伤了神灵之气，对它善行都不可饶恕，何况他行恶。这就是所谓“刘辟吞人，张生吞神仙。”他们虽善恶不同，但伤害的都是一样的。

刘义方

唐刘义方，东府解试《貂蝉冠赋》，韵脚以“审之厚薄”。义方赋（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成云：“某于厚字韵，有一联破的。”乃吟曰：“悬之于壁，有类乎兜鍪；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莫后反）无不以为欢笑。

唐朝时有个叫刘义方的人去参加东府举行的考试（科举考试的初试），试题是“貂蝉冠赋”，韵脚为“审之厚薄”。刘义方写完赋之后对人说：“我用的是‘厚’字韵，其中有一联肯定是押上韵了。”于是他吟咏道：“悬之于壁，有类乎（类似）兜鍪（头盔）。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草帽）。”人们无不大笑。

郑群玉

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缣。秀才（秀才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郑群玉短于呈试。家寄海滨，颇有生涯，献赋之来，下视同辈，（同辈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意在必取。仆马鲜华。遂赍缣三千，并江南所出，诣范生。范喜于异礼，卦成乃曰：“秀才万全矣。”群玉之气益

高。比入试，又多赍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继烛。见诸会赋，多（多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写净者。乃步于庭曰：“吾今下笔，一字不得生。铁行范生。须一打（打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二十。”突明，竟制白而去。（出《乾鑿子》）

唐朝时，在长安东市经营铁器的行业中，有个叫范生的，专能占卜举人应试的成败，每卦收一尺细绢。有个秀才郑群玉不擅长写文状（旧时应试人先要交一份本人写的文状，以用来与试卷的笔迹对照而区别其真伪）。他家住在海滨，家里很富有，这次来献赋呈试，傲视同辈，意在必取。车马装饰的十分鲜艳华丽，带钱三千缗（一缗等于一千文），钱都是江南制造的。到了范生那里，范生很高兴他送了那么多的贵重礼物。卦成之后范生道：“秀才应举是万无一失了！”这使群玉的傲气更加高涨。到了考试那天，他又带足了珍馐，只是坐在那里享受其美味，一直到掌灯时刻，看见大多数人都答完了试卷，他便走出考场到庭院中说道：“我今天握笔，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铁行范生，该打你二十大板！”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竟然交白卷而去。

梅权衡

唐梅权衡，吴人也。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奇才。及府

题出《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场中竞讲论如何押谅字。权衡于庭树下，以短椳画地起草。日晡，权衡诗赋成。张季遐前趋，请权衡所纳赋押谅字，以为师模。权衡乃大言曰：“押字须商量，争应进士举。”季遐且谦以薄劣，乃率数十人请益。权衡曰：“此韵难押，诸公且厅上坐，听某押处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又讲：“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鸱拂其上也。”众大笑。（出《乾鑿子》）

唐朝时有个叫梅权衡的，是吴地人。入场考试不带草纸，人们都称他是奇才。等到试题出来，作《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考场内纷纷议论如何押“谅”字韵。权衡便在院庭的树下用短鞭画地起草。傍晚，权衡的诗赋就写出来了。张季遐走到他跟前，请权衡讲讲在他的赋中是怎样押“谅”字韵，愿以他为楷模。权衡便不客气地道：“押韵的事必须商量，而当进士就要竞争了。”张季遐觉得自己很低劣，因而很谦虚，于是领着数十人向他请教。权衡道：“此韵很难押，请各位到厅上坐，听我的押韵的地方答对没有。”于是大声吟咏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进一步讲解道：“这个青玉案，是个吃饭用的案几，所以说狗蹲在它的旁边，鹰掠过它的上边。”众人大笑。

李云翰

周咸通中，举人李云翰行《口脂赋》，又罗虬诗云：“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卦熟红”，又李罕《披云动雾见青天》诗：“颜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责而遣。举子中有每年撰无名子，前有举人露布。后皇甫松作《齐夔凌纂要》，又李云翰作《吴王□□李谒天帝记》，无名子。萧相知举年，裴裕所制尤名，近千余首，裕逐罢举。是年，卢庸连旁文宣王庙前哭半日。

唐则天朝咸通年间，举人李云翰曾写《口脂赋》，又写罗虬诗道：“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卦熟红。”又写李罕《披云动雾见青天》诗道：“颜回似青天”。都遭到主考官当面斥责。在被荐举应试的举子中，每年都有匿名撰写诗文的，先有举人上檄文。后来又有皇甫松写的“齐夔凌纂要”，还有李云翰写的“吴王□□李谒天帝记”，均隐匿其真名。在萧相主持科举考试的那年，裴裕所写的诗最有名气，将近有千余首，因而裴裕被罢免参选资格。这年，卢庸在文宣王庙（孔庙）前哭了半天。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翊 韩简 胡令
 杨铮 谢柴书 郡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啗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吊 痴婿 鲁人执杆 齐人学瑟
 市马 昭应书生

崔育

唐□□□前进士崔育以中原乱离。客于边上。亦
 □□□□□□闻辄事轻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
 □□□□□□牛带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捩角。村
 □□□□□□城郭士女随观。谓之精怪。每谒州郡骑
 □□□□□□□哈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则投刺。其名衔

□□□□□□□□ 耽酒嗜肉。怜葱爱蒜。不得已而
 □□□□□□□□ 悬宰视之如土木。藩帅郡侯奈之不可。
 □□□□□□□□ 州民啻其肉，族其家，盖轻薄之所致也。

宇文翊

唐（唐字原空缺，据许本补）进士宇文翊，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国色。朝中令及第者，求之不得。时翊年四十（求之至四十九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余，方谋继室，兄回为谏议，能为人致登第（能为人致登第六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遂娉女于璠，为言于回矣，果有所获。相公韦公说，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果有至因十六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滑台杜志名，时有丧遭火，几 棺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家人至库内十一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因而延燎。”杜谓宇文曰：“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近日老鼠亦（雷为至鼠亦九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有烧尾（尾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之事。用以讥之，（之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出《北梦琐言》）

唐朝进士宇文翊，急切地盼望复试任官（唐朝科举制度，应试考中只称及第，再由吏部复试而考中者，方可选任官

职)。他有一个儿女已到了出嫁的年龄，生得异常美丽，使那些当朝的进士们，也求亲而不能获得。当时窦璠已四十多岁，正打算要续妻，他的哥哥窦回在朝中任谏议大夫，能设法使人复试获中。于是宇文翊把女儿嫁给了窦璠，窦璠把宇文翊的事说给了窦回，果然使他获得官职。相公韦公说即是他的表兄弟，也很鄙视他。当时有一家办丧事遭火灾，几乎把棺柩也烧毁，那家的人说是老鼠尾巴把火带进了库房，而使火蔓延开的。于是滑名人杜志名对宇文翊说道：“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设宴祝贺），近日竟然老鼠也有烧尾（唐时士人登第或升官都要设宴祝贺、称烧尾）的事。”这是用来讽刺他的。

韩 简

唐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讲《论语》。至《为政》篇，翌日谓诸从事曰：“仆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出《北梦琐言》）

唐朝时，魏博节度使韩简粗朴而没文化，每次与文人们对话都不明白人家说些什么，内心总觉得很羞愧，于是请来一个举人为他讲《论语》，讲到了《为政》篇，第二天便对下属们说：“我近来才知道古代的人是很淳朴的，年龄到了三十

方能行走站立。”外边有听到的人，无不俯仰大笑。

胡 令

奉先县有令，姓胡，忘其名。读货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张巡官，好尚既同，往来颇洽。每会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无厌倦。然宰君时入中门，少顷，又来对棋。如是日日，早入晚归，未尝设食于张，不胜饥冻。潜知之。时入盖自食而复出，及暮辞宰曰：“且去也，极是叨铁。”胡唯唯而已。张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别云：‘极是叨铁’，出何文谭？”急令追之。既至，问：“明公适云‘极是叨铁’。其义安在？”张复款坐，谓曰：“长官岂不知有叨铁耶？”曰：“不知。”曰：“还见冶炉家，置一铁攒长杖乎？只此是。炉中猛火炎炽，铁汁或未消融，使此杖时时于炉中撞猛火了，却出来，移时又撞猛火了，却出来，只此是叨铁也。”言讫而去。胡入室，话于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讽其每日自入，撞猛火了，却出来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时人多以此讽之。（出《玉堂闲话》）

奉先县曾有一个姓胡的县令，已不详其名字了。此人贪财而又不舍得吃，特别喜好下棋。寄居于城里的张巡官，爱好与他相同，因此往来很融洽。每次来下棋，必然是从早一

直下到晚上，高低不相上下，丝毫不觉厌倦。然而胡县令有时便进中间的房门里去一趟，过一会儿，再出来继续下棋。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早来晚走，胡县令也没有让张巡官吃过一顿饭，张巡官自然会觉得十分饥寒。后来张巡官终于在暗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便也时而入中门去吃一通再出来下棋。到了晚上向县令告辞说：“且去也，极是叨铁（叨扰）。”胡县令也只是顺嘴答应了几句，等张巡官走后，他忽然想到：“此人告别的时候说，‘极是叨铁’，出于哪篇文章？”于是立即叫人去追回来。等把张巡官追回来之后，胡县令便问他刚才说的“极是叨铁”是什么意思，张巡官慢慢地坐下来对他说道：“长官难道还不知‘叨铁’吗？”胡县令说：“不知道。”张巡官说：“你见过炼铁炉用的一种铁制的长棍吧，就是这个。熔炉里烈火炽热，铁水中也有没熔化的，就使用这种铁棍时常探进炉中去捅火烧，之后退出来，过一会儿再用它去捅捅火，再退出来，只有这样才是叨铁。”说完便走了。胡县令进屋里，把此话说给妻子，再三思考，方明白是在讽刺自己每天进厨房猛吃一顿，退出来再下棋这件事。当时，凡是有舍不得给客人吃饭而让人家饿肚疲劳的人，人们都用这句话去讽刺他。

杨 铮

蜀秀才杨铮（铮音竹觥反，自言杨铮不均，驷马奔郑，是以字奔郑），行恶思，或故作落韵，或丑秽语，取人笑玩。装

修卷轴，投谒王侯门，到者无不逢迎。雄藩火幕，争驰车马迎之。铮每行，仆马甚盛，平头骑从骤，携书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虑其谤渎。

黔南节度使王茂权，聪明，有文武才。四方负艺之士，罔不集其门。召铮至，饬东阁，尽礼待之。时令贡恶诗，以为欢笑。诸客（客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请召，有不得次者，以为快快。茂权一日忽屏（忽屏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从谓之曰：“秀才客子，当州必欲咨留，相伴至罢镇同归，可乎？如可，则当（则当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奉为卜娶，所居（居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奉留。”铮欣然从之。权令媒氏与问名某氏（名某氏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之属。至于成迎，筵宴（筵宴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为备焉。仍邀请从事赴会，铮亲见女（见女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容质异常端丽。及成礼，遽遭殴（殴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辱，左右婢仆，皆是扶同共（扶同共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相毁詈，不胜其苦。乃是茂权诈饬无须少年数辈，皆浓装（皆浓装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艳服以给之。然后茂权自赴会大笑。

此后复就茂权。屡自（屡自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乞一邑。初有难色，宾从其谘，方许之。遂命给藁署。及其治（期治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行李，择良日辞谢。本邑迎候人力，自衙门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执一牒，当街趋拽下马，夺去中带，云：“有府（府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断，摄官送狱，荷校灭耳！”茂权遂诈作计，赠遗二夫，令脱逃（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而遁。潜藏旬日，方召出之。军州大以为笑。（出《王氏见闻》）

四川有个秀才叫杨铮，尽想些坏点子作弄人。或者在诗赋中故意失韵，或者是秽语脏话连篇，拿人开玩笑，然后装上卷轴，去拜访王侯官僚。凡是去的地方，无不隆重迎接。就是那些很有雄威的藩镇幕府，也是争相以车马接迎。他每次出行，仆人和乘马都装饰得很华丽，仆人骑骡与他并肩而行，为他带着装书的袋子。地处偏僻的郡或小县。尤其更加精心接待侍候他，主要是怕他进行诽谤和亵渎。黔南节度使王茂权，是个聪明而又文武全才的人，四方身负技艺的名士，无不聚集于他的门下。他召见了杨铮，他叫人收拾东阁给他住，并以礼相待。当时让他献来恶诗，好以此作为欢笑。他把门客都请来，有未排上号的，还因此而很不快活。有一天，茂权忽然屏退随从对杨铮说：“秀才，本州一定想要商量留下你，希望能伴我到罢任后同归故里，可以吗？如果可以，就给你以占卜的方式择女娶妻，东阁仍留给你居住。”杨铮欣然从命。于是茂权让媒人去问清楚女方的姓名宗属等等。到了成亲那天，宴席早准备好了，于是邀请各位佐官从事来赴婚礼。杨铮亲眼见过那女子，容貌端庄美丽。可是刚举行过婚礼，就遭到她的殴打辱骂，而且左右婢仆，都是帮她一起对他进行毁誉谩骂，使他不胜其苦。其实这是茂权让几个少年人假扮的，让他们浓装艳服以欺骗杨铮。这时茂权才到来，他看到这场面只是大笑，此后杨铮多次来找茂权，每次都乞求放他到一个小城去任职。茂权一开始表示不好办，后来托人来商议，才准许。于是命他到藺署，到时去充任行李（官员出行

时在前开道或是在后随从的人)。选择吉日起程告别，那一天，县城迎接他的人从衙门外一直排到大街上。忽然有两个人疾步而来，手中拿着令帖，在大街上当众把杨铮拖下马来，夺去他的中带，说道：“我们有官府的判决书，来拘捕你入狱，核对后将你处死！”这也是茂权用的欺骗之计。杨铮给那两个人送了钱物，才让他脱逃而出，一直潜藏了十天，才叫他出来。幕府的人以此大笑。

谢柴书

唐有内大臣学作别纸言语。凤翔节度使寄柴数车，回书谢云：“蒙惠也愚若干。”（出《卢氏杂说》）

唐朝时有个宫廷内的大臣想学用别种样式的语言，当凤翔节度使给他送来几车柴禾时，他回信谢道：“承蒙你的恩惠，我有很多。”

郡牧

唐有膏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与之设交代之礼。

仪无缺者，二礼生具头冠礼衣，相其宾主，升降揖让。而新牧嶮岢踖踖。敛容低视，不敢正面对礼生。及礼毕，使人再三传话，慰劳感谢，皆莫涯其意。翌日，于内阁，从礼生从容，生极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颦蹙低语曰：“贤尊安否？”礼生唯唯。又曰：“顷年营大事时，极烦贤尊心力。”生亦懵然。及罢，有亲知细询之，乃曰：“此礼生缘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谢。且士流中亦有故为轻薄者，亦有昧于菽爽，不能分别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唐朝时，有个富豪家的儿子出任刺史，郡城里很多人都出来迎接，前任刺史为他安排了交接仪式。仪式的程序应有尽有，两个礼生都按照礼制头顶礼冠身着礼服，分别相伴宾主，宾主升降进退都以礼作揖让请。而新上任的刺史像登临险峰那样很不安的样子。他紧绷着脸，眼睛一直看着脚下，不敢正面对着礼生。等到仪式完毕，他派人再三传话，表示慰劳和感谢，人们都没有揣度到他是什么意思。第二天，在官府内，新刺史很从容地跟随上那个礼生，礼生很惶恐，不知他要干什么。等到坐下，刺史才皱着眉低声说道：“你家的长辈们可安好？”礼生恭敬地答应着。刺史又道：“近年办理大事时，太烦劳你家长辈用了心力。”此话让礼生也感到糊涂。事后，有知近的人去详细询问，他才说：“这个礼生本是方相（古代出殡时用竹、纸扎糊的高大狰狞的开路神）的子弟，以前我家办丧事曾使用过他家的人。因此才对他再三感谢。如今在读书人之中也有故作轻薄的人，也有愚笨到连菽豆都辨

认不出来的人。对于神鬼，你信就有。”

张咸光

梁龙德年，有贫衣冠张咸光，游乞无度。于梁宋之间，复有刘月明者，与咸光相类。常怀匕著，每游贵门。即遭虐戏。方飧则夺其匕著，则袖中出而用之。梁驸马温积谏议，权判开封府事。咸光忽遍诣豪门告别。问其所诣，则曰：“往投温谏议也。”问有何介绍而往，答曰：“顷年大承记录，此行必厚遇也。大谏常制《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云：“馒头似碗，胡饼如笠。畅杀刘月明主簿，喜杀张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顾盼。”闻者绝倒。（出《玉堂闲话》）

后梁朝龙德年间，有一个身上缺少衣帽的人叫张咸光，到处去行乞讨食。在开封、商丘一带还有个叫刘月明的，与张咸光是一样的人。张咸光的怀中常揣着一个吃饭用的小竹片，每到豪门去讨要，都要遭到虐待和戏弄。刚要吃饭便抢下他的竹片，他便从袖筒里再拿出一个来用。当听说驸马、谏议大夫温积去主管开封府时，张咸光便忽然到各豪门贵宅去告别，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去投奔温谏议。”问他是 by 何人介绍而去，他说：“是近年的‘大承记录’。”此行必有厚遇，在温谏议写的《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中说：那里馒头似碗，饼

如草帽。高兴死了刘月明主簿，喜欢死了张咸光秀才！由此可以知道一定会蒙受他的赏赐。”听到人俯仰大笑。

长须僧

三蜀有长须长老，自言是宰相孔谦子，莫知谁何。不剃发须，皓然垂腹。拥百余众，自江湖入蜀。所在氓俗，瞻骇仪表，争相腾践而礼其足。凡所经曲，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测。至蜀，螺钿迎焉。先谒枢密使宋光嗣，因问曰：“师何不剃须？”答曰：“落发除烦恼，留髭表丈夫。”宋大恚曰：“吾无髭，岂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见。徒众既多，旬日盘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众耻其失节，悉各散亡。伪蜀主问曰：“远闻师有长须之号，何得如是？”对曰：“臣在江湖，尝闻陛下已证须陀洹果，是以和须而来；今见陛下将证阿那舍果，是以剃须而见。”少主初未喻，（喻原作预，据许本改）首肯之。及近臣解释，大为欢笑。后住持静乱寺，数为大众论讼，有上足，以不谨获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门，而不知其中猥细。谓是清静，舍俗落发。谨事瓶钵，渐见秽监。诟詈而出，以袈裟挂于寺门曰：“吾比厌俗尘，投身清洁之地，以涤其业鄣。今大师之门，甚于花柳曲，吾不能为之。”遂复归于乐籍。蜀人谓师曰：“一事南（南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无，折却长须。”（出《王氏见闻》）

三蜀有一个长胡子老和尚，自称是宰相孔谦的儿子，不知他到底是谁。因不剃胡子，长长的白胡须一直垂到肚子上。跟随他的有一百多人，从江湖上去投奔蜀主。各地的百姓都惊恐地看着他的模样，争相跑来送上优厚的礼物。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倾城而出，汇集来的人眼睛多的像长河，嘴多的像大海，有多少人谁也无法测定。到了蜀都，是吹起螺号、敲响大钹隆重迎接的。他先去拜见了枢密使宋光嗣。宋光嗣问他：“大师为何不剃胡须？”他答道：“落发除烦恼，留胡表（表明）丈夫。”宋光嗣大为恼恨，道：“我就没有胡子，难道我是个老太婆吗？”于是他只好作揖出来。只要等他剃去胡子，就可领他入朝拜见蜀主。徒弟们又这么多，他犹豫徘徊了十来天，实在不得已才剃掉胡子去进见。这时，徒弟们因耻于他失去气节，都已各自散去。伪蜀主问道：“远闻大师有长须的称号，怎么这样了？”他回答道：“臣在江湖上曾听说陛下已证须陀舍果，所以是留着胡子来的，现在知道陛下将证阿那舍果，所以就剃掉了胡子来见。”蜀少主开始未听明白，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等到近臣解释清楚，便大为欢笑。后来他做了静乱寺的住持。曾多次为人们辩护雪冤，也有过高徒。后来因不谨慎而获罪。有一个艺人藏柯曲很羡慕佛门，但不知道其中的下流事。因为是清静之地，便舍俗为僧。他一直是严格地按戒律饮食，然而渐渐地发现其中的污秽和淫滥，便大骂而出走。他把袈裟挂在寺院的大门上说：“我很厌烦俗尘，才亲投身于清洁之地，以洗涤那些罪恶。可是今见大师之门，胜过花柳之巷，我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于

是又回到了他原来的乐班。蜀人说这个法师是“一旦当了和尚，也只是除去了长胡子罢了。”

道流

□□□□任兴元节判。离秦州乡地，未及岁年，忽有来寻师者。赍亲表施州刺史刘緘封，衣紫而来，兼言往洋州求索。询其行止，云：“某忝窃乡关之分，先于秦州西升观，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当离乡日，观中无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匆匆而过。旬月间，自洋源回，薄有所获。告辞之意，亦甚挥遽。遂设计延伫，拂榻止之。夜静，沃以醴醪数瓯，然后徐询之曰：“尊师身边紫绶，自何而得？宜以直诚相告。”对曰：“此是先和尚命服，传而衣之。乃是广修寺著紫僧弟（弟原作身，据黄本改）子，师既殂，乃舍空门，投西升观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谓传得本师衣钵，岂有道士窃衣先（先原作之，据黄本改）和尚紫衣？未之前闻。（出《玉堂闲话》）

……任兴元节度判官。他离开秦州家乡还不到一年，忽然来了一个寻找师父的人。此人是带来皇上褒封施州刺史刘緘的，身着紫色袈裟，并说还要到洋州去求化。再问他别的情况，他说：“我有幸愧居于你的家乡，早些年便到了秦州的

西升观，已入道多年了。于是□□沉吟着回忆：当自己离开家乡的时候，西升观并没有这个道士呀。尤其感到奇怪的是，他身上穿的这件皇帝赐给的紫色袈裟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个人也只是匆匆而过，可是不到一个月，道士从洋源回来，只是稍有收获。告辞之意，也很急切。由于一再挽留安排他而站立了很久，不过还留下他并收拾出一张床让他住下。夜深人静，打来几瓯烈酒对饮，后来又慢慢地问道：“尊师身上的紫带（用来系官印的丝带），是从哪里得到的？应该真诚地告诉我。”道士回答说：“这是先和尚的命服，是他传送给我的。我本是广修寺著紫和尚的弟子，师父死后，我便舍弃空门，投奔西升观入了道家，因此便穿上了这身紫色袈裟。”他自称是先师传与了他衣钵，可是哪里有道士得到和尚师父遗赠的紫袈裟呢？真是前所未闻！

三妄人

孙光宪在蜀时，曾到资州，见应贞观李道士，话州有姓赵人，闭关却扫，以廊庙自期。都虞侯阎普敬异之，躬自趋谒。阎魁梧丈夫，赵生迎门，愕眙良久，髻折叙寒温曰：“伏惟貔貅。”阎乃质于先容者，俾询之，赵生曰：“若云熊罴，即须宰相之才，方当此语。阎公止于都头已来，只销呼为貔貅。”人闻咸笑之。又一士自称张舍人。诉于光宪曰：“兄长以术惑我心神。”宪谓曰：“得非蛊毒厌胜之术耶？”张曰：“非也，乃

用鬼谷子押阖，摔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风不禁。”又江陵颜云，偶收诸葛亮兵书，自言可用十万军，吞并四海。每至论兵，必攘袂叱咤，若对大敌。时人谓之“检谱角觝”也。时有行军王副使，幽燕旧将，声闻宇内。颜生候谒，称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伸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丧良友也，每恸哭焉。（出《北梦琐言》）

孙光宪在四川时，曾去过资州，会见过那里应贞观的李道士。他说本州有个姓赵的读书人，闭门谢客，以朝廷高官为自己的目标。都虞侯阎普勒觉得这人很怪，便亲自去拜访他。阎普敬身材魁梧，又很有大丈夫气概，赵生开门迎接时，惊愕地看了他很久。赵生十分恭敬地寒暄道：“伏惟（谦词）貔貅（一种猛兽，也比喻勇猛的军队）。”阎普敬对于这样的评价有疑问，就派人去问个明白。赵生道：“如说是熊罴，必须是宰相之才，才能用这样词语；阎公只不过是个都头而已了，只配称作貔貅。”人们听说后都笑了。又有一个人，自称张舍人，他告诉孙光宪说：“兄长用某种技术迷惑我的心神。”孙光宪问他：“是不是用蛊毒或者诅咒之术？”张舍人说：“不是。他是把鬼谷子（古代纵横家之祖）画在门扇上，以此来扯破我的心神。直到现在仍患有心风不禁症。”还有个人，是江陵的颜云，偶然得到一本诸葛亮的兵书，便自言可用十万兵吞并天下。每次谈论到兵法，必然是挽袖子大喊大叫，如临大敌，当时人们都说他简直是相扑表演。当时有一位很有指挥作战才能的王节度副使，是幽州燕州一带的老将领，声

望传遍天下，颜云曾去拜访过，声称与人家志同道合，说只可惜自己空有大志而没有机会伸展。王副使死后，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经常悲痛地大哭。

周韦二子

周（周字原缺，据黄本补）韦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昏钝，率由婢姬。仕伪蜀王氏，以事旧优容之，因至卿监。或为同列所讥，云：“三公门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门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为王氏驸马都尉，性识庸鄙。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导爵里于闾阖酒肆，有哀之者，日获三二百钱，即与其徒饮啖而已。咸嗟叹之。（出《北梦琐言》）

周韦巽，是太尉周昭度的儿子。人很懦弱愚钝，做任何事都要听从婢女的。他在伪蜀主的朝廷做官，由于他过去侍奉过伪蜀主而有老交情，伪蜀主对他很宽容，因此而官至卿监。他常被同僚们所讥讽，有人讽刺他说：“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公）门前出死鼠。”他却“回击”人家说：“死鼠门前出三公。”还有个姓周的人，是伪蜀王朝宰相周博雅的儿子，还是伪蜀主的驸马都尉，此人庸俗鄙贱。伪蜀国灭亡后，他便与乞丐为伍。他指使人先把酒从人家装酒的器皿中偷出，

再拿到街市的酒店去卖，有怜悯他们的就会花钱买下来。这样每天可得二三百钱。然后就与他的那帮难兄难弟们去大吃大喝一顿。人们对他的行为都很叹息。

不识镜

有民妻不识镜。夫市之而归。妻取照之，惊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妇归也。”其母也照曰：“又领亲家母来也。”（出《笑林》）

有个人的妻了不认得镜子。丈夫买了一个拿回来，妻子拿过来一照，吃惊地告诉她的母亲说：“我丈夫又取回来一个媳妇！”她母亲也去照了照，说道：“还把亲家母也领来了！”

啮鼻

甲与乙斗争，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出《笑林》）

甲与乙打架，甲咬下了乙的鼻子，有个官吏正想要给他们断案，甲却说是乙自己把鼻子咬掉的。官说：“人的鼻子在高处，而嘴在低处，怎么能够咬到它呢？”甲说：“他是登上床去咬的。”

助丧礼

有人吊丧，并欲贖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答曰：“钱布帛。任君所有尔。”因贖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穷奈何，曰：“造豉（豉原作鼓，据黄本改）。”孝子又哭孤穷，曰：“适得便穷，更送一石。”（出《笑林》）

有个人要去吊丧，并想要送些礼物帮助他们，向别人打听可以送些什么东西。别人告诉他：“钱、布或绸缎，不管任何东西只要有都可。”于是送去一斛大豆，放在孝子面前。他对孝子说：“没有可以拿的，送一斛大豆帮帮你吧。”孝子哭述说我这么孤单穷困可怎么办。那人说：“你可以做豆豉。”可孝子还哭又孤单又穷困，那人道：“是相当穷困。”又送来一石大豆。

外学归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出《笑林》）

某人的父母都在世，去外地学习了三年回来，舅舅问他这三年学习有什么收获，并说一说久别父亲有何感受。他回答道：“对舅舅的思念，超过秦康（秦康公的舅舅重耳逃亡在外，后来穆公召他回来时，太子秦康公送他至渭阳并写诗叙别。后人以渭阳表示舅甥）。”接着父亲一一列举了他的不是，并问道：“你学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他回答说：“小时候得不到父教，所以学业没有长进。”

行吊

侗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首者，以足触罾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

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疾物！”（出《笑林》）

几个粗人要一起去吊丧，可是谁也不懂得吊丧的礼节，其中有一个平时说话很粗俗的人对同伴们说：“你们都随着我做就行了。”到了办丧事的人家后，那个人走在最前面，他先趴在席子上，其余的人也随着他依次趴在后面，那个人用脚登了后边的人一下骂道：“蠢物！”大家都以为礼节就该是这样，每个人都登了一脚后边的人道：“蠢物！”最后边的人紧挨着孝子，也登孝子一脚说：“蠢物！”

痴 婿

有痴婿，妇翁死，妇教以行吊礼。于路值水，乃脱袜而渡，惟（惟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遗一袜。又睹林中鸪鸣云：“咕 咕。”而私诵之，都忘吊礼。及至，乃以有袜一足立，而缩其跣者，但云：“咕 咕。”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袜，即还我。”（出《笑林》）

有一个傻女婿，岳父去世，媳妇在家时已教给他怎样行吊孝礼。路上遇河，就脱袜子蹚过去，可是不慎丢了一只。他

又看到林子里的鸪鸟在“咕咕”地叫，就默默地背诵鸟的叫声，而把吊孝的礼节全忘光了。到了灵堂，他使用穿着袜子的那只脚站地，把光着的那只脚抬起来，只是说：“咕咕！”孝子们也都笑了，可他还说道：“别笑别笑，如果谁拾到袜子，就快点儿还给我。”

鲁人执杆

鲁有执长杆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山东有这么一个人要拿长木杆进城门，一开始是竖着拿，怎么也进不去，后来又横着拿，也是进不去，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了。一会儿过来一个老头对他说：“我倒不是圣人，但是见的事可多了。你为什么不把它用锯从中间截断再进啊？”于是那人就依照老人说的把木杆截断了。

齐人学瑟

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齐人怪之，有从赵来者，问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

林》)

一个齐（今山东）人跟一个赵（今河北南部）人学弹琴。他为了记好先前学弹琴的调子，就把调节音调的钮柱用胶粘死而回来。可是回来后三年弹不成一个曲子，齐人十分奇怪。有从赵地来的人，他就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人一看才知道跟前这个人是何等愚笨。

市 马

洛中有大僚，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马，都莫知其妍媸。为狙佞所（所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欺曰：“此马不唯驯良，齿及二十余岁。

，合直两马之资。况行不动尘，可谓驯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佞既倍获利。临去又曰：“此马兼有楹棹牙出也。”于是大喜。诘旦乘出，如鹅鸭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马不唯驯熟，兼饶得果子牙两所。”复召佞，别赠二十。（出《玉堂闲话》）

洛阳城里有个大官，世代都是富豪。此人连牲畜的公母都分辨不出来。偶然间买了一匹马，竟然不知这马是美是丑。

当时马贩子欺骗他说：“这匹马不仅很驯顺善良，而且牙口才二十多龄，合起来能值两马的价钱。何况走起路来一点不能拂扬起灰尘，可以说是驯良得很。”于是便以大价钱买下，马贩子也获得了成倍的利钱。临走时马贩子又说：“这马还要有楸棗牙（意为小马驹）快出世了。”于是他非常高兴。第二天早晨他骑上这匹马回来，走起路来简直像鹅鸭一样。回到家里，他炫耀道：“这马不光是驯良，还能得到个小马驹。”于是又把马贩子找来，另赠送二十钱。

昭应书生

唐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逢一书人，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出《因话录》）

唐朝时，皇帝颁下恩诏，要遍访那些怀才抱器而又不求功名的人。有人便表示要去应试。有这么一个书生，快马奔驰进入京城，有人问他来京有求于何事，他说：“我是来考取‘不求功名’科的。”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刘诚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干等 彭先觉
张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荆州鬻
札者

刘诚之

唐天授年，彭城刘诚之，粗险不调，高言庠语，凌上忽下，恐吓财物，口无关键，妄说袄灾。从万年县尉常彦玮，索钱一百千。云：“我是刘果毅，当与富贵。”彦玮进状告之。上令二给事先入彦玮房中，下帘坐窗下听之。有顷，诚之及户千仞至，于厅上坐，谈话。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无所忌讳，给使一一纸笔抄之以进。上怒，令金吾捕捉。亲问之，具承。

遂腰斩诚之，千仞处绞，授彦玮侍御史。（出《朝野僉载》）

唐朝天授年间，有个彭城人刘诚之，粗野险恶又与人不合，忽而豪言，忽而卑语，欺上瞒下，恐吓诈取财物，口无约束，胡说天将反时而有天灾。他从万年县尉常彦玮那儿勒索十万钱，说：“我是刘果毅，你应当帮我富贵起来。”常彦玮向皇上进呈文状控告了他。皇上派出两个内侍先到常彦玮的屋子里，放下门帘坐在窗下监听。过了一会儿，刘诚之和卢千仞便来了，他们坐在厅里说话，常彦玮便引导他们对国家说长道短，他们竟毫无顾忌，二内侍把他们所言一一记录下呈送皇上，皇上一看大怒，命令执掌治安的官员立即把他们捕来。皇上亲自问案，他们全都承认。于是腰斩刘诚之，绞死卢千仞，任命常彦玮为侍御史。

宗玄成

唐老三卫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齐黄门侍郎。玄成性粗猛，禀气凶豪，凌轹乡村，横行州县。纪王为邢州刺史，玄成与之抗行。李备为南和令，闻之，每降阶引接。分庭抗礼，务在招延，养成其恶。属河朔失稔，开仓赈给，玄成依势，作威乡野，强乞粟一石。备与客对，不命，玄成乃门外扬声，奋臂直入。备集门内典正一百余人，举牒推穷，强乞是实。初

令项上著鐐，后却鐐上著枷，文案既周，且决六十，杖下气绝。无敢言者。（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一个曾做过宫廷禁卫的人宗玄成，他是邢州南和县人氏，祖父宗齐当过黄门侍郎。此人粗野残暴，凶狠蛮横。欺凌乡村百姓，横行于州府县衙。纪王当时任邢州刺史，玄成竟与他抗衡。李备为南和县令，每次听说他要来，都要走到台阶下去迎接。与他分庭抗礼，他还要热情接待，因此养成了此人的恶性。有一年，河朔管辖的地区闹灾荒，官府开仓救济灾民，玄成依仗自己有势力，在乡村的穷苦农户家大耍威风，强行要走一石救灾粮。李备让他来说明此事，他不从命，并在门外大喊大叫，挥舞的拳头闯进来。李备在院内集合典正等一百余人，举着文状一一追问其罪责，夺灾粮的事完全属实。起初下令给他的脖子上锁，后来又令去掉锁上枷。文案详细周全后，判决杖罚六十，宗玄成在棍棒下断气。此事没有一个敢谈论的。

孟神爽

孟神爽，扬州人，禀性狼戾，执心鸩毒，巡市索物，应声即来；入邸须钱，随口而至。长史县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颌之而已。张潜为扬州刺史，闻其暴乱，遣江都县令

店上捉来。拖入府门，高声唱速付法曹李广业推鞠。密事并虚，准敕决百，杖下卒。（出《朝金载》）

孟神爽，是扬州人。此人禀性凶残狠毒，在集市上索要东西，卖主立即就给；到哪个店铺说声需要钱，顺嘴说一声就送到。长史县令，对他都是以礼相待；而他见到丞尉判司，只是点点头而已。当时张潜任扬州刺史，听说他如此凶恶妄为，便派遣江都县令把他从一家店铺中捉来。将他拖入府门后，刺史大声说速交司法官李广业审讯。查清了事实，皇上批复，杖刑一百，在棍棒下死去。

飞骑席人

则天之废庐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及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鞠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出《朝野金载》）

武则天废黜了太子庐陵。有十几个侍卫军士在一家客店饮酒时，其中一人说道：“早知道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酒席上有一个人走了出去，其实是去向羽林军

的长官们呈文告了他们的状。酒席还没散，就被一起捉到羽林军。经审问全属实。告状的人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的人属于知道反叛而不告发，处以绞刑。

韩令珪

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厚貌强梁。王公贵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选，于陆元方下引铨。时舍人王勳夺情，与陆同厅而坐。珪佯惊曰：“未见王五。”勳便降阶（阶原作皆，据黄本改）惘然（然原作默，据黄本改），令珪顰眉蹙刺，相尉而去。陆与王有旧，对面留住，问：“勳是谁？”莫之识也。后吓人事败，于朝堂决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识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僉载》）

周（武则天朝）朝时有个令史叫韩令珪，此人不怕羞耻，厚颜无耻而又蛮横无礼。见了王公贵人，都称呼人家的排行。即使是对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也硬去干谒人家。他曾参加过选官考试，由陆元方主持推荐授官的事，舍人王勳丧假未满便提前让他出任，当时与陆元方一起坐在厅内，韩令珪便装作惊讶地说：“怎么没见到王五呀？”王勳立即很谦恭地走过来，仍然是面带忧愁的样子，令珪也装出一副顰眉蹙额的忧愁貌，对他安慰几句便要走。陆元方与王勳有旧交，便将令珪拦住，问他王勳是谁，他说不认识。后来韩令珪冒充唬人

的事败露，在朝堂上对他执行杖刑，他在很远地方还呼叫河内王说：“大哥，为什么不来救我？”河内王武懿宗看了看他说：“我不认识你。”于是催促执杖人狠打。韩令珪被杖刑而死。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仪人也。凶悖无赖。狠戾不仁。每高鞍壮马。巡坊历店，唬庸调租船纲典，动盈数百贯。强贷商人巨万。竟无一还。商旅惊波，行纲侧胆。任正理为汴州刺史，上十（十原作下。据黄本改。）余日，遣手力捉来，责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饮相欢。远近闻之，莫不称快。（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个叫李宏的，汴州浚仪县人。此人是个凶恶忤逆的无赖，狠毒而不讲仁义。经常骑着高头大马，游荡于作坊商店，通过伪装恫吓的办法骗取各种税金，动不动就叫人交他数百贯钱。他强行借买卖人的钱上万，竟然没有一份偿还的。商人们都很惧怕他，各商行组织更是对他又恨又怕。任正理当了汴州刺史后，上任十几天，便派手下的小吏把他捉来，问明案情后判杖刑六十。李宏被棍棒打死。工商界的人士，都饮酒欢庆。远近闻听，没有不称快的。

长孙昕

唐长孙昕，皇后之妹夫。与妻表兄杨仙玉乘马二十余骑。并列（并列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瓜挝，于街中行。御史大夫李杰在坊中内参姨母，僮仆在门外。昕与仙郎，使奴打杰左右。杰出来，并波按顿。须臾。金吾及万年县官并到，送县禁之。昕妻父王开府，将二百百骑，劫昕等去。杰与金吾、万年，以状闻上，奏敕断昕杀，积杖至数百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人长孙昕，是皇后的妹夫。他和妻表兄杨仙玉与二十多人并列骑马穿行于大街上。此时御史大夫李杰正到作坊内来探望姨母，他的随从留在门口，长孙昕和杨仙玉便让殿上执卫用金瓜击打李杰的随从。李杰出来，对他们进行了制止。过了一会儿，金吾（执掌京都治安的长官）和万年县官一起来到，把他们送到县衙囚禁起来。长孙昕的岳父王开府（官职名，文散官中最高阶）带了二百骑士又把他们劫走。李杰与金吾及万年县官诉状于皇上，皇上下旨判长孙昕死刑，杖挞数百而死。

张易之兄弟

张易之兄弟骄贵，强夺庄宅奴婢姬妾，不可胜数。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逢一女人，婿抱儿相逐。昌期马鞭拨其头巾，女妇骂之。昌期顾谓奴曰：“横馱将来。”婿投匭三四状，并不出。昌期捉送万年县，诬以他罪，决死之。昌仪常谓人曰：“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败，兄弟俱斩。（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的兄弟都是骄奢淫逸的贵族，抢夺霸占庄园奴婢姬妾不知有多少。昌期在万年县大街上行走时，遇上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抱着孩子紧随其后，昌期使用马鞭杆去拨弄人家的头巾，那女人骂他，他便回头对奴仆说：“把她横在马上馱走。”丈夫投匭（唐朝时投匭使院，匭院置有方匣，凡臣民有冤滞或赋颂的都可向方匣中投状，叫投匭）三四份状文，媳妇也未放回来。后来昌期被捉拿到万年县衙，是以其他罪名被处死的。昌仪常对人讲：“当大丈夫就是这样，今天千人想推倒我却推不倒，到了败落的时候，万人举我也举不起来。”不久他的恶行败露，兄弟俩都被斩首。

权怀恩

唐邢州刺史权怀恩，无赖，除洛州长史。州差参军刘犬子迎，至怀州路次拜。怀恩突过，不与语。步趁二百余步，亦不遣乘马。犬子觉不似，乃自上马驰之。至驿，令脱靴讫，谓曰：“洛州几个参军？”对曰：“正员六人，员外一人。”怀恩曰：“何得有外员？”对曰：“余一员，遣与长史脱靴。”怀恩惊曰：“君谁家儿？”对曰：“阿父为仆射。”怀恩抚然而去。仆射刘仁轨谓曰：“公草里刺史，至神州，不可造次。参军虽卑微（微原作维，据黄本改），岂可令脱靴耶？”怀恩惭，请假不复出，旬日为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有个邢州刺史权怀恩，是个无赖。他被任命为洛州长史后，州府派遣参军刘犬子迎接他。走到怀州路时，刘犬子停下来迎候并向他致礼。权怀恩突然从他跟前跑过去，连句话都不跟他说。刘犬子一直追赶了二百多步，也不让他上马，刘犬子觉得此人不像是来上任的权怀恩，便自己上马而去。到了驿站，权怀恩命刘犬子给自己脱掉靴子后问：“洛州有几个参军？”刘犬子说：“正员六人，正员之外一人。”权怀恩问：“怎么还用了员外的参军？”刘犬子说：“多出一人来，好派他给长史脱靴子啊。”权怀恩一听此人口气有些惊诧地

问：“你是谁的儿子？”刘犬子说：“我父亲是仆射（宰相）。”权怀恩茫然若失地走了。后仆射刘仁轨对他说：“你不过是个草野间的普通刺史，到了京都，不可以鲁莽行事。参军的官职虽小，可是怎么能命令人家给自己脱靴子呢？”权怀恩很觉惭愧，请假不再上任。十几天后，任命他为益州刺史。

宋之逊

唐洛阳丞宋之逊，太常主簿之问弟。罗织杀驸马王同皎。初，之逊谄附张易之兄弟，出为兖州司仓，遂亡而归，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与一二所亲论之，每至切齿。之逊于帘下窃听之，遣侄昙，上书告之，以希韦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诛同皎之党。兄弟并授五品官，之逊为光禄丞，之问为鸿胪丞，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谓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诛逆韦之后，之逊等长流岭南。客谓浮休子曰：“来俊臣之徒如何？”对曰：“昔有狮子王于深山，获一豺，将食之。豺曰：‘请为王送二鹿以自赎。’狮子王喜。周年之后，无可送，王曰：‘汝杀众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图之？’豺默然无应，遂齧杀之。俊臣之辈，何异豺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洛阳县丞宋之逊，是太常寺主簿宋之问的弟弟。

他曾罗织罪名陷害了附马王同皎。最初，宋之逊谄媚攀附张易之兄弟，因而出任为兖州司仓。张易之兄弟事败处死后，他偷着逃回来，王同皎把他藏到一间小房里。王同皎是一位充满正义之气的君子，他十分憎恨韦氏和武三思乱国，曾跟一两个知近的人谈论过，每次谈论起韦、武乱国之事都表现出切齿痛恨样子，宋之逊便在帘后偷听。之后他便指使侄子宋昙上书告发，以求韦氏下旨恩赏。武三思等人果然大怒，奏本诛灭王同皎及同伙。于是宋家兄弟一起被授予五品官，任命宋之逊为光禄丞，宋之问为鸿胪丞，宋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没有不恨他们的，人们都说：“宋之问等人的红色官袍，是用王同皎的鲜血染成的。”诛灭韦氏之后，宋之逊等被长期流放于岭南。有个客人问浮休子：“来俊臣这个人如何？”他回答说：“从前，有个狮王在深山里捕到一只豺，要吃掉它，豺说：“我愿为大王送上两头鹿来赎出我自己。”狮王大喜。可一年以后，什么也没送来，狮王道：“你杀死的众生已经够多的了，今天换到你了，你还有什么图谋？”豺默然无声，于是狮王将它吃掉。来俊臣之流，与豺狼有什么两样！”

张干等

上都市肆恶少，率髡而肤扎，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击人者。京兆尹薛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

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干，扎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怕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割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又贼赵武建，扎一百六处番印、盘鹤等，右膊刺言：“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鹤捎。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扎七十一处，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膊上扎瓠芦，上扎出人首，如傀儡戏有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胡芦精也。（出《酉阳杂俎》）

京都中有一群恣意妄为的恶少，全都剃光了头并文身，各种物类的形状都有。他们还依仗军队的势力，强抢财物。甚至还有用蛇去换酒、捉来羊甲打人的。京兆尹薛元赏上书三天后，便下令里长秘捕，约有三十多人，全部被乱杖打死，尸体弃于街上。市人中凡有文身的，都吓得把它烫掉了。当时有个在大宁坊干活的人张干，左臂上刺的字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臂上刺的是“死不怕阎罗王”。还有个叫王力奴的人，出钱五千招招工，在胸腹上刺出山园水池、楼榭、鸟兽等，无所不有，细致逼真就像着了颜色。他们一起都被杖杀。还有个强盗赵武建，在身上刺了一百六十处野兽的抓印和盘旋的喜鹤等，在右臂上刺字道：“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鹤捎（鹤：皇上用以猎兽的一种鹰）。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在高陵县捉到一个文身人宋元素，在身上刺了七十一处，并在左臂上刺字道：“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

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了一个葫芦，葫芦的上面刺了一个人头，那人头就像木偶戏中郭公。县官不解其意，便问他，他说是葫芦精。

彭先觉

周御史彭先觉，无面目。如意年中，断屠极急，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羴羊。门家告御史，先觉进状奏请：“合官尉刘緬专当屠，不觉察，决一顿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缝新裤待罪。明日，则天批曰：“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緬，不须，其肉乞緬吃却。”举朝称快。先觉于是乎惭。（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的御史彭先觉，是个没脸没皮的家伙。如意年间，严禁屠宰牲畜，当时彭先觉正主管巡察监督之事。定鼎门因一辆草车翻倒，砸伤了两只羊，护门人便将此事告到御史那里。于是彭先觉就向皇帝进呈奏书，“官尉刘緬本当负责有关屠宰之事的，但并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应惩他吃一顿棍棒。而羊肉要送给尚书省的官员们吃。刘緬很害怕，新做了一条裤子等待挨打。第二天，武则天批示道：“御史彭先觉奏书判决刘緬一事不妥。羊肉应给刘緬吃。”举朝称快，彭先觉因此很羞惭。

张 德

周长寿（周长寿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断屠极切。左拾遗张德，妻诞一男。秘宰一口羊宴客。其（宴客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日，命诸遗补。杜肃私囊一馐肉，进状告之。至明日，在朝（在朝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前，则天谓张德曰：“郎妻诞一男，大欢喜。”德拜谢。则天又谓曰：（又谓曰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然何处得肉？”德叩头称死罪。则天曰：“朕断屠，吉凶不预。卿（预卿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命客，亦须择交。无赖之人，不须共聚集。”出肃状示之。肃流汗浹背。举朝唾其面。

周朝（武则天朝）长寿年间，武则天下令严禁屠宰牲畜。左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便偷偷地杀了一头羊宴请宾客。那天，他请来了各位拾遗补阙。其中有个叫杜肃的人，饱吃一顿羊肉之后便写了状文向皇帝告发。到了第二天，在朝堂上，武则天对张德说：“你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大欢大喜啊。”张德向武则天拜谢，武则天又道：“可是肉从哪里弄到的？”张德叩头连称死罪。武则天道：“我禁止宰杀牲畜，是吉是凶难以预测。可是你邀请客人，也该有选择地交往。无赖之人，不能一起聚会。”之后拿出杜肃的状文给大家看，杜肃立即汗流浹背。满朝官员都往他脸上唾唾沫。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顷年有僧，以（以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之（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僧遂出瓶授与，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喜闻，遂赠二百缗。乃服巴豆。僧下泻（僧字泻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取濯而收之。（出《尚书故事》）

唐朝时，在洛中州，近年来有个和尚把几粒舍利（佛骨）放在琉璃瓶中，日夜香火不断地祭祀。施主送的礼物，没有一天断过。有一个读书人，迫于饥寒，便去请求和尚说想要把舍利放在手上看一看。和尚于是取出来拿给他看。那人接过舍利就一口吞下肚里。和尚惊恐如狂，又怕外面的人知道这件事。那个书生道：“你给我一些钱，我就服药把它快点泻出来。”于是那和尚送给他二百缗钱，他便服下巴豆。那和尚等他泻下来后取出来清洗干净收藏起来。

刘子振

刘子振，蒲人。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凌轹同道，诋讦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留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立谈者。刘允章知举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卷，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原缺出处，今见《摭言》）

刘子振，蒲州人。很有学问，然而不识大体，尤其喜好欺凌同事们，诋毁攻击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他甚至不知羞耻地向州官县令们索要财物，稍不满意，便立即对人家冷嘲热讽。因而他去考场应试的时候，那么多人，竟很少有人与他交谈的。那一年是刘允章主持科举考试之事，因他忧虑举子们交上来的试卷太多，就张榜写道：“交上来的卷子不能超过三卷，但刘子振必须交四十卷。”因此遭到他凶猛的攻击。

荆州鬻札者

荆州贞元中，市中有鬻札者，有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

蟾蜍鸟兽，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永印。（出《酉阳杂俎》）

唐朝贞元年间，在荆州的集市上，有卖札青工具的。那札具制作的像印章，印上用一簇小针围出各种东西的形状，如蛤蟆、蝎子、鸟、兽等等，应有尽有，你想要什么有什么。用那札具在皮肤上刺印之后，再刷上石墨，等刺伤好了疮痂脱落之后，那印上去的图形会十分精致并会永久地保留下去。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 高 韦少卿 葛 清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 伸 李 令 孟弘微
僧 鸾 路德延 萧希甫

南荒人娶妇

南荒之人娶妇，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趋虚路以侦之，候其过，即擒缚，拥归为妻。间一二月，复与妻偕，首罪于妻之父兄。常俗谓缚妇女婿。非有父母丧，不复归其家。（出《投荒杂录》）

南方荒蛮之地的人娶媳妇，或者是有人喜欢上别人家的

女子，便率领上一群年轻人，手持刀枪棍棒，悄悄地跑到那里，在没人的路上藏起来并进行侦探，等那女子从这里路过，就将她捉住绑上，抱回去之后就成为了他的妻子。中间隔上一两个月，再偕同妻子一起，到娘家向妻子的父兄赔罪。俗称之为绑媳妇的女婿。此后不是遇上父母丧事，妻子是不能回娘家的。

赵高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尝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转为坊市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题径三寸，叱杖家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死。经旬日，但袒而历门，乞修理破功德钱。（出《酉阳杂俎》）

李夷简，唐朝元和末年在四川任职。那里有个市民赵高十分好斗。曾被押在监狱，他整个后脊背刺着一个毗沙门天王图像，衙吏要杖罚其背，见到此图像总是不得不停止。逃避了杖罚，出去之后又成为街市中一害。手下人把此事告诉了李夷简，李大怒，把赵高捉拿到堂上，取来新做的筋竹棒，直径就有三寸，喝令提杖的人打天王、已杖罚够数，痛打三十余杖竟未打死。过了十来天，赵高光着背来到门前，讨取

修理毁坏功德钱。

韦少卿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扎青。其叔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扎一树，树杪鸟集数十。其下悬镜，其（其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鼻系，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曾读张燕出诗否？挽镜寒鸦集’也。”（出《酉阳杂俎》）

四川有一小将韦少卿，是韦表微的堂兄，年少而不愿意读书，嗜好文身。他的叔父让他脱下上衣要看看，只见胸上刺了一棵大树，树稍落着数十只鸟，树下悬着一个镜子，镜鼻儿上扯出一条绳，有一个人在一侧牵着绳子的另一头。他叔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便问他，少卿笑着说：“叔父曾读过张燕公的诗吗？这就是‘挽镜寒鸦集’么。”

葛清

荆州街子葛清，勇，自颈已下，遍扎白居易诗。段成式

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割处，至“不是花中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黄夹纈窠寒有叶”，则持一树，树上挂纈，纈窠胜绝细。凡扎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出《酉阳杂俎》）

在荆州的大街上有一人叫葛清，很勇敢，从脖子往下，全都刺满了白居易的诗。段成式曾与来荆州的游客陈至把他叫来观看。让他自己解释那些图案的意思，他连后背上的也能牢记不误，背过手去一一指出图案表达的诗意。问到“不是花中偏爱菊”在哪里，他便指到一人端着酒杯站在菊丛旁的图给看。又问道：“黄夹纈窠寒有叶”在哪里？”他指给一棵树让看，那树上挂着印有花纹的织锦，那锦上的花纹十分细密。一共刺出表达三十多首诗意的图案，真是体无完肤了。陈至称他是白舍人流动的诗图。

三王子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扎，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会有过，杨令所由数人捕获，闭关杖杀之。判云：“刺扎四肢，口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辜。”（出《酉阳杂俎》）

杨虞卿任京兆尹时，市内有个叫三王子的，力气很大，能举起巨石，全身却刺着图案，体无完肤。前后合起来已判过三四次死刑了，可是每次都潜藏到军队而躲过去。恰巧他又犯了错，杨虞卿命令数人去逮捕，捕获之后即刻关上门将他杖杀。他在判状上写道：“刺扎四肢，口称王子，何须审讯，便应当抵罪。”

乐从训

王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寻罢镇。以河北安静，于杨全玖有旧，避地浮阳，与其幕客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魏，乐彦禎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升平之故态。彦禎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又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伺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囊装姬仆而还，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贝原作具，据许本改）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诞也如此。彦禎父子，寻为乱军所杀。（出《北梦琐言》）

王铎失去了都统职务后，被任命为滑州节度使，不久又

罢职。因河北很安静，并与杨全玖有深交，为避灾而移居浮阳。他与幕府中的僚属一起同行，这些幕僚都是些朝中的士大夫。途经魏州时，乐彦祯给予隆重的礼遇。王铎携带的物品十分奢华，并有众多的从客姬妾，大有京城中歌舞升平的旧貌。乐彦贞有个儿子叫从训，平素就是个无赖，此时他十分爱慕这些车马姬妾，于是征询于他父亲的幕客李山甫。李山甫曾在咸通年间多次应试而落榜，心中尤其憎恨朝廷中的达官贵戚，因而劝从训一是要谋取。等到王铎行至甘陵，他便率数百轻骑兵，抢夺了所有的财物行装和姬妾而回来。随从的宾客全被杀死。等到上奏朝廷，在给朝廷一份公文中写道：“得到贝州的报告，某日有一人被杀，这个人姓王名令公。”其凶残荒诞竟达到这种地步。乐彦祯父子不久便在乱军中被杀。

张从晦

梁祖图霸之初，寿州刺史江彦温以郡归我，乃遣亲吏张从晦劳其勤。而从晦无赖酣酒，有饮徒何藏耀者与之偕，甚昵狎，从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张乐，邀不至，乃与藏耀食于主将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谋我矣。不然，何使者如是也。”乃杀其主将，连诛数十人，而以状白其事。既而又疑（疑字原空缺，据许本补）惧曰：“诉其腹心，亡我族。”乃自缢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事腰二字原空缺，据许本补）斩

从晦，留何藏耀，裂其禁械，斩于寿春市。（出《北梦琐言》）

五代时，后梁太祖谋取霸权的初期，寿州刺史江彦温携带所辖之地归顺太祖。于是太祖便派遣自己的亲信官员张从晦去向他表示慰劳感谢。而张从晦是好酗酒的无赖，还有个酒徒何藏耀陪同他一起前往，两人的关系超出正常的亲近。张从晦带着使命来到寿州，江彦温锣鼓喧天地迎接他。当江彦温设宴邀请他时，他竟然未来，却与何藏耀一起到江彦温的主将家去吃饭。江彦温生疑，并恐惧地说：“看来汴王（指梁太祖）要谋害我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他的使者会这样呢？”于是便杀了那个主将，又接连杀死数十人。并写下文字说明了这件事。既而又疑惧道：“应该道破他的心腹之事，他是要杀我的全家。”之后便上吊而死。梁太祖大怒，亲自去审问了这件事，腰斩张从晦，暂留何藏耀，劈裂禁锢他的枷锁，将他斩于寿春城大街上。

李仁矩

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授东川，将有跋扈之心。于时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仁矩北节使下小校，骤居内职，性好狎邪。元戎张筵，以疾辞不至，乃与营妓曲宴。璋闻甚怒，索马诣馆，遽欲害之。仁矩鞞足端简迎门，璋怒稍解。他日

作叛，两川举兵，并由仁矩献谋于安重晦之所致也。（出《北梦琐言》）

后唐明宗皇帝时代，董璋任职于东川，存有骄横霸道之心，当时朝中派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李仁矩原是北方节度使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刚刚到宫内任职，此人轻佻而又不正派，主帅在帐中设宴邀请他，他竟以粗暴的语言拒绝不来，其实是跟一个军妓在私下欢宴。董璋听说后大怒，要来马立即赶到客馆，想当下就把他杀掉，可是见到仁矩正裹足捧着手板迎候于门前，气怒便有些清解。后来董璋叛乱，两川举兵讨逆，都是由于李仁矩向安重晦献计才有所准备的。

李罕之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县，自旦及脯，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即僧号，便以为名。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时罕之下焉，由此号“李摩云”。累历郡侯、河南尹、节将，官至侍中。卒（卒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补。）于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出《北梦琐言》）

李罕之，是河阳人，少年时就当了和尚，是个无赖，不管到哪儿去都不接纳他。曾在滑州酸枣县讨过饭，可是从早到晚，没有人送给他吃的，于是他把钵盂（和尚用的一种饭碗，扔在地上，毁掉袈裟，投奔河阳的诸葛爽当了兵。罕之本是他的僧号，他把僧号做了自己的名字。他平素很有力气，有时跟人打架，打人家的左脸颊，右脸颊都能冒出血来。诸葛爽很快给他安排暂当一个下级军官。每次派他出去讨伐贼寇，没有不被他话捉回来的。在蒲降的北边，有一座摩云山，贼寇在山上设有堡垒，号称摩云寨，不论从前边还是从后边，都无法攻克，可却被李罕之攻破，由此被称作李摩云。此后历任郡侯、河南节度使府将领，官一直做到侍中（宰相之一），死在汴州。此人也属于荆南成汭之流的人物，唐朝灭后又到梁朝去当了官。

韩 伸

有韩伸者，渠州人也。善饮博，长于灼龟。游谒五侯之门，常怀一龟壳，隔宿先灼一龟。来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去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诸方纵人牵之不去。即取人钱货，如征赤债。或经年忘其家而不归，多于花柳之间落魄。其妻怒甚，时复自来耻顿，驱趁而同归。如是往往有

之。

又尝游谒于东川，经年不归。忽一日，聚其博徒，契饮妓而致幽会。夜坐洽乐之际，其妻又自家领女仆一两人潜至，匿于邻舍，俟其夜会筵合，遂持棒伺于暗处。伸不知觉，遂塌声唱《池水清》，声不绝，脑后一棒，打落幞头，扑灭灯烛。伸即窜于饭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顿。不胜其苦，□后遣二青衣，把髻子牵行，一步一棒决之，骂曰：“这老汉，□落魄不归也！”无何，（何字原缺，据许本补）牵至烛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头潜于饭床之下。蜀人大以为欢笑矣，时辈呼韩为“池水清”。（出《王氏见闻》）

韩伸，渠州人，善于饮酒赌博，也很擅长烧龟占卜，经常游历拜访王侯权贵之家。他常常怀揣一个龟壳，头一天先烧一龟壳占卜，如果明天显示出吉兆，就去赌；不吉利则不赌。或者显示出去哪个方向赌博吉利，不去那个方向赌博，其他方向的人纵然来拉他也不去。索取人家的钱财，就像征讨债物一样一扫而光。有时候竟一年年地忘了自己的家而不回来，多是在花街柳巷鬼混。他的妻子十分气怒，多次找上来羞辱他，驱赶他一起回去，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有一回，他又游荡于东川，一年多没有回去，忽然有一天，他正聚集赌徒，携带着陪酒的妓女在一处幽会，晚上正坐在一起欢乐之时，他的妻子又带着一两个女仆从家偷偷地找上来。她先藏在邻居家，等到晚上他们聚在一起饮酒作乐时，她便手持木棒在暗处监视，韩伸一点儿没觉察到，还在踏着拍节唱《池

水清》，歌声不断，突然脑后挨了一棒，打落了他的头巾，又扑灭了灯火。韩伸立即钻到饭桌下边，有个与他坐在一起的人，在黑暗中遭到一顿揍，吃尽了苦头。随后她又让两个女仆牵着那个人的发髻行走，走一步打一棒子，并骂道：“你这汉子，到处鬼混，就是不回家！”不多时，把他牵到灯下一照，才知道是那个同席的人，她的丈夫还仍然藏在饭桌下呢。蜀人对此事大为欢笑，当时人们都把韩伸叫做“池水清”。

李 令

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章而干谒。时有归评事，任江陵醴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曰：“某寻亲湖外，辄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愍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糒粮，归亦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醴院，情况款密，是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悔恨而不能自明，与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擢每述于同院从宾，用兹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一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出《云溪友议》）

渚宫有个叫李令的人，是从延安开始出任小官吏的。他

是个很狡猾的人，勉强写了几篇文章便到处求见拜方。当时有个姓归的评事，任职于江陵醴院，常怀有一种爱惜救济读书人的心意。李令结识了归君，便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请求救济或借钱，归评事全都应许。有一次李令对他说：“我要到外地去寻访亲戚，一旦找到就借房安置家眷。”归君也答应了他。李令坐船走了，不到二十天，李令的妻子便让仆人来求要干粮，归君仍旧对她的贫困给予了救济。有一天李令忽然寄到醴院一封信，情谊恳切，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而书中还有赠给家室的一首诗，暗示要罗织罪名陷害归君。归君十分悔恨而又讲不清楚，只好到武陵渠江去做事，以便能糊口维持生活。举人沈擢常常对醴院的人们讲起这件事，以此来告诫大家交人要千万谨慎。李令寄给他妻子的诗是这样写的：“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一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诞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对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谓宰臣曰：“此人噪妄，欲求翰林学士，大容易哉！”（哉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于是宰臣归中书，贬其官，示小惩也。又尝忿狷，挤其弟落井，外议喧然。乃致书告亲友曰：“悬身井半，风言沸腾。尺水丈波，古今常事。”与

郑讽邻居，讽为南海从事，因墙颓，侵入墙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状，请退其所侵。判其状曰：“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地势尖斜，打墙夹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摈弃，幸矣哉。（出《北梦琐言》）

唐朝的郎中孟弘微，是个荒诞虚妄、无拘无束的人。宣宗朝时，有一回他回答皇帝问话说：“陛下为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看重我的文才而重用？”皇帝怒道：“你是什么人？我耳朵沉，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此人鼓噪虚妄，想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于是宰相们把此事交由中书省处理，贬了他的官，示以小小的惩罚。又有一回，由于愤怒，把他的弟弟推到井里，外面的议论声很大，他便写信告诉亲友们说：“他不过只是身子悬在了井的半空，外面的传言就沸沸扬扬了。本来只有一尺深的水，硬要掀起一丈高的浪，这是古今常有的事。”他与郑讽是邻居，郑讽是南海的从事官。由于围墙倒塌，他便乘机多占人家院地五六丈，管理房子的人给他写了文书，请他退回所占之地，他在文书上写的回答词是：“在天崖海角当从事官的，很少有活着回来的。是因为地势斜歪，砌墙的时候不得不从他的院地砌过去。”平生的操行，就是这样。没有被抛弃，也就算万幸了。”

僧鸾

僧鸾有逸才而无拘检，早岁称乡衿，谒薛能于嘉州。能以其颠率，难为举子，乃俱出家，自于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师于常僧也。后入京，为文章供俸，赐紫。柳玘甚爱其才，租庸张睿，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号鲜于凤，修刺谒柳，柳鄙之不接。又谒张，张也拒之。于是失望，而为李鋌江西判官，后为西班牙小将军，竟于黄州遇害。（出《北梦琐言》）

僧鸾具有超人的才智，而行为却无拘无束，过去名叫乡衿，去嘉州拜见薛能，薛能认为他太颠狂，不能当举子去应试，随后他便出家当了和尚。他自己在一个百尺高的石佛像前为僧，不肯拜普通的和尚为师。后来他去了京城，当了文章供奉，并赐给他紫色官袍，相当于三品以上朝官的荣誉。柳玘很爱惜他的才能，租庸（官职名）张睿也曾备加地敬重他，盛赞他可以重用。于是他还俗，名号叫做鲜于凤。当他再次递了名帖去拜见柳玘时，柳玘不接待他。又去拜见张睿，张睿也拒绝了他。因而他很失望，去投奔江西李鋌当了判官。后来当了朝中的小将军。最终在黄州遇害。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国岩之侄，岳之子，时谓才俊。擢进士第，西平王朱友谦幕僚，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谦背梁，乞于晋阳。并使初至，礼遇方谨，路公筵上，言语及之。友谦忧愤，因投德延于黄河，以纾祸也。先是纪纲之仆近判官入谒幕次，遂有请易舍之说。盖义兄弟同处，不欲闻郎官秽谈也。路子得非其人也？（出《北梦琐言》）

河中节度使府的判官路德延，是宰相路岩的侄子，路岳的儿子，当时被称为才学出众的人，曾考中进士，后来做了西平王朱友谦的幕僚。此人放纵狂傲，主人都宽容了他。后来朱友谦背叛了梁朝，求助于并州。当并州节度使刚刚到来时，路德延在礼节上还较为谨慎，后来在宴席上，他的话便触及到并州节度使。朱友谦很忧愤，因而把路德延投进了黄河，以便解除祸患。先是让他的仆人到路德延的住处去拜见问候，接着就劝说他换一处居舍，去和他的结义兄弟住在一起，免得听那些郎官们嘈杂的秽语脏话。路德延就是死在这个人手里。

萧希甫

萧希甫进士及第，有文才口辩，多机数。梁时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为皇甫校书。庄宗即位于魏州，征希甫知制诰。庄宗平汴、洛，希甫奉诏宣慰青、齐，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报于魏州。时议者戏引李陵书云：“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为谏议大夫。性褊忿，躁于进取，疏宰臣豆卢革、韦说，至于贬斥。又以毁誉宰相，责授岚州司马焉。（出《北梦琐言》）

萧希甫考中过进士，很有文才和口才，也很有心机。在梁朝时很不得志，于是丢下母亲和妻子渡黄河而去，并改名换姓叫皇甫校书。后唐庄宗在魏州即位时，选用萧希甫任中书舍人。庄宗平定汴洛后，希甫奉命去安抚青齐之地，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死，妻子也改嫁，于是在魏州穿起了丧服。当时议论他的人引用李陵的话讽刺他说：“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来做了谏议大夫。因他性情狭小急躁，急于高升，便上书陈述宰相豆卢革、韦说的过失。结果遭到斥责，又因为他犯了毁誉宰相的错误，被处罚而贬为岚州司马。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余闻藏书家有宋刻盖缺七卷云，其三卷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语我，庶几为全书云。隆庆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不知据何本补入。后印本将此卷抽去，另采他书补入十二条。故文末不注出处。并于卷首附增识语，以示区别。今将初印本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刘 祥	刘孝绰	许敬宗	盈川令
崔 湜	杜审言	杜 甫	陈通方
李 贺	李群玉	冯 涓	温庭筠
陈磻叟	薛 能	高逢休	汲 师（以下俱原缺）

崔 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温 定

刘 祥

刘祥，东莞莒人也。宋世，解褐为征西行参军。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永明初，迁长沙谘议参军。撰《宋书》，讥斥禅代。王俭密以启闻，上衔而不问。兄整，官广州卒，祥就整妻求还资。撰连珠，多肆讥讪。事闻，上别遣敕祥曰：“卿素无行检，朝野所悉，轻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无关他人。卿才识所知，盖何足论。位涉清途，于分非屈。何意轻肆口吻，诋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贬裁为口实。冀卿年齿已大，能自感励，日望俊革。如此所闻，转更增甚，喧议朝廷，不避尊师，肆口极辞，彰暴物听。近见卿连珠，寄意悖慢，弥不可长。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讷，若能改革，当令卿还。”后至广州，终日纵酒，病卒。（未注出处，谈代引自《南齐书·刘祥传》）

东莞刘祥，恃才傲物，尝谓一驴曰：“汝努力如汝辈，已为令仆矣。”复作连珠讥讽朝廷，寻被诛。（出《谈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刘祥，东莞莒人。南北朝宋代时，一开始就做了征西行参军。从小喜欢文学，性情固执粗野，说话刻薄而又任意妄为，从来不避讳身份的高低尊卑。有一次司徒褚渊上朝时用腰扇遮着日光走路，刘祥从他跟前过去，便说：“你这样的举止，好像是害怕见人，用扇子遮挡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司徒褚渊道：“读书人这样讲话可太放肆无礼了。”刘祥说：“不杀死袁刘，读书人怎么能够显贵？”齐朝永明初期，转任长沙谘议参军。曾撰写《宋书》，书中对让出帝位的事加以讽刺贬斥。王俭把此事密告皇上，皇上虽怨恨在心但并未追问他。刘祥的哥哥刘整在广州当官，死于任上，刘祥便去找刘整的妻子付债。并写连珠体文章大加嘲弄诽谤。皇上听说此事后，才另下诏令对刘祥说：“人向来不讲操行，朝野共知，随便的就遗弃骨肉，侮蔑自己的嫂子，这些都是你的不足之处，与他人并无关系。你的才华识见，本不值一提。位列请要的仕途，并没有委屈你的身分，诋毁朝臣，著书立说，都是把史实进行删减篡改后作为材料。你的年纪已不小了。希望你能以此受到感触而勉励自己，不断洗心革面。我所听到的关于你的这些事。越来越多，朝廷议论纷纷。你还竟然不避讳尊长老师，信口胡言，公开的损害人家的名誉给大家听。近来又看到你的连珠体文章，其中的意思违逆傲慢，更不能令人容忍。今原谅你给你一条性命，命令你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思过。如果你能改悔，自然会叫你回来。”后来他到了广州，终日纵酒，

病死。

东莞人刘祥，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一切，曾对一头驴说：“你应该更加努力，就像你们所有的驴子那样，那才能去当尚书令或仆射。”后来又作连珠体文章讥讽朝廷，不久便被处死。

刘孝绰

刘孝绰，彭城人。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每言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与到洽友善，同侍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孝绰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为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为藉用诗，奉诏作者数十人，孝绰尤工。即日敕起为谏议，后迁黄门侍郎。坐受赇为饷者所讼，左迁。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凌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涂间事，由此多忤。

梁刘孝绰轻薄到洽。洽本灌园者。洽谓孝绰曰。某宅东家有好地。拟买，被本主不肯，何计得之？孝绰曰：“卿何不多羴其粪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怨恨。孝绰竟被伤害。（出《嘉话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刘孝绰，彭城人，从小就很聪明，七岁便能写文章。他

的舅舅中书侍郎王融十分赏识他，常说当今天下的文章，如果没有我，就要数阿士写的最好了，阿士是刘孝绰的小名。孝绰与到洽是好朋友，一起在东宫任职。孝绰自以为才学优于到洽，因而每次宴会坐在一起，都要讥笑到洽的文章，到洽很怨恨他。孝绰任廷尉正时，把小妾带进了官府，而把自己的母亲仍留在家里。到洽当时任御史中丞，于是向皇上揭发了他的罪过，他因此获罪被免职。后来梁高祖征集藉用诗，奉命参加的作者有数十人，孝绰是其中最优秀的，当时便下令起用他任谏议，后来又转任黄门侍郎。又因收受贿赂被授贿人告发而获罪，受到降职处分。孝绰少年时就很有名气，依仗有才学而十分任性，常常是盛气凌人。凡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或事，便极力诋毁人家。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都是因赶上时机而得到官职的，孝绰尤其轻蔑他们，每次在朝中集合会面，虽然一起做官，但从不与他们说话。反而称他们为马夫，询问些道路上的事，因此对他畏惧。

梁朝的刘孝绰很瞧不起到洽，到洽原来是个浇园子的，有一次他问孝绰：“我的房东有好地，我打算买下来，可是他不肯卖给我，你有什么妙计能让我得到这块好地？”孝绰道：“你何不多送些粪便堆在他的墙下让他吃些苦头呢？”到洽十分怨恨他，结果后来孝绰受到他的报复。

许敬宗

许敬宗，新城人。武德初，太宗闻其名，召补学士。文德皇后丧，百官衰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共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礼部尚书。嫁女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间，复拜礼部尚书。帝将立昭仪，大臣切谏。敬宗阴揣帝私，好妄言曰：“田舍子胜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何哉？”帝意遂定。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其上，纵酒奏乐自娱。及卒。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惟闻于黠货。请谥为‘缪’。”

唐许敬宗性轻，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识，若是曹、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许敬宗，新城人。武德年初，唐太宗听到了他的名气，便招他入朝补授为学士。文德皇后死去时，文武百官都穿丧服系丧带，率更令欧阳询穿戴上后，样子十分难看怪异，人们都指责他，敬宗看见后却大笑，被御史检举，降职为洪州司马。他历任给事中、兼编写国史之任和礼部尚书之职。他把女儿嫁给了蛮人酋长冯盎的儿子，接收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被

有关部门告发，又降职为郑州刺史。永徽年间，复任礼部尚书。皇帝想要立一个妃子为昭仪，大臣们都恳切地劝阻，许敬宗暗中揣摸到皇帝的心意，便胡说道：“一个农夫要是剩余十斛麦子，还想换换原来的老婆呢，天子拥有一个国家，立一个后妃，有什么可说的？”于是皇帝拿定了主意。许敬宗的住宅十分奢华，并且建造互相连通的楼房，让一些妓女来往于楼上，纵酒奏曲而自我享乐。到他死后，博士袁思古议论道：“敬宗是以他的才能得到官位的，而且历居清贵枢要之职，但是他竟把自己的长子丢弃在荒凉的边疆，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蛮人的部落，他们本该学习些诗文和礼节，可是他却没有尽到父教的责任。对于女儿的婚姻大事，只是听人家用多少钱财来交换。请给他追加谥号为‘繆’字吧。”

唐朝人许敬宗性情十分轻薄狂傲，见到的人，多是说忘记是谁了，或者说自己耳朵不好使，常常说：“你是很难记住的，如果你是曹植、刘桢、沈约、谢朓，即使在暗中摸索也可以认出来。”

盈川令

杨炯，华阴人。幼聪敏博学。以神童举。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尝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以为然。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则天初，坐事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授盈川令。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

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唐衢州盈川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植许怨。人问其故？杨曰：“今舖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出《朝野僉载》，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杨炯，华阴人。幼年时就很聪明博学，他是以神童而被举荐中第的。他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可他曾对人说：“我排在卢照邻之前感到很羞愧，但排在王勃之后又觉得是一种耻辱。”当时都认为是这样的。曾任校书郎，后任崇文馆学士。武则天执政初期，因事获罪而降职为梓州司法参军。任职期满后，又被任命为盈川县令。杨炯为政十分严酷，吏役们一旦不合他心意，动不动就下令用棍棒打死。在他居住的宅第中，修建了许多进士亭台，并都书写在匾额上，用来作为亭阁的美名，颇为人们所讥笑。

唐朝的衢州盈川县令杨炯，颇有词学特长，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很傲慢，不与时事相合。每次见到朝廷中的官员，都称他们是麒麟植许怨。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杨炯说：“如今舖乐耍弄假麒麟的人，就是刻画一个麒麟头和角，装饰一张麒麟的毛皮，然后披裹在驴身上，沿着场地而行走。等到褪下了那层假皮，仍然还是驴马。没有德行而穿着红色紫色官服的人，跟驴披裹上麒麟的皮有何区别？”

崔湜

崔湜，仁师之子。弟澄、液，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门户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大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湜执政时，年三十六。尝暮出端门，下天津，马上赋诗曰：“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后附韦后，比相，又附太平公主。门下客献《海鸥赋》以讽，湜称善而不悛。萧至忠诛，流岭外赐死。

崔湜之为中书令，张嘉真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曾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列曰：“知否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湜死后十余年，河东竟为中书令。（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本附录）

崔湜，崔仁师之子。他的弟弟崔澄、崔液，哥哥崔莅，都很有文采，先后得到清贵枢要的官职。每次私下宴会，他都把自家比做六朝时的王、谢高门望族。他对人说：“我的家族，出身和所任官职的清贵，未尝不是第一。大丈夫就该先占据要害之地而掌握控制他人，怎能默默地受别人的控制？”崔湜任宰相时，才三十六岁。有一次他曾在傍晚出了端午门，直下天津桥。在马背上咏诗道：“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见到他时感叹说：“文采和职位固然可以赶上他，可年龄不

如他了！”后来依附于韦后，相互勾结，再后又依附于太平公主。有门客献了一篇《海鸥赋》讽刺他，崔湜说好，可是并未悔改。萧至忠被杀后，崔湜也被流放岭南而下令让他自尽。

崔湜任中书令时，张嘉真为中书舍人。崔湜很轻视他，常把他叫做张底。后来崔湜用几件事来测试他，张嘉真的主意都在他人之上，崔湜惊异赞美了很长时间，他对同僚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张底可是跟我们一样有才能的人！这个位置终将是他坐的地方！”崔湜死后十多年，张嘉真便当了中书令。

杜审言

杜审言，襄阳人。擢进士，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为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必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后病甚，宋之问等候之，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矜傲，甚为时辈所妬。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又问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贬吉州司户。司马周季重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季

重，重中创而死，并也为左右所杀。（出《宾谭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审言，襄阳人。中了进士后，当了隰城县尉。他依仗自己才学高深而傲岸自大，瞧不起别人，以至抑郁成病。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杜审言参加铨选考试答完卷子一出来，便对人讲：“味道必死！”人们很吃惊地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他看了我的卷子，肯定会羞愧而死。”又曾对人说：“我的文章比得上屈原、宋玉而只当了个衙官，我的书法与王羲之相比也要在他之上。”他竟是如此狂傲自大。后来病重，宋之问去问候他，他竟说：“我很被那些走运的小儿们忌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由于我的存在，也把你们大家久久地压在了下边。如今我要死了，人们当然会感到快慰，但遗憾的是尚未见到能替代我的人出现……”

杜审言刚刚考中进士时，便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很狂傲，因而很为当时的人们所忌恨。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审言参加铨选考试，答完卷子后便对人讲：“苏味道必死！”人们问他原因，审言说：“他看见我的卷子便会当即羞愧而死。”又对人说：“我的文章可以跟屈原、宋玉相比而只做了个衙官，我的书法跟王羲之比起来甚至在他之上。”他竟是如此狂傲，因而被贬为吉州司户。后来司马周季重和员外司户郭若纳一起捏造杜审言的罪状而使他下狱，将要因罪杀他的时候，李季重等却在一次宴会上喝得大醉，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当时才十三岁，便在怀中藏着刀去刺杀他，李季重被刺中而死，杜并也被左右所杀。

杜 甫

杜甫，审言之孙。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举进士不第。天宝间，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数上赋颂，因寓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世故事，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杨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会严武节度剑南，往依焉。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中。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诗歌，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杜工部甫在蜀，醉后登严武之案，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儿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武少解矣。（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甫，杜审言的孙子。少年时家贫不能维持生计，客游于吴越齐赵各地，曾去考进士但未中举。天宝年间，他向皇帝献赋三篇，皇帝对他的作品很惊奇，便让他到集贤院等待诏命。他曾多次献上自己的赋、颂，并寄言自述道：自先辈杜恕、杜预以来，十一代人都是遵奉儒教守职分的。到杜审

言时以文章而著称。我凭借着祖辈的遗业，从七岁开始写诗文，将近四十年了，然而一直是衣不遮体，经常寄食于他人。私下里常想，不定哪天会在流浪中死于沟壑之中，承蒙天子对我的同情和怜爱。假如能让我从事先辈的事业，那么我的著作，虽然不能充分地宣扬六经，以至达到含蕴深刻、婉转曲折，敏锐地反映时事那样的程度，但是像杨雄、枚皋那样的水平还是有希望赶得上的。有这样的臣子，皇上还忍心抛弃了他吗？安禄山叛乱，皇帝到了蜀地，杜甫也因避乱去了三川。到严武作了剑南节度使后，便随他而去并做了他的幕僚。严武因与杜甫有世交，因而对待杜甫非常好，亲自去他家看望过。杜甫去见严武，有时连头巾都不戴。杜甫的性情狭小急躁而狂傲放荡，有一次曾喝醉酒登上严武的案几，瞪起双目喊道：“严挺之竟然有这样的儿子！”严武也是个性情暴烈的人，外表好像没什么抵触的，然而内心却很怨恨他。杜甫好高谈阔论天下大事，水平很高而不切实际。他曾多次饱尝过敌寇的战乱，一直坚守节操而没有任何污点。他在诗歌创作中，从来没有忘记君主的恩情。人们都很怜惜他的忠贞。

工部员外郎杜甫在蜀地时，曾喝醉酒登上严武的案几，厉声问严武道：“你是不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武色变，杜甫又说道：“我乃是杜审言的儿子！”严武才有些消怒。

陈通方

陈通方登正元进士第，与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抚播背曰：“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穷，及第同赠官也。播恨之。后通方丁家难，辛苦万状。播捷三科，为正郎，判盐铁。方穷悴求助，不甚给之。时李虚中为副使，通方以诗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播不得已，荐为江南院官。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顾少连下进士第。时属公道大开，采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轻薄自负。与王播同年。王时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贮之。通方寻值家难还归。王果累捷高科，官渐达矣。通方后履人事入关，王已丞郎判监铁。通方穷悴寡坐，不知王素衔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虚中时为副使，通方亦有诗扣之，求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职未及其所，又改为浙东院。仅至半程，又改与南陵院。如是往复数四。困蹶日甚。退省其咎，谓甥侄曰：“吾偶戏谑，不知王生遽为深憾。人之于言，岂合容易哉。”寻值王真拜，礼分悬绝，追谢无地，怅望病终。（出《闽川名士传》，据谈氏初

印本附录)

陈通方考中了正元进士，他是与王播同一年及第的，王播当时已五十六岁，而陈通方还很年轻。在复试时，陈通方拍着王播的后背说：“王老奉赠一第。”意思是说王播的年龄和学问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才考中并授官。王播对他怀恨在心。后来陈通方遇上家难而归去，处境万般艰苦，而这期间王播连登三科，官已升至郎中，并兼任盐铁使。陈通方穷困憔悴来请求帮助，王播不愿帮他的忙。此时李虚中为节度副使，陈通方便写诗给他表达提携之意，诗中写道：“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播不得已，举荐他当了江南院官。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登进士第，榜上排名在顾少连之后。当时选拔人才是大开公平之道，广招有独特才能的俊杰。陈通方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在登第的进士中名列第四位。因他年少名高，便很轻薄自负。他与王播是同年考中的，王播当时已五十六岁，通方很看不起王播，觉得他不会成什么气候。后来，在复试时他拍着王播的后背戏弄道：“王老王老，再白送你一榜吧。”意思是说他年龄很大才能快尽了，可道路还很远，直到这时才登第登科。王播说：“我可以应你三篇文章比一比。”陈通方道：“王老能写一篇就很不错了，怎可让你再写呢？”王播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陈通方不久遇上老人丧事而回家，此后王播却一直铨选中试，官位渐渐显达。陈通方后来为求人做官来到关中时，王播已升任侍郎兼盐铁使。陈通方穷苦而孤独，他并不知王播平素已记恨他的话，便投到王播门上请求给予援助。他们同一年考中进士的李虚中

此时也当上节度副使，陈通方也有诗与他唱和，诗中有求他提拔之意：“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播不得已，安排他去当江南院官。陈通方去上任还未走到衙署，又让他改任浙东院官，可是仅仅行了一半路程，又改任南陵院官。如此往返多次，一天比一天困厄，难以前进，于是返回家中反省自己的过失。后来他对外甥和侄子们说：“我不过是偶尔的戏谑，不料王播竟然深深地怀恨在心。人们讲话，怎能够完全合意呢？”不久王播试官期满授予实官，地位礼分就相差悬殊了。想要去道歉都找不到地方。后来陈通方在怅然想望中病逝。

李贺

李贺，唐诸王孙也。年七岁，元和中，以歌诗著名。韩退之、皇甫湜览贺所作奇之，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因连骑造门请见。贺总角荷衣而出。二公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无人，题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联镳而还。元稹以明经中第，愿与贺交。贺见刺曰：“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稹惭而退。未几制策登科，为礼部郎官，乃议贺父名晋，不合举进士，时辈从而排之，贺竟不第。

按唐李公藩尝缀贺歌诗，为之叙未成，知贺有外兄，与贺有笔研旧，召见，托以搜采放失。其人诺，不且请曰：“某

尽记贺篇咏，然黜改处多，愿得公所辑视之，当为是正。”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复召诘之，乃云：“某与贺中表，自幼同处，恨其倨忽，常思报之。今幸得公所藏，并旧有者，悉投堰中矣。”公大恚，叱出之。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翰愈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为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自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致撼轲。韩愈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名。（出《剧谈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贺，唐宗室的后裔。七岁时，元和中期，便以诗歌而著名。韩愈、皇甫湜看到他的作品都感到很惊奇。他们说：“假如是古人，我们不能去结识；如是今人，岂有不去结识的道理。”于是两人并马到李贺家去相见，尚未成年的李贺束着两个发角穿着用荷叶编的衣裳迎出来。二公要当场让他写一篇，李贺欣然接受，拿起木简（古时用此物来写字）挥笔蘸墨，傍若无人，题目为《高轩过》，二公大为惊讶。他们把马连起嚼子，三人并骑而回。元稹是以明经中第的，他很希望与李贺结交。当李贺见到元稹递来的名帖时说道：“一个考中明经科的人，有什么事来见我李贺！”元稹惭愧而去。不久元稹便在由皇帝下诏举行的“制科”应试中登第，官授礼部郎中。后来当李贺应试时，元稹便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晋”与进士的“进”音同相讳，因而儿子不能中举为进士，当时其

他人也顺从此话而一起排挤他，因此李贺竟然没有被录取。按：唐代的李公藩曾缀集过李贺的诗歌，想把他的诗编辑成卷而未成。他知道李贺有一个表兄，过去曾抄录过李贺的作品，于是召见了她，托付她帮助搜集失散的作品。那个人答应后说道：“我全部抄录了李贺的诗歌，但是涂改的地方太多，希望能把你所收集到的拿给我看看，以便以此来订正。”李公藩大喜，全都拿给了他。可是整整一年也未见到那人送个脚印。于是又把他叫来追问，那个人道：“我与李贺是表兄弟，从小便在一起。可是我很恨他太傲慢，常常想报复他。如今正巧得到你所收藏的作品，连同我原有的，全部投进了河堤里。”李公藩大怒，将他喝斥出去。

唐朝元和中期。有位进士李贺很擅长写诗，韩愈对他十分赏识器重，经常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他的名誉，由此使他的声誉越来越光耀盛大。当时元稹还很年轻，应试明经科考中了第一名。元稹也钻研诗歌创作，常想与李贺交结，有一天元稹带着礼物去拜访李贺，李贺看过名帖后竟不准他进来。仆人对元稹说：“一个考中明经科的人，有什么事来见李贺啊？”元稹没有再向他致以情意，羞愧愤恨而归。后来元稹从左拾遗的位置上再应试“制策”而登科，位居要害之地，当了礼部郎中。当李贺要参加应试的时候，元稹说李贺的父名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相讳，不能参加应试，李贺也曾因为轻浮刻薄而被其他人所排斥，因而造成他一生不得志。韩愈爱惜他的才学，曾写《讳辩》为他明辩，然而终究不能登第。

李群玉

李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题《黄陵庙》诗有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泪春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群玉自以为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至浔阳，具述其事于段成式。群玉亡后。成式哭之诗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李群玉字文山，性轻率，多侮戏人。常假江陵幕客书求丐于澧州刺史艾乙。李谓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戏其性之僻也。群玉以其轻脱而济之不厚矣。（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群玉，澧州人。喜欢吹笙，也常让家僮吹笙。还喜欢吃鹅肉。官任校书郎，就回归故里了。卢肇赠他诗道：“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他曾写过一首诗《题黄陵庙》：“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泪春风。不知精爽何处落，疑是行云秋色中。”群玉觉得春空便到秋色不妥，迟迟疑疑想要修改，恍然间好像眼前出现了一个东西，告诉他两年的预兆。到了浔阳，他把此事从头至尾说给了段成式。群玉死后，段成式写悼诗道：“酒里诗里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东汉人）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李群玉，字文山。性情很轻率，常侮辱戏谑他人。曾假借江陵幕客写信给澧州刺史艾乙求要钱物。他对艾乙说：“小生病得很重啊，希望你能怜悯救济。”可是他还戏弄人家的性格孤僻。李群玉因为他的轻佻不稳重而没有得到很大的救济。

冯涓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楼，厚赏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官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竇，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灞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器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又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原缺出处，谈氏初的本文同。注出《北梦琐言》）

唐朝大中四年，冯涓考中进士，在榜上所有的人中要数他的文章声誉最高了。这一年新罗国修建大楼，赠送了许多

金银绸缎，冯涓向皇帝请求后写了记叙文章，当时人们都很称赞他。最初官任京兆府参军。给予他恩惠的是宰相杜审权。杜审权将要被派往江西任职，皇帝的命令未下之前，杜审权先找来长乐公密谈，他很羡慕到新设置的幕府去任职，想要表奏皇帝去南昌任职，并告诫千万不要把此事泄漏出去。长乐公拜谢，辞别出门，快马而归。在回去的大路上，遇见了友人郑贲，郑贲见他喜形于色，便停住马恳切地追问有什么好事，长乐公竟把杜审权要去新辟的幕府任职一事告诉了他。很快便有荥阳县官拿着名帖到京兆府来拜访祝贺，称此事是从冯先辈那里得到的，京兆尹一听十分气愤，很鄙视冯涓的浅露。等到诏书下来开建幕府时，没有让冯涓参加。他心情很忧郁，不知道什么原因。启程的那天，从灞桥开始乘坐桥舆，门生都在长乐公邸拜别，京兆公拱手对冯涓道：“还是多努力吧。”由此冯涓轻浮的名声，传遍了士大夫之间，竟然不能升任高官，后来又涉及到交结宫内显贵的宦官一事，更招致人们对他的指责议论，官止于祠部郎中、眉州刺史。后来又为官于旼前蜀，官至御史大夫。

温庭筠

温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研席，长于诗赋。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吹弦之音，为测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

是累年不第。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绹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侠，愈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扬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系，败面折齿，方迁扬州。诉之令狐绹，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自是污行闻于京师。

开明中，温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出随州方城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厕，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词？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争为词送，唯记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醪醑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温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年，去应考进士。他曾在书房里费尽了苦心，很擅长诗赋创作，但混行于尘俗琐事之中，不注意自己的穿着仪容。会使用各种器乐演奏乐曲，能创作清美艳丽的诗词。常与贵族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绹之徒，赌博酗酒，终日醉醺醺的。因此历年应试而不能及第。徐商镇守襄阳时，温庭筠去投依他，安排他为巡官。咸通年中期，不得志而去江东，路经广陵时，心里怨恨令狐绹执政期间，不让自己登科。来到这里后，便与新登科青年人到处狂游，好长时间也不去拜访令狐绹，并向扬子院讨要救济。又因喝醉了酒而违犯宵禁，被虞候拘囚，结果落得脸破牙断，才回到扬州，将此事告诉了令狐绹。令狐绹立即下令拘捕了虞侯并

将其治罪，而虞候却极力讲述了温庭筠当时的狎邪丑恶行为。从此温庭筠的污秽行为传遍了京都。

开明中期，温庭筠的才气名声很大，然而他不拘小节，拿自己的诗文换钱，认识的人都很瞧不起他。不久朝官们又有恶奏说温庭筠搅闹考场。让他出任随州方城县尉时，正好是中书舍人裴坦起草诏书，他忸怩嘲笔许久不肯下笔，当时有个老官吏在旁边，便问他对温庭筠是提升还是罢免，裴坦说：“舍人们全都是谴责他的言论。”老官吏道：“是谁说这样的话？”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的名望地位是一样的。”裴坦这才消除了疑虑。因此才有了泽畔长沙之比和对温庭筠的任命。文人们争相写诗为他送行，这里只把写的最好的唐夫的诗记录下来：“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鸚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醪醕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

陈磻叟

陈磻叟者，父名岵，当有词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为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议，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怿。宣

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论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以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官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经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数十节，侵穷时病。复曰：“臣请破边城家，可以贍军一二年。”上问：“边城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讪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犀庑，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磻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知磻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磻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入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凌。全家泝汉，至贾迺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摭言》）

陈磻叟，父亲陈岵，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尤其沉溺于佛经的研究。唐朝长庆年间，陈岵曾把自己注释的维摩经进献给皇帝，皇帝下旨，命令给他好官做。但宰臣认为陈岵是

寺院中的和尚进献的经书，便极力压制他，只授予他簿尉之类的小官。碯叟身材矮小，嘴很长牙也很稀。有很丰富的文学知识。自己认为有辅佐帝王的才能。滔滔不绝的论辩，即使与相国宰臣对话，也旁若无人。然而他又觉得自己不是有名望有教化的人，因此二十岁便出家当了道士，隶属于昊天观。咸通年间，皇帝寿辰之日，佛、道两教来论议，当时道教一方屡屡受挫，皇帝有些不悦，宣下圣旨，让那些晚辈的道士们进到这个讲经论议的场所来，如果有能辩倒佛教一方的人，可以自荐。碯叟整理一下衣裳后响应诏命。当时佛门为主论，他们错误地引用了涅槃经疏，碯叟随即驳斥道：“今日是皇帝的大庆日，阿师也口口声声是来祝寿，然而引用的引典却是涅槃，这是犯了大不敬罪！”那个和尚本以为碯叟不懂佛书，听了之后十分惊恐，几乎到了颤抖坠倒的地步。碯叟自此连连挫败几个僧人，皇帝非常高兴左右高呼万岁，皇帝当天就在帘前赐给他一件紫衣。碯叟自此便很放纵而轻浮傲慢，一些高尚的德高望重人都很厌恨他。因此有人把他的事密奏皇帝，说：“碯叟本是士大夫子弟。他不愿意仅仅穿件官服，很想自己去治理一个县。”于是皇帝下旨任命他去当至德县令。碯叟到位主事。未满任期，便抛弃官职，来到朝殿向皇帝递上密封的奏章。通义刘公推荐他做了辅佐之官，皇帝突然召见他对话数刻时间，碯叟所陈述的数十条，完全切中时弊。又说：“臣请求抄边城的家，就可供养军队一两年。”皇帝“问边城是谁？”碯叟答道：“是宰相路岩最亲信的官吏。”因而路岩对他非常愤恨。第二天，下诏说碯叟欺骗皇上，攻击大臣，削职为民，流放爱州。碯叟虽然从高处跌坠下来，但

他没有顺着这条道屈服滑落下去。因为他平素多次吃过这种坠落之苦。他曾多次被请到各藩镇幕府，一般都是用轿舆抬到廊檐之下，所到之处无不敬仰期望。等到路岩遭贬，礪叟得到赦免而酌情授与邓州司马，时间是广明庚子年之后，刘巨容起事不久。刘巨容攻占襄阳，不知道礪叟的下落，要各地都寻找他这个州佐。此时礪叟已沿汉水南下，中途他写给了刘巨容的幕吏一封信说：“已出无礼之乡，渐入逍遥之境。”刘巨容得到此信后大怒，派遣十几名善行的兵卒，赶到潭、鄂之地，去追捕礪叟。当时天下大乱，处处都没有管束防卫，兵卒们很快便追近了他。此时他的全家也逆汉水而上，去迎他，行到贾垆后，共三十多口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

薛能

薛能，会昌间进士，自负过高，从事西川日，每短诸葛功业，为诗曰：“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李白曰：“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曰：“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自题其集云：“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缙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放诞如此。后军乱被害。

薛能以文章自负，而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因有《谢诗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

合得尝。”意以节将为“粗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囊鞬参诸幕客，幕客惊怪。能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薛能，会昌年间中的进士。自以为很了不起，在西川任从事时，经常诋毁诸葛亮的功业。他写诗道：“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写道：“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讽李白道：“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道：“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同。”在自己的诗文集上题诗道：“诗源何代史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缙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竟然轻浮虚妄到如此地步。后来因军队叛乱而被杀。

薛能以其文章写的好而很自负，曾多次出任各地军府，经常抑郁寡欢叹息不已。他曾写过一首诗为《谢淮南寄天柱荣》，诗的最后两句写道：“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意思是节度使也不过是粗官罢了。在他镇守许昌时，把幕府的官吏们都召集在一起，于是命令他的儿子穿戴成武将的装束参拜各位幕客，幕客很觉惊异奇怪，薛能说：“这是让他消灾。”当时人们认为他很轻薄。

高逢休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

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弃塞缙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期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感，因潜起阅之。凡一幅，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不出《摭言》）

顾云，唐大顺年间，皇帝诏命他与羊昭业等十人撰写史书。顾云在江淮遇见谏议大夫高逢休，当时仆射刘子长高洁美好的声誉充满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他的弟弟崇望又在中书省。顾云因为知道高逢休与刘子长是老朋友，他想要去登门拜访刘子长，希望高逢休先给刘子长写封信引介一下，高逢休答应好长时间了，顾云临行前请他快把引介信写来，高逢休使给了他一封，但是很潦草不庄重，顾云有些疑惑，于是躲起来偷偷地阅读。只见满篇信纸上，并未谈顾云，而只写道：“羊昭业打算用他一尺三寸的汗脚，又去走那条已被他烧毁了通向皇宫的龙尾道。懿宗皇帝虽然缺少德行，但也不能让上述那个人任意虚构罪名。掌大权的人也应该从大处去看。”顾云看后只能感叹而已。

汲师

汲师，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监察御史。时大夫李乾佑为万年令。师按县狱，乾佑差池而晚出，师怒，不顾而出。衔之。乾佑寻巡察。韦务静与师乡里，充乾佑判官。会制书拜乾佑中丞，乾佑顾谓务静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乐令。性躁率，时直长李冲寂，即高宗从弟也，微有犯。师将弹而谓之，呼冲寂为弟。冲寂为之曰：“冲寂主上从弟，公姓汲，于皇家何亲，而见呼为弟？”师惭而止。尝监享太庙，责署官，将弹之。署官彻晓伺其失，汲履赤舄如厕，共讪之，乃止。（出《御史台记》，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汲师，滑州人，是由溧水县尉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当时大夫李乾佑任万年县令，汲师去巡视万年县的监狱，乾佑因出现差错而出迎迟了，汲师很生气，没有去看望他便走了。乾佑记恨在心。乾佑不久也到各地去巡察。韦务静与汲师是同乡，他在乾佑手下任判官。这时正好皇帝下诏任命李乾佑为御史中丞，他对韦务静说：“你的同乡该下去了，你应该上来了。”于是汲师被降职为新乐县令。汲师的性格浮躁而轻率，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时，直长李冲寂，即唐高宗的从弟，犯了些小过错，汲师便要弹劾他并告诉他。他称呼冲寂为弟。冲

寂对他说：“我是皇上的从弟，你姓汲，与皇家是什么亲戚，见面就称我为弟呢？”汲师很惭愧而不再弹劾冲寂了。他还曾去监察过太庙的祭祀活动，他斥责了那里的官员，并要对他进行弹劾。那里的官员通宵侦查他的过失，汲师穿着红鞋去过厕所，太庙的官员一起揭发了此事，他才不得不停止对太庙官员的弹劾。

崔 骈

李德裕退朝归第，多与亲表裴璟无间破体笑，与李多询以内外新事。李问更有何说，裴曰：“别无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饮饯邮亭，人客甚众。有仓部白员外未至，崔骈郎中作录事，下四筹。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辞。上次酌四大器，白连引三器讫，余一持之，而请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无事，但何必要到处出脱。”时白踉跄仆于下座，竟不饮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缩颈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闻之大怒，曰：“何由何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问弟知白员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曰：“为某传语白员外，请至宅。”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从容，中外事併，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复更游郎署。终鸿胪卿。（出《芝田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德裕退朝回到家里，常常与表弟裴璟不时开怀谈笑，李德裕多是问一些朝野内外的新鲜事。这一天李又问还有什么事值得一说的，裴璟道：“别的倒没什么新鲜事了，但是昨天坡下的郎官们一起欢送某郎官出任江湖刺史，他们在驿馆为他饯行，去的人很多，有个仓部的白员外迟到，当时郎中崔骈做监督大家饮酒的录事，便罚他连干四杯。白本来觉得自己官职低，受到人们的欺压自然是战战兢兢，更不敢太推辞。依次给他倒满了四大杯，白连饮三杯后，端起了剩余的一杯，请求说明罚这第四杯的含义。崔郎中道：“别的事倒也没有什么，可你何必要到处出卖自己呢？”当时白员外便踉跄倒在座位上，没有喝这杯酒便走了。在坐的人有的大笑，有的畏缩。只是不知这个官人今天还能不能挺得住。”李德裕一听大怒道：“还有什么能比此更难令人忍受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否确有其事？”裴璟道：“确实。”他又问裴璟知不知白员外的住处，裴璟道：“此人住在某坊某偏僻之处。”李德裕道：“你去把我的话告诉白员外，请他到我家来趟。”白员外接到通知后很忧惧，等他到来时，李德裕道：“很久就想要对官员作些调整调动了，朝内朝外要一併考虑，在十天或一个月之内便会有人事变动。”不久白员外被授予翰林学士，崔骈被任命为洛州刺史，任满后又续任为洛州刺史，一直流落在外地任职，没有再回到郎官的官署。临终前任鸿胪卿。

西川人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在蜀地，东川西川的人经常互相轻视刻薄。西川有人说：“梓州不过是我东门之外的集市。怎么能与我西川相提并论呢？”节度使柳仲郢听到此话后，对幕客说：“我在朝中从政三十年。历任过各种清高显贵的官职，今日才有幸在西川做了个集市令。”听到人都一起大笑。所以世人都说东西两川人都很轻薄。

河中幕客

相国刘瞻父景，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牋奏，因题商山驿侧泉石，郑大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贄见

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孤平有艺，虽登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求餐，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军容刘玄翼游寺，见瞻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窶，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山人，朝无强授，谓僧曰：“其虽闲弃，必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人。府尹祖之，前之轻薄幕客呼瞻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瞻对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也有异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旋入翰林，以致大拜也。（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的本附录）

宰相刘瞻，父亲名景，连州人。年轻时在汉南郑司徒幕府执掌表奏之事。他曾在商山驿站旁的泉石上题词，郑司徒看见后十分惊异，勉励他不断进取，并换上朝服拿着礼品去驿站会见他。后来被推荐，考中了进士，先后在中书、门下、尚书等各台省任过职。刘瞻孤单贫寒但很有才能，他虽考中了进士，但并没有急流猛进。在担任大理评事时，每天连顿稠一点的粥喝不上，曾到安国寺一个认识的和尚那里去求食，把自己写作的数卷文章放在了和尚的桌子上，已经退体的原观军容使刘玄翼来游寺，看见了刘瞻的作品，很惊奇。他很怜悯刘瞻的贫寒，给了他很多救济，又知他是连山人，年龄尚不到四十，朝廷还没有重用。他对那和尚说：“我虽然离职闲居了，但一定能让此人官致宰相。”此后便被任命为河中少尹。幕客中有些贵族出身的轻薄者。很蔑视他。有一天突然皇帝下诏召他入朝做官，府尹为他举行了隆重饯行仪式，从前那些轻视他的幕客都称做为尹公，问他说：“到朝廷里做什

么官？”刘瞻答道：“得到官职就做宰相。”与他同住一起的人都大笑，在坐的人也有不相信他的话的。刘瞻很快便从水部员外升任为知制诰，旋即又进入翰林院，直至授以大任。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寓于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傍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固蔑视之矣，亦醉。更衣见日休，谓其素所熟狎者，即伺问，且欲戏之。日休僮仆遽前欲呼之。昭符之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时人传之以为口实。日休尝游汉江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员，允章亲也，或谮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知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沈祢衡之所也。”一席为之惧，日休南涕而已。（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又

一说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

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觐于苏台。路由江夏，困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饗饩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未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子，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祢衡死处无？”日休不敢答，但崑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出《三水小牋》，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皮日休，是南海郑愚的门生。他去考进士尚未放榜发证之前，曾在曲江参加一次宴会，结果喝得大醉而睡在了别处，把装衣裳的袋子和装书的箱子都堆放在床上，这些东西都是他新置装饰品。同科进士崔昭符，即崔镣的儿子，因此很蔑视他，其实他也喝醉了。他去换衣裳的时候看见了皮日休，他觉得皮日休是平素所熟悉亲密的人，就在那里守候，并想要戏弄他。皮日休的僮信急忙上前要叫醒他，崔昭符走到日休跟前，说：“不要叫他了，他正在与家人相会呢。你看他的衣囊书笥和他一样，全是一层皮囊了。”那时的人们把此事当做了谈论资料流传开。日休曾游历于长江汉水之间，当时刘允章镇守江夏。幕府中有个穆判官，是刘允章的亲戚，他对刘允章说了日休的坏话，说他鄙薄自己。刘允章平时常饮酒，有一天刚刚开宴，忽然大怒道：“你为什么看不起穆判官？你知道你来的是什么地方吗？鸚鵡洲就在此处，就是当年黄祖把祢衡推下水淹死的地方！”全席人都脸露惧色，皮日休只好泣而南行了。

又

还有一种说法，说东都留守刘允章，是当时的文学泰斗，气度十分高傲，晚辈中平常的读书人，很少有敢去登门拜访的。咸通年间，由礼部侍郎调任鄂州观察使。第二年皮日休考中了进士，回家的路上想要去看看苏台，路经江夏时，便递上名帖去拜见刘允章，刘允章待他很宽厚，是以宰杀牲畜这样的大礼接待他的。日休在这里逗留了些时间，有一天刘允章在黄鹤楼设宴并邀请他参加，监军使和参佐等都到来后，日休才到，而且已经喝醉了，等他登上楼，刘允章便因他迟到，又带着酒气赴命，心里也很鄙视他。等到酒过数巡，日休便开始语无伦次，也立刻忘掉礼节。刘允章面露不悦地对他说道：“吴地的小儿，不要仗着自己是个小地方的才子，就要作这里的主席！”日休回答说：“大夫难道是南岳那个姓刘的吗？为何这般显贵傲慢！”刘允章大怒，用两个手指指点着他骂道：“皮日休！你知不知道鹦鹉洲是祢衡死的地方？”日休不敢回答，只见他如喝醉了一样摇摇欲坠，掌管接待的人立即把他搀扶出去。第二天他便换了便装逃到浙江之左。

温定

乾符四年，新进士曲江春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籍，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因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夤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荫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鹢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必矣，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极伟而长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也。”（出《摭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唐朝乾符四年，新榜进士在曲江举行宴会，这次宴会要好于往年。有个叫温定的，已经多次困扰于科举考场了。此人坦直而无拘无束，尤其对当时的轻浮风气十分气愤，于是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想要羞辱一下那些轻浮者们。到了春宴那天，他穿上毛衣乘坐着轿舆，并用金银首饰装点了一番，便远远地出现在众人前方，带来的婢奴们也都应诺称是，在柳荫下漫步徘徊。很快那些公子哥们都从露棚中出来登上了船头。继而说轿舆必是来自豪门显贵之家，里边必定是坐着一个美人，于是催促船只快些向那里驶进，所有人的目光没有不注视着那里的，有的人甚至不住地调笑戏谑。正当他们兴

致酣畅的时候，温定便把腿脚从帘子里伸出来，那截小腿极粗壮并长满了长毛，众人突然看到这样一条腿，都用衣袖掩起面孔并命令赶快调回船头躲避开。有人说：“这个人肯定是温定。”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昭纬
 剧 燕 韦薛轻高氏 胡 翊 轻薄士
 流
 张 翱 卢 程 崔 秘 王先主遭轻
 薄
 蒋贻恭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卯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之为，人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删去二字，岩杰不从。标怒，时已刊石，命碎其碑。岩杰以篇纪

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那。眼前俗物关情大，醉后青山入意多。冯子每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中歌。圣朝若为苍生计，合有公车到薜萝。”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布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敝，无以奉迎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斋，礼岩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惭甚。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遂饮酒一罇，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姚岩杰，是梁公姚元崇的远代子孙。童年时便聪明绝伦，二十岁时就已精通三坟五典等古代经典著作，很仰慕班固、司马迁。当时他被人们称为大儒。经常以诗酒为伴狂放地游历于长江以东地区。尤其是在肆意凌侮前辈时，简直是旁若无人。唐朝乾符年间，颜慆主管鄱阳郡，球场的大厅刚刚落成时，邀请岩杰撰文记载此事。文章写成了，一千多字写得畅达显著，颜慆想要删去两个字，岩杰不肯依从，颜慆大怒，当时已把文字镌刻在石碑上，颜慆下令砸碎了那块石碑，岩杰便写诗记述了此事。他写道：“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那。眼前俗物关情大，醉后青山入意多。冯子每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中歌。圣朝若为苍生计，合有公车到薜萝。”卢肇任歙州牧时，岩杰在婺源，他先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卢肇，卢

薛保逊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保逊，操尚略同。季父薛监来省，卢氏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涂门闾。薛监知而甚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论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镇。魏谟相登庸，方有征拜，而殒于郡。愚曾睹恭文数幅，其一云：“钱（钱原作钱，据《北梦琐言》改）交亲于灞上，止逆旅氏，见数物象人。语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子生民，为此辈笞撻？”又《观优》云：“绯胡推宰，莽转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率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近亲，径至澧州慰省。还至邮亭，回望而哭（明抄本哭作笑）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出《北梦琐言》）

薛保逊，名门之子，依仗自己的才学和地位，对于他所评论过的读书求官的人，必须要按照他的观点给予升降，当时被人们称为“浮薄”，宰相夏侯孜尤其厌恶他。他的堂弟因取名保厚而他不同意，便因此与人家不和睦。妻子卢氏，与她丈夫保逊的品行大略相同。叔父薛监来看望他们，卢氏出

来迎见，可是等他一走，便让婢仆用水冲洗门坎儿，薛监知道此事后十分气怒。后来经宰相夏侯孜的疏奏，给保逊定罪后贬为澧州司马。一去七年没有改任，直到夏侯孜出任方镇，魏谟当了宰相，方得到重新起用。死于郡职。我曾看到过几篇薛保逊的文章。其中一篇写道：“在灞上为朋友饯行，走到宾馆之处，忽然看见几个像人一样的怪物，说话时嘴还能动，样都说是江淮岭南的州县官。呜呼！天子教养的人，竟遭到这些人的抽打！”还有一记述观看优伶的文章写道：“胡人推着宰豕转着圈出来，众人都笑，唯有保逊不与他们相合。”他从来都是傲视一切。卢虔灌罢任夔州，因与他是近亲，便直奔澧州去慰问他，当回来走到邮亭时，回过头去望了望哭道：“怎么能够想到，薛何逊一旦接替了李判官，就去打《杨柳枝》呢？”

薛昭纬（罗九皋附）

唐薛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歧献规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尔后不弄笏唱《浣沙溪》词，某幸甚也。”时人谓之至言。有一吏，尝学其行步揖逊，薛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即恕汝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在蜀，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使院

小吏罗九皋。裹巾步履。有似裴条。侍中遥见促召。逼视方知其非。因笞之。（出《北梦琐言》）

又

薛昭纬使于梁国，谕以传禅。梁祖令客将约回，乃谓谒者曰：“大君有命。无容却回。”速辔前迈，既至夷门，梁祖不获已而出迎接，见其标韵词辨，方始改观。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话及鹰鹞，薛盛言鸷鸟之俊。梁祖欣然，谓其亦曾放弄。归馆后，以鹞子为赠。薛致书感谢，仍对来人戒僮仆曰：“令公所赐，直须爱惜，可以纸裹，安鞞袋中。”闻者笑之。（出《北梦琐言》）

唐末的薛昭纬，是薛保逊的儿子。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一切，颇有父亲的风范。每次入朝或到台省去，总是手中玩弄着笏板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主持科举之事后，有一个门生要告辞回家，到歧路分手时门生进言规劝道：“侍郎有厚德，使我受到你的恩惠。以后你要能不再玩弄笏板不再唱《浣沙溪》，那便是我最大的希望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最真实的话。有一个小官吏，曾学过他走路及拱手揖让的样子，薛昭纬知道此事，便把他叫来对他说：“你在庭院里再学一学，学的像，就饶恕了你的罪错。”于是放下竹

门帘，拥着他的姬妾在屋内观看。小官吏从容稳重，没有一点惧色，结果举动十分相像，昭纬笑而将他放走。路侍中在蜀地时，曾在一个夏日去球场的大厅里乘凉。有个使院小吏罗九皋，他裹的头巾和走路的姿态，都很像裴条。侍中远远望见便赶紧把他叫来，等到跟前细看才知道他并不是裴条。于是鞭打了罗九皋。

又

薛昭纬到梁朝去，要让后梁太祖朱晃明白他应该让位了。梁祖派人去把他阻拦回去，他对来人说道：“天子有命，不能退回。”于是快马前进，很快就到了东门外，梁祖不得已只好出来迎接，梁祖见他很有文采而又能言善辩，才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自此宴请款待，没有不尽情不周到的地方。有一天，梁祖谈到了鹞鹰，薛昭纬便赞美鹞鸟如何出众，梁祖十分高兴。他还说自己也曾放过鹰，回到客馆后，梁祖便赠送来鹞鹰。薛昭纬致信表示感谢，并当着来送鹞鹰的人告诫僮仆道：“这是令公所赐之物，必须爱惜，可用纸抱起来，放在袋子里。”听说的人都笑了。

剧 燕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人也工为雅正诗七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时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只向国门至拜三公十四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重荣甚礼重之。为人（为人二字原缺。据唐摭言十补。）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十一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十）

剧燕，蒲坂人，很擅长写高雅的诗歌。当时王重荣镇守河中，剧燕投赠给王重荣的诗中写道：“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王重荣十分礼让尊重他，但他做人很放任恣纵，居然欺压幕府中的各位从事官员，后来得到如祢衡被杀一样的下场。

韦薛轻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为荆南留后时，宰（高季昌至时宰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相韦说、郑珏，舅甥姻娅也。朱梁太祖时，皆得（太祖时皆得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制方面。

高氏以贵公子任行军司马（马原作司，据明抄本改）。常以歌筵（筵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酒饌款（款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待数公。日常宴聚，求取无恒，皆优待之。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高王单骑入觐，韦、郑二公，继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达时变。复存旧态。薛泽除补阙，韦荆除《春秋》博士，皆赐緋，咸有德色，匆匆办装，即俟归朝，视行军蔑如也。李载仁、韦说之甥，除秘书郎。刘诜、郑珏之妹夫也，除《毛诗》博士，赐緋。尔后韦屡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载仁迁延，自以先德遗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显言，竟不离高氏门馆。刘诜无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无行意，日于高氏，情敬不衰，然则美酝肥羜之所引也。无何，以疾终。高氏贍给孤遗，颇亦周至。未间，洛下有变，明宗入统，南方强侯，人要姑息，韦、郑二相皆罢去，韦、薛尚踰荆楚。明年，保最嗣袭，辟李为掌记。他日，录其长息为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门朱紫鞞如也。刘诜三子，迭加任遇，三孙女适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禄食，亦足称也。韦荆寂（寂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寔而卒，薛泽摄宰而终，岂自掇乎，亦命也夫。（出《北梦琐言》）

江陵人高季昌，唐末任荆南节度使留后时，韦说、郑珏均为朝中宰相。韦说与郑珏是舅甥亲戚关系。到后梁太祖朱晃朝，他们又得到为皇帝行使命令的重用。而高家的贵子只是当了行军司马。他只是以歌筵酒饌来款待各位宾朋。平时来参加宴会、求要的并无固定的人，不论是谁都很优待。后

来后唐庄宗过了黄河。占有了中原，天下都很震惊。高王只是单骑去进见。而韦、郑二公，继续当了宰相。国内的贵族子弟，多数都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也还保持着原来的态度。此时薛泽则被任命为补阙，韦荆被任命为《春秋》博士，都赐给五品以上的绯色官服，脸上呈现出受到皇恩的得意之色，匆忙置办服装，等待进朝上任。而对行军司马高氏十分蔑视。李载仁，是韦说的外甥，被任命为秘书郎。刘诩，是郑珣的妹夫，被任命为《毛诗》博士，并赐予绯色五品官服。尔后韦说多次督促李载仁进京上任。高氏想要从水路上送他，李载仁一再拖延，自己牢记着前辈的遗嘱告诫，不想依从舅父，但又不能明说，终于没有离开高家的客馆。刘诩没有什么才气和名望，特别喜好喝酒，嘴上虽答应了接受任命，但一点没有启程的意思，每天仍然在高家，情谊不减，那是由于美酒肥肉的吸引。不久因病而死。高氏为他赡养起成年的子女们，照顾十分周到。不久，洛阳事变，明宗入主中原。南方的强盛王侯，对人不适就，韦说、郑珣二宰相都被罢官，韦荆、薛泽尚可蜷缩于荆楚之地。第二年，保最继位，任命李载仁为掌记。后来，他的长子被招为驸马，三子也一同授官。满门朱衣紫绶华贵兴旺。刘诩的三个儿子，也不断受到恩遇而屡屡升官。有三个孙女嫁给了高家子弟。将近三十年，享受高官厚禄，也足以值得称赞了。而韦荆却在寂寞中死去，薛泽在代理某小官吏的位职上死去。这难道不是自取吗？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吧。

胡 翊

有胡翊者，佐幕大藩，有文学称，善草军书，动皆中意。时大驾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为巨屏。其正书走檄，交聘诸夏，莫不伏其笔舌也。时大帅年幼，生杀之柄，断在贰军（军原作车，据明抄本改）张筠。其宣辞假荆州任。在张同，张同为察巡。翊常少其帅，蔑视同辈不为礼。帅因（辈不为礼帅因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藉其才，不甚加责，但令谕之而已。其轻薄自如也。常因公宴，别被酒呼（薄自如也至被酒呼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张筠曰。“张十六”。张十六者筠第行也。数以语言诋筠，因帅故但（者筠第行也至故但十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衔之。他日往荆州诣张同，同仆不识，问（荆州诣张同同仆不识问十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从者，曰：“胡大夫翊。”（胡大夫翊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至厅，已脱衫矣。同闻翊来，欲厚之，因命（闻翊来欲厚之因命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家人精意具饌。同遽出迎见，忽报曰：“大夫已去矣。”同复（已去矣同复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步至厅，但见双椅间遗不洁而去，卒不留一辞。同亦（亦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笑而衔之。张无能加害。时帅请翊聘于大梁，翊门下客陈评事者从行。筠密赂陈，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虚诞，或以所见密闻梁王，皆为陈疏记之。洎归，帅知其狂率，亦优容之。陈于是受教，拘成其恶，具以

乖僻草藁，袖而白帅。帅方被酒，闻之大怒，遂尽室拥出，坑于平戎谷口，更无噍类。帅醒知之，大惊，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时曰：“杀汝者副使，非我为之。”后草军书不称旨，则泣而思之。此过亦非在筠，盖翊自掇尔。王仁裕尝过平戎谷，有诗吊之曰：“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出《王氏见闻》）

胡翊，在一个势力强大的藩镇幕府中掌管文书之类的事，素以文字著称，尤其善于撰写军事文书，每次写出的文书都很令人满意。当时皇帝已去了西部，在中原驻守的军队中，岐、秦二藩镇，就成为最大最重要的屏障。各种文告飞来走去，在中原不断地交换，没有不敬服他所起草的文书那么完美达意的。那时大帅年纪尚幼，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节度副使张筠的手中。他宣布自己在荆州任职，其实那里只是张同代管，张同当时是幕府中的察巡官。胡翊常常轻视大帅，更蔑视同僚而不尊重他们。大帅因要借用他的才能，不太责备他，只是告示他而已，因而他的轻薄一直未受到约束。在宴会上，胡翊酒酣后经常称呼张筠道：“张十六！”十六是张筠在家族兄弟中的排行。他还多次诋毁过张筠，由于大帅的原因，张筠只是在心里怨恨他。后来胡翊去荆州到了张同那里，张同的仆人不认识他，向随从的人打听，说是胡翊大夫。这时胡翊到大厅，脱去外衣。张同听说胡翊到来，想要好好地接待他，因此告诉家人要精心地准备各种佳肴饭食。可是等张同出来

迎见时，忽然有人禀报说：“大夫已经走了。”张同又来到大厅，只见两个椅子中间留下一片便溺物而去，没有留下一句话。张同也笑，却恨在心里。张筠一直不能对他下手陷害，正巧当时大帅请胡翊出使后梁，而胡翊的门下客陈评事随行，张筠便私下贿赂陈评事，让他监视胡翊的不法行为。到了后梁，胡翊果然很放纵荒唐，有时还把自己的所闻所见偷偷地告诉梁王，这些全被陈评事一一记录下来。等到回来，大帅虽然知道了他的狂妄轻率，但还是宽容了他。陈评事于是又接受张筠的教诲，便虚构了他的罪状，草拟在一张纸上藏在袖筒里，然后偷偷地按照草拟的罪状一一陈述于大帅。大帅当时正好酒醉，听到之后大怒，于是下令把他的全家推出去，活埋在平戎谷口，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大帅酒醒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惊。很长时间一直很痛惜，他沉思了一段时间道：“杀你的人是副使，不是我干的啊！”后来每当起草的军事文书不合旨意，便哭而思念起胡翊。其实此过也不在于张筠，那都是胡翊自取。王仁裕曾路过平戎谷，写过一首悼念他的诗：“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

轻薄流士

唐朝有轻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乐百戏以逐之。至

有吞刀吐刀，吹竹按丝、走圆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见。州人曰：“我使君清峻，无以悦之。”相顾忧戚。忽一日，盛夏登楼，遽令命乐。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乐也。”及至楼下，遂令色色引上，其弦匏戛击之类迭进，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未后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问：“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乐工甚有德色，方欲调弄，数声，遽止之曰：“不要动指，只一直吹之。”乐工亦禀之。遂令临槛长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赐与酒令退，曰（与酒令退曰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吾谁要曲调，只藉尔唤风耳。”复一日入山召乐人，比至，怒（召乐人比至怒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目叱之曰：“只要长脚女人。”乐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退出不知其所以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遂遣六七妇人约束长（长约束长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脚，鼓笛而入。乃顾诸妇升大树，各持（乃顾诸妇升大树各持九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笼子令摘树果。其（树果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辈薄徒事，如此者甚多。

唐朝时，有一个轻薄文人出任某州刺史，官府的人召集了歌乐百戏来迎接他。其中有吞刀吐刀的，有吹竹按弦的，有跑圈跳绳的，有歌唱舞蹈的，然而他很像是视而不见。州中的人议论道：“看来我们的刺史太清高了，恐怕没有什么能使他高兴了。”人们相顾而忧伤。忽然有一天，正值盛夏，刺史去登楼，急令奏乐，官府的人又道：“看来刺史不是不喜欢音乐。”等乐手们来到楼下，便下令要一个一个地领上来，其中弦、管、弹、击之类逐一而进，可全被呵斥退出不用，唯有吹笙的人，最后一个上去，刺史喜道：“我只要这一种乐器。”

并问此物叫什么名，乐手告诉他：“名称叫笙，可以吹。”乐手很有得意之色，刚刚试了试调，吹了几声，刺史立即制止了他，说：“你不用动手指头，只是一直吹下去。”乐手也承受了。于是叫他到栏杆跟前去长吹，从午时一直吹到申时。于是叫来随从，让赐予乐工酒后再叫他回去，并说：“我哪里是要听曲子，只是要借助你唤来爽风而已。”又有一天进到山中，要招请乐手们来，等乐手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刺史又怒目呵斥道：“我只要长脚女人！”负责演奏的人急忙出山，也不知道刺史要做什么，便派去了六七个女人，她们都把脚束长，吹着笛而入山。原来刺史只是让这些女人爬上大树去，每人提一只筐给他摘果子。这个人尽干些轻薄徒劳的事，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张 翱

唐乾宁中，宿州刺史陈璠以军旅出身，擅行威断。进士张翱恃才傲物，席上调璠宠妓张小泰，怒，揖起付吏，责其无礼。状云：“有张翱兮，寓止淮阴，来绮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据此分析，合吃几下？”又云：“只此两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费乎千金万金。”竟鞭背而卒。出刘山甫《闲谈》，词多不载。（出《北梦琐言》）

唐朝乾宁年间，军旅出身的宿州刺史陈璠，独断专行。进士张翱依仗自己有才能傲视一切。有一次在宴席上张翱调戏了陈璠宠爱的妓女张小泰，陈璠大怒，把张翱囚禁起来交给官吏，以责罚其无礼行为。后来在审理他的状文中写道：“张翱，暂居淮阴，来参加盛美的宴会，竟然很放浪恣肆。”陈璠见到此状文，更加生气，道：“如果照此对他量刑，应该杖责多少下？”又说道：“就这么两句话，也只能打他三下五下的，那不过是极力求得一笑而已，还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干什么呢？”后终于鞭打其背而致死。此故事出于刘山甫的《闲谈》一书，因文章很长而不多转载。

卢程

卢程擢进士第，为庄皇帝河东判官，建国后命相。无他才业，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谒，程乌纱隐几，谓圜曰：“公是虫豸，辄来唐突。”圜惭愕，骤告庄宗，大怒，俾杀之，为卢质救解获免。自是出中书，时人切齿焉。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有邑宰卢生，每于枝江县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卢生为船人挑其筋，系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出《北梦琐言》）

卢程考中进士后，在庄宗当年还任河东节度使的幕府中当了判官，后来在庄宗建立的后唐朝中被任命为宰相，没有什么才能，唯独以家族的显贵而蔑视一切。任圜常因公事去拜见他，有一次卢程把乌纱帽藏在案几下，对任圜说道：“你是一条虫子！”任圜十分羞愧惊愕，立即把此事禀告庄宗。庄宗大怒，下令斩首他。由于卢质的求救才算获免，自然是被赶出了中书省，当时人们对他十分痛恨。江陵在唐朝时，号称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人们都说琵琶多于蒸饭的甑子，读书人多于鲫鱼。有个县令叫卢生，每次到枝江县衙去都要坐船而抓人家的公差，船夫为此而苦恼。忽然有一天王仙芝起事烧起战火，卢生被船夫挑断了筋，拴在船边，投进江里被淹死。大凡没有才能的子弟，都是以门第的显贵而轻薄，这些人在广明年间的战乱中，有很多人都遭难，这都是自己所导致的。

崔 秘

天成二年，潘环以军功授棣牧。素无宾客。或有人荐崔秘者，博陵之士子也，举止闲雅，词翰亦工。潘一见甚喜，上馆以待之，经宿不复往，潘访之不获。既而辟一书生乃往。后荐主见而诘之，崔曰：“潘公虽勤厚，鼻柱之左有疮，脓血常流，每被熏灼，腥秽难可堪。（腥秽难可堪五字原空缺，据黄

本补)目之为白死汉也。”荐主大诃。崔之不顾名实而为轻薄(名实而为轻薄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也。盖潘常中流矢于面,有衔其镞,故负重伤。医疗至经(负重伤医疗至经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年,其镞自出,其疮成漏,终身不痊。(出《玉堂闲话》)

后唐天成二年,潘环因为有战功而被授予棣州牧。他平素没有宾客,有人给他推荐了崔秘。崔秘是博陵的学子,举止高雅,又擅长诗文,潘环一见他便很喜欢。潘环曾到他的客馆去。等候他,可是等了一夜也不肯来,潘环去拜访他没有收获,接着有个书生去请他,他却去了。后来推荐人见到他时追问他这件事,崔秘说:“潘公虽然殷勤厚道,可他鼻子左边有疮,脓血常流不止,每次见到他觉得很薰人,那种腥味和肮脏实在难以让人忍受。”并称他为白死汉,推荐他的人对他大为讥笑。崔秘是个不顾名声和实际而枉为轻薄的人,潘环的脸上曾中过流箭,箭头刺进了骨头里,因而负了重伤。经过一年的治疗,箭头出来了,可是那伤变成了漏,终身不能痊愈。

王先主遭轻薄

韦昭度招讨陈敬瑄时,(陈敬瑄时四字原空缺。据黄本

补。)蜀帅顾彦晖为副，王先主(主原作生。据明抄本改。下同。)为都指挥使。三府各署幕僚，皆是朝达子弟，视王先主蔑如也。先主持从，髡发行睛，黥面札腕(腕原作脱，据明抄本改)，如一部鬼神。其辈与先主兢肃。顾公详缓，一时失笑而散。先主归营，左右以此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鄴城，轻薄幕僚，皆害之。(出《北梦琐言》)

韦昭度讨伐陈敬瑄时，蜀帅顾彦晖为副都指挥使，先主王建为都指挥使。三府中各自安置的幕僚，都是朝中显贵的子弟，他们都觉得王先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王先主的侍从，剃光了头发，文了面和手腕，简直像个凶神。他与先主比赛速度，由顾彦晖作裁判，一时间大家不自禁地大笑而散去。先主回到营帐，左右又说起这件事，先主自己也大笑。后来攻克了鄴城，那些轻薄的幕僚，全都被杀掉。

蒋贻恭

蒋贻恭者好嘲咏，频以此痛遭横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袜头裤，蒋谓之曰：“仁贤既裹将仕郎头，何为作散子将脚也。”皆类此。蒋生虽嗜嘲咏，然谈笑儒雅，凡被讥刺，皆轻薄之徒，以此搢绅中恶之。官至令佐而卒。(出《北梦琐言》)

蒋贻恭很喜欢作讽刺诗，因此常常遭到痛打，可他始终没有改掉。蜀地的书生好穿袜头裤，蒋贻恭对他们说：“你既然缠裹成一个做官人的头，为何又把一只要作江湖散人的袜子穿在脚上呢？”他的讽刺全都类似这样。蒋贻恭虽然喜好嘲咏，但是谈笑很文雅。凡是被他讽刺的，都是一些轻薄之徒，因此士大夫们都不喜欢他。官做到县级副职而死去。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阳王
朱粲	陈承亲	薛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织人	元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兴
侯思止	来俊臣		

麻秋

后赵石勒将麻秋者，大原胡人也，植性虓险鸩毒。有儿啼，母辄恐之麻胡来，啼声绝。至今以为故事。（出《朝野僉载》）

后赵朝石勒手下的将领麻秋，是驻守太原的胡人（古时

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此人性情残暴阴险而又毒辣。如果有孩子哭，母亲就吓唬说麻胡来了，哭声立刻就止住了。至今还作为故事在流传。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诛戮，出入无度。从者并执铍、矛、锥、锯自随，有忤意，击脑椎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数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子孙无在朝者。（出《谈薮》）

南北朝时，宋明帝死去，刘昱继位，这就是幼帝。幼帝性情狂暴，恣意杀人，出入无常。随从都拿着小矛、锥子、刀锯等跟在后边，谁要稍不顺他心意，便击他的脑袋敲他的小便，或刺心剖腹杀了他。遭他毒打或杀戮的人每天都有几十个。孝武帝有二十八个儿子，被明帝杀死十六个，余下的都被幼帝杀掉了，孝武帝的子孙没有一个留在朝廷的。

高 洋

北齐高洋，以光武中兴为诛刘氏不尽，于是大诛诸元，死者千余，弃之漳水。有捕鱼者得爪甲，为之元郎鱼，（鱼原作渔。据明抄本改。）人不忍食之。唯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诛。峦以其女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复杀之。自是元氏子孙，老幼贵贱无遗矣。（出《谈薮》）

北齐文宣帝高洋，因为光武、中兴年间诛杀刘氏家族不尽，于是就大杀元氏各家，共杀死一千多人，都扔进了漳河。有的捕鱼人捕捞到爪甲鱼，称它叫元郎鱼，人们都不忍心吃它。元氏宗族中唯有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遭屠杀。元峦是因为他女儿做了常山王妃，而元长春、元景安是由于他们力气大或善于射箭等缘故。元景安的哥哥元景皓说：“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元景安竟把此话奏于皇帝，于是高洋再次诛杀元门。自此元氏家族的子孙，老少贵贱没有一个留下来的。

南阳王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入，被蝎所蜚，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极喜。（出《朝野僉载》）

北宋时南阳王到朝廷去。皇帝问他什么事可以作乐。南阳王说：“把人扔到蝎子堆里最有乐趣。”于是皇帝下令收集蝎子，一夜之间便得到五斗。他们把这些蝎子倒进一个大浴盆似的容器里，再命令一人脱去衣服跳进去，那人被蝎子所蜚，辗转号叫，痛苦得难以用语言形容。一顿饭的工夫，那人死了，而皇帝与南阳王却看得极为开心。

朱 粲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殄于此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

《朝野佥载》)

隋朝末年发生了灾荒战乱，狂盗朱粲也趁机在襄州、邓州一带拉起队伍。当时正是灾年，一斛米要一万钱，可是也没有地方能买到，百姓甚至开始吃人肉。朱粲于是驱赶来一群男女老少，把一口大铜钟掀翻过来，那钟足可容下二百石粮食，然后煮人肉喂养他的强徒。百姓生灵竟然这样被消灭了。

陈承亲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二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从后劫杀，尽取财务，将其妻及女至州。妻叩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承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有免者。（出《朝野佥载》）

周朝（武则天朝）时，恩州刺史陈承亲。其实是岭南的一个大强盗首领，专门派遣子弟兵在江上抢劫。有一个县令从安南路经这里，陈承亲要买他两个婢女，县令表现出很勉

强不情愿的意思。陈承亲每天都设盛宴邀请他来参加，招待十分殷勤。县令离去时还送别于江亭，但随即便派子弟兵从后面追上去劫杀。抢走了所有财物，并将县令的妻子和女儿抢进官署。县令的妻子给他磕头央求愿做他的婢女，陈承亲不准许，用绳子勒死她，只留下县令的女儿。岭前岭后如有当官的人家路过这里，凡是陈承亲以礼厚待的人，必然都随后就劫杀，没有一个幸免的。

薛震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齑之，以水银和煎，并骨消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县令诘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杀之。（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杭州临安县尉薛震喜好吃人肉。有一个债主带着他的仆人到临安来。在客栈里，喝酒喝醉了，薛震便将此人杀死并切成肉块，然后洒上水银进行煎炖，连骨头一齐消失。后来又想要吃那个人的媳妇，那女人觉察后逃走了。县令追问清楚此事的情况后，便上报给州里，州录事再上报给皇帝，奉皇帝的命令将薛震用杖打死。

陈元光

周岭南首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裤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诸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出《摭言》。明抄本作《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岭南一带的首领陈元光设宴待客，让一个纨绔子弟为大家斟酒劝饮，陈元光因对他某一事不满而大怒，立刻命令把他拉出去，竟然把他杀掉。不一会儿便把他煮得烂熟，用来给各位客人吃。后来突然出现了那个人的两只手。客人们大惊，纷纷用手去抠自己的嗓子把肉呕吐出来。

独狐庄

周瀛州刺史独狐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遂还巾带。贼并吐之。诸官以为必放。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尺余，甚铄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胫钩之，遣

壮士掣其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吊民代罪，深得共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瀛州刺史独孤庄极为残暴，有个盗贼在审问的时候不肯认罪，独孤庄叫人把盗贼领到他这儿来，说：“你要是个壮士，就一一全都说出来，我就放了你。”于是归还给他头巾和衣带，盗贼便全部坦白了，官员们都以为一定会释放他。少顷独孤庄又道：“把我的用具拿来。”这是一个铁钩子，有一尺多长，非常锋利。他用一条绳子把铁钩子挂在树枝上。对盗贼说：“你听说过没有壮士钩下死吧？”于是叫人用铁钩子钩住那盗贼的下巴颏，派一壮汉去拉绳子的另一头，铁钩便立即从盗贼的脑顶穿出来。独孤庄对州司法说：“这刑法怎么样？”州司法笑道：“吊起来惩治罪犯，再合适不过了。”独孤庄一听大笑。后来独孤庄被降职为施州刺史，当他得了病时，唯一思念的是人肉。他的部下有奴婢死了，就派人去割死者肋下肉来吃。一年后死去。

索元礼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髻

(呼角反)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晒翅、弥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研（研原作所，据明抄本改）骨至碎。又悬囚于梁下，以石缁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脏贿，流死岭南。（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时，有个推事叫索元礼，当时人们都叫他索使，他为了审讯囚犯便做了个铁笼头，把它戴在囚犯的头上，然后再往里加楔子，大多数人都被夹裂脑袋而冒出脑浆。还有凤晒翅、弥猴钻火等刑法。弥猴钻火就是把一根椽木绑在囚犯的手脚上，然后推着椽木转圈，直到把那人的骨头磨碎。他还把囚犯吊在房梁上，再用绳子绑一块大石头缁在囚犯的头上。他的酷刑全都是如此。索元礼原来是胡人，是薛师的义父。后来因犯有贪污受贿罪被流放岭南，并死在那里。

罗织人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出《谈薮》，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时，来俊臣专干虚构人家的罪名进行陷害人的事。他都是先写好文状上奏皇帝。皇帝下诏准奏后，便去没收人家的财产。徐有功为人解除死罪，也是先上奏皇帝，说明某人应该免除死罪，皇帝准奏，然后再裁断为他昭雪洗冤。有功劳的人好免罪，也都是用先上奏皇帝来决定处分的办法，并不是自己独断专行。张汤去探望感谢天子恩情，就是因为这事。

元 楷

唐羽林将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城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先天二字原空缺，据朝野僉载补）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岭南。所谓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羽林将军元楷，三代人都是靠告密而得官的。他的儿子元彦玮，密告刘城之并使他家破人亡，而彦玮却因此得到侍御史之官。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元楷以反叛之罪被杀，全家人被发配岭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武承嗣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焉。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诗，饮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出《朝野佥载》）

周朝（武则天朝）补阙乔知之的婢女碧玉生得娇艳美丽，并且能歌善舞，又会写文章，乔知之特别宠爱。为此他没有婚娶。魏王武承嗣要暂时借她去教他的姬妾们梳妆，去了之后便被纳为妾，再也不放她回来了。乔知之于是写了首诗《绿珠怨》寄给碧玉，诗写道：“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到诗后，哭了三天不吃饭，投井而死。武

承嗣捞出尸体。在裙带上得到此诗，大怒，便暗示让人虚构罪状控告他，竟然在南市斩杀了乔知之，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张易之兄弟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竟为奢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系驴子小室内，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共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忍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仪取从骑，破肋取肠，良久方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时云狗马报。（出《朝野僉载》）

周朝（武则天朝）时，张易之任控鹤监，他的弟弟昌宗任秘书书监、昌仪任洛阳县令。他们相互争比奢侈。张易之做了一个大铁笼子，把鹅鸭放在里边，在笼子当中烧炭火，又在一个铜盆内倒入五味汁，鹅鸭绕着炭火行走，烤得渴了就去喝五味汁，火烤的痛了自然会在里面转圈地跑，这样不多

久表里都烤熟了，毛也会脱落于尽，直到肉被烤得赤烘烘的才死去。昌宗是把一头活驴拴在一个小屋子里，烘起炭火，再放一盆五味汁，方法与前边所讲的一样。昌仪是在地上钉上四个铁橛子，把狗的四只爪子绑在橛子上，然后放出鹰鹞，把狗按在下面吃它的活肉，把肉都吃尽了狗还没死，那狗的号叫声极为酸楚，让人再也不忍听下去。有一次张易之路过昌仪家，很想吃马肠，昌仪便牵来手下人的乘骑，破开马的肋骨取出肠子，过了很长时间马才死去。后来易之、昌宗等被诛杀，老百姓把他们的肉切成小块，那肉又肥又白就像猪的脂肪，被人们煎烤而吃掉。昌仪是先被打折了两个脚腕，再摘出他的心肝，之后才死去，然后砍下他的头送往京都。当时人们说这是他们残害那些狗和马的报应。

郝象贤

郝象贤，处俊孙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孙。象贤临刑。极骂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后加刑。（出《谈宾录》）

郝象贤，是郝处俊的孙子。武则天一向恨怒他的祖父，在惩处郝处俊的时候也边累到他的孙子。郝象贤在临刑时，破口大骂而死。自此，法司官怕再发生这样的事，每次在杀人

的时候，一定要先用一个木球塞进犯人的嘴里，然后再行刑。

周 兴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造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出《朝野僉载》）

在武后称帝的周朝，秋官（刑部）侍郎周兴在审讯犯人的时候十分残忍。他在刑法之外又施用令犯人痛苦的各种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人们称他为牛头阿婆。百姓对他极为怨恨，周兴就在他家的门上贴出告示写道：“所有被审讯过的被告，只要询问都说冤枉；只有被杀了的人，才全都无话可说。”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众，更无余语。

唯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止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畜锦，朝堂决杀之。（出《朝野僉载》）

武后称帝的周朝时，有个侍御史侯思止，他原来是醴泉县一个卖饼的。因他罗织罪名对别人进行了诬告，竟依照先例授予他五品官衔。他曾在皇帝面前请求给他御史之职，皇帝说：“你不认识字。”侯思止回答说：“獬豸（传说的一种怪兽，要是两人打架，它可以识别出哪个是坏人并去顶他）哪里识字，可是它可以为了国家去用角顶那些罪人。”于是皇帝授予他御史。每次审问案子，他都要杀死很多人。他从来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对囚徒说：“不用你书言笔语，只还我白司马！若是不肯来俊，那就给你孟青！”囚徒们个人惨遭痛苦，被他折磨死的不记其数。所谓白司马，是洛阳附近的北邙山白司马版（墓地）；来俊，是指御史中丞来俊臣（是个极残忍的人）；孟青，是指将军孟青使用过的木棒（曾用此棒杖杀过人）。后来因犯下私自积蓄锦缎之罪，朝廷判决他死刑而被杀掉。

来俊臣

来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长史。俊臣少诡譎无赖，反覆险谲，残忍荒慝，举世无比。则天朝，罗告诸王贵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牵引之，前后坐族，（族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灭千余家。朝廷累息，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与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腹心。罗告衣冠。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

时于丽景门内置制狱，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例竟也。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十余辈，造告密罗织经数十言，皆有条贯支节张本。布置事状由绪，令其党告之。或投匭以闻。则天多委俊臣按问。俊臣别造枷，号为“突地吼”。遭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又作枷有十，号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当讯囚，圈中下楔。其余名号数十，大略如此也。囚人无贵贱，必（必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先例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故更竞劝为酷矣！由是告密者之徒，纷然道路，名流伛俯，阅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袭，至于族灭，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否。”

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右丞卢献等（等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五人，并为其罗告。俊

臣既以族人家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既承同首例，得减死，以胁仁杰等，令承反。杰款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某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减死。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凭原作冯，据明抄本改）尚书牵杨执柔可乎？”杰曰：“若之何？”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杰曰：“皇天厚土，遣狄仁杰行此事耶！”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

仁杰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复严防，得凭首（明抄本首作守）者求笔砚。折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中。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赴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也。家人得衣中书，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其子弟讼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琳往视之。俊臣遂命狱人，令假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琳视之。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琳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诲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且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等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杰等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释此五家。

俊臣复奏大将军张乾（旧唐书来俊臣传乾作虔）勳，大将军给使范云仙，于洛阳（阳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牧院。虔勳等（虔勳等三字原空缺，据旧唐书来俊臣传补）不堪苦，

自讼于国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乱刀斫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

俊臣累坐赃，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寻授河南尉，累迁太仆卿。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授于司农。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农赐，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酋长诣阙，割耳斫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慕容连耀与刘思礼等有议，长安尉吉瑱知之，以语俊臣。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俊臣恃擅其功，复罗遘瑱。瑱得召见庭诉，仅而免。

俊臣先逼取（逼取原作遭安，据明抄本改）太原王庆诜（诜原作说。据明抄本改。）女。俊臣素与河东卫遂忠有旧。忠名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辨，酒酣诣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骂辱之。俊臣耻其亲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俊臣将罗告武氏诸伪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忠发之。则天屡保持，而诸武及公主可惧，共毁之，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恨，竞剐其肉。斯须而尽。则天觉悟，降敕曰：“来俊臣，间巷小人，轻险有素，以其颇申纆谪，当谓微効款诚。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毁败。南北衙文武将相。咸拟倾危，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既族之，无问士庶男女，相庆于道路。咸曰：“自此后卧，乃背得著床，不尔，朝不谋夕矣！”（出《御史台记》）

来俊臣，雍州人，父亲来操，曾任松州长史。来俊臣从少年时起就是个诡譎奸诈、反复无常、凶险邪恶、残忍荒唐而且举世无双的家伙。在武则天朝，由于他罗织罪名，诬告陷害各亲王大臣，被授予朝散大夫。并授予他侍御史之职。在审理皇帝交办的案子时，凡有不合他心意的，便对犯罪人实行株连，长幼都要坐连其族，一杀就是千余家。满朝文武大臣只是长叹，没有敢说话的。人们更慑于当时的暴政，敢怒而不敢言。他与自己的亲信侍御史王弘义、侯恩止一起，专诬告那些士大夫们，不论是春季夏季，杀人不断。当时在丽景门内设置了监狱，丽景门也叫做新开门，只要进入新开门，一百人里也难活下来一个人。王弘义则把丽景门戏称为例竟门，意思是说凡是进入此门的人，小命都得完蛋。来俊臣还与他的党羽朱南山等十几个人，编制一篇《告密罗织经》，共有几千字，都是预先有系统地按内容分例成细目，还要布置怎样罗织犯罪人的事实和缘由，命令他的党羽照此去告发，有时也把密告信投于匭院而让皇帝知道，这种案子武则天多是委派来俊臣去审理。来俊臣另外制造了一种刑具，叫做“突地吼”，凡是上了这种突地吼枷的，都要在地上不住地转圈，很快便会晕倒。他又制造了十几个枷，称名为“见即承”。还有“铁圈笼头”，当审讯囚犯时，在圈中加上楔子。其余还有各种名号的刑具数十种，大致都是如此。囚犯不分其原来的身份贵贱，一律是先把枷棒放在地上，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这就是刑具！”见到刑具的人立即魂飞魄散，无不自己诬陷自己的。而武则天又以高官厚禄给予重赏，因此他们争比看谁更为残酷。因而告密的人，在大街上纷然皆是，因而

名流们在世短暂，出了名仅可经历几日而已。朝官们因为要去上朝，不定何时便会遭到袭击，一旦被抓走便可能落得全家族被杀的结果。因此在与家人告别时便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天授年间，春官（礼部）尚书狄仁杰、天官（吏部）侍郎任令晖、文昌（尚书省）右丞卢献等五人，一起被他们诬告，来俊臣既然是以灭族而为功业的，他自然就想要引导人家接受自己犯了反叛的罪名。他都是先奏请皇帝下令，再拿着皇上的敕书一审问他们就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这样还可以得到减免其他族人死罪的结果。来俊臣便以此办法来威胁狄仁杰等，让他们承认犯有反叛罪，狄仁杰诚恳地说道：“大周朝革命，万事维新，唐室的旧臣，甘愿听从诛杀。反叛是事实。”来俊臣才稍微从宽处置。”判官王德寿对狄杰仁说：“尚书的事就算过去，并且能得到减免死罪的判决。我今天也是受人驱使，只是想求得少爬些台阶，想凭借尚书来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道：“要我怎么办？”王德寿说：“尚书从前在礼部，而杨执柔在礼部任某司的员外，你来牵连他一下还是完全可以的。”狄仁杰道：“皇天后土（地神）啊，竟然让我狄仁杰干这种事！”随后一头撞在柱子上，鲜血覆盖了他的脸颊，王德寿十分恐惧而告辞。狄仁杰既然已承认自己犯了反叛罪，主管部门只是等待行刑的日期了，因此对他不再严防。他从看守者那里借得笔砚，又扯了一块头巾在上面书写起来，述说了自己的冤枉和遭受的痛苦，然后藏在绵衣内。他叫人告诉王德寿说：“现在天很热了，请通知家人来把我的绵衣取走。”王德寿已不再怀疑他了。家人得到了绵衣中的书信，仁杰的儿子光远拿着信说事情肯定会发生变化。他

得到了召见，武则天看过信后有些不知所以，便把来俊臣叫来问道：“你说仁杰等已承认犯了反判罪，那为什么今天他儿子又来诉冤呢？”来俊臣道：“这样的人哪肯服罪呢？臣让他坐卧息休得十分安稳，甚至连他们的头巾衣带也未去掉。”武则天命令通事舍人周琳去视察，来俊臣叫狱卒把巾、带借给狄仁杰，并让他在西则随便行走站立，让周琳观看。周琳惧怕来俊臣，不敢向西看，只望着东面唯唯诺诺地答应而已。来俊臣让周琳暂且留步，要让他给捎去一份文状。于是他命令判官假冒狄仁杰等写了一份谢死表，代替他进呈给皇帝。凤阁（中书省）侍郎乐思诲的儿子，八九岁时，他的家遭灭族祸，现在司农寺暂为差役，皇帝对他家过去的事改变了看法而得到召见，他向武则天讲述了来俊臣如何苛刻狠毒，希望陛下把那些称反叛的假状子一一加以符合对照，结果不分大人小孩所有状子都是一个样，武则天心里不解其意，于是召见狄仁杰等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承认反叛呢？”狄仁杰等回答说：“假如不承认，早死在枷棒下了。”武则天又问：“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等答道：“没有写过。”武则天拿出谢死表让他们看，才知道那是别人背着他们代写的，于是释放了这五家。来俊臣还诬告过大将军张虔勳、大将军给使范云仙，在洛阳州官署里，虔勳等不堪忍受痛苦，自诉对于国家有功，义正严辞，来俊臣竟命令卫士把他乱刀砍死。范云仙也陈述自己一生服务于先朝，声言司法官对他惩治的冤枉和痛苦，来俊臣下令割去了他的舌头。士子和庶民见此都吓破了胆，没有敢说话的。来俊臣屡犯贪赃罪，被贬到同州任参军，在那里他曾强夺一个参军同僚的妻子，并污辱了他的

母亲，也没有敢说话的。不久又授予他河南县尉，一直升任为太仆卿。武则天曾赐给他十个婢女。那还是在他刚刚被授予司农卿的时候。此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的家中有小婢能歌善舞，而来俊臣只有在司农卿时赐予的一般婢奴，于是就让他党羽诬告斛瑟罗谋反，用意是想要谋取他的婢女。后来各酋长来到朝廷，他们个个割耳破面，来诉冤的有数十人，因而才没有获灭族罪。那时慕容连耀与刘思礼等对朝廷有些议论，长安县尉吉顼知道这件事，便告诉了来俊臣。来俊臣告发了此事，有数十人受到牵连而被灭族。来俊臣仗势想要独揽此功，又对吉顼罗织罪名，后来吉顼得到召见而在朝廷作了诉讼，唯有他幸免。来俊臣威逼强娶了太原王庆诜的女儿。来俊臣平素与河东卫遂忠有交情，卫遂忠的名望虽不显赫，但是很好学，很有辩驳之才。有一天卫遂忠酒酣之后到来俊臣家去，当时来俊臣正与妻子的家人设宴聚会，守门人欺骗他说来俊臣出去了，卫遂忠知道他是说谎，便闯了进去，把他谩骂羞辱一顿。来俊臣由于在亲戚面前遭人谩骂而感到羞耻，便指使人殴打他并把他反绑起来，很快又放了他，但是从此结下了仇隙，当来俊臣将要罗织罪名诬告武姓各王以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人时，卫遂忠先揭穿了他的阴谋。尽管武则天一再保护他，但武姓各王及太平公主是很有威力的，他们一起诋毁进攻他，于是将他斩于闹市并陈尸示众。人们不论是老少都憎恨他，争相去刮他的肉，很快就把他的肉割净的。武则天后来醒悟，下诏书道：“来俊臣本来是个里巷中的小人，向来轻薄险恶，但是他能极力地举发那些有罪错的人，应当说他还是献出了一些忠诚的。但是各位王侯这些磐石宗枝们。

一定要毁掉他，而南北衙的文武将相们，也都打算推倒他，那就应该给予他诛杀全部家族之罪，从而解除人们的愤恨。现已对他灭族，不论是士子庶民还是男人女人，人们都在大街上相互庆贺。人们都说：“从此以后，想要躺卧，脊背就能够着床了。不然的话，真是朝不保夕啊！”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 頊 成王千里 张 亶 王 旭
京师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 祐
河内王懿宗 酷 吏 杨务廉 李全交

吉 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慕容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报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断死，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拢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唯怪来俊臣状不出。”上曰：“俊臣于国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远告虺贞反，其事并验。今贞为成州司（司原作可，据明抄本改）马，

俊臣聚结不逞，诬遣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状出，诛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远还，除尚食奉御。项有力焉。除项中丞，赐绯。项理慕连耀事，以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竞，出为温州司马卒。（出《朝野僉载》）

在武后称帝的周朝时，明堂县尉吉项，夜里与监察御史王助住在一起，王助因为自己与吉项是亲戚的缘故，便对他说慕连耀有两个儿子大觉和小觉，说慕连耀是长了对应两角的麒麟，而耀字是由光翟组成，说是要光宅（占据）整个天下。第二天吉项便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交给了来俊臣。皇帝下诏书此案由河内王武懿宗追查审理，结果诛杀王助等四十一人，全都毁了他们的家。后来来俊臣犯了事，刑部判决他死刑，可状子进呈给皇帝三天也不批复，朝野对此都觉得奇怪。有一天武则天到一处园林去，吉项为她牵马，武则天问他外面有什么事情，吉项奏道：“我有幸当了皇上的近侍，做了陛下的耳目。现在外边唯独奇怪来俊臣的状子为何不批复。”武则天说：“来俊臣对国家有功，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吉项又奏道：“于安远曾告发虺贞反叛，他的事实已经验证，可是现在虺贞仍为成州司马。来俊臣聚结的党羽还没显露出来。他诬陷贤良，贪赃受贿堆积如山，到处都有屈死的冤魂，是个国贼，哪里值得惋惜。”武则天立即下令，将来俊臣斩于西市。并下敕追于安远回京，授予他殿中尚食奉御之职。吉项因有功，授予他御史中丞，并赏赐他绯色官服。吉项认为自在处

理綦连耀一案时有功，因此在朝中任命天官侍郎平章事一职时，与河内王武懿宗相竞争，结果被贬为温州司马，后死在那里。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长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鳖口，遂啮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乃放口。人被惊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成王千里出使岭南取回一条大蛇，有八九尺长。他用绳子绑住蛇嘴，把它横放在门坎下边。州县有来参拜他的官员，他便叫他们进门来，那些人只知照直向前看，不能上下乱瞅，踏到蛇身上便会大吃一惊，恐慌地仆倒在地上，于是被大蛇紧紧地缠绕数圈，良久才会松开，他就是以此来取笑别人。又拿来龟和鳖。叫人脱去衣服，怂恿龟鳖去咬他的身体，只要咬住便始终不放，一直到死去。被咬的人疼痛得

狂呼乱叫，不可言状。成王和姬妾们在一旁观看，以此来玩乐开心。之后再用竹杆子刺龟鳖的嘴，于是龟鳖去咬竹杆而放开人。或者用点燃的艾蒿去烫鳖的脊背，烫得痛了它就松口了。人一旦被惊吓，都被吓得失魂落魄，直到死也不能恢复正常。

张 亶

唐朔方总官张亶好杀。时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骂默啜，言词甚不逊。书其腹背，凿其肌肤，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胜痛楚，日夜作虫鸟鸣。然后送与默啜。字者宣讫，裔而杀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朔方总官张亶好杀人。当时有突厥人来投诚的。张亶还要写声讨他的檄文，骂他是默啜，语言极为不逊。之后再吧檄文写在他的前腹和后背上，用凿子把写在肌肤上的字划破，染上墨汁，再用火去烤，使他极为疼痛，那人像虫鸟鸣叫一样日夜不停地哼叫。然后再送回到匈奴人中间去。檄文展示完毕。再用刀子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把他杀死。凶奴人对他极为怨恨，都不敢来投降。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别宅女妇风声目色（明抄本目色作色目），有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倒悬一女妇，以石缢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苦毒，儿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乃舍之。（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的殿中侍御史王旭，搜括自己家及别人家的女子当宫妓，有不肯承当的，便用绳子勒她的阴部，然后叫壮士用竹棍击打。使那些不顺从的女子们疼痛得难以忍受。他曾把一个女子倒悬起来，又在她的头发上缢上一块石头，再让长安县尉房恒去奸淫她。可是把她折磨了三天也不肯顺从。那女子道：“侍御史竟这般恶毒，我就是死了，也要告到阴曹地府。如果我要被选送入宫，一定要申诉于皇上，永远不会放过你的！”王旭十分惭愧惧怕，只好放了她。

京师三豹

唐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鬣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狠虐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削竹签指，方梁压髀，碎瓦搯膝，遣作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拘原作驹，据明抄本改）、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传空为实。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堑，水必有期；推鞠湿泥，尘非不入。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追者皆相谓曰：“牵羊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朋友长辞。”京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僉载》）

唐朝的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和殿中侍御史王旭，被京城的人称为三豹。李嵩叫赤鬣豹，李全交叫白额豹，王旭叫黑豹。他们都极暴虐而不守法度，极狠毒而无法无天。体性放荡不羁，心神歹毒刻薄。每次审讯囚犯，都要铺上荆棘让囚犯躺卧，或削竹签刺他的指甲缝，或用方型梁木压他的胯骨，或让他跪碎瓦片。或者命令他做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

子悬拘、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等，直到垂下脑袋，身子精疲力尽。人无法活下去，囚徒们都求一死。他们肆意罗织罪名，颠倒是非，随意发令调遣材料，传来的材料没有事实的就去捏造。这样审讯，即使周公、孔子在世，也会服罪说杀了人，伯夷、叔齐也会求他说自己犯了抢劫罪的。即使审讯的是干壕，总有一天会有水的；审讯的是湿泥，也会有尘土飞进来的。他们这三个人，即使是最歹毒的来俊臣也会乞求做他们的弟子，最残忍的索元礼也会请求收他作门徒的。凡是被审讯的都相互说道：“这是牵着羊送给了老虎，不会有出去的日子；是绑了老鼠送给猫，永远不会有逃脱的那一天了。妻儿永别，朋友长辞了。”京城里的人在相互立约时，作咒语都说：“如果我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辜负了你的教诲，就会突然遭遇三豹！”他们竟是这样的恶毒厉害。

张孝嵩

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迫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亡，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两人二字原作乃，据明抄本改）舁上市斩之。（出《朝野僉载》）

京都人高丽家里很穷。在御史台为勋官们传送文书。当时有个令史伪制一个假帖子，让高丽拿去送人，打算用它去恐吓诈骗钱财。事情败露后，令史逃走，去追捕而没有捉到，御史张孝嵩便把高丽捉来拷打，直打得膝骨落在地上，两尺脚都痉挛抽缩在一起，还要叫他代替令史承担伪造之罪。判他死刑的状文批复下来之后，大理卿上了一份状文，意思是按照过去的典章制度，准则律条。残废人是不该加刑的。张孝嵩勃然大怒道：“脚痉挛难道能停止他去假骗吗？”于是命令两个人把他抬到街市上斩首。

王弘义

王弘义，衡水人也，告变授游击将军。天授中，拜御史，与俊臣罗告衣冠。俊臣败，义亦流于岭南。妄称敕追，时胡无礼以御史使岭南，次于襄邓，会而按之，弘义词穷，乃谓曰：“与公气类。”元礼曰：“足下昔任御史，礼任洛阳尉；礼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复何气类。”乃榜杀之。弘义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毡褥，遭之者，期须气将绝矣，苟自诬或他引，则易于别房。俊臣常行移牒，州县慑惧，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冶葛也。”弘义尝于乡里求旁舍瓜，瓜主吝之。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吏会人捕逐，期须苗尽矣。内史李照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

(出《御史台记》)

王弘义，衡水人，是因为揭发了别人要反叛而被授予游击将军的。武后称帝的天授年间，被任命为御史，与来俊臣一起专干诬告士大夫的勾当，来俊臣的事情败露被处死，王弘义也被流放到岭南。后来他胡说皇帝下令要追他回京，当时御史胡元礼被派遣到岭南，暂住于襄邓，找到他查问这件事，王弘义无话可讲，便对他说：“别忘了，我跟你可是一样的人啊。”胡元礼道：“你当年任御史，我任洛阳县尉；而我今天任御史，你却是个被流放的囚犯，这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于是将他用鞭子打死。王弘义每年酷暑季节拘留囚犯时，都是把人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里面堆上蒿子并铺上毡褥，关进去的人，很快就被熏呛得喘不上气来，于是便会随意地诬陷自己或乱咬别人，然后再给他换到别的房间去。来俊臣常给人发放文书，州县官员十分害怕。他常自我夸耀说：“我的文书，就像狼毒、野蒿（均为巨毒药草）一样！”王弘义曾在乡村向临舍的人要瓜，瓜主对他很吝啬，王弘义便绘声绘色地说，瓜园里有白兔，县衙役便立即集合人去追捕，霎时间瓜秧被扫荡一空。内史李昭德说：“过去常听说有苍鹰狱卒，今日却看到了白兔御史！”

谢 祐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祐首漆之，题谢祐字，以为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出《朝野僉载》）

武氏周朝时，黔府都督谢祐十分凶险狠毒。武则天称帝后，把曹王迁移到黔中。有一天谢祐恐吓他道：“则天已赐自尽，我奉命来亲自监督你的行动，再不另下敕书了。”曹王很害怕而上吊自尽。谢祐住在平阁上，他是与十几个婢妾同住一起的，可是竟在一天夜里不知不觉地被刺客把他的头割掉拿走了。后来曹王被抄家，在登记财务的时候，发现了谢祐的头骨，已经涂上了漆，上写谢祐二字，是用它做了盛大少便的家什。此时才知道是曹王的儿子派刺客杀了他。

河内王懿宗

周默啜贼之陷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没贼。将至赵州，襄（明抄本襄作褒）公段瓚同没，唤庄共出走。庄惧不敢发，瓚遂先归。则天赏之，复旧任。齐庄寻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赶，砍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怀犹豫，请杀之。敕依。引至天津桥南，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发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诸司百官谢，箭如猬毛，仍气彳亍然微动。即以刀当心直下，破至阴，剖取心掷地，仍赳赳跳数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僉载》）

武后称帝的周朝时，匈奴攻陷了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皇帝下诏授予他三品官阶，出使到匈奴，结果沦落于敌手。将要到赵州时，遇到了沦于敌营的襄公段瓚，段瓚招呼杨齐庄一起逃走，杨齐庄惧怕而不敢行动。段瓚先归来，武则天赏赐了他，恢复了他原来的职务。杨齐庄不久也归来，武则天下令交由河内王懿宗对他审讯。杨齐庄道：“以前是有人帮助了我。才使我的官阶达到三品。这一次是陷入了刀箭相遇的困境，我逃出的时候曾被追赶，刀砍箭射而未死，才算逃脱

出来。希望王能给与怜悯。”懿宗性情残酷而又阴毒，他上奏皇帝说谢齐庄刚刚沦入敌营时曾犹豫动摇过，请求杀了他。皇帝下敕依准，于是把他拉到天津桥南的卫士铺鼓格，把他手脚分扯开绑在上面，命令段瓚第一个举弓射他，三箭全中，又命段瑾再射也射中，最后下命诸司百官一齐射，杨齐庄身上的箭简直如刺猬身上的刺毛，但仍然在喘息着微微扭动。懿宗又用刀插进他的胸口，一直豁到阴部，然后又剖出心来抛在地上，那心在地上还呼呼嗒嗒地跳动了几十下。懿宗竟然如此残忍狠毒！

酷吏

来俊臣、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数十人，为推官。俊臣父操。与乡人蔡本善。本与操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酌。遂将其妻冯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产俊臣于禾州。犯盗，遂因密告。则天以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狱，无不会意，拜左台中丞。道路以目。与侯思止等，以告事为罗织。则天于丽景门侧，别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为例竟门。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造《罗织经》一卷。每鞠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绝其粮，多抽衣絮以陷之。将有赦，必先尽杀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

愁、九日求得死、十日求破家。)遭其枷者，闷转于地，莫不自诬。则天尤赏之。朝士每入朝，多与妻子诀别。及禁狄仁杰，仁杰置书于绵衣中，请狱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讼于则天。则天令验之，果冤。问仁杰何以自诬，对曰：“若不承反，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后坐赃，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复坐赃，出为同州参军，夺同列参军妻。旋为合官尉，又拜洛阳令。复图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婢，称其谋反。其党斫面诣阙讼之，得免。将告诸武太平公主，乃反为其所发，弃市。人竞啻其肉。中宗诏酷吏并配流远恶处，子孙不得仕进。周兴累为司刑少卿，上疏请除李家属籍，后徙岭表，为仇人所杀。傅游艺除左补阙，上书言武氏革命，拜给事中，又为鸾台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梦登湛露殿，陈于所亲，及事发伏诛。游艺一年内，青绿绯紫皆遍转，号为“四时仕宦”。请则天置六道使，死后竟从其言。于是万国俊、丘神勳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游击将军。初元礼教思止，上必问候大不识字，但云：“獬豸岂识字，只能触邪。”果问而对，则天大悦，授左台侍御史。又教，上若问要宅，得赐没官者，但云：“臣恶其名，不愿居止。”上又悦。尝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杀琅邪王冲者也。白司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语吓元忠。元忠不挠，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恶驴而坠，为镫所挂。”思止又怒，欲奏斩之。元忠曰：“汝为御史，须识礼数。若要元忠头，便将去，何必以锯截将。”思止惊悚，与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献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则天知，亦大笑。时俊臣逼娶太原王庆洗女，思止亦奏

娶赵郡李自挹女，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又辱乎？”竟为昭德榜杀。万国俊按岭南，流人三百余人，拥于水次，一时杀之。来子珣除右台监察，时朝士有不著靴带而朝者，必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噓。后赐武氏家臣，多按制狱，常衣锦半臂。郭霸应革命举，为监察，又为侍御史。见则天曰：“往年征除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上大悦。人呼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请嗜其粪。元忠不许，竟尝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恶之。尝推苏州刺史索（明抄本索作李）思微，微不胜其捶拷而死。后屡见思微。遂设斋转经。俄见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来取汝。”霸恐惧，遂自剖腹而卒。时洛桥初成，人便之。则天问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桥成，幸郭霸死。”（出《神异经》）

来俊臣、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数十人，都是掌管刑狱的推官。来俊臣的父亲来操，与同乡人蔡本很友好，蔡本和来操赌博，来操赢了蔡本数万钱，蔡本没钱偿还，使用自己的妻子冯氏顶了债。等去了来操家，冯氏已经怀孕，在禾州生下了来俊臣。来俊臣曾因偷盗而犯法，是由于他上书密告，武则天认为他对自己很忠诚，便屡屡提拔使他当了侍御史，专门审理皇帝交办的案子，而且没有不合意的，后来又授予他御史左台中丞。人们慑于其暴政，敢怒而不敢言。他与侯思止等一起，专干诬告和罗织罪名的勾当。武则天还在

丽景门的一侧，另设了监狱，命令来俊臣等人在那里审讯犯人。只要进入新开门（丽景门之别称），一百个人没有一个能保住活命的。王弘义戏称这里叫“例景门”。来俊臣还与其党羽朱南山等，造了一册《罗织经》。每次宰讯囚犯，不论罪刑轻重，先给犯人往鼻子里灌醋。在牢房中，用火把犯人围在当中，不给饭吃，犯人多是抽衣服中的棉絮吃下去充饥。每次将要有大赦时，他们便提前把囚犯杀尽。他们还制作了十个大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得死，十叫求破家。），凡遭受枷刑的人，立刻就会晕倒在地，没有不自己诬陷自己的。武则天对这些尤为赞赏。朝官们每次上朝，都要和妻儿老小作生死告别。在囚禁狄仁杰的时候，狄仁杰把一封上告信藏在棉衣里，求狱卒将棉衣送给家人，家人得到信后，上诉于武则天，武则天派人去验证，果然是冤案，她问狄仁杰为什么要自己诬陷自己，狄仁杰道：“若不承认谋反，早已死在枷棒下了。”来俊臣后来犯了贪赃罪，被御史揭发，降职为殿中丞，不久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后来又犯贪赃罪，被贬为同州参军。在那里强占了同僚参军的妻子，再降职为合官县尉，后来又升为洛阳县令。为谋取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的婢女，便说斛瑟罗要谋反，由于斛瑟罗的下属们用刀划破面孔到朝廷来为他申冤，才幸免遭难。来俊臣又想要诬告武氏齐王和太平公主，结果反被他们抢先一步告发。被押到街市上斩首示众。人们竟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后来中宗曾下诏对酷吏要发配流放到最边远最恶劣的地方去，他们的子弟不得做官。周兴官至司刑少卿。他

上疏请求废除李氏皇族的族籍，后被发配到岭南，被仇人所杀。傅游艺任左补阙时，上书说武则天应当革命。而后便被任命为给事中，接着升任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天授元年，赐予他武姓。梦中登上湛露殿，并把此事说给了亲戚，事情被告发后处死。傅游艺在一年之内，青（八、九品官服）、绿（六、七品官服）、绯（四、五品官服）、紫（三品以上官服）四种官服全穿了一遍，被号称为“四时仕官”。他曾请求武则天设六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史，死后他可以去应其所言了。正因为酷吏得宠，于是万国俊、丘神勳等争相残酷暴虐。侯思止告发舒王谋反，被授予游击将军。初元礼教给侯思止，皇帝一定会说你识字，你可以说，獬豸哪里识字，可它能用角顶坏人。皇帝果然这样问了他而他照此作了回答，武则天极为欢喜，授予他左台侍御史。又教给他说，皇帝要问要不要好住宅，赐予你没收充公的，你只要说，臣厌恶那些名誉，不愿去居住。这样问答后武则天又很喜悦。他曾审讯魏元忠说：“快承认就去白司马，不然就吃孟青的棒子！”所谓孟青，是个姓孟名青的将军，他曾棒杀过琅琊王冲。白司马是洛阳郊外的山坡名。侯思止是个庸才，常以此话吓唬元忠，元忠没有屈服，侯思止便以他拒绝接受皇帝命令的罪名，倒过来拖他。魏元忠说：“我就像骑了一头恶驴而坠地，脚被驴镫挂住。”侯思止又怒，准备奏请皇帝将他处斩，魏元忠道：“你是御史，须懂得礼数。如想要我的头，拿去好了，何必还要用锯来截！”侯思止惊惧，让他坐起来。侯思止语音不正，霍献可讥笑他，他很生气，奏与皇帝。武则天听说也大笑。当时来俊臣曾逼娶太原王庆洗

的女儿，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赵郡李自拙的女儿，李昭德拍着手对各位宰相道：“当年来俊臣强娶王庆诜的女儿，已经使国家蒙受极大的耻辱，如今此奴又娶即李自拙的女儿，这不是又要使国家蒙受耻辱吗？”后来侯思止竟被李昭德棒杀。”万国俊到岭南巡察，他把流入在那里的三百余人，集合在水边，一齐杀死。来子珣任右台监察御史，当时有朝官不穿靴子不系袍带上朝的，他必然会纠弹说：“我听说束带立于朝。”满朝大笑。后来赐他为武姓家臣，多是审理皇帝交办的案子，经常穿着短袖衣服。郭霸是由于他响应武氏革命而被推举上来的，先是授予监察御史，后又升侍御史。有一次他见到武则天说：“那年征讨徐敬业，我真想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则天极为欢喜。人们都称他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郭霸请求尝他的粪便，魏元忠不准，他终于还是尝了，并说：“味道很苦，病很快就会好。”魏元忠看不惯他那套巧言谄媚的样子，因而很厌恶他。他曾审讯过苏州刺史索思微，索思微忍受不了他拷打而死，后来他屡屡见到索思微。于是他设斋传经。一会儿看见索思微站在庭院里对他说：“你陷害了我，今天我来捉拿你！”郭霸极为恐惧，便剖腹自杀。当时洛阳桥刚刚建成，人们走着很方便，武则天问道：“外边有什么好事啊？”舍人张元一平时很滑稽，说：“高兴洛桥建成，庆幸郭霸死去。”

杨务廉

唐杨务廉，孝和时，造长宁安乐宅仓库成，特授将作大匠，坐赃数千万免官。又上章，奏开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值，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余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妻子。其牵船夫，皆令系二鍘子胸背（背原作皆，据明抄本改），落栈著石，百无一存。道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为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出《朝野僉载》）

唐代人杨务廉。孝和年间，建成了长宁安乐宅仓库，皇帝特授予他将作大匠一职。后来因他贪赃数千万而被免职。以后他又上书，奏请在陕州三门峡开道。开山凿石，在悬崖上架起栈道供牵夫行走。那里的河水十分湍急，所有雇用来的民工都不给工钱，假如牵绳一断，或者栈一折，就击杀数十人，然后用这些民工的工钱买成粮食来顶上这些死者的数目，并注明这些人是逃走的，通知当地官衙，囚禁他们的父老妻儿。对于拉船的牵夫，则命令在每个人的前胸后背拴上两个砣子，一旦落栈着石，百人之中也难活一人。整个道路都响着悲痛号子的声音，声音振动了山谷，人们都把杨务廉称作人妖。

天生此妖，就是来残害百姓的啊！

李全交

唐监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罗织酷虐为业，台中号为“人头罗刹”。殿中王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著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门令史张性，并求神狐魅，皆遣唤鹤作凤，证蛇成龙也。（出《朝野僉载》）

唐朝时，监察御史李全交等，专以残酷暴虐为职业，被御史台中的人们称之为“人头罗刹”。殿中侍御史王旭，被称为“鬼面夜叉。”在审讯犯人的时候，他们让犯人牵着枷柄向前走，叫做“驴驹拔橛”；给犯人上枷并把他们的脑袋绑在树上，起名叫“犊子悬车”，两手捧枷，并在上面擦砖的，称为“仙人献果”；让犯人活在木桩上，使他的枷柄向后别弯的，取名“玉女登梯”。在拷打郴州刺史廖福、司门令史张性时，让他们祈求神、狐、魅，而被称作“唤鹤作凤”、“证蛇成龙”。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韦儼
萧颖士 李希烈 卢杞 襄样节度
史牟 李绅 胡湊 (以下俱缺文)
韦公干 陈延美 赵思綰 安道进

胡元礼

唐胡元礼，定城人也。进士擢第，累授洛阳尉。则天朝，右台员外监察，寻即真，加朝请大夫。丁忧免，起复，寻检校秋官郎中。累迁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广州都督。性残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时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狱，务从宽。元礼屡折之，日知终不易。尝出一死囚，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命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命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

竟以两状申，日知果直。时人忌元礼之苛刻，尝于宣仁门外，为冤家罗辱于泥中，幸金吾救助。敕榜仇者百。台中罚元礼五千，以其辱台也。（出《御史台记》）

唐朝的胡元礼，是定城人，进士出身，几个任期都只授予他洛阳县尉。到武则天时，授予他员外监察御史，不久便授予他正员御史，并加朝请大夫衔。丁忧（旧时父母死后，儿子要在家守丧三年，不准做官）免除后，重新起用，不久便任检校（代理）秋官（刑部）郎中。后历任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广州都督等职。他的性情极为残忍刻薄，不可以情相求。当时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次审查案子，他都从宽处理，因而被胡元礼屡屡驳回。而李日知也始终不改判。李日知曾免除一个囚犯的死刑，胡元礼不同意。判该杀，案子在两人之间往来复去，双方坚持再三，胡元礼怒，命令府史长告诉李日知说：“元礼只要不离开刑曹，此犯就没有活刑！”李日知也命人去回报他说：“日知只要不离开刑曹，此犯就不会判死刑！”终于将两份判决书一起上报，李日知果然正确。在胡元礼任御史时，人们都很憎恨他的苛刻，有一次在宣仁门外，胡元礼遭到仇人的侮辱而被推进泥坑中，幸亏得到禁卫军的救助，皇帝下令杖罚那个仇人一百，而御史台向胡元礼罚款五千，因为他败坏了御史台的声誉。

诬刘如璿恶党

刘如璿事亲以孝闻。解褐唐昌尉累迁乾封尉，为侍御史，转吏部员外。则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转南郑令，迁司仆司农少卿秋官侍郎。时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协，诬以反诛之。其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觉唧唧而泪下。俊臣奏云：“党恶，下诏狱。”璿诉曰：“年老，因遇秋风而泪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泪，作可因风。口称唧唧之声，如何取雪。处以绞刑。”则天特流于灊州。子景宪讼冤，得征还，复秋官侍郎。辞疾，授兖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于代。俊臣但苛虐，无文，其劾乃郑愔之词也。（出《御史台记》）

刘如璿事奉双亲一向以孝顺闻名。入仕便当了唐昌县尉，任满再转任乾封县尉。后任侍御史，转任史部员外。到了武则天朝，由夏官（兵部）郎中降职为都城县令，转任南郑县令，后升任为司仆、司农少卿及秋官（刑部）侍郎。当时来俊臣的一个党羽，与司刑府史一个姓樊的人不和，便诬陷他要谋反而杀了他。他的儿子到朝堂诉冤，没有敢理会的，于是便从别人身上拽了把刀剖腹自尽。朝官们的无不望而恐惧

的，刘如璿却不禁“唧唧”而泪下。来俊臣群奏道：“他是同党，也是个邪恶分子，应该下诏捕他入狱。”刘如璿申诉说：“我年纪大了，是因为遇上风才落泪的。”来俊臣又揭发道：“眼睛流泪涓涓不止，怎么可以说是因为风吹的呢？口中还发出唧唧之声，这又如何洗刷掉？就当处以绞刑。”武则天仅仅把他流放于灊州。后来刘知璿的儿子刘景宪上诉申冤，才得到征召而还朝，并恢复了他的秋官侍郎之职。刘如璿坚辞不受，又授予他兖州都督。刘如璿喜欢写作，有文集四十卷流行于世。而来俊臣只是严酷暴虐，没有文采，他在揭发别人的时候，也只能说出像郑愔之流说的那种词语而已。

宋昱韦儂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外甥。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常无原作韦先，据明抄本改）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儂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连枷作队，急递赴役。（出《谭宾录》）

李林甫是姜皎的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的外甥。杨国忠下令剑南官府，要从当地召募役夫远赴泸南服役。由于粮少

而又道路险恶，常常是有去无回。而要去剑南的役夫，每年，都要令宋显、韦儂为御史，去督促各郡县征募。人们知道一去必死，各郡县都无法接受这个命令。宋、韦二人便设下诡计，假令僧人设斋，然后在要路或转弯之处，选择众人之中那些孤单的穷困者，立即绑走。然后把他们安置在秘密的屋子里，发给他们棉衣，再给他们带上枷并把枷串联起来站成队，立即驱赶他们去赴役。

萧颖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昔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一捶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出《摭言》）

萧颖士的性情十分残酷。他从前有一个仆人，侍候了他十几年，每次发怒他都要用棍棒抽打他一百多下，使他痛苦得难以忍受，有人鼓动他再换一个主人，那个仆人说：“我不是不可以到别处去，所以要长期地留在这里，是我很爱他的才能。”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驱百姓妇女及辘重，以实壕堑，谓之湿梢。（出《转载》）

唐朝建中年间，李希烈攻打汴州，城未攻克，便驱赶百姓妇女连同军用物资一起，用来充填城壕。他说这叫活埋。

卢杞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厚善。每伺卢杞昼寝，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来。知与镒偶语。杞遽至镒间中，詹趋避。杞遂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詹之罪，以排严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狱犹未具，而杞已奏杀詹黜郢。中外侧目。（出《谭宾录》）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十分要好，每次探察到卢杞在白

天睡觉的时候，就到张镒的官署去。卢杞发现了此事，有一天，他又假装睡熟，侦察到郑詹果然又来，知道他们俩正在私语，他便突然来到张镒的官署中，郑詹急忙躲避起来。卢杞于是谈一件机密之事，张镒道：“殿中郑侍御在这里。”卢杞装作惊愕地说：“如果像你说的，那么这事是不应该让别人听到的。”后来他极力地揭发郑詹的罪错，目的是排挤严郢的势力。三司使刚刚审讯郑詹和严郢，还没定案判刑，卢杞就已经奏请皇帝杀了郑詹罢了严郢。朝廷内外对他十分怨恨。

襄样节度

襄阳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为师，多暴；郑元镇河中，亦暴，远近呼为襄样节度。（出《国史补》）

襄阳人很善于油漆家具，全国各地都学习他们的样子，人们都称为襄样。等到襄阳人做了主管牢狱的长官，多数人都很残暴。当时郑元镇守河中，也很残暴，远近都称他为襄样节度使。

史 牟

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检畦（畦原作畦，据明抄本改），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共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国史补》）

史牟在解县管理盐业生产，刚刚对盐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变法，这是为了中意于朝廷。他有一个十几岁的外甥，跟着他去检查盐田，回来时拾了一颗盐粒，史牟知道了，便立刻将外甥杖杀。当他姐姐哭着跑来相救时，已经来不及了。

李 绅

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永宁吴尉弟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

书。酷吏歿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之比（比字原缺，据《新唐书》六一《李绅传》补）。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

唐李绅既治淮南，决吴湘狱。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佑莫敢言。评事李元将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时，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及为孙，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居郑圃，与绅同年之旧，特来谒。才及旅次，家仆与市人竞。诘其所以，仆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仆与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识君，到此何不相见。”崔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毕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之，具罪笞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恻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于是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绅曰：“汝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粃粒随流者不必报来。”忽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子，谒绅。晤对间未甚周至。先是白尚书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盖谓辛丘度性迂嗜酒，李绅短而能诗。辛氏即丘度子也，谓李曰：“小子每忆白二十二丈诗：‘闷劝畴昔酒，闲吟二十丈诗。’”李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挟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又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李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

又宿将有过请罚，绅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检擢楚。（出《去溪友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绅因以前是宰相而镇守一方，因而恣意逞权威。凡斩杀罪犯，都要等到秋分的时候，而永宁县吴县尉的弟弟吴湘，却正当盛夏之时便被无罪斩杀。崔元藻因怀恨德裕对他的斥责，就推翻了原来的口供，因而便说，御史核实完案子回来，都应向皇帝禀告，以分辨清楚案子中的是非，可是有的人权势威慑天下，使御史不能回禀皇帝，案卷也不给主管刑狱的官员，只是由李绅上奏便将吴湘处死了。这时德裕已失去权势，而宗闵原来的党羽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等，都充任了要职，因此对德裕很怨恨，他们以利来引诱打动元藻等，并让三司具结李绅，依仗权威、武力坐镇一方，虐杀良民百姓。以神龙年间皇帝诏书为准，酷吏已死了的，爵位也要剥夺，子孙不得做官。李绅虽然已死，也请求与过去被处死的人同样处理。结果皇帝下令，削去李绅身上的三官，子孙不得做官，给德裕等人降职处分。提拔汝纳为左拾遗，崔元藻为武功县令。最初李绅是以文学和节操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他对所有来访的人都必然要大耍权威，或者对人很粗暴很刻薄，因而才仓促地促成了吴湘冤案。

唐朝时，李绅去治理淮南，先判决了吴湘的死刑。执法极为严厉，对于犯了罪的人绝不宽恕。因而那些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绅士都隐藏起自己的行迹。然而慑于他的暴烈，幕

僚们没有敢告诉他这些情况的。评事李元将的弟弟李仲将寄居于江都，当李绅长期寄居于那里并去他家作客时，每次见到元将都称呼为叔，而当他荣华显达后，李元将称自己是兄弟是侄儿他都不高兴，等到称自己为孙子，他好像才勉强接受。有一个崔巡官住在郑圃，他与李绅有同科进士之谊，特地来拜访他，刚刚到了旅馆，家仆与一个市民争斗起来。李绅追问那个家仆是干什么的，那奴仆说：“是宣州馆驿崔巡官的仆人。”他把那仆人和市民都处以极刑，并下令把崔巡官捕来，说：“过去我曾认识你，既然来到这里，为何不来相见？”崔叩头道谢说：“刚刚来到旅馆歇下，天色已经晚了，相公是尊贵的人，不适当的时候是不敢来倾述尽礼的，希望能给予怜悯，放我回家乡去。李绅还是把他绑起来，定罪杖打二十。把崔巡官送过了秣陵，他已面如死灰，也不敢大哭一声。当时人们相互说道：“李绅的族叔反过来做了他的孙子，李绅的友人忽然作了被他流放的囚犯。”于是市民百姓，都害怕遭遇不测的苦难，便有很多人渡过长江淮河而离去。他的属官告诉他说：“住户百姓逃走的已不少了。”李绅道：“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颗粒总是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不必报来。”忽然有一个少年，那行为似乎很狂放，自称叫辛氏子，来拜访李绅。因在见面对话时对他不够周到，便吟白居易寄给元稹的诗道：“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这当然是说辛丘度性子迂腐而嗜酒，李绅个子矮而会写诗，辛丘子就是辛丘度的儿子。他又对李绅说：“我每次能记住白居易二十二丈诗，闷了就互相劝饮昔日的陈酒，闲了就吟咏二十丈诗。”李绅笑道：“辛长兄有这样一个狂儿，我敢不与他保持老交情吗？”凡

是宦宦之家，都挑剔氏子放荡不羁。丞相这次受辱，也只好使自己刚烈的性子暂时委屈一下了。有一个曹官刚刚上任，那人的容貌体态气质都很象李绅，李绅见到他却很厌恶，便对他的形像描写道：“穿件黑官服拿着个笏板，也想到这来拿俸禄以外的吃饭钱，看见这副形体，就足以令人悲哀叹息的了！”左右看了都偷着发笑。有一个老将领因犯了过失来向他请求惩罚，李绅道：“老兵依仗着自己年老就认为不会处刑了吗？如果是在军营中，应该判你杖罚一百！”终于没有免除对他的鞭打。

胡 湫

潘之南七十里至办州为陵水郡。办之守曰胡湫，故淮西吴少诚之卒。鸱张荒陬，多法河朔叛将所为。且好蹴鞠，南方马瘠小，不善驰骋，湫每召将吏鞠，且患马之不习，便更命夷民十余辈肩舆，湫攀挥杖，肩者且走且击，旋环如风。稍怠，湫即以策叩其背，亟（纪力反）鞭亟走，用为笑乐。嘻！湫一叛卒耳，彼虽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岂使可封者受毒痛于可诛者乎？湫之不道，弹人割孕，斯近之矣。岂命吏者以远人为刍狗耶？何其用斯人也毒虐一方之民哉？后一岁，湫以罪闻，诏流于九直。自办五十里至罗州为招义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场三。然郡民盗煮，亦不能禁。郡多蜜，洁白如雪。（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从潘州向南七十里就到了办州的陵水郡。办州刺史叫胡淞。过去淮西吴地很少有忠诚的士兵，他们在荒山野岭中极为嚣张。胡淞多是效法河朔叛将对他们进行整治。他还很喜欢踢球，但是南方的马呆疾而且个子小，不善于奔驰，胡淞每次召集武将和官吏踢球，都担心马不习惯，于是就改变方法，命令十几个土著人用轿抬着人进行比赛。胡淞坐在上边挥着鞭子，抬轿人一边跑他还一边用鞭子抽打，飞奔旋转如风。稍有懈怠，胡淞就用鞭子抽打他们的后背，他越是加急地抽打抬轿人越是加急地奔跑，他便以此为乐趣，嬉笑不止。胡淞不过是个叛变过来的卒子而已，那些人虽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可毕竟是天子的百姓，天意怎么能让本该受封的人忍受本该杀死的人给予的痛苦呢？胡淞残无人道。曾经用弹弓射人，用刀剖开孕妇的肚子的纣王，跟他是近乎一类的人了。在任命官吏的时候怎么能把远方的人当做家犬呢？又为什么用这样的人来治理虐待一方民众呢？过了一年，胡淞获罪，皇帝下诏将他流放到九直。自办起经五十里地便到了罗州的招义郡，招义临海，海边有三个煮盐场。然而百姓都私下煮盐，也不能禁止。这里还盛产蜂蜜，洁白如雪。

韦公干

崔州东南四十里至琼山郡，太守统兵五百人，兼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凡五郡租赋，一供于招讨使。四郡之隶于琼，琼隶广海中。五州岁赋，廉使不得有一缗，悉以给琼。军用军食，仍仰给于海北诸郡。每广州易帅，仍赐钱五十万以犒秩。琼守虽海渚，岁得金钱，南边经略使不能及。郡守韦公干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镞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公干前为爱州刺史，境有马援铜柱，公干推镞，货与贾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神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诉于都护韩约。约遗书责辱之，乃止。既牧琼，多乌文喏陀，皆奇木也。公干驱木工洩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干以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喏陀器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万也。书曰：“货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干不道，残人以得货，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秽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阴祸阴匿，苟脱人诛，将鬼得诛也。”（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州东南四十里便是琼山郡，郡太守手下有五百士兵，太守还兼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凡五州收上来的田租赋税，都一起交给招讨使。其他四郡隶属于琼州，琼州则附属于广海中。五州每年收上来的赋税，廉使不能得一缗（古钱币一千文为一缗），全部交给琼州。而军队给养，仍要依赖于海北各郡供给。每当广州更换主帅，还要赏赐五十万钱用以犒劳军队。琼州郡守虽然只是管理着海岛中的一块地域，然而他每年得到的金钱，是南方的经略使也比不上的。这个郡守就是韦公干。此人贪婪而残酷，抢掠良家子女作他的奴婢，对他们如同驱使猪狗一样。他共有女奴四百人，其中大多数是为他做工，有织花缣文纱的，有把兽角拉直做成容器的，有冶炼锻造金银的，有把珍贵的木材加工成器具的，他的家简直像商贸集市一样。对于这些做工的女奴们，每天每月都要考核，唯恐质量不合格，韦公干在这之前曾任爱州刺史，州属境内有一尊马拉铜柱的塑像，他想要把它推倒熔炼，卖给经商的城外胡人，当地人不知道这是汉朝时的一个伏波将军铸造的，认为它是神物，哭着求道：“假如你真的要把它毁坏了，我的家族将都要被海神杀死啊！”韦公干不听，百姓便急忙去向都护韩约申诉，韩约写信斥责了他，才算停止。当了琼州刺史后，见这里生长着很多乌文和喏陀，这都是珍奇木种，韦公干便驱赶木工沿海去寻找砍伐，以至有的完不成任务或没伐到合格的木头而用斧子自杀的。前一年，韦公干的官职被韩约的女婿替代，他便命令两只大船，一只装满喏陀木做成的器具并混装着金子，漂海东去。并命令强壮的士

兵为他护航。将要到达广州时，大概是船上的器具木质坚硬细密，而且金子也很重，驶行不到几百里，两只船就全覆没了，损失的价值不知有几万万。有人写道：“钱财不合情理地进来，也会不合情理地出去。韦公干不人道，是残害了别人而得到的钱财，是榨尽了当地土著人的膏血而养肥了自己，只能是白白地脏污了自己的名声，不能得到一点利益。隐祸必然是隐藏的，即使他逃脱被人杀死，也将会被鬼杀死。”

（卷首目录有陈延美一条谈氏初印本并缺）

赵思綰

贼臣赵思綰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无非面剖而脍之，至食欲尽，犹宛转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万。嗟呼！倘非名所仗皇威而剿之，则孰能剪灭黔黎之猘狻？（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乱臣赵思綰从叛乱到失败，共吃人肝六十六个，而且没有不是当面把人肝剖出来切成小块，直到快吃干尽了，人还在凄厉地呼叫。而被他杀戮的人也有一两万。啊！假如不是名义上依仗皇威而将他剿除，那么有谁能够消灭这个平民百姓的猘狻（专吃人的怪兽）呢？

安道进

有安道进者，即故云州帅重霸季弟，阿东人也，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忽一日拔而玩之，谓人曰：“此剑也，可以荆钟切玉，孰敢当吾锋芒。”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夸谭。假使吾引颈承之，安能快断乎？”道进曰：“真能引颈乎？”此人以为戏言，乃引颈而前，遂一挥而断。旁人皆惊散。道进携剑，日夜南驰，投于梁主。梁主壮之，俾隶淮之镇戍。有掌庾吏，进谓曰：“古人谓洞其七札为能，吾之钺镞，可彻其十札矣。尔辈安知之？”吏轻之曰：“使我开襟俟之，能彻吾腹乎？”安曰：“试敢开襟否？”吏即开其襟，道进一发而殪之，利镞迳过，植于墙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挈而南奔。昼则从于卢获中，夜则望星斗而窜。又时看眼中神光，光多处为利方，光少处为不利，既能伏气，遂绝粒。经时抵江湖间，左挈婢，右携犬，而辙浮渡，殊无所损。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甚丰。时兄重霸事蜀，亦为列校，闻弟在吴，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发一介以请之。迨至蜀，亦为主将，后领兵戍于天水营长道县。重霸为招讨马步使，驻于秦亭县。民有爱子，托之于安，命之曰厅子。道进适往户外，厅子偶经行于寝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斩而投于井。其家号诉于霸，传送招讨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

闲卜户防之。蜀破，道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功，鞭背卒。（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安道进，是原云州主帅安重霸的最小的弟弟。河东人，性情十分凶险。后唐庄宗没有登位时，他只是一名小校，常常佩剑排列于侍卫官中。有一天忽然拔出剑来玩弄。并对人说：“这把剑，可以砍开铁钟切碎玉石，谁敢当场试它的锋利？”旁边有一个人道：“你这是什么锋利的武器，竟然狂妄地说此大话？假如我把脖子伸过来承接着，难道能一下子砍断吗？”安道进道：“你真能把脖子伸过来吗？”这个人以为他只是说笑话，就把脖子伸到他跟前，于是他一挥剑把那人的脖子砍断，旁边的人全都惊慌失散。安道进带上剑，日夜兼程地向南奔驰，投向了后梁的君主。梁主见他很健壮，便让他去淮河一带戍守边界。有一个掌管粮仓的官吏，安道进对他说：“古人说能穿透七层札（古时铠甲上的皮革或金属叶片）的箭头为上品，我的锋利的箭头，可以穿透十层札。你哪里懂得这些啊。”那个官吏很轻蔑地说：“假使我要敞开衣襟等在这里，你能用它穿过我的肚子吗？”安道进说：“你敢敞开衣襟试试吗？”那官吏真就敞开了怀，安道进一箭把他射死，锋利的箭头穿过他的肚子，插在墙上。安道进平时蓄养着一只狗和一个婢女，于是又牵引着他们向南奔去。白天纵横于芦苇中，夜晚就望着星斗辨别着方向而逃窜。同时又时常察看眼中的光亮，光色强的一边为有利方向，光色暗的一边为不利方向，这时

就要抑制自己向这边行动。他们终于断绝了粮食。不久便来到江湖之间，他左手提着婢女，右手牵着狗，顺着车辙渡水，竟无一丧生。淮南的主帅得到他，提升他为副将，对他赏赐也十分丰厚。当时他的哥哥安重霸正服务于蜀国已经是高级将领，听说他弟弟在吴地，便告诉了蜀王。蜀王很赞成他的意思，派了一个人去请他，等安道进来到蜀国，也做了主将，后来率兵戍军于天水营长道县。此时安重霸做了招讨马步使，驻守于秦亭县。有一个百姓，将爱子托付给安道进，他给取名叫厅子。有一天安道进正好到屋外去。厅子偶然经过了他的卧室前面，他便对厅子产生了怀疑，于是大怒，竟然把厅子拦腰斩断并把尸首投到井里。厅子家将此事哭诉于安重霸，安重霸把安道进转送给招讨使王公，王公又把他送到了后梁，王公不忍加害他，向梁王上表救了他一条活命。后来他十分怨恨他的长兄，又想要杀害他大哥的全家，他大哥只好又以占卜的方式重新选择了住处并围了栅栏而防备他。后蜀灭亡后，安道进又东归后唐，后唐明宗任命他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犯下罪过，被鞭打其背而死。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 妇人一

此卷宋版原缺，予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其余缺文尚俟他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未知所出，后印本撤出。附增识语云云，今将初印本此卷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征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以
下俱缺）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洗氏

洗氏。高凉人。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幼贤明，在父母家，能抚循部众，压服诸越。高凉太守冯宝闻其志行，聘为妻。每与夫宝，参决词讼，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萧勃征兵入援，遗刺史李迁仁召宝。宝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后果反。宝卒，岭表大乱，氏怀集之，百越晏然。子仆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诏册氏为高凉郡太夫人，赉繡幃油络驷马安车，鼓吹麾幢旌节，如刺史之仪。仆卒。百越号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夫人帅师败之。亲披甲乘马，巡抚诸州，岭南悉定。封谯国夫人。幕府署长史，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一袭。时番州总管赵纳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论之，敕夫人招慰。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德意，所过皆降。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卒谥诚敬。

洗氏，高凉人，世代为南粤首领，部落有十余万人。洗氏自幼就贤惠聪明，未出嫁时，就能安抚部落中的民众，压服各方粤人。高凉太守冯宝听了她的志向和操守，娶她为妻子。她常常与丈夫冯宝一起，参与决策诉讼，使这里的行政措施和法令井然有序。侯景反叛，都督萧勃调集军队支援，并派遣刺史李迁仕去召见冯宝，冯宝想要前往，洗氏怀疑他也要反叛，就阻拦了他，后来果然反叛。冯宝死后，岭南大

乱，洗氏又使人们归顺于她，百粤之地平静下来。当时洗氏的儿子冯仆还小，但由于洗氏的功劳封他为信都侯，皇帝下诏书册封洗氏为高凉郡太夫人，赏赐一驾挂着刺绣帷幔悬垂着丝质网绳套着四匹马的安车，鼓乐喧天，仪仗旗帜飘拂，并持有旌节，如迎接刺史一级官员的仪式。儿子冯仆死后，百粤人称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叛，夫人率师平乱，并披甲骑马，亲自到各州去安抚，岭南一带全部安定，又被册封方谿国夫人。幕府中的长史，及所属官吏都授给印章，遇事不必先上奏，可以自行决断处置。皇后还赐予她各种首饰及一套宴礼服。当时番州总管赵讷十分贪婪残暴，当地土著人纷纷逃亡或反叛，夫人上了一份密封章奏要求给他论罪，皇帝下诏让夫人对当地的民众进行安抚并招之归顺。夫人亲自带着诏书，自称是朝廷的使者，经历了十几个州，宣扬讲述皇帝的恩惠，凡是她所经过的地方全都归顺。文帝赐给夫人临振县汤沐邑。死后谥号为城敬。

洗 氏

洗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長七尺，多智謀，有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或冒熱遠行，兩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嶺喪亂，洗氏點集軍丁，固護鄉里，蠻夷酋長不敢侵軼。及趙陀稱王，遍霸嶺表，洗氏乃賚軍裝物用二百担入覲。趙陀大慰悅。與之言時政及論兵法，智辯縱橫，陀竟不能折。授委其治高梁，恩

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支流也。（出《岭表录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洗氏是高州保宁人。身高七尺，很有智谋，有三个人的力气，两只乳房长二尺多，有时冒着酷暑远行，便把两只乳房搭在肩上。秦朝末期五岭之地起祸乱，洗氏招集选派兵丁，固守家乡，使得许多少数民族的部落酋长不敢侵袭。等到赵陀称王，占据整个岭南地区时，洗氏便带上要赠送的二百担军装和物资去拜见，赵陀极为喜悦。洗氏与他谈时政论兵法，智谋和辩才都纵横自如，赵陀竟辩驳不倒她，委托她治理高凉之地。她的恩威震动了远近的民众，相邻的州郡都依附于她。如今岭南多有洗姓，那大多数都是她家族的后代。

卫敬瑜妻

卫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为誓，不许。户有巢燕，常双飞，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誌。后岁，此燕果复来，犹带前缕。妻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南雍州记》）

卫敬瑜的妻子，十六岁时就死了丈夫。父母及舅舅姑姑都打算让她改嫁，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她家住着一窝燕子，经常是双双伴飞，后来忽然变成了单飞燕，此女有感于它的孤处，使用一根丝线系在它的脚上作记号。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又飞回来，还带着以前的丝线，她写诗道：“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铎乱，人相略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诣原作请，据黄本改）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至城门，守者谁何，疑其诒，与迪至肆问状，见妻首已在于枘突。迪裹余体归葬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周迪的妻子某氏。周迪很善于做买卖，往来于广陵，正好遇上毕师铎叛乱，人们都互相抢掠出卖而赚钱吃饭，周迪已经饿得快要死去了，妻子道：“如今想要回去，就不能两全了。你有老人在世，我们二人不能一块死，只希望把我卖掉以便救济你返回去。”周迪不忍心，妻子决然地来到贩卖人口的店铺，卖钱数千都送予周迪。走到城门的时候，守门人盘

查审问，怀疑他们是在欺骗，便要与周迪去店铺核实，此时见妻子的头已经置于她依靠的横梁木上。周迪包裹起剩余的尸骨归来后把她埋葬。

邹待征妻

邹待征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从待征官江阴。袁晁乱，待征解印窜匿，薄为贼所掠，将污之，不从。语家媪，使报待征曰：“我义不辱。”即死于水。贼去，得其尸，义声动江南。闻人李华作《哀节妇赋》曰：昔岁群（群原作随，据《全唐文》卷三一四改）盗并起，横行海浙。江阴万户，化为凝血。无石不焚，无玉不折。峨峨薄媛，炯然名节。自牧之子，邹征之妻。玉德兰姿，女之英兮。邹也避祸，伏于榛莽。婉如之宾，执为囚虏。匍匐泥沙，极望无睹。出授官之告，托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达邹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滨。哀风起为连波，痛气结为孤云。鳧雁为之哀鸣，日月为之蒙昏。端标移景而恒直，劲芳贯霜而犹存。知子莫如父，诚哉长者之言。（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邹待征的妻子名字叫薄，是武康县尉自牧的女儿。待征到江阴做官，薄也跟随而去。袁晁叛乱，待征扔掉官印逃跑躲避，薄被敌人抢走，想要污辱她，薄不依从，告诉她家的一个老女仆，并让她告诉待征说：“我的义节不能玷污，我宁可投江而死。”敌人退走后，得到了她的尸体，她的声誉传遍

了江南。听说此事的人有个叫李华的写了一篇《哀节妇赋》：“去年群盗并起，横行于沿海江浙一带。江阴的千家万户，都化为一片片凝血。他们无石不烧，无玉不断。巍巍薄女，名节光耀，自牧之女，邹郎之妻，洁白的品德，芬芳的姿质，是女中的英豪。邹待征避祸，藏于丛生的草木之中，她仿佛被抛弃了一样，被捕捉而成为囚徒。当时是在泥沙中尽力爬行，极力盼望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而被投降的官吏告密。夫人托一个白发老妇给带话，老妇被夫人所感动，于是把夫人的话转达给邹待征。兵乱解除后去寻找尸体，发现于江畔。哀风为她荡起水波，云气为她结成孤云。鳧雁为她哀鸣。日月为她蒙辉。端标移景而恒直，盛开的香花即使遭了严霜而香气依然存在。知道孩子的谁也不如自己的父亲，最可信的是长辈的话。”

窦烈女

奉天县窦氏二女伯娘、仲娘，虽长于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于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之于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于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拆面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之而去。京兆尹第五

琦感其贞烈，奏之，诏旌表门闾，长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给。京兆尹曹陆海，首赋以美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烈女传》）

烈女姓窦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颜色，读书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门取桂娘去。将出门，顾其父曰：“慎无戚戚，必能灭贼，使大人取富贵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侧，复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虽妻子不知者，悉皆得闻。希烈归蔡州，桂娘谓希烈曰：“忠而勇，一军莫如陈仙奇。其妻窦氏，仙奇宠且信之。愿得相往来，以姊妹叙齿，因徐说之，以坚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尝间谓曰：“贼凶残不道，迟晚必败，姊因早图遗种之地。”仙奇妻然之。兴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欲尽诛老将校，俾少者代之。计未决，有献含桃者。桂娘曰：“希烈子谓分遗仙奇妻。”且以示无事于外。因为蜡帛书曰：“前日已死，殡在后堂。欲诛大臣。须自为计。”次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发丸见之，言于薛育曰：“两日称疾，但怪乐曲杂发，尽夜不绝，此乃有谋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噪于衙门，请见希烈。烈子迫出拜，愿去伪号，一如李纳。仙奇曰：“尔悖逆，天子有命。”因斩希烈妻及子函七首以献，陈尸于市。后两月，吴少诚杀仙奇，知桂娘谋，因亦杀之。（出《樊川集》，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奉天县有两个姓窦的女子叫伯娘、仲娘，虽然生长在乡村荒野，但自幼便有志向和节操。她们居住在与邠州相邻界的地方。唐朝永泰年间，有草贼数千人手持兵器，进入她们的村落，进行抢劫。他们听说这两个女子很有姿色。当时姐姐十九岁，妹妹十六岁，他们正藏在岩洞里，贼徒们想要对她们强行污辱，于是先从洞中拽出伯娘，走了数十步，又拽出了仲娘，贼徒们相互望了望，心中都很满意。等走到深谷边上，伯娘说了声：“我怎能受你们这些强盗的污辱！”便跳下深谷去。强盗们还在惊惧中，仲娘也跳下去。谷深有数百尺，姐姐很快就死去了，仲娘摔得脚断脸破，遍身流血，断气很久又曾苏醒过，强盗这才作罢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叹二女的贞烈，便奏于皇帝，皇帝下诏表彰了她们的世家，并永久免除她们的丁役，二女的葬事花费全部由官家付给。京兆尹曹陆海，头一个写赋赞美她们。

烈女姓窦，字桂娘。父名良，唐朝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桂娘生得很美，从小读书，很有文采。李希烈攻破汴州，派兵到窦家把桂娘抢走，快要走出门的时候，回头对她的父亲说：“多加慎重不要悲伤，我一定能灭掉这些贼寇，让大人在天子那里取得富贵。”桂娘是因为有才能和姿色，李希烈才让她伴随于自己身边的，因此她很快就巧妙地取得了李希烈的信任。凡是李希烈的机密，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的，桂娘全都能够听到。李希烈要回蔡州时，桂娘曾对他说：“要论忠诚和勇敢，全军谁也不如陈仙奇。他的妻子窦氏，陈仙奇是极宠爱信任的，我希望能与她互相往来，以姊妹相论，好对她慢慢劝说，

以便使陈仙奇的心更坚定。”李希烈答应了她。于是桂娘把陈仙奇的妻子当做姐姐来事奉。桂娘曾为离间李、陈之间的关系而对她说：“李贼凶残无道，早晚会失败，姐姐应该及早谋划投奔的地方。”仙奇的妻子同意这样做。兴元元年，李希烈暴死，他的儿子迟迟不公布，他打算全部杀掉那些老将校，让少壮派取代。计谋尚未决定时，来了一个进献樱桃的人，桂娘说：“希烈的儿子请你分出一些赠送给仙奇的妻子。”并以此来表现出自己对外面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事。于是她在一片蜡帛上写道：“李希烈前日已死，灵柩停放在后堂。其子打算诛杀各大臣，你们自己要想好计谋。”接着用红色把帛丸染得如樱桃一样。仙奇发现了帛丸看到字后，告诉薛育说：“两天来一直对外称病，只是演奏一些杂怪乐曲，彻夜不停，看来是有计谋没有定下来。其实这是想对外表示出空闲无事，好不让人们生疑。”第二天，仙奇、薛育各自派兵到衙门喧哗，请求见希烈。希烈的儿子被迫出来拜见，并愿意去掉伪号，仍如过去一样称李纳。陈仙奇道：“你等叛逆，天子有令！”于是斩了希烈的妻子儿子等七人的头献给朝廷，并把他们的尸体陈于大街上示众。两个月后，吴少诚杀了陈仙奇，他知道前事出于桂娘的谋划，于是也杀了桂娘。

郑神佐女

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

驰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歿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节度使萧俶以状奏之曰：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碛。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励贞方之节。”诏旌表门闾。□赞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雎”合雅，始号文明。（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列女传》）

唐朝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郑神佐的女儿，二十四岁，已答应嫁给驰雄牙官李玄庆。郑神佐也是个当兵的，戍守于庆州。当时党项叛乱，郑神佐战死。郑女的母亲先已死去，他们没有男儿。郑女因为父亲战死在边城，再也无法回来，便剪去头毁掉女子的相貌，独自一人前往庆州，护送父亲的遗体回来。将遗体运送到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亲合葬，便住在坟地的房子里，并亲手栽种了松柏，发誓永不嫁人。节度使萧俶将此事写成文状奏予皇帝说：“在乡里之中，很少懂得礼教，而乡村女子的本性，尤其不明白做人的正道。但是郑氏女子把悲痛完全凝结在坟墓中，以深深的悲哀怀念父亲，她投身于沙漠，收回了父亲的遗骨。从遥远边陲，能回到她故乡，并由悼念亡亲的悲郁之情而聚结为对敌人的仇恨，决心守护坟墓而发誓不再嫁人，应该表彰这种孝道精神，鼓励

这种忠贞的节操。”皇帝下诏表彰了她的家庭。并赞扬道：“由于赏罚和教化使天下太平，男人忠诚女人坚贞，讲礼仪而能自我防范，讲正义而不苟且偷生。大笔生辉，闺房的名声大振，《关雎》符合雅的教化，这是第一个被称为文明的。”

卢夫人

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按《妒妇记》。亦有夫人，何贤于微时而妒于荣显邪？予于是而有感。（原缺出处，许刻本作《朝野僉载》）

卢夫人，房玄龄的妻子。还是在房玄龄地位卑微时，有一次他病得将要死了，于是对她托言道：“我病得快要死了，你还年轻，不可守寡，你要善于侍奉那个后来人。”卢夫人哭着进入帷帐中，剜出一只眼珠示于房玄龄，以证明自己决不会有二心。恰巧房玄龄的病康复了，房玄龄对她终身都很敬重。可是考察一下《妒妇记》，那里面也有卢夫人，为什么在房玄龄卑微的时候她很贤惠，而到他地位显赫时她便有了妒忌之心呢？我于是很有些感慨。

符凤妻

玉英，唐时符凤妻也，尤姝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于舟上，骂曰：“受贼辱，不如死。”遂自沉于海。（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朝野僉载》）

玉英，唐朝时符凤的妻子，生得十分美丽。符凤因获罪而被流放于儋州，走到广州时，被当地的土著人杀死，并威胁玉英供他们奸淫。玉英道：“我只一个女人，哪里能侍奉这么多男子？请推举出一个年长的人来。”强盗们答应了她，便请她去换衣服。过了一会儿，玉英身着盛服站在船上，骂道：“受贼人的污辱，不如一死！”于是跳入海中。

吕荣

许升妻吕氏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

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励，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为盗所杀。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所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逾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虜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许升的妻子吕氏字荣。许升年轻时是个赌徒，不修养自己的品行。吕荣曾经亲自去操持家里的产业，以便奉养她的婆婆。并多次劝他钻研学业。许升每次有不良行为，她就流着眼泪对他进言规劝。吕荣的父亲长期积蓄的愤恨终于暴发出来，于是叫回吕荣打算让她改嫁。吕荣叹息道：“这个命中应有的遭遇，在道义上也是不该离异再嫁的。”始终不肯回去。许升因此受到感动而自勉自励，于是到外地去求师学习，终于取得功名。不久被本州推荐任命为官，走到寿春县时，被强盗杀害。刺史尹耀捕捉到了那个盗贼，当吕荣去大路迎丧的时候，听说捕到盗贼。便来到州府，请求戮杀仇人，尹耀听允了她的要求，吕荣便亲手砍下盗贼的头，用以祭奠亡灵。后来郡内遭遇寇贼，强盗们要奸辱她，她越墙而走，强盗持刀将她追获，说：“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吕荣说：“为了节操道义，决不让身子受到污辱！”强盗于是将她杀死。这一天，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雷击电闪，强盗恐慌了，立即叩头谢罪，并把她埋葬了。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明日，保晦逃，贼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贼诱悦万词，不答。贼怒勃然曰：“从则生，不然，正膏我剑。”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从逆贼手，遂遇害。保晦归，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号而绝。（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殷保晦的妻子，是封敖的孙女，名绚字景文，会写文章，并擅长草书、隶书。殷保晦任校书郎时，黄巢进入长安，夫妻一起藏于兰陵。第二天，殷保晦逃走，贼人喜欢景文的美色，想要娶她，被她严厉拒绝。贼人好话说了千千万，封景文仍不答应。贼人勃然大怒道：“从我则生，不然的话，正好用你来润滑一下我的剑！”封景文骂道：“我乃是公卿之后，守节而死，虽死犹生！”一直不肯依从贼人而让他得手，于是被杀害。保晦回来，左右告诉他说：“夫人死了！”保晦痛哭而死去。

高彦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正己，及纳拒命，质其妻子，使（子使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守濮阳。建中二年，挈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屠其家，时女七岁，母李怜其幼，请免死为婢，许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赖而生。”母兄将被刑，遍拜四方，女问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义诛，神尚何知而拜之。”问父所在，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骇叹，诏太常谥曰“愍”，诸儒争为之谏。彦昭从玄佐救宁陵，复汴州，授颖州刺史，朝廷录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赠陕州都督。（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广德神异录》）

高愍女，原名叫妹妹。父亲高彦昭，原来在正己手下做官，等到让他归顺时被他拒绝。于是留下他的妻子儿女为人质，派他去驻守濮阳。唐朝建中二年，高彦昭带着城池归府河南都统刘玄佐，因而他的家属全被屠杀。当时他的女儿才七岁，母亲李氏可怜她还年幼，请求免她一死去做婢女，他们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女儿不肯，道：“母亲哥哥都不免死，还依靠谁活着？”母亲和哥哥将要被执行，于是遍拜四方，女儿问为何要拜，母亲说：“这是向神祷告乞求。”女儿道：“我

们家是因为忠义而被杀，神怎么不知道而还要去拜它？”她问过父亲在哪里，便面向西方痛哭，再拜而后赴死。德宗对此女很惊叹，下诏由太常博士为此女立谥号为“愍”，许多儒士都争相为她写悼念文章。后来高彦昭随刘玄佐援救宁陵，收复汴州，被授予颍州刺史，朝廷记载了他的忠君事迹。他在颍州任职二十年而未迁调，死后追赠为隘州都督。

李诞女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一丈。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

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缙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

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作数石米糍蜜麸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啗咋。寄

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法。其歌谣至今存焉。（出《法苑珠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东越的闽中县有一座庸岭，从下面到岭顶要走数十里路。在岭北坡的阴湿地带，有一条大蛇，长有七八丈，身围有一丈，当地的土著人对它常常感到恐慌。东治的都尉以及所属县邑的长吏们多有被蛇咬死的，于是使用牛羊祭祀，可是仍然不太平，或者给人托梦，或者告诉巫师，说想要吃十二三岁的童女。都尉令长们都很担忧害怕，就一起去寻找那些婢奴生的或罪犯家的小姑娘先领来养着，到了八月初，便祭送到蛇洞口，蛇到晚上就出来将她吞食了。年年如此，前后已送去了九个童女。有一年，快要到祭礼的日期了，可是没有招募童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儿，他的小女儿名叫李寄，应招要去，父母不让，李寄道：“父母不要相留，如今只生了我们六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儿，你们虽有孩子也像没有一样。我活着不会有缙萦拯救父母那样的功劳，不能供养老人，白白地浪费衣服粮食，活着也对家庭无益，不如早点死了。把我卖了，还可以少得一点钱用来供养父母，这不是一件好事吗？”父母仍然疼爱她不让她去，然而终于没能禁止，李寄还是去了。她去求要到一把好剑和一条咬蛇犬，到

了八月初，便到庙中来坐，怀中藏着剑并领着狗。她先把几石用蜂蜜炒的糍粑放在洞口，到了晚上蛇便出来了，那蛇头大如谷仓，眼睛如二尺镜，闻到糍粑的香味，先去吞食。这时李寄放出狗，那狗扑上去便咬，李寄随后冲上去用剑砍杀。那蛇于是窜出洞来，到了庙的庭院便死了。李寄到洞中去察看，得到那九个童女的头骨，全举在手中走出来，悲痛地说：“你们太怯弱了，全都被蛇吃掉，实在太可怜了！”于是李寄缓步而归。越王听说此事后，娶李寄为王后，授予她父亲将乐县令，母亲及姐姐们也都有赏赐。从此东治之地再也没有妖邪作乱，那赞颂李寄的歌谣至今还在流传。

义成妻

汉源县人义成妻，壮年无子。夫死将葬，及先殯时，含毒药酒，至未入墓时，抚棺吞之而死。乃为合葬焉。时以状闻，有诏赐帛。事见常璩《国志》。（出《黎州国经》，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汉源县人义成的妻子，到了壮年也没生儿子。丈夫死了将要埋葬，在没有下葬之前，她先含上一口毒药酒，等到就要入墓时，她抚着棺材吞酒而死。于是把他们一起合葬。当时皇帝从上奏的文书中知道了这件事，下诏书给予表彰并赐

予布帛。此事见于常璩国志。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书魏知古，性雅正，善属文。年七十，卒于位。妻苏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含袭讫，举声一恸而绝。与尚书同日合丧。时奇其节，以为前代未之有。（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唐朝时，工部尚书魏知古，性格文雅正直，善于写文章。七十岁时，死于任上。他的妻子苏氏开始并未哭，等她来到之后，先是用香水为他擦洗身子，再给他口中含上玉换好衣裳之后，一声痛哭而死去，与尚书同日合葬。当时人们十分惊奇她的节操，认为这是从前没有过的。

侯四娘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卫州有妇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谒于军前，愿入义营讨贼。（出《独异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唐朝至德元年，史思明叛乱尚未平息，卫州曾有侯四娘等三名妇女，刺血为誓拜于军前，要求加入正义之师去讨贼。

郑路女

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帛罗列岸上，而恣贼运取。贼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则美色，贼潜知之矣。骨肉相顾，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即具小舟，载之而去。谓贼曰：君虽为偷，得无所居与亲属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既为汝妻，岂以无礼见逼。若达所止，一会亲族，以托好仇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有，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以貌美，其言且顺，顾已无不可者，即自鼓其棹，载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路兄弟有到江南去做官的，他们把船停泊在江中的小岛旁，突然来了一群强盗，他们就把所有的金帛等贵重物品都陈放在岸上，任贼人随便拿取。可是贼人却一件不要，说：“只要得到侍御史的小娘子就满足了。”郑路的女儿是个美人，

贼人是在暗中知道的。骨肉亲人面面相顾，不知该如何回答为妥，而郑女却欣然同意随他而去。那贼也有小船，便载她而去。郑女对那贼人道：“你虽然以偷盗为生，可是能没有家和亲属吧？然而我家是士大夫家族。如今既然要做你的妻子了，怎么能对我无礼相逼呢？要是到达你所去的地方，见到你的亲属，能把你的妻子安顿托附好我就满足了。”那贼人说：“行。”郑女又指着带来的两个婢女道：“你既然以偷为名，就不该有这些婢女，为你打算，不如把她们送回我家好。”那贼人因为她貌美，她说什么他都顺从，因此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便亲自划桨，载着二个婢女走了。郑女于是跳江而死。

邹仆妻

梁末龙德壬午岁，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绾都军之务。有劲仆（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以路。至宋州东芒碭泽，素多贼盗，行旅或孤，则鲜有获免者。其日与妻偕憩于坡之半双柳树下，大咤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言粗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断之。斯仆随身兵刃，略无所施，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也！”贼谓诚至而

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之警之卒也。其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也。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适遭屠戮之状。总首闻之，潜召其徒，俱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于市。其妇则返襄阳，还削为尼，誓终焉之志。（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后梁朝末期龙德壬午年，襄州都军务邹景温调任去徐州，仍然掌管都军之务。他有一个很强健的仆人（姓名已不详），仗着自己有武功而勇猛有力，便独自与妻子骑驴上路。走到宋州东芒县的碭泽，这里平素多有强盗，路经这里的人凡有孤单的，很少能免除被抢劫杀害的，这天他便与妻子在这里的坡旁双柳树下歇息，他大声讲道：“听说此地平素多有豪客，怎么没一个敢来与我决一胜负啊！”话音刚落，便有五六个强盗从树丛中跳出来，一人从后边双手将他抱住，与他拼搏并把他扑倒，那贼手下的众徒便立即按住他的脖子，抽短刀将其斩断。这个仆人随身携带的武器，丝毫没有用上，是乘其不备而袭击的。他的妻子在旁边，没有表现出一点惊慌，只是假装地大喊道：“痛快！今天才洗刷掉我的耻辱。我本是良家之女，遭到他的抢掠，才到了这里，谁说没有神明啊！”强盗们认为她很真诚而没有杀她，带着她和行李并赶着两头驴一起向南走去。走了将近五六十里，到了亳县的北界，在孤庄的南面开始休息。庄子的大门站着带兵器的人，那是在这里警戒和守卫村庄的人。那妇人便径直走到村民的家中。强

盗们也认为她去要吃的，没有怀疑她。妇人于是哭着去拜见了村中的总首，并且讲述了她的丈夫刚刚遭屠杀的情况。总首听说后，秘密地召集他手下的人，一起把他们拘捕绑上，只有一人逃走。然后给他们戴上刑具押送亳城，他们都被斩首于市并陈尸示众。那妇人则返回襄阳，削发为尼，立下终身当尼姑的志向。

歌者妇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然颇恣横。有善歌者。与其夫自北而至，颇有容色。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而不许。帅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妇于别室，多其珠翠，以悦其意。逾年往诣之，妇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变。及就榻。妇忽出白刃于袖中，擒帅而欲刺之。帅掣肘而逸，妇逐之。适有二奴居前阖其扉，由是获免。旋遣人执之，已自断其颈矣。（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南中地区有一个大帅，世袭爵位，然而十分放纵蛮横。有一个善于唱歌的女子，与她的丈夫从北方来，那女子很有姿色，大帅听说后便召见了她。每次到大帅的府第，总是与她的丈夫一起来，轮唱和声，歌声回旋缭绕。大帅想要和她做

爱，那女子拒而不允。大帅便秘密派人害死她丈夫并把她安置于别室，还为她置办了珍珠翡翠等许多首饰，以取悦于她的心。过了年后大帅到她那去，那女子也欣然接待，而且情意十分缠绵。等到上了床，那女子突然从衣袖中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按住大帅想要制服他，大帅拉住她的胳膊抽身逃走。那女子去追他，正好有两个奴仆在她到来之前抢先关上大门，因此幸免逃脱。随后便派人捉拿她，那女子已自己砍断脖子。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氏 董氏 高睿妻
 崔敬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妻 刘皇后 河池妇
 人
 贺氏

才妇

谢道韞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慎氏 薛媛 孙氏

贤妇

徐才人

徐氏名惠，坚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为才人，特迁为充容。军旅未宁，上疏谏修宫室，词甚典美。上然之。（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大事神异运》）

徐惠是徐坚的女儿，出生后五个月就能说话。唐太宗把她选为宫中的才人，又特意将她迁升为随军充容。在战事尚未平息，军旅生涯尚未结束时，徐惠便给唐太宗上疏，劝谏不要修建宫室。她写的奏章文词极为典雅华美，皇上欣然采纳了她的建议。

卢氏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仁杰每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常经雪后休假，仁杰因候卢姨安否。适表弟挟弓矢，携雉兔而来归，进膳于母，顾揖仁杰，意甚轻简。仁杰因启于姨曰：

“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杰大惭而退。（出《松窗杂录》）

狄仁杰身为则天女皇的宰相时，有个姓卢的堂姨住在午桥南面的庄园里。堂姨有个独生儿子，从来没来过都城的亲戚家。仁杰为皇上办事勤勤恳恳，十分认真，直到年末才能休息几天。休假之日，仁杰便到庄园看望卢姨，正赶上表弟腋下挟着弓箭手里拎着山雉野兔从外面回家。他进屋后就侍候母亲用饭，一面向旁边的狄仁杰随便地打招呼致意，并不把这位当朝宰相十分放在心上。仁杰便向堂姨说：“我现在是朝廷宰相，表弟喜欢干什么，我一定尽力让他如愿以偿。”卢姨说：“宰相的权势自然是极为显贵的。你姨只有这么个独生儿子，我不想叫他去侍候女皇。”狄仁杰听了，心里十分羞愧。

董 氏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止之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

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计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当朝时，太仆卿来俊臣权势显赫，专横拔扈，深为朝廷官员所不满和警惕，而上林令侯敏却偏偏与他靠近。侯敏的妻子董氏劝诫他道：“来俊臣是个国贼，他的权势不会长久的。有朝一日他垮了台时，他的奸党同伙就要首先遭到制裁。您应当对他敬而远之。”侯敏听信妻子的话，渐渐与来俊臣疏远了。来俊臣对此十分恼怒，立即将侯敏逐出朝远放涪州武隆县令。侯敏不愿赴任，想弃官留在家，董氏说：“要速速离京赴任，不要希求留在这里。”侯敏便带着家眷启程，到了涪州府衙，将文书交给参州将。原来文书中另外多写了一页，当州将打开文书看时，看见了正式文书之外的文字，便大怒道：“你的名分德性都未修养好，凭什么资格去做县令！”便不放他去上任。侯敏非常忧虑和纳闷，妻子董氏说：“只管住在这里，不要企求去上任。”住了五十天，忠州的叛贼攻破了武隆县城，杀死原来的县令，连他的家眷也大都被抄斩了。侯敏一家则因未能及时上任而保全了性命。后来，来俊臣被杀，他的同党也被逐出朝廷流放到岭南，侯敏则因早已与他疏远并被排挤出京城，所以又一次免受灾祸。

高睿妻

赵州刺史高睿妻秦氏。默啜贼破定州部，至赵州，长史已下，开门纳贼。睿计无所出，与秦氏仰药而诈死。昇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我与尔官，不降即死。”睿视而无言，但顾其妇秦氏。秦氏曰：“受国恩，报在此。今日受贼一品，何足为荣？”俱合眼不语。经两日，贼知不可屈，乃杀之。（出《朝野僉载》）

赵州刺史高睿的妻子是秦氏。当默啜逆贼攻破定州守兵，兵临赵州城下时，长史以下的官吏都去打开城门，迎接贼兵入城。高睿无计挽回局势，便与妻子秦氏仰卧在床上服药装死。他俩被抬到默啜的住处，过了好长时间，默啜手持绣着金狮子的授带紫袍展示给他看，说：“如果投降，我就给你大官做；不投降就杀死你！”高睿看了看没有说话，只是转过脸去看看妻子秦氏。秦氏说：“平生蒙受国恩，报答就在此时。今日接受逆贼加封的一品高官，也绝不是什么荣耀的事。”说完后，夫妻两人闭上眼睛一言不发。过了两天，逆贼知道不能使他们屈服，便把他们杀害了。

崔敬女

唐冀州长史吉懋（明抄本懋作哲），欲为男项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项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项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出为温州司马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朝，冀州长史吉茂，要娶南宫县丞崔敬的女儿给儿子吉项当媳妇，崔敬没有答应。吉茂用某种过失威胁崔敬，强行求亲，崔敬害怕了，只好答应这门亲事。吉茂选择良辰吉日下了婚帖，并派花车前来迎亲。花车来到了崔敬的门前，崔敬妻子郑氏原先不知道这回事，便抱着女儿大声哭道：“我们家门里从来没有这个姓吉的女婿！”要作新娘子的那个女儿则躺在床上坚决不起来。这时，崔敬的小女儿便对母亲说：“父亲如今着急为难，我们应当舍身解救。如果是让我们去作奴婢，还不可以拒绝，我们也是名门望族，这并不值得视作耻辱。姐姐如果不同意这门亲事，我愿意去替她。”说完便登上花车走了。吉项迁升为平章事，贤惠的妻子通达礼节，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的美满姻缘，以为是夫贵妻荣。吉项后来因与

河内王武懿宗争权获罪被贬，离开朝廷出任温州司马，最后死在那里。

李畬母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车（车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出《朝野僉载》）

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一次，李畬发放奉禄，禄米由差役送到家里，母亲令人按照标准过数，结果多出三石，询问多出来的原因时，差役说：“御史的禄米出库时一向不将高出斗口的部分刮平。”母亲又问应付多少车脚钱，差役又说：“给御史家送禄米一向不收车脚钱。”李母生气了，命令差役送还多出的禄米与应付的车脚钱，以此表示对李畬的责备。李畬得知后便追问仓库官员，并且治了他的罪。各位御史见此情景，脸上都现出羞愧的颜色。

卢献女

文昌左丞卢献第二女，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颜调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后，奏请续亲，许之。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贄币甚盛，执致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誓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后为尼，甚精进。（出《朝野僉载》）

文昌左丞卢献的二女儿原先许配给一个姓郑的，丈夫早早去世，她便立誓不再改嫁。她姿色秀丽容貌端正，格调十分高雅。她有个姐夫叫李思冲，是羽林军将领，姐姐去世之后他便奏请续弦，卢献的二女儿便许给了他。兄弟们知道此事后，谁也不敢对她说。李思冲选好日子置备了丰厚的聘礼，带上聘礼登门送去时，卢献二女儿却把他拒之于门外，并且高声骂道：“老奴才，我可不是你的配偶！”于是跳墙出去，到了亲戚家，剪去了满头秀发。李思冲将此事奏禀皇上，皇上的敕令不改变她矢志不嫁的决心。后来她出家当了尼姑，潜心修行，十分虔诚。

邓廉妻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之。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发，麻衣不谄，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出《朝野僉载》）

沧州弓高人邓廉娶妻李氏，结婚不满一年邓廉就去世了。李氏年方十八，矢志守节，为丈夫的亡灵摆设牌位，每天三时供奉饭菜并在灵前哀哭，一连六七年总是身穿布衣素服不吃腥荤。忽于一夜梦见一位男子，容貌举止甚为端庄笃诚，欲求李氏作自己的配偶，李氏在梦中没有应许他。从此以后，李氏每天夜晚都能梦见他，但始终未接受他的请求。李氏以为他是个精魂鬼魅，便写了符咒驱除他，结果未能除掉。李氏感慨地说：“我要矢志不变节，却为此事屡屡干扰。大概是我的容貌尚未衰老的缘故吧。”于是用刀割掉了秀发，身上的麻布衣服从不洗涤，鬓角蓬乱也不梳理，脸上身上布满了尘垢。

那个鬼魅便在梦中向李氏称谢道：“夫人的节操真如松竹一般坚贞，实在不能使你改变呀！”从此再也梦不见他了。沧州太守为了表彰李氏的贞节，在她的门前修建了牌坊，至今仍有贞节牌坊矗立在那里。

肃宗朝公主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是以遂令为参军之战。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话录》）

唐肃宗在宫中聚会宴乐，由歌女们化妆扮演戏剧，剧中有个身穿绿衣手持简板的参军。天宝末年时，有位蕃将阿布恩被判了刑，他的妻子被充侍在掖庭，此人擅长歌舞，便被分配在歌妓队里。这次宴乐演戏时，肃宗便让她来扮演参军的角色。公主劝告肃宗道：“皇宫里的歌妓很多，为什么偏要这个人来扮演。如果阿布恩真是叛逆的话，他妻子也是同样受刑的人，不宜于靠近皇上身边。如果他是冤枉的，那又怎

能忍心让他妻子与歌妓们混在一起，充当笑乐的工具呢！我虽然非常愚昧，但深以此事不合情理。”皇上听了，也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停止演戏，赦免了阿布恩的妻子，并由此敬重公主的贤惠。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其异。妻刘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闾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子（子原作于，据明抄本改）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必之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侑也，不足忧矣。”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闲鼓吹》）

侍郎潘炎在唐德宗时任翰林学士。受到极为深厚的恩宠。他妻子是刘晏的女儿。一位京尹有事要见潘炎，一连几天未能见到，便向守门人赠送了三百匹细绢。夫人知道此事后，对潘炎说道：“哪有身为大臣，连京尹想要见面都要送给守门人

三百匹细绢的道理！官场的可怕与身居高位的危险由此可知。”她急劝丈夫潘炎辞去官位。儿子孟阳刚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时，夫人非常担忧，对他说：“以你的人才而得坐侍郎职位，我真害怕有灾祸临头啊！”户部衙门再三催促孟阳上任，夫人便道：“不行，不能马上就位。你先把你的同学同辈请来聚会一下，由我观察观察看看。”儿子便将交往深厚的同僚都找了来，客人来到后，夫人垂下帘子在一旁仔细观察了一番。聚会结束后，夫人高兴地对儿子说：“他们都是和你一类的人，用不着担忧了。”夫人问及坐在末位的那位身着惨绿衣服的少年是谁，孟阳答道：“那是补阙杜黄裳。”夫人说：“这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将来一定是位有名的卿相。”

刘皇后

后唐太祖至州上源驿之变，太祖愤恨，欲回军攻之，刘皇后时随军行，谓太祖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师。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太祖危惧。与德威议出保云州。刘皇后曰：“妾闻王欲弃城而入外藩。谁为此画？”曰：“存信辈所言。”刘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儿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城字原缺，据《北梦琐言》补）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也？王顷岁避难达鞞，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

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北蕃？”遂止。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堵。刘后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后唐太祖至州上源驿之变，太祖十分恼火，便要让部队掉过头来去攻打对方。刘皇后当时正随军行进，便对太祖说：“您是在为国讨伐贼寇，若以杯酒之微的个人恩怨而去攻城，过错就在我们一边，不如收兵回师，是非功过自有朝廷判定。”太祖于是收兵回师。天复年间，周德威的守军被汴军打败，部队四散溃逃，汴军从而进逼城下。太祖临危恐惧，便与德威商量出城去守云州，刘皇后说：“我听说国王要弃城而去边外藩镇，这是谁的主意？”太祖道：“这是存信他们的意见。”刘皇后说：“存信本是北蕃的牧羊小儿，哪管我们的成败。国王常常耻笑当初王行瑜因为弃城而丢掉了根基，结果被人宰割，如今竟要效法起他来。国王曾经年避难于鞑鞑，几乎遭到陷害，幸因朝廷多事，才得重新返回来。如今一旦出城，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怎么能去遥远的北蕃云州呢？”太祖于是放弃了出城的计划。过了几天，逃散的人又渐渐聚集了起来，守军将城池把守得严严的。这乃是刘皇后的功劳。

河池妇人

梁祖攻围岐陇之年，引兵至于凤翔。秦师李茂贞，遣戎

校李继朗统众救之，至则大捷，生降七千余人。及旋军，于河池县掠获一少妇，甚有颜色。继朗悦之，寝处于兵幕之下。西迈十五余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严夫妬，请以死代之。”戎师怒，胁力以威，终莫能屈。师笑而悯之，竟不能犯。使人送还其家。（出《玉堂闲话》）

当年梁祖攻打歧陇的时候，领兵来到凤翔。秦军李茂员派戎校李继朗率众救援，秦军一到即获大捷，活捉梁兵七千余人。李继朗率兵凯旋途中，在河池县抢到一位少妇，很有姿色。继郎很喜欢她，把她放军营之中，往西行进了十五余里路程。每当逼她就范之时她便说：“我婆婆管束极严，丈夫嫉妒心极重，我愿以死来代替对我的侮辱。”秦军官兵非常恼怒，强行胁迫其就范，但一直没能使她屈服。官兵转怒为笑，并对她表示同情怜惜，最终未能冒犯她；派人将她送回了家。

贺 氏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贺初为妇，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数年方至，至则数日复出。其所获利，蓄别妇于他所，不以一钱济家。贺知之，每夫还，欣然奉事，未尝形于颜色。夫惭愧不自得，更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已老且

病，凛馐切骨。妇傭织以资之，所得傭值，尽归其姑，已则寒馁。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妇益加恭敬，下气怡声，以悦其意，终无怨叹。夫尝挈所爱至家，贺以女弟呼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无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怨，可谓贤孝矣。（出《玉堂闲话》）

兖州有一户平民百姓，妇媳姓贺，邻里叫她织女。贺氏的父母以务农为生。丈夫是挑担的商贩，常年往来于郡城之间。贺氏初嫁为新妇时，未满十天丈夫就外出经商。每次外出都是一连几年才回家，在家里住不了几天就又外出了。他用经商挣来的钱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不给家接济一个钱。贺氏知道这件事后，每当丈夫回家，他依然殷勤侍奉，脸上没有丝毫不快的颜色。丈夫无可挑剔，心中不免有些惭愧，后来又无缘无故地辱骂贺氏，贺氏亦从不生气与他对骂。婆婆已经年老而且有病，经受着饥寒的煎迫。媳妇贺氏便给人家织布挣钱接济家用，挣得的工钱如数交给婆婆，宁可自己挨冻受饿。婆婆又不知心疼儿媳，天天虐待她。贺氏生怕老人生气，更加毕恭毕敬，整日低声下气，和颜悦色，以遂其心意，讨她喜欢，自己从无怨言。丈夫时常把情人领到家里，贺氏便以妹妹相称，脸上毫无怨恨的表示。贺氏为媳妇二十多年了，丈夫没有在家里住上半年，而她仍能勉力奉养老人侍候丈夫，从来没有怨言，堪称贤惠孝顺的女人啊！

才妇

谢道韞

王凝之妻谢道韞。王献之与客谈义不胜，道韞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谈，客不能屈。（出《独异志》）

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韞。一天，王献之在家里与一位客人谈论文理，始终辩论不过这位客人。道韞打发使女告诉献之道：“请让我来为小郎解围。”于是用青色绫缎当做障子遮住了自己，隔着障子与客人辩论起来，这位客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辩论过她。

杨容华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

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出《朝野僉载》）

杨盈川的侄女叫杨容华，自幼善长诗文。容华曾写过一首表现年青女子新妆情景的诗，喜欢这首诗的人都争相传诵。这首诗写道：“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秤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乎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出《景龙文馆记》）

唐朝的上官昭容，在母亲刚怀了她时，梦见有个神仙投给她一杆极大的秤，用它可以秤量天下。出生满月之时，母亲郑氏逗弄她道：“你就是秤量天下的人吗？”小孩咿咿哑哑地答道：“是。”孩提之时家中遇难，上官昭容便随母郑氏配入掖庭。十四岁时，聪明颖达敏捷博识，显示出无比的才华。则天皇后听说后便要考考她，只见她提笔即书，文章立成，全像早有成竹在胸一般。自从武周通天年间以后，在建立景龙文馆之前，她一直掌管则天女皇的诏命文告工作。朝廷的军国大计，生杀大事，多由她来裁决。至若搜求英俊人才，网罗擅长文辞的词客强人，她更是竭尽其力。一时间，国内多有好文之士，朝廷少有不学之臣。一连二十余年，民间出现路无拾遗的升平景象，这是上官昭容善于辅佐朝政的功劳。然而晚年之时她却多与宫外朋党沟通，玩弄权术，成为朝廷的危险人物，唐玄宗平息祸乱时，上官昭容被杀掉了。

张氏

燕文贞公张说，其女嫁卢氏。尝谓舅求官，候父朝下而问焉。父不语，但指搢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传载》）

燕文贞公张说的女儿嫁给了一家姓卢的。她说过要给公

公求一个官职，等到父亲退朝回家时便向他打听。父亲不说话，只是指着支撑床的龟向她示意，女儿张氏便领悟其意，拜谢父亲回到自己屋里，告诉丈夫说：“公公得到了詹事的官位。”

杜羔妻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杜羔的妻子擅长写诗。杜羔屡次参加科举考试没有及第，打算作罢回家。快要回到家时，妻子便先写好一首诗寄给他，激励他重返考场。诗中写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杜羔看了此诗，立即返回京城，终于考中了。

张睽妻

会昌中，边将张睽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上。诗曰：“睽离已是十秋疆，对镜哪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迭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疋，以彰才美。（出《抒情诗》）

唐武宗会昌年间，边将张睽戍守边防长达十几年未能回家，妻子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表达自己思念征夫的心情，绣成之后进宫献给皇上。诗中写道：“睽离已是十秋疆，对镜哪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迭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皇上为了表彰她的才华，敕令赐绢三百匹。

关图妹

关图有一妹甚聪惠，文学书札，罔不动人。图常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寓居江陵。有醜贾常

某者，囊畜千金，三峡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结託图，图亦以长者待之。数载，常公殂。有一子，状貌颇有儒雅之风纪，而略晓文墨，图竟以其妹妻之。则常修也。关氏乃与修读书，习二十余年，才学优博，越绝流辈。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东罗隐下第东归，有诗别修云：“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又《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复吟寄修云：“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篋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关氏亦有助焉。后修卒，关氏自为文祭之。时人竞相传写。（出《南楚新闻》）

关图有个妹妹天资十分聪明，所写的文章和书信，无不情辞并茂生动感人。关图常常跟同事们说：“我家有个进士，可惜不爱梳理。”后来关图家客居江陵。有个姓常的盐贩子，积蓄了很多钱，是三峡人，也定居在江陵。此人与关图交情深厚，关图也把他当长辈对待。几年之后，这位常某去世了。他有个儿子，相貌风度颇为儒雅，而且略通文墨，关图就把自己的妹妹给他做了妻子。此人就是后来很有名气的常修。关图妹妹嫁过去后，便与常修一起读书，刻苦修习二十余年，常修的才学十分渊博，远远超过了同辈人。咸通六年科举及第，主考官是司空李公蔚。江东举子罗隐落第之后返回故乡，临别有诗赠常修道：“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

桂苑一枝缘，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他还有一首《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同样流露出对常修才华的敬重，写成之后也寄给了常修，诗中写道：“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篋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常修的名望如此之高，与妻子关氏的帮助和影响大有关系。后来常修去世，关氏亲自动笔写了一篇祭文，此文被当时人竞相传抄。

鱼玄机

女道士鱼玄机字惠兰，甚有才思。咸通中，适李亿补阙。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道士。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自是纵怀，乃倡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尹温璋杀之，有集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女道士鱼玄机，字惠兰，很有文才。唐懿宗咸通年间，她嫁给了补缺李亿。后因丈夫不再爱她，便下山到咸宜观当了道士。她曾写诗悲叹自己的身世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自此之后，她放

浪情怀，是一个娼妇。后来竟然亲手杀死侍婢，结果被京尹温璋杀掉了。鱼玄机有诗文集流行于世。

牛肃女

牛肃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年十三，凡诵佛经三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复，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有（有原作不。据明抄本改。）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诵已而觉，问何故，亦不知。试令开卷，则亦精熟矣，问不答。著文章百余首。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皆古之知名者，往来答难，或称王弼、郑玄、王衍、陆机，辩论烽起；或与文人论文，皆古之知名者；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采其文《魍魎问影赋》。著千篇。其序曰：庚辰岁，予婴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羸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瘳。感庄子有魍魎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魍魎问于予影曰：“君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包六艺，文兼百氏，躋道家之秘言，探释部之幽旨；既虔恭于中馈，又希慕于前史；不矫枉以干名，不毁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烦冤枕席，憔悴衣

巾。子惟形兮是寄，形与子兮相亲。何不诲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伦。异莱妻之乐道，殊鸿妇之安贫。岂痼疾而无生赖，将微贱而欲忘身。今节变岁移，腊终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动暄气于梅柳。水解冻而绕轩，风扇和而入牖。固可蠲（蠲原作触。据明抄本改。）忧释疾，怡神养寿。何默尔无营，自贻伊咎。仆于是勃然而应曰：“子居于无人之域，游乎魑魅之乡。形既图于夏鼎，名又著于蒙庄。何所见之不博，何所谈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见。岂言谈之足晓，何节物之能辨。随晦明以兴灭，逐形骸以迁变。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视阴，而迟暮之心可见。伊美恶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谴。且予闻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极昏兮默。达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时运之通塞。悔吝不能缠，荣耀不能惑。丧之不以为丧，得之不以为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赏芳春，责予之不贵华饰。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测。”言未卒，魑魑惕然而惊，叹而起曰：“仆生于绝域之外，长于荒遐之境，未晓智者之处身，是以造君而问影。既谈玄之至妙，请终身以藏屏。”初应贞梦裂（裂原作制。据明抄本改。）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出《记闻》）

牛肃的长女叫应贞，嫁给了弘农杨高源。应贞在少年时期就特别聪明，好像有特异功能似的，有的人是“过目不忘”，她则能够“经耳必诵”。十三岁时，就能背诵佛经三百余卷，正有儒家经书及诸子、史书等一百多卷，亲族对此非

常惊异。应贞以前未读过《左传》，正要教授给她，而她却在一天夜晚刚刚睡下时，忽然背诵起《春秋》来，从鲁惠公元妃孟子卒开始，直背到智伯贪而复，故韩魏反而丧之为止，共计三十卷，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一直背到天亮才停止。当她在背诵的时候，好像有人在一句一句地教她，或者是跟谁在对谈。父亲非常震惊，几次喊叫她，一直不回答，直到背完了才醒过来。问她为什么能够这样，她也不知道。打开原书试验她时，背过的部分她已经十分精熟了，再问她什么她也不回答。应贞共写下文章一百余篇。后来，她所学习的范围，穷极儒、释、道三教，文泛涉猎，博识多能。每到夜晚熟睡时，就在睡眠中与文人谈论文学理论，交谈的对方都是从前的知名人物，她就与这些人互相对答，而且时时出现辩论的高潮，这些人有王弼、郑玄、王衍、陆机等。有时则与从前的知名人物谈论文章的得失。就这样，有时论文章、有时谈理论；一谈就是数夜不止。应贞在二十四岁时就去世了，也就是英年早逝。现在收集到她的文章《魍魎问影赋》若干章，此文的序言写道：“庚辰之年，我患重病在床，长达一百天之久不能下地走动，疾病使我精神萎靡不振，身体疲弱憔悴。利用药物治疗，又使病痛有增无减。有感于《庄子》曾有‘魍魎责影’之义，因成《魍魎问影》之赋，借此也许能够解除一些病痛吧。”赋的正文如下：魍魎问我的影子道：“你乃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问包揽六艺，文章兼通百家，深谙道家之秘言，探得释教之幽旨；既谨守着为妇之道，又希慕于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不矫前人之枉获取殊名，不毁现成之物显露自己。如此贤淑忠恕之德，足可为精神之支柱，为

何这样姿貌疲弱、精神沮丧，以至烦冤于枕席之上、憔悴于衣巾之中呢？身为影子，你只能寄身于形何，形何与你相亲相依。你为什么不教形体崇尚德性，自享天伦之乐，而使它不通于莱妻之乐道、鸿妇之安贫呢？难道痼疾缠身就不想生存，身处微贱就想轻生吗？如今节令变移，冬去春回，阳光普照大地，暖气吹拂梅柳，冰雪融化为春水在房前潺潺流淌，空气煽动着和风徐徐送进窗里。所有这些均能消除忧愁减轻病痛，怡悦精神延年益寿。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无所事事，给形体造成痛苦呢？”听了魍魉对影子这一通责问，我便愤然而起，与它争辩道：“你居住在无人的地方，游荡在鬼魅的故乡；你的形状图画在夏鼎上面、名字记载于《庄子》的篇章。你的见闻怎这么不够广博，言谈怎这么不漂亮！影因有了日光而生，像因有了本人而现；这里的微妙道理岂是言谈能说清的，哪能以节令与气象的变辨辩得明呢？影子随着日光的晦与明而或灭或兴，跟着形体的变更而变易。愚人怕见影而愚昧不明之劣性得以显扬，智者看到影则迟暮之心顿生，或赞美或厌恶，全因各人自己而定，影本身有何过错而受你谴责？况且，我听说，至道之精神在于深邃奥妙，至道之极致在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通达之人听任性命之或长或短，有识之士不在乎时运之顺利或阻塞；他们不为苦恼所纠缠，不为荣耀所迷惑，失掉什么不以为失，得到什么不以为得。你为什么竟然对我不赏芳春而恼怒，对我不看重华饰而加以谴责！另外，我的志向和操守，哪是你的智力所能理解的。”我的话还没说完，魍魉便惊讶地站了起来，叹道：“我生于没有人烟的境外，长在荒远的地方，根本不懂得智者处身的志向和操守，

所以前来问影。您既然谈到玄理如此深奥微妙，我愿意终生藏匿，不再出面骚扰。”

当年，应贞在夜晚睡眠时，梦到自己把书撕碎了吞食下去，每次做梦能吞食几十卷，下次做梦则又换一种文体来吞食，这样的梦做了不知有多少次，于是她便能写很漂亮的赋、颂等文章。她的笔名叫遗芳。

慎氏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严灌夫因游览，遂结姻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年无嗣息，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之凄感，遂为妇道如初。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云谿友议》）

慎氏是北陵虔亭一书香门第的女儿，当三史严灌夫来此旅游时，两人相识并结为美好夫妻，同年一起回到了蕲春。过了十多年，慎氏没有生儿育女，灌夫便挑她的过错将其休了，让她回到二浙老家。慎氏慨然登上舟船，亲属们来到江边送别。此时慎氏题诗一首，赠于灌夫以抒尚别之情。灌夫看了此诗深受感动，于是撕毁休书，夫妻和好如初。慎氏的这首

诗写道：“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颖。岁久，颖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颖牧，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似无返旧之心。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复留心于名宦也。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亦微知其意。乃对镜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甚惭，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出《云谿友议》）

濠梁人南楚材在陈颖旅游。日子久了，颖州太守因为敬慕楚材的仪表风范，便想把女儿许给他做妻子。楚材家里已经有了妻子，只因受到颖州太守的知遇，便忽然忘记了夫妻的情义，竟然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打发身边的家仆回家去取琴书，似乎已经无意回老家了。并且让人捎信告诉妻子，自己要去青城求道，去衡山访僧，已对仕途功名不感兴趣了。妻

子薛媛擅长书画，而且能诗善文。她心里已经多少知道丈夫的心意，便对着镜子画了自己的形像，连同新写的四首诗一块寄给了丈夫。楚材收到妻子的画像与诗之后，心里很觉惭愧，遽有隼不疑之让，夫妻于是恩爱如初，白头偕老。乡亲们为此事传颂着四句顺口溜儿：“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当时寄给丈夫的一首《写真寄夫》诗写的是：“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孙氏

乐昌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曰：“景胜银缸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谢人送酒》诗曰：“诗（明钞本诗作谢）将清酒寄愁人，澄彻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出《北梦琐言》）

孙氏是乐昌人，进士孟昌期的妻子，擅长写诗。一天，她把自己的诗集全烧了，以为能文善诗本非女人家的事。从此之后，她便遵守妇人之道，专心治理家务。孙氏有一首代替丈夫赠给别人的《白蜡烛》写道：“景胜银缸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一诗写道：“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还有一首《谢人送酒》诗道：“诗将清酒寄愁人，澄彻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美妇人

夷光丽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风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段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瑰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
妻
张褐妻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美妇人

夷光

越谋灭吴，畜天下奇宝、美人、异味，以进于吴。得阴峰之瑶，古皇之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贡于吴。吴处于椒花之房，贯细珠以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魂，谓之“神人”。吴王夫差目之，若双鸾之在轻雾，沚水之漾秋蕖。妖惑既深，怠于国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人以逃吴苑。越军既入，见二人在竹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吴城蛇门内有折株，尚为祠神女之处。（出《王子年拾遗记》）

越王为了灭掉吴国，搜集天下奇宝美人和异味，用来进献给吴王。搜集到的奇宝有昆仑山北阴的美玉，古代周穆王那样的骏马；异味有湘江沅水出产鱓鱼；美女则有夷光和修明。派人将这些全部贡献给了吴王。吴王将夷光和修明这两名美女安置建筑别致、装饰华美的房子里，将细小的珠子串起来作为门窗的帘子。早上放下帘子遮蔽太阳。晚上则卷起帘子以望明月。两位美人临窗而坐，隔着帘子便见她们对镜梳妆。偷偷看见她们的人无不心魂动荡，都说是仙女下凡。在

吴王夫差的眼里，她们就象一对鸾鸟在薄雾之中比翼而飞，又象露出水面的两朵莲花。夫差为她们的姿色深深迷惑，于是懒于上朝处理国事。等到越王发兵攻入吴国时，他便抱起两名美女逃到了吴苑。越军进入吴苑时，看见两位美人正在竹林下面，他们都说这是两位仙女，只是远远地观望而不敢有所侵犯。如今吴国都城的蛇门内有一棵折断的树，仍是人们供奉仙女的地方。

丽娟

汉武帝所幸宫人，名曰丽娟，年始十四。玉肤柔软，吹气如兰，身轻弱，不欲衣纓拂，恐伤为痕。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旁，唱回风之曲，庭中树为之翻落。常致娟于琉璃帐，恐垢污体也。常（恐垢污体也常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以衣带系娟被，闭于重幕中，恐随风起。娟（娟原作媚，据黄本改）以琥珀为佩，置衣裙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以琥珀为佩至为神怪也二十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出《洞冥记》）

丽娟是汉武帝宠幸的一位宫女，年仅十四，皮肤白皙柔润，呼气犹如兰花吐芳，身体轻柔弱不禁风，似乎经不住衣带的弹拂，生怕碰伤肌肤留下伤痕。她每次唱歌都由乐师李

延年伴奏，在□芝生殿旁唱回风之曲时，庭院的树叶都被振荡得纷纷飞落。武帝常常把丽娟安置在琉璃帐内，深恐尘垢沾污了她的身体。又总是用衣带系住丽娟的锦被，把她关闭在重重帷幕之中，生怕被风刮起来。丽娟用琥珀做成环佩，放在衣裙里面，不让别人知道。”环佩发出声响时她就对别人说是自己的骨节发出的声音，周围的人都互相议论她是神怪。

赵飞燕

汉赵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弱骨丰肌，尤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当时第一，擅殊（殊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宠后宫。（出《西京杂记》）

汉朝的赵飞燕身体轻盈腰肢柔软，善以轻曼的步态行路和起舞，这是妹妹昭仪所比不上的。但昭仪骨骼细弱肌肤丰润，特别能说笑。姊妹二人都有红玉般的光彩姿色，是当时最美的佳人，占尽了皇上对后宫的宠爱。

薛灵芸

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鄆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绩，以（绩以原作以绩，据明抄本改）麻藁自照。灵芸年十五，容貌绝世，间中少年多以夜时来窥，终不得见。

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便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歔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盛泪，壶中即如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遣车十乘，以迎灵芸。车皆镂宝为轮，丹画其毂。轳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涂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气辟恶厉之疾，腹题国所献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噎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霄”。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而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旁，一里致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上七字，是妖辞也）。”时为铜柱，以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致台，而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魏王，火伏而土兴也，土

上出金，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叹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因改灵芸之名为“夜来”。

入宫乘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胜，况乎龙凤之重！”乃止而不进。夜来妙于女功，虽处于深帷重幄之内，不用灯烛，裁制立成。非夜来所缝制，帝不服也。宫中号曰“神针”。（出《王子年拾遗记》）

魏文帝所宠爱的美人薛灵芸是常山人，父亲薛邺为鄞乡县亭长，母亲是陈氏，跟随薛邺居住在亭旁的房子里。薛邺家境贫寒，每天夜晚，灵芸与母亲便与邻居妇女聚在一起纺线，用麻绳与草辫点火照明。灵芸十五岁时，容貌秀丽绝伦，乡间的小伙子大都在夜晚前来偷看，但是一直见不到她的面。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谷习出任常山郡太守，听说亭长薛邺有位美女而家境十分贫寒，当时文帝正在挑选良家女子进宫，谷习便用千金巨资买到灵芸，把她献给文帝。灵芸听说要跟父母分手，一连几天长呼短叹，泪水湿透了衣襟。待到上车登路的时候，便在车上用玉制痰盂盛装眼泪，白玉痰盂都被泪水染成了红色。从常山出发直至京都，盂内的泪水便凝结如浓血。元帝派了十辆车出城迎接灵芸，车轮镶嵌着镂金图案，车毂图画着鲜艳的油彩，车栏前面也有各种珠宝装饰，悬挂的是衔百子的宝铃，行进途中铃声和鸣，响彻林野。驾车的是青色双蹄的牛，每天能走三百里路，是尸涂国进献给朝廷的。牛脚象马蹄子一样。大路两旁焚烧起石叶香，这

种石头层层迭迭状如云母，焚烧放出的香气能祛除瘟疫等疾病，这是腹提国进献的物产。灵芸距离京城还有几十里远，沿途便点起了绵延不绝的烛光，赶车的徒众拥挤在路上，尘土飞扬遮蔽了星月的光芒，当时人们称此为“尘霄”。沿途又筑起了高达三十丈的土台，台下燃起一排排蜡烛，此台名为烛台，远远望去有如一排排星辰落在地上。在大道旁边，每隔一里埋设一根五尺高的铜柱，用以标志里程。所以走路的人口诵歌谣道：“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当时在道旁树立铜柱以计里程，这就是“土上出金”所指的意思。而“火照台”的意思就是火在土的下面，指的是由一排排蜡烛映照着土台。汉代是火德王、魏代是土德王，“火照台”即火伏而土兴。也就是汉亡而魏兴。“土上出金”则隐喻魏灭而晋兴。当灵芸距离京城十里远时，魏文帝则乘坐雕玉专车，观望车队与人众的盛况，看罢叹道：“前人形容说‘朝为行云，暮为行雨’，如今是非云非雨，非朝非暮。”于是将灵芸的名字改为“夜来”。夜来入宫后加倍地受到宠爱，有位外国使臣为夜来进献上一件镶嵌着明珠龙凤的宝钗，文帝便说：“佩带较轻的明珠翡翠钗都有些不胜其重，何况这么重的龙凤钗呢！”于是没让送进后宫。夜来的针线活极为巧妙，虽然住在帷幕重重的内室，但不用灯烛照明，一件衣服很快就能裁制而成，所以凡不是夜来缝制的衣服，文帝一概不穿。宫里的人都称她为神针。

孙亮姬朝姝

孙亮作绿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尝爱宠四姬，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唯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此香殊方异国所献，凡经岁践踏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丽居、洛珍、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与席，使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相乱。所居室为《思香媚寝》。（出《王子年拾遗记》）

孙亮制作了绿色琉璃屏风，薄薄的琉璃片晶莹透澈，他常常在清凉的夜晚于月光下面将屏风展开。孙亮有四个深受宠爱的美人，都是绝代佳丽，第一个名叫朝姝，第二个名叫丽居，第三个洛珍，第四个洁华。他让四人坐在屏风后面，自己从前面观望，就象中间没有隔着什么东西似的，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后面的香气透不过来，这是四名佳人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一股香气。这种香气有别于异域他国所贡献的诸种香，凡在常年有人践踏的宴会休息场所，有这种香气沾上衣服，时间越久香味越浓，洗涤百遍也不减退，所以起名叫百洗香。或者以人名称呼这种香，于是就有朝姝香、丽居香、洛

珍香、洁华香。孙亮出游时总是带上这四位美人，让她们与自己一起赴筵席，让她们侍奉自己时，也都以香名的先后次序依次排列，不许颠倒，他的居室叫做“思香媚寝”。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妬玉人。后常欲琢毁坏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时君子以甘后为神智妇人。（出《王子年拾遗记》）

西蜀先主刘备的甘皇后是沛县人，出生于贫贱之家，乡里的算命相面先生说：“这个女孩以后必然富贵，地位可及后宫之尊。”后来她出落得体的形态极为出众，十八岁时，长成一幅玉质柔肌，体态妩媚容貌艳冶。先主将甘后安置在洁白透明的轻纱帐内，站在窗外望去，她就象月光笼罩下晶莹的

雪团。河南进献了一个身高三尺玉石人，先主便将它放在甘后的身边。他白天与大臣议论军国大计，夜晚则拥抱着甘后而玩弄玉人。人们常说玉之可贵可爱处，堪与贤德的君子相比，如今面对有着人体形态的美玉，怎么可以不玩呢？甘后与玉人同样的洁白滋润，看见的人都分不情彼此，受到先主宠爱的人不独嫉妬甘后，而且也嫉妬玉人。甘后时常想把玉人毁坏，便告诫先主道：“从前子罕不把玉当作珍宝，受到《春秋》的赞美。如今东吴与魏尚未灭掉，怎么能将蛊惑人的玩物整日放在心上呢？凡属这类东西和事情必能引起物议和疑窦，不应再让这类东西献进宫中了。”先主于是撤去了玉人像。争宠的人也告退了。当时的贤人君子以为甘后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妇人。

石崇婢翾风

石季伦所爱婢，名翾风，魏末，于胡中买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年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能观金色。石氏之富，财比王家，骄奢当世。珍宝瑰奇，视如瓦砾，聚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处者。使翾风别其声色，并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清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

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翾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常语

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数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翾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紫金为凤冠之钗，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象凤凰之形。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又筛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致象床上，使所爱践之无迹，即赐珍珠百粒；若有迹者，则节其饮食，令体轻弱。乃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粒真珠？”

及翾风年至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言“胡女不可为群”，竞相排毁。崇受谮润之言，即退翾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怼而作五言诗，诗曰：“春华谁不羨？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出《王子年拾遗记》）

石崇有个最受宠爱的婢女名叫翾风。魏期末年在胡人中买到时，她才十岁，石崇便放在家里养着。十五岁时就长成一幅无与伦比的秀丽容貌，尤其以体态优美出众，还能巧妙地分辨玉石的声音、察看金子的成色。石崇家里极富，财产可比王侯之家，生活骄奢闻名于当世，珍奇珠宝在他眼里视如瓦砾，堆积如粪土。这些东西都是从不同地方和国度得来

的，没人能够识别其出处。若让翽风辨别其声色，都能道出它们的产地。她说：“西方与北方出产的玉石，声音沉重而性质温润，佩戴在身上能益人性灵；东方与南方出产的玉石，声音清爽而性质清凉，佩带在身上则利人精神。”石崇家的侍女姿容娇艳者有几千人，翽风因擅长文辞最受宠爱。石崇经常对她说：“可以指着青天白日发誓，百年之后，我一定用你殉葬。”她答道：“活着时相爱死了后就得分离，莫不如别爱我。我若能够为您殉葬，身体不是很快就得腐烂么！”于是翽风益加受到宠爱。石崇曾经挑选姿容美丽而相貌相似的侍女几十人，发饰服装的规格尺寸完全一样，让人骤然间看去无法分别，然后，叫他们经常在身边侍奉。吩咐翽风将玉石调配给工人，让他们制作倒龙型玉佩，编织金丝为凤冠上的金钗，将玉石雕刻成龙体倒立的姿式，用金子铸造成凤凰的形状。让这几十名侍女佩带上这样的玉佩与金钗，手拉着手绕着殿堂上的柱子踮踮起舞，昼夜相接，永不间断，叫做“常舞”。如果要招呼她们时，不喊姓名，一律让翽风根据她们的玉佩声音和金钗的颜色，使玉佩声较轻的排在前面，金钗颜色鲜艳的排在后面，按照顺序依次走上前来。还让这几十人嘴里都含上奇异的香料，使她们在走路时说着笑着行进，吐出的香气便随风飘扬。又将沉水香筛成粉末，撒在象牙床上，如果宠爱的婢女经过时没留下痕迹，石崇就赐给她珍珠百粒；如果谁留下了痕迹，则让她减少饮食以减轻体重；侍女们中间于是流传着一句戏言：“你非细骨轻躯，哪得百粒真珠？”在翽风已到三十岁时，妙龄侍女便嫉妬起她来，有的则散布翽风乃胡人女子不可与她靠近，大家争相诋毁和排挤她。石崇

听了这些话后，就把翽风辞退到后房老仆人中，让她主持奴仆的工作。翽风于是心怀怨愤而作了一首五言诗。借以抒发自己的辛酸与不平，诗中说道：“春华谁不羨，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崇家的人都把此诗谱上曲子当歌唱，直到晋朝末年终止。

浙东舞女

宝历二年，浙东贡舞女二人：一曰飞燕，一曰轻风。修眉黦首，兰气融洽。冬不纻衣，夏无汗体。所食多荔枝榘实，金屑龙脑之类。带轻金之冠，鞞罗衣无缝而成。其文织巧，人未能识。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之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三二钱，上更琢玉芙蓉以为顶（明抄本无顶字）。二女歌舞台，每夜歌舞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及于庭际。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每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盖恐风日故也。由是宫中女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出《杜阳杂编》）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浙东送给朝廷舞女二人，一个叫飞燕，一个叫轻风。细长的眉毛油黑的头发，浑身散发着幽兰的香气。冬天不用穿棉衣，夏季身上不流汗。吃的

食物多是荔枝与香榧的果实，以及金屑龙脑之类。头戴轻轻的金丝帽子。身着无缝而成的罗衣。衣服的织纹精细纤巧，人们都未见过。轻轻的金丝帽是以金丝结成的。呈鸾鹤形状；又以五彩细珠装饰起来，玲珑相接，有一尺来高，秤量一下也不过二三钱重；上面又有玉雕的芙蓉作为帽顶。两个舞女常在台上歌舞，每当夜晚歌舞起来，歌声犹如鸾凤和鸣，百鸟听了无不飞落在台上，一直落满庭院的边上。优美神奇的舞姿，也非人间所有。每当歌舞结束，皇上便令内侍把她们藏在金屋宝帐之中，大概是怕风吹日晒着她们的缘故。于是宫中的女子们便道：“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

妒妇

车武子妻

俗说，车武子妻大妒。呼其妇兄宿，取一绛裙衣，挂屏风上。其妇拔刀径上床，发被，乃其兄也，惭而退。（出《要录》）

民间都说，车武子的妻子是个大妒妇。一天晚上，车武子把大舅哥招呼到自己房里睡，拿一件绛色裙子挂在了屏风

上。妻子看见裙子后，提刀直奔屏风后的床上，掀开被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这才羞愧地退了出去。

段 氏

临济有妒妇津。传言晋太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取妇得如此，吾无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患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梦见与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矣”。伯玉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虽下原有不字，据明抄本删）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丑不能致水神。丑妇讳之，莫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人水傍，好丑自彰。”（出《酉阳杂俎》）

临济有个叫“妒妇津”的渡口。传说晋朝泰始年间，刘伯玉的妻子段明光，生性妒忌。伯玉曾在妻子面前诵读《洛神赋》，他对妻子说：“要能讨到这样漂亮的女人，我就终生无憾了。”明光说：“您怎么因为水神生的美而轻视我，我死了何愁不成为水神呢！”当夜她就跳水而死了。死后第七天，她在梦中对伯玉说：“您本来是喜欢水神的，我现在已经成为

水神了。”伯玉于是终身不再从这条河上渡过。从此之后，凡有女人从这个渡口过河的，必须先把衣饰打扮弄坏了，然后船夫才敢让她上船，若不如此，行至水中就会有风浪大作。相貌丑陋的女人，打扮得再好渡河，里面的水神也不顾忌她。凡是不弄坏衣妆而渡河不引发风浪的女人，皆因相貌丑陋而不能招致水神的顾忌。丑女人过河时，因为怕人说她丑，所以无不主动破坏自己的形象，借以避免人们的嗤笑。由此，当地人流传着这样的口语：若求好媳妇，立在河渡口；女人到河旁，美丑自分明。

王导妻

王导妻曹氏甚妒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妍少者，必加诮责。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有数男。曹氏知，大惊恚，乃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讨寻。王公遽命驾，患迟，乃亲以尘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驰，乃得先至（至原作去，据明抄本改）。司徒蔡谟闻，乃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知否？”王自叙谋（《世说·轻诋》篇注。谋作谦。）志，蔡曰：“不闻余物，惟闻短辕犊车，长柄尘尾耳。导大惭。”（出《妒》记）

王导丞相的妻子曹氏，生性十分妒忌，限制丞相身边不得有俊男俏女侍奉，甚至连身边的少儿之中有几个长相好看的，她也必定严加责问。王导便背着妻子，在外面布置了一

个安乐窝，那里有娇妾成群，而且还生了好几个男孩。曹氏得知后，大为惊怒，于是率领太监及婢女二十余人，各持菜刀一把，兴兵前往讨伐。王导立即命令备车，害怕延误时间，他便亲自用拂尘的手柄帮助驾车的拼命打牛赶路，急急忙忙奔跑，终于抢先到达了秘设的安乐窝。司徒蔡谟听说后，便到王导面前对他说：“朝廷加给您九锡之赐，知道不知道？”王导亲自讲述他的大计志向，蔡谟说：“我没听说其他事情，只听说有短辕的牛车，长柄的拂尘。”王导羞愧得无地自容。

杜兰香

杜兰香降张硕。硕妻无子，娶妾。妻妒无已，硕谓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硕妻患创委顿。硕曰：“妻将死如何？”香曰：“此创所以治妒，创已亦当瘥。”数日之间，创损而妻无妒心，遂生数男。（出《杜兰香列传》）

杜兰香降张硕，张硕妻没有生孩子，于是娶妾。妻子的妒忌没完没了，张硕对兰香说：“如此下去，以后怎么办呢？”兰香说：“这种妒忌病是很容易治的。”说完之后，张硕妻子因生毒疮而萎靡不振。张硕对兰香说：“妻子眼看要死了，怎么办？”兰香说：“这种毒疮是用来治疗妒忌病的。疮好了，妒忌病也就会好的。”过了几天，妻子的疮平复了，她的妒忌心

也没了，于是生了几个男孩。

任瑰妻

唐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妬，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赉金胡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妬，不须饮之；若妬即饮。”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瑰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遂饮尽。然非鸩也，既睡醒。帝谓瑰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出《朝野僉载》）

又

房玄龄夫人至妒。太宗将赐美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语以媵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迟暮，帝欲有优崇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曰：“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乎？”（出《国史异纂》）

唐朝初年，兵部尚书任瑰由皇帝赐给了两名宫女，皆有倾国之姿色。妻子十分妒忌，便将宫女的美发烧烂使其变成秃头。太宗听说后，便命宫内太监带着金胡瓶酒前去赐给她。说：“饮下此酒立刻就死。任瑰位列三品，合当养婢纳妾。今后你若不再妒忌，可以不饮此酒；如果还要妒忌，那就立即饮下去。”柳氏跪拜接受皇命，礼毕，说道：“我与任瑰乃结发夫妻，两人都出身微贱，更加相爱互助，于是荣登高位。任瑰如今要多蓄婢妾，与其这样，我实在不如死掉的好！”说罢，随即将酒一饮而尽。但这并非毒酒。柳氏睡醒之后，皇帝对任瑰说道：“看来夫人秉性如此，无法令其改变，我也惧她三分。”于是诏令那两名宫女，将她们安置在其他宅第。

房玄龄的夫人也是极为妒忌。唐太宗要赐给房玄龄美女，玄龄再三推辞而不接受。太宗便令皇后召见玄龄夫人，跟她讲明，皇上赐给大臣婢妾之流，朝廷是有严格规定的，况且房司空年近迟暮，皇上赐给美女也是要对她格外优崇的意思。但是，无论说什么，夫人决不回心转意。太宗便传令对她说：“是要不妒忌而活着，还是宁可妒忌而死掉？”夫人说：“我愿妒忌而受死！”于是遣酌酒一杯送给她道：“如果是这样，那就饮下这杯毒酒。”夫人举杯一饮而尽。毫无半点犹豫和留恋。太宗说：“我尚且害怕看见这种人，何况是房玄龄呢！”

杨弘武妻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曰：“某人何因，辄授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见属，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不隐，笑而遣之。（出《国史异纂》）

杨弘武被任命为司戎少常伯，高家问道：“这人何能，要给他这个职位？”弘武答道：“臣妻韦氏性情刚烈强悍，昨天告诉我这么做，我要是不听，恐有后患。”皇帝称许他不隐瞒家私，笑着派他上任了。

房孺复妻

房孺复妻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见。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耶？吾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鑠桁，灼其两眼角，皮随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妆焉。（出《酉阳杂俎》）

房孺复子崔氏性情妒忌，身边的奴婢不允许有浓妆艳抹与头上盘着高高发髻的现象出现。每人只发给豆粒大一点胭

脂与一钱粉。有一个婢女是新买来的，大概不懂得主人的规矩和脾气，妆扮得稍稍艳丽了一些。崔氏发现后气恼地对她说：“你喜欢化妆吧，我来为你化化妆！”于是令人刻她的眼眉，用青色填上；把锁门用的铁柱烧红了，灼她的两只眼角，皮肉被烧焦卷了起来，便用红粉敷上。等到疮痂脱落后，瘢痕处处犹如化的妆。

李廷璧妻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卒。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咏愁》诗曰：“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粘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出《抒情集》）

李廷璧致力于科举应试二十年之久，才在蜀中弄到个官职。他精于诗韵，诗词歌赋写得很漂亮。曾在舒州作过军副。妻子生性多疑，为人妒忌。一次，廷璧在铃阁接连参加了几个宴会，三宿没有回家，妻子便传话对他说：“回家后一定宰了你！”廷璧将此事哭哭啼啼地告诉了舒州太守，自己躲进寺庙里居住。一连十二天没敢露面，于是写下《咏愁》诗一首，

抒发了难以排遣的孤独感和愁绪。诗中写道：“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粘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

张褐妻（褐原作扬，据北梦琐言改，下同）

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苏氏妒忌，不敢取归。乃与所善张处士为子，居江津间，常致书题，问其存亡，资以钱帛。及渐成长，其读书。有人告以非处士之子，尔父在朝官高。因窃其父与张处士缄札，不告而遁归京国。褐已死，至宅门，僮仆无有识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无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众泣，取入宅，齿诸兄之列，名仁龟。有文学，修词应进士举，及第，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梦琐言》）

张褐尚书在执掌晋州郡守时，在外面收纳了一名心爱的随营妓女，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妻子苏氏为人妒忌，没敢把这个儿子领回家，便送给好友张处士当儿子。张处士家住在江津，张褐时常去信打听儿子的情况，并且资助给他们钱财。孩子长大后，张处士教他读书。有人告诉他不是张处士

的儿子，亲生父亲在朝廷作大官。他便偷取了父亲写给张处士的秘信，不告而辞，逃回了京城。张褐已经去世。他找到自己家门时，家仆们谁也不认识他。他只说自己是江淮长大的少爷，但兄弟们听了都感到惊愕。嫡母苏夫人一边流泪一边对儿子们说：“确实有他这么个儿子，我是知道的。都怪我年轻时不懂情理，使他们父子永生分离，这都是我的罪过啊！”全家人都伤心地流着泪，把他领进屋里，与各位兄弟按照年龄大小排了行。他的名字叫仁龟，很有文学特长，后以修词科应举中了进士，历任侍御史。后因奉命出使江浙而死。

吴宗文

王蜀吴宗文，以功勳继领名郡，少年富贵，其家姬仆乐妓十数辈，皆其精选也。其妻妒，每快快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动趋朝，已行数坊，忽报云“放朝”。遂密戒从者，潜入，遍幸之。至十余辈，遂据腹而卒。（出《王氏见闻》）

王蜀（前蜀）吴宗文以功勳继领名郡，年纪轻轻就过上了富贵荣华的生活，家里有奴婢乐妓十多名，全是她精心挑选的美人。但他妻子为人妒忌，管束极严，他常因不能与美人们取乐而心情郁闷。忽有一天，他听到鼓声便急忙赶着上朝，已经走过几条街了，忽然来人报告说已经散朝了。他便

悄悄告诉随从人员，要偷偷地回家。回家之后便与所有的美女纵情淫乐，一连玩到十几个人，然后用手按着肚子死掉了。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圻，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有掌衣婢，尤属意，即幸之。方寢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出《王氏见闻》）

蜀国有位功臣，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妻子是个妒妇。家里有许多歌妓，日常生活中总不让他与歌妓们在一起，家里举行宴会时，就让歌妓们隔着帘幕奏乐，他从未见过她们的面。妻子身边一直让年老或貌丑的仆人侍奉；他则一人独处，身边根本没有奴婢，他的居室内只有齐全的器具和各式各样的衣服。后来，他妻子得了重病，临终前对丈夫说：“我死之后，你若亲近婢妾，我会立即来捉你！”妻子下葬后，他便召集起家里的婢妾，日日夜夜地饮酒作乐。有个掌管衣服的婢女，尤其中他的心意，便跟她同居起来。刚刚上床熄灯，忽

有霹雳般的巨响，屋内的帘幕全被撕裂，他因惊惧成疾，便死了。

秦骑将

秦骑将石某者，甚有战功。其妻悍且妒，石常患之。后其妻独处，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号救叫喊。婢妾共击贼，遂折镡而去，竟不能害。妇十指皆伤。后数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将兵，屯于褒梁，复于军中募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数千里，侠士于是挟刃，怀家书，至其门曰：“褒中信至，令面见夫人。”夫人喜出见，侠拜而授其书，捧接之际，挥刃斫之。妻有一女跃出，举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闻而救之，女十指并伤。后十年，蜀亡，归秦邦，竟与其夫偕老，死于牖下。（出《玉堂闲话》）

秦国骑将石某战功赫赫，妻子强悍而妒忌，石某常常想除掉她。后来妻子一人独处，他便于当夜派人去行刺。妻子用手接住砍来的刀刃，大喊救命。婢妾闻声群来捉贼，刺客的剑环被打折后匆忙逃走。结果妻子未能杀掉，但她的十个手指都受了伤。过了几年，秦国灭亡后石某到了蜀国。蜀王派遣石某带兵驻守褒梁，他又在军营里召募侠士到家里刺杀妻子。褒梁距离蜀都几千里，侠士提着刀，怀里带着石某的

家信，长途跋涉来到了石某的家门，然后说：“褒梁来的家信到了，主人命令要面见夫人。”夫人高兴地出来相见，侠士行礼递上书信。在夫人捧接书信之际，侠士挥刀砍去，夫人的女儿跳了出来，举手接住了刀刃，双方相持了好长时间，一直没能杀死夫人。外人听到砍杀声后纷纷相救，女儿的十指全被砍伤了。过了十年，蜀国灭亡，石某回到了秦地。妻子终能与他白头偕老，死在乡间。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
(附妓女)

周 皓 李秀兰 杜 牧 刘 禹锡
李逢吉 洛中举人 蔡 京 武昌妓
韦保衡 曹 生 罗 虬 徐月英

周 皓

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多力负气。天宝中，皓少年，常结客为花柳之游，竟蓄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有姬子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皓时与数辈富者更擅之。

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

孩孩，皆一时绝手。肩方合，忽觉击门声甚急。皓戒内忽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衣，骑从数十，诟其母，即将军高力士之子也。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血气方刚，且恃其力，顾从者不相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格之。紫衣者踣于拳下，且绝其颌骨。大伤流血，皓遂突出。时都亭驿所由魏贞，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贞恐踪露，乃夜办装具，腰白金数锭，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今可依之，且宜谦恭不怠。”

周简老盖大侠也，见魏贞书，喜甚。皓因拜之为叔，遂言其状。简老令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衣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号哭而别，于是遂免。（出《酉阳杂俎》）

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弟，力大气盛。天宝年间，周皓当时正年轻，常常结伙寻花问柳，终至酿成逃命之灾。他当时遍访城中名妓，犹如苍蝇猎获腥臭，没有不到手的。那时有个靖恭坊名妓叫夜来，天真单纯，笑口常开，歌声舞姿又属天下绝伦，贵公子们往往倾家荡产而去奉迎，周皓与几个富家子弟更是专在她身上下功夫。有一天，夜来母亲告诉周皓说：“某日是夜来的生日，可不能冷落了呵！”周皓为她的生日作准备，竟然弄到了折合几十万的贵重东西。在夜来家里

举办宴会。贺怀智、纪孩孩等当时最有名的乐手到场献技。刚把门关好，忽然听到有急切的敲门声，周皓不让屋里的人前去开门。过了好长时间，门栓被推断了，外面的人破门而入。领头的是个身穿紫衣服的少年，还有几十名随从的骑手，进屋之后便破口大骂夜来的母亲。这位少年就是高力士将军的儿子，母亲与夜来吓得哭哭啼啼地对他跪拜施礼，客人们见状就要离去。周皓当时正血气方刚，又仗着有浑身的力气，看相从的人不能敌他，就上前指责他们仗势欺人，就攘臂上去与他格斗，紫衣少年便倒在他的拳下，下巴骨也被打掉了，伤势极重，流血不止。周皓于是夺路而逃。当时都亭驿所由魏贞，很重义气，喜爱私下收养客人。周皓凭着交情投奔到他家。他便将周皓藏匿在妻子女儿们中间。当时有关部门追扑得很急，魏贞担心暴露踪迹，便乘夜晚置办行装，让周皓带上白金数锭，叮嘱他说：“汴州周简老是位义士，又跟你是一家子，如今你可以去投靠他。到他那里后应当谦让恭敬不要有所怠慢。”周简老乃是一位大侠，见了魏贞的书信非常高兴，周皓便拜他为叔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简老让他住在一只船里面，不让他随便出来，供给他极为丰厚的生活用品。住了一年多，周皓忽然听到船上有哭泣声，便偷偷爬上来观看，见一位少妇穿着孝服，长得极美，正跟简老互相劝慰。这天晚上，简老忽然来到周皓住的地方，问他结婚没有，并说：“我有个表妹，嫁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死了，又没有儿子；表妹如今无依无靠，可以侍奉您。”周皓当即向他拜谢。当天夜晚，他就把表妹送给了周皓，还有两个女仆，一个男仆，也都在船里。简老忽然对周皓说：“事情已经平息，你的相貌又

不大惹人注意，肯定没人认出你来，可以到江淮一带去。”说完便赠给他一百多串钱，双方挥泪而别。周皓于是逃脱了。

李秀兰

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其末句云：“过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女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闲话》）

又

秀兰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秀兰有诗曰：“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亦女中之诗豪也。尝赋得三峡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自闻。王琴弹出转寥夔，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渡走浪弦中起。初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瀨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

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出《中兴间气集》）

李秀兰是女子当中有文学名气的人。五六岁时，父亲抱着她在院子里，她便能作诗词赞蔷薇。诗的末句是“过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亲责怪说：“这女孩子将来富有文才，然而必定是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结果真象他说的那样。

秀兰曾与几位贤才在乌程县开元寺聚会。她知道河间刘长卿有男性病，冲他说：“山气日夕佳。”长卿对道：“众鸟欣有托。”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评论者以为双方对答的都极妙。秀兰在一着诗里写道：“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这该是五言中最美的意境了。李秀兰的诗才，上比班超尚嫌不够，下比韩英则实有余，她也是女子之中的一个诗豪。她曾写过一篇《赋得三峡流泉歌》，诗中充溢着这位女诗豪的才气。现将此诗照录如下；“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自闻。王琴弹出转寥夔，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瀨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

杜牧

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隽，性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钱，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貽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箴，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

牧既为御史，久之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宴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牧持宪，不敢邀致。牧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酒独斟，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牧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

指示之。牧复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皆亦回首破颜。牧又自饮三爵，郎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

牧又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又曰：“舸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伴，茶烟轻飏落花风。”

太和末，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虽所至辄游，而终无属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牧注目凝视曰：“美矣！未尽善也。”乙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嬉，使州人毕观。候四面云合，某当闲行寓目，冀于此际，或有阅焉。”乙大喜，如其言。

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舟舫岸，于丛中，有里姥引鸦头女，年十余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卑原作毕，据明抄本改），殊未敢发。寻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顓（顓原作头，据杜牧集上周墀书改）目疾，冀于江外疗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

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母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载词视之，俛首移晷曰：“其词也直，疆之不祥。”乃厚为礼而遣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出《唐阙史》）

唐代中书舍人杜牧年轻时就有过人的才华，落笔成文，出口成章。二十余岁进士及第，又很快通过制策登科。杜牧年青俊逸，生性狷介狂放，即使有法度制约他也不能约束住他的狂放行为。丞相牛僧孺镇守扬州时，召他为节度府中掌书记。杜牧在公务之余，纵情宴游娱乐。扬州乃旅游胜地，城内每到夜晚，青楼之上常有上万只红纱灯悬挂起来，灿烂辉煌，照彻夜空，九里三十步的长街上，熙来攘往着顶珠戴翠的人群；远远望去，犹如仙境一般。杜牧就常到这里宴游娱乐，没有一晚上不来的。又有兵卒三十人换成便服尾随在他的身后，暗中保护他，这是牛僧孺背着杜牧教他们这样做的。但杜牧却满以为自己的行踪绝无人知晓，心里颇为得意。其实他到什么地方寻欢作乐，牛僧孺无不心中有数。就这样过了几年，到他被升任侍御史时，牛僧孺在正堂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告诫他说：“以您的才华和气概，在新的位子上，自能化险为夷，应付余裕；但所顾虑的是您在风情方面不能控制自己，说不上会能影响尊体的健康。”杜牧因误解了对方的好意

便说：“本人幸而能够自我管束，不至于烦您操心的。”牛僧孺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当即让侍仆拿来一只小书匣，在杜牧面前打开，里面乃是尾随他的那些兵卒的秘报，共有上千份，上面写的内容都是：某天夜晚杜书记到了谁家，没有出事；某天晚上在哪一家宴饮，也没出事……杜牧看罢大为惭愧，于是流着泪向牛僧孺礼拜致谢。此后终生感激僧孺，所以在僧孺去世时，杜牧为他作墓志铭，极力表彰其优点，借以报答知遇之恩。杜牧当了侍御史后，长期分治洛阳。当时李司徒愿辞掉节度使在家闲居，生活之奢华为一时仅有，洛阳的名士都去拜访他。李司徒大开宴席，当时的达官贵人都赶来赴宴。因为杜牧主管法纪，所以没敢邀请他。杜牧让前去赴宴的人致意。说自己愿意赴会。李司徒只好送去了请柬。杜牧此时正对酒独斟，已经喝得微醉了，听到邀请后立即赶了来。当时宴会已经开饮，场上有歌舞妓女一百余人，都是色艺双绝。杜牧一人独坐南排，瞪大眼睛注视着歌舞妓女。他喝下满满的三杯之后。问李司徒道：“听说有个叫紫云的，她们之中哪一个？”李使用手指给他看。杜牧又凝神细看了半天，说：“名不虚传，应当赠给我。”李司徒俯下身子直笑，妓女们也转过脸来破颜而笑。杜牧又自饮三大杯，一边站身来一身朗声吟道：“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杜牧还因自觉渐近迟暮之年。常常追怀往日的生活情景，写下感旧遣怀的诗篇，诗中写道：“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又写道：“舸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鬢丝禅榻伴，茶烟轻飏落花风。”

唐文宗太和末年，杜牧又由侍御史出任沈传师江西宣州府幕僚。虽然在这里仍是处处宴游，但因没有他喜欢的地方，所以处处都不能引起多大兴趣。后来听说湖州是个好地方，风光景物秀丽美好，又有许多出色的女子，于是盼望着前去一游。湖州刺史某乙是杜牧平素的好友，也很理解他的心意。等到杜牧到了湖州时，他便经常为他安排宴会，到处游览，凡属娼优名妓，尽力罗致了来，统统放在杜牧面前。杜牧凝神注目了一番后，说道：“确实很美，但未尽善。”某乙又问他有何要求，杜牧说：“应该让张水嬉叫全州人都来观看，待四面围满了人时，我要在人群前漫步注目，希望能借此机会，兴许有新的发现。”某乙大喜，照他的话办理。到这天，两岸的观众人山人海，但直到太阳偏西时，仍然一无所得。快要停船靠岸时，在人丛之中，有位寻常老妈子领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杜牧仔细端量一番后说道：“这位才是真正的倾国之色，以前的那些统统是白搭而已。”于是让人告诉小姑娘的母亲，要把她们接到船上来。母女两人都害怕了。杜牧便说：“暂且不娶，要在以后约定个日期。”母亲说：“如今说定了，以后不算数，又该怎么办？”杜牧说：“不超过十年，我肯定成为此郡太守；十年之内我不来，那就任你嫁给谁都行。”母亲答应了他，杜牧便以重金定了这门亲事，立定盟约之后便分别了。因为有这段经历，所以杜牧回朝之后，始终惦念着湖州，但因官职尚低，一直未敢公开。不久，先后出任黄州、池州的刺史，后来又改任睦州刺史，这都不合他的心意。杜牧与周墀一向交往深厚，等到周墀作宰相时，便连续三次向周墀投寄书札，请求镇守湖州。书札的意思是说自己弟弟眼

睛有病，希望在江南疗养。直到宣宗大中三年，才任他为湖州刺史，等他来到湖州时，已经过了十四年了。原先约定的那个姑娘，已经嫁给别人三年，而且生了三个孩子了。杜牧到任后，派人持信去招她，她母亲担心被抢，带着年幼的孩子一同去见他。杜牧责问她母亲道：“以前既然许给我了，为什么反悔？”母亲说：“以前约定的是十年期限，等了十年不来然后才嫁人的，已经嫁出去三年了。”杜牧于是拿过记录她说的供词来看了看，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自语道：“她说的都符合事实，勉强她是不好的。”便给她一份丰厚的礼物打发走了。杜牧因此写诗寄托自己的伤感，诗中写道：“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刘禹锡

刘禹锡赴任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妓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启致谢。杜亦优容之。夫禹锡以郎吏州牧，而轻忤三司，岂不过哉。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出《云谿友议》）

刘禹锡到苏州赴任时，路过扬州，州师杜鸿渐让他去喝

酒，喝得大醉后回到了驿馆。稍稍清醒之后，发现身边有两个女子，使他惊异的是，这两个女子并不是自己的人，于是便说：“我在酒席上与司空对诗，让他派两名乐妓侍候我睡觉。那是喝醉了后说的话，现在都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第二天早上，他写信向杜致谢。杜对此事也很谅解和宽容。刘禹锡乃是个侍郎州刺史之小官，竟在诗中轻慢忤逆三司之显宦，岂不是大大的罪过吗？其诗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强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忤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之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嬖，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矚者，如期云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

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懣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能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轸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长抛不续弦。若向

靡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栖何处？凤得新巢已去心。红壁尚流香漠漠，碧云初断（断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见《本事诗》）

丞相李逢吉，性格刚愎而多猜忌，喜欢算计人，干了缺德事情也毫无惭愧之意。既为居守。刘禹锡有个歌妓十分漂亮，人人都知道。李逢吉倚仗自己的权势，作威作福。他分管朝廷官员，取容不暇。这一天他要用阴谋诡计夺取刘禹锡的歌妓，便通知大家道：“某日于皇城正殿前面举行宴会，所有朝廷官员及其宠爱的婢妾均请届时参加盛会。”稍有姿色的婢妾到那一天便纷纷前来赴会。李逢吉命令守门人，要先把刘禹锡家的歌妓放进门去。京都的人对此举动都深感惊异，但是谁也不敢说什么。刘禹锡对此也无计可施，惊恐之余只好忍气吞声。第二天，刘禹锡与几位亲近的人前往拜谒，李逢吉见了他们就象没事人一样，从容谈笑，根本不提昨天的宴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禹锡等人也不敢发问，只有默然相视而已。拜见结束后，双方行礼告退，刘禹锡无可奈何，唉声叹气地回了家。于是悲愤地写下拟《四愁》诗四篇，以抒胸

中之郁闷。他写道：“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辇长抛不续弦。若向靡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栖何处？凤得新巢已去心。红壁尚留香漠漠，碧云初断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

洛中举人

举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与乐妓茂英者相识。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与饮席遇之。因赠诗曰：“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小尚娇羞。隔窗未省闻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因谒节使，遂客游留连数月。帅遇之甚厚。宴饮既频，与酒乱谐戏颇洽。一日告辞，帅厚以金帛赉行，复开宴送别。因暗留绝句与乱曰：“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妬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因设舞曲遗诗。帅取览之，当时即令人所在送付举子。（出《卢氏杂说》）

有个举子是洛中人，偶然间认识了乐妓茂英，茂英当时年龄很小。后来这位举子到了江南，在一次饮宴中又遇到了茂英，于是赠她一道诗道：“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小尚娇羞。隔窗未省闻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拜见了当地的节度使，便客居此地留连忘返。一住就是几个月。节帅对他以厚礼相待，经常与他设宴共饮，席间让茂英担当录事执掌酒令，饮酒逗乐极为融洽。一天，举子要告辞，节帅赠给他丰厚的路费，并又设筵为他道别，席间悄悄留下一首绝句与茂英道：“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妬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茂英为此诗谱写了舞曲，节帅把配了曲的诗拿来看了一遍，当即派人送到举子住处交给了他。

蔡京

邕南朝度使蔡京过永州，永州刺史郑史与京同年，连以酒乐相邀。座有琼枝者，郑之所爱，而席之最妍。蔡强夺之行。郑莫之竟也。邕南之所为，多如此类。为德义者见鄙，终其不悛也。及邕南制御失律，伏法。（出《云谿友议》）

朝度使蔡京号邕南，一次路过永州，永州刺史郑史与他同年及第，所以频设酒宴邀请这位老同学。席间有一个叫琼枝的乐妓，是郑史所宠爱的人，她是在座乐妓中最为娇艳者。蔡京看中后便强行夺了去。郑史是争不过他的。蔡邕南的为人，就是如此，为有德之人和仁义之士所不齿。而他终其一生，恶习不改。后来蔡邕南因负责防御外敌入侵失职，终于受到了制裁。

武昌妓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赠数十笺，纳之，翌日共载而发。（出《抒情诗》）

韦蟾治理鄂州期间，为政清廉，等他卸任时，宾客幕僚们设宴为他饯行。席间，韦蟾挥笔题写了《文选》中的一句话：“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然后将纸笔递给

属僚，请各位续写下句。在座的各位怅然相望，都感到对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妓女含泪而起道：“在下不才，不敢染墨，愿意口占两句。”韦蟾大为惊异令人照她口说的写了下来。这两句是：“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在座的客人无不称许赞叹。韦蟾令她将此四句合在一起，配上曲谱唱作《杨柳枝词》。整个宴会极欢而散。宾客与幕僚们赠给韦蟾几十幅题笺，他都收存起来。第二天，他便携带家眷及歌妓出发了。

韦保衡

韦保衡（明抄本衡作衡）尝访同人，方坐，李钜新及第，亦继至。保衡以其后先，匿于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韦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钜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衡尚公主为相，李蟪镇岐下，钜方自山北旧从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独孤云除东川，辟在幕下。乐籍间有佐饮者，副史李甲属意也。时以逼于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之知，祈于独孤，且请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无何，堂牒追保衡赴犍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衡复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出《玉泉子》）

韦保衡有一次去同事家里探望，刚刚坐下，刚刚及第的李钜也相继到了。保衡因自己尚未及第反倒先到，于是躲在帐子后面。李钜进屋后问道：“家里有客人吗？”这位同事说：“韦保衡秀才在这里，可以出面吗？”李钜刚刚及第。正在洋洋得意，慢声说道：“出面就出面吧，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保衡竟说啥也不出面。等到保衡尚公主为相时，李贻镇守岐下，李钜才从山北的从事之职调任李贻幕府任职。当初，何衢及第后，独孤云镇守东川，保衡便在他幕府中任职。乐妓之中有个陪伴酒席的，副史李甲看中了，时常逼她嫁给自己，并私下约定，等自己回来时纳为妾。保衡到任后，不知有这种关系，便祈求独孤云将此乐妓许给他，且请降其籍。李甲回来后，心里极为不满，时常在宴席上用话刺激保衡。保衡无法忍受，便带着这位妓女逃走了。李甲更为恼火，屡次在独孤云面前进言。独孤云迫不得已，便令人带上文书去追他回来。没过多久，扑快便带着文书追赶保衡到了京都，保衡已经和同昌公主结婚。李甲当然是惧怕公主的。没过几天，保衡又进了翰林院，李甲听说后，登时就死了。

曹 生

卢常侍铉，牧沪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

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沮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曰：“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纓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祇恐多言议短长。”（出《卢怀抒情集》）

常侍卢铉镇守沪江时，相座将曹生嘱托给他，让他署理郡宦，卢铉不免要对曹生格外照顾，以不负相座之托。曹生喜欢营妓丹霞，卢铉拒绝他的要求，不许他亲近。在一次于短亭为朝廷客人饯别时，曹生于席间献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苦衷，诗中说道：“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发绝纓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铉将此诗演化为一首长句，与曹生相和，并借以勉励他，其诗为：“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祇恐多言议短长。”

罗虬

罗虬词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

为音声，常为副戎属意。会副戎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纒綵。孝恭以副车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编，号《比红儿诗》，大行于时。（出《摭言》）

罗虬的文章词藻富丽华赡，与同族人罗隐、罗邺齐名，咸通至乾符年间，一时号称“三罗”。广明庚子之乱以后，蜀虬到鄜州去跟从李孝恭成为他的宾客。乐妓中有个叫红儿的，擅长音乐，为副将所看中。当副将被聘任到邻近的道就职时，罗虬便请红儿为他唱歌，并赠给她细绢。孝恭因为她被副车所瞩目，不让她接受。罗虬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罗虬亲手杀死了红儿。事后时常思念着她，便作绝句上百篇，称为“比红儿诗”，当时极为流行。

徐月英

江淮间，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又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美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戏也。（出《北梦琐言》）

江淮一带有个叫徐月英的，是位名妓。她在赠送别人的诗中写道：“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另一道诗中又写道：“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她还有诗集。金陵徐家几个公子，宠爱一名营妓，当这个营妓死掉时，徐家便把她焚化了。徐月英前去送葬时，对徐公说：“这个女人平生风流，死了也带着火焰光彩。”这句话，当时被称为漂亮的戏言。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买粉儿 崔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皋 欧阳詹 薛宜僚 戎昱

买粉儿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尅以明夕。

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固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敛，发篋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

我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出《幽明录》）

有一户人家，十分富裕，家里有个独生儿子，平日非常地娇生惯养。孩子长大了，常到市场游逛，看到有个卖粉的女子长相美丽，便爱上了她，因为无法向对方表达，便假托买粉，天天去市场，买完粉就走。开头谁也不说什么，时间久了，女子十分怀疑起来。第二天再来时，她便问道：“先生买了这粉，要往什么地方用？”答道：“心里喜爱你，自己不敢说；但又总想见到你，所以借着买粉的机会天天来看你的好模样儿而已。”女子听了很不好意思，但心里很受感动，于是私下相许，说定明晚相会。那天夜晚，男的睡在正屋，耐心等待女的到来。女的果然到了，男的不胜欢悦，他抓住对方的胳膊说：“多日的愿望如今终于实现了！”狂欢，激动，死了过去。女的极为惶恐，不知所措，便跑了，天亮时回到了粉店。吃早饭的时候，父母见儿子还没起来，感到奇怪，过去一看，已经死了。入敛的时候，在儿子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一百余包粉，每包的大小都一样，母亲便说：“一定是这些粉杀死了我儿子！”于是到市场上逐个店铺地买粉，买到这个女儿家时，拿来一比照，与儿子的粉完全一样，于是抓着她问

道：“你为什么杀了我儿子？”女儿听了，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并把真实经过叙说了一遍。父母不相信她的话，便把此事告到了官府。公堂对审时，女儿说：“他既然已经死了，我难道还舍不得一死吗？只求让我到尸首前而尽尽哀悼之情。”县令答应了她的请求。女儿来到死者面前，抚摸着尸体放声恸哭道：“想不到竟有如此的不幸！如果死魂有灵，知道我不曾害你，我死了有什么遗憾呢！”男儿豁然苏醒过来，叙说了事情的原委。两人便结为恩爱夫妻，后来子孙满堂。

崔护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草，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

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

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已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恻，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出《本事诗》）

博陵人崔护，资质甚美，性情孤洁寡合，应举进士及第。清明节这天，他一个人去都城南门外郊游，遇到一户庄园，房舍占地一亩左右，园内花木丛生，静若无人。崔护走上前去扣门，过了一会儿，有位女子从门缝里瞧了瞧他，问道：“谁呀？”崔护告诉了自己的姓名，说：“我一人出城春游，酒后干渴，特来求点水喝。”女儿进去端了一杯水来，打开门，让他进去坐下。她一个人靠着小桃树静静地立在那里，对客人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意。她姿色艳丽，神态妩媚，极有风韵。崔护用话引逗她，只是默默不语。两人相互注视了许久，崔护起身告辞。送到门口后，她似有不胜之情地默默回到屋里，崔护也不往地顾盼，然后怅然而归。此后，崔护决心不再去见她。到了第二年清明节，忽然思念起她来，思念之情无法控制，于是直奔城南去找她。到那里一看，门庭庄园一如既往，但是大门已上了锁。崔护便在左边一扇门上题诗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过了几天，他突然来到城南，又去寻找那位女子。听

到门内有哭的声音，扣门询问时，有位老父走出来说：“你不是崔护吗？”答道：“正是。”老父又哭着说：“是您杀了我的女儿。”崔护又惊又怕，不知该怎样回答。老父说：“我女儿已经成年，能知书达理，尚未嫁人。自从去年以来，经常神情恍惚若有所失。那天陪她出去散心，回家时，见在左边门扇上有题字，读完之后，进门她便病了，于是绝食数日便死了。我老了，只有这么个女儿，迟迟不嫁的原因，就是想找个可靠的君子，借以寄托我的终身。如今她竟不幸去世。这不是您害死她的吗？”说完又扶着崔护大哭。崔护也十分悲痛，请求进去一哭亡灵。死者仍安然躺在床上，崔护抬起她的头让其枕着自己的腿，哭着祷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不一会儿，女儿睁开了眼睛。过了半天，便复活了。老父大为惊喜，便将儿女许给了崔护。

武延嗣

唐武后载初中，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待，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痛愤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窈娘得诗悲咽，结三章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楼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

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出《本事诗》）

唐代，武则天载初年间。左司郎中乔知之有个婢妾叫窈娘，歌舞之技艺与姿色之艳丽皆为当时第一。乔知之十分宠爱她，并为此不娶妻子。武延嗣听说后，要求见见这位绝代佳人窈娘。凭他的权势，乔知之是不能阻挡的。见到之后武延嗣便将窈娘据为己有，以他的为人，那是根本没有退还的道理。乔知之又心疼又气愤，便病倒了，于是作诗写在细绢上，以重金收买守门人，将此诗送给了窈娘。窈娘得到诗后，悲痛哭泣不已，便把这三章诗结在裙带上，投井而死。武延嗣看到此诗后，打发酷吏去诬陷乔知之，抄了他的家。乔知之在诗中写道：“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楼阁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

开元制衣女

开无中，颁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

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出《本事诗》）

唐玄宗开元中年，有一批发给边防守军的棉衣，在皇宫里由宫女们制作。有个边防兵士在棉衣里面得到一首诗，诗中写道：“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把此诗告诉了统帅，统帅又将此诗进呈给朝廷。玄宗命人将此诗在后宫之内普遍传示，并对宫女们说：“谁作的此诗不要隐瞒，我不怪罪你。”有个宫女便主动承认，并连声称罪道：“万死”、“万死”。唐玄宗对她深表同情，便把她嫁给了那个得到诗的人。宫女对那个兵士说：“我已与你结成了‘今身缘’。”边防守军们都被这件事感动得热泪横流。

韦皋

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而恭事之礼，如父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只侍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入关求官，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

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使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濼，俾篙工促行。韦昏瞑拭泪。乃裁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往从侍之。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与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

既五年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姜氏悯其节操。以玉环著于中指而同殒焉。

后韦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囚，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姜家荆宝否？”韦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系。”答曰：“某辞韦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青城县令，家人误焚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即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且留宾幕。时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凡经数月，方向玉箫何在。姜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既逾时不至，乃绝食而终。”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造像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三年，再为侍妾，以谢

鸿恩。”临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

后韦以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天下响附，泸夔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韦叹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出《云谿友议》）

唐朝西川节度使韦皋，年轻时到江夏旅游，住在姜郡守家的塾馆里。姜家有个儿子叫荆宝，已经读过两种经书，虽对韦皋以兄相称，但是恭敬侍奉的礼数，就像对待父辈。荆宝有个小丫环叫玉箫，才十岁，常常让她只去侍奉韦皋兄。玉箫对韦皋也乐于殷勤侍奉。两年之后，姜郡守让韦皋进京求官，但因家里负担太重未能成行，韦皋便迁居到头陀寺中。荆宝仍然时常打发玉箫到寺里去听他使唤。日久天长，加上玉箫的年龄也稍稍大了，两人之间便产生爱慕之情。这时，廉使陈常侍接到韦皋叔父的来信说：“侄儿韦皋长期客居贵郡，恳切盼望打发他回家省亲。”廉使看过信后，给韦皋准备了沿途的盘费和用品，打发他乘船回家。怕他迟迟不肯启程，便请荆宝与玉箫不要与他相见。等到舟船停在江岸时，又催促船夫快快起航。韦皋依依不舍，泪眼模糊，于是写信以别荆宝。顷刻之间，荆宝即与玉箫一块来了，韦皋见了，悲喜交集。荆宝让丫环玉箫随船前往，沿途侍奉韦皋，韦皋因这样会使玉箫长时间见不到荆宝，所以不敢带她一块去，于是一

再推辞。他们相互约定，少则五载，多则七年，韦皋即来娶玉箫。韦皋留下玉指环一枚，又写了一首诗，一起赠给了玉箫。过了五年后，韦皋没有来，玉箫便于鹦鹉洲默默祈祷。又过了两年，到第八年春天，玉箫叹道：“韦皋郎君走了七年多了，肯定不能回来了。”于是绝食而死。姜家可怜她死于节操，将那只玉指环载在她中指上一同殡葬了。后来韦皋封官加爵，朝廷派他镇守西蜀，到任三天即将关在监狱里的囚犯重新审理，为其冤案错案平反昭雪，轻罪重罪近三百人。其中有一个人，身载重枷上堂审理时，偷偷看了看审判官，悄悄自语道：“仆射是我当年的韦兄。”于是高声吁道：“仆射！仆射！还记得当年姜家的荆宝吗？”韦皋说：“记忆犹新。”“我就是荆宝！”韦公道：“犯了什么罪受此重刑？”答道：“我与韦兄分别之后，很快便以明经科应举及第，又被选为青城县令。家人不慎，误将公署房舍及仓库牌印等烧毁，于是定罪入狱。”韦公道：“家人犯罪，并非你的过错。”当即给他平反雪冤，仍然交给县令的官印，并将处理意见呈报眉州刺史。刺史发下命令，暂不让他赴任，派人看守起来，可以穿戴荣耀的官服，而且留作韦皋的宾客幕僚。时值战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公务繁忙，一直过了几个月，韦皋才问起玉箫的下落，姜荆宝说：“仆射上船的那天，跟她留下契约，七年为限，必来娶她。既然过期没来，她便绝食而终了。临终之前，玉箫留下一首《留赠玉环》诗道：‘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皋听罢，无限痛心，哀叹不已。从此之后，他刻苦抄写经书，大事修造佛像，借以报答玉箫的一片诚心。他时刻思念玉箫，只恨无缘与她再见

一面。当时有个祖山人，有少君的招魂之术，能让死者与亲人见面。他让韦公斋戒七天，在一个月光朦胧的深夜，玉箫便飘然而至。见到韦皋后，她施礼致谢道：“承蒙仆射军经造像的帮助，十天之后我就会托生降世。再过十三年，便可再次成为您的侍妾，以谢大恩。”临去这前，她又微笑着说道：“都怪丈夫薄情，让我与您死生相隔呵！”后来，韦皋因在治理陇右地区有功，在唐德宗执政的二十几年间，一直让他治理西蜀。因此，由于年久资深，官职连连进升，直至中书令。在他治理西蜀期间，各地无不服从依顺，西南各族也都人心归附。有一年他过生日举行庆典，境内各个节镇所送的贺礼，都是当地的珍奇物品，唯独东川卢八座所赠贺礼特殊，乃是一名歌女。这名歌女不到十六岁，名字也叫玉箫。韦皋仔细一看，乃是姜荆宝家那个真的玉箫，而她的中指上长着一个肉质的指环，隐隐约约地能够看得出来，与当年分别时所赠的指环形状相同。韦皋慨然叹道：“我终于懂得了生与死的区分就是一‘来’一‘往’。玉箫（死后）当年所说的话，现在可以验证了。”

欧阳詹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即泪泣

而别，仍赠之诗曰：“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输。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又遗之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径持归京，具白其事。詹启函阅文，又见其诗，一恸而卒。故孟简赋诗哭之（哭之二字原阙，据明钞本由下文移补），序曰，闽越之英，惟欧阳生（生字下原有诗哭之三字，据明钞本移补于上）。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学之禄，助成均之教，有庸绩矣。我唐贞元年已卯岁，曾献书相府，论大事，风韵清雅，词旨切直。会东方军兴，府县未暇慰荐。久之，倦游太原，还来帝京，卒官灵台。悲夫！生于单贫，以狗名故，心专勤俭，不识声色。及兹筮仕，未知洞房纤腰之为蛊惑。初抵太原，居大将军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屡目于生，生感悦之。留赏累月，以为燕婉之乐，尽在是矣。既而南辕，妓请同行。生曰：“十目所视，不可不畏”。辞焉，请待至都而来迎。许之，乃去。生竟以蹇连，不克如约。过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先天之夕，剪其云髻，谓侍儿曰：“所欢应访我，当以发为贖。”甲至得之，以乘空归，授髻于生。生为之恸怨，涉旬而生亦歿。则韩退之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予，常叹息其事。呜呼！钟爱于男女。素（明钞本素作索）。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时（时字

原阙，据明钞本补）。断割，不为丽色所汨，岂若是乎？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詠》有《庐江小吏》，更相死，或类于此。暇日，偶作诗以继之云：有客非北逐，驱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艳照行云。座上转横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荡漾，即日相交欢。定情非一词，结念誓青山。生死不变易，中诚无间言。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中夜欲相从，严城限军门。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闻。忽如陇头水，坐作东（东原作夷，据明钞本改）。西分。惊离肠千结，滴泪眼双昏。本达京师回，驾期相追攀。宿约始乖阻，彼忧已缠绵。高髻若黄鹂，危鬓如玉蝉。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根。柔情托侍儿，为我遗所欢。所欢使者来，侍儿因复前。收泪取遗寄，深诚祈为传。封来赠君子，愿言慰穷泉。使者回复命，迟迟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屣走迎门。长跪听未毕，惊伤涕涟涟。不饮亦不食，衷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残。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短生虽别离，长夜无阻难。双魂终会合，两剑遂蜿蜒。大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后生莫沈迷，沈迷丧其真。（出《闽川名士传》）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二十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文章是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唐德宗贞元年间，欧阳詹进士及第，吏部主持的关试结束之后，到太原去旅游。乐妓中有个他所喜欢的人，两人相处得十分亲热。等他要回京城时，便与她订立盟约道：“回到京城后，我会来迎接你的。”说完洒泪而别，并赠给她一首诗道：“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

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不久，欧阳詹担任了国子四门助教，居住在京城里。太原相遇的那个乐妓，分手之后时刻思念着欧阳詹，过了一年便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她便将自己的发髻对着镜剪了下来，装在小匣里，然后对身边的丫环说：“我就要死了，如果欧阳公子的使者能到这里来，你可将此小匣交给他作为信物。”同时又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写完这首诗后，她便去世了。等欧阳詹的使者来到时，那位丫环便如实告诉了来使，使者带着小匣回到京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欧阳詹打开小匣子看过，又见了那首遗诗，顿觉五雷轰顶，一声长嚎便死去了。旧友孟简写诗表示对友人欧阳詹的哀悼痛哭，诗的序言写道：欧阳公子乃闽越之精英，因为卓有文才而及第，从此开始为朝廷效命。受着太学之奉禄，襄助成均之数化，在任期间，卓有劳绩。在我唐朝贞元己卯那年，欧阳詹经上书相府，议论国政大事，文风清正雅浩，辞旨恳切质直。时置东方战事只起，所以府县未能及时对他进勉励和保举。时日既久，他有些倦了去太原宴游。回到京城不久，便逝世于官位上了。回想起来，实在令人悲哀呵！欧阳出身贫寒，为求功名而刻苦攻读，生活极为勤俭，从不染身于声色，直到出仕为官，也不知洞房娇妻之为蛊惑。刚到太原之时，在大将军的宴席之上，有位北方出名的乐妓频频注目于欧阳，欧阳为情所动，留在太原与她朝处数月。作为燕婉之乐，平生只有这一次。后来两人分手，

歌妓请求同行，欧阳说道：“众目睽睽，不可不畏。”于是告辞，请她等待回到京城后再来迎接。分别之后，欧阳终因有事缠身而延误，不能如期践约，过了约定期限方才派人快马前往，秘密迎接歌妓。歌妓因为长期思念而酿成疾病，临死之前剪掉自己的云髻，告诉侍儿道：“心上的人儿会来看望我，届时可将发髻相赠作为信物。”使者得到发髻之后，带着一匹空马返了回来，将发髻交给欧阳。欧阳追悔不及，伤心恸哭，过了十天便与世长辞。则韩愈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问我，常叹息其事，呜呼！男女之间互相钟爱，往往导致为爱情献出生命，这也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情。大凡能够及时割断爱情，不为对方的姿色所诱惑，怎么会出现这类结局呢？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咏》中有《庐江小吏》，更是男女双方都死于相爱，与欧阳詹的经历有些类似。闲暇之日，笔者有感于此事，也曾偶尔作诗，借以将这段故事连贯起来：

有客非北逐，驱马次太原。
太原有佳人，神艳照行云。
座上转横波，流光注夫君。
夫君意荡漾，即日相交欢。
定情非一词，结念誓青山。
生死不变易，中诚无间言。
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
中夜欲相从，严城限军门。
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闻。
忽如陇头水，坐作东西分。

惊离肠千结，滴泪眼双昏。
本达京师回，驾期相追攀。
宿约始乘阻，彼忧已缠绵。
高髻若黄鹂，危鬓如玉蝉。
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根。
柔情托侍儿，为我遗所欢。
所欢使者来，侍儿因复前。
收泪取遗寄，深诚祈为传。
封来赠君子，愿言慰穷泉。
使者回复命，迟迟蓄悲酸。
詹生喜言施，倒屣走迎门。
长跪听未毕，惊伤涕涟涟。
不饮亦不食，哀心百千端。
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残。
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
短生虽别离，长夜无阻难。
双魂终会合，两剑遂蜿蜒。
大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
防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
后生莫沈迷，沈迷丧其真。

薛宜僚

薛宜僚，会昌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州原作舟，据明抄本改）却漂，回泊青州，邮传一年。节使乌汉真尤加待遇，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甲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旋棹，回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执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出《抒情集》）

唐武宗会昌年间，薛宜僚为左庶子，充任新罗国册赠使，由青州泛海东渡。船在海上屡遭风浪袭击，至登州时失去控制而自由漂荡，后又漂回青州，在驿站住了一年。节度使乌汉真尤其给以优厚的待遇。节帅府中有个陪酒的妓女叫段东美，薛宜僚对她很有情意，节帅使把她安置在薛下榻的驿站里。这年春天薛要出发的那天，宜僚在饯行的宴席上同与东美难舍难离而痛哭流涕，东美也是如此。宜僚便于席间留诗赠别，诗中写道：“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

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宜僚到新罗国后，没有举行册封典礼，前来拜访的使节络绎不绝，从早到晚十分热闹。没过多久他便得了病，对判官苗甲说：“东美怎么常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呢？”几天之后他便去世了。苗甲代理大使举行了册封典礼。薛宜僚的灵柩运回国内，到达青州时，东美便请准来到驿站，身穿素服执礼祭奠。抚柩哀哭，痛不欲生，终因悲痛至极而去世。两个情缘相投，双双死于情分，实在是件奇事。

戎 昱

韩晋公滉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闲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泪下随言。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妓与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出《本事诗》）

晋公韩滉镇守浙西，戎昱是其属内的刺史。郡内有一名侍酒妓女，善于唱歌，姿色也很娴雅标致，戎昱对她有深厚的感情。浙西乐将听说这位妓女善于唱歌，便告诉了韩滉，将她召来安排在乐妓队伍里。戎昱自然不敢挽留，立即于湖上游宴时写作歌词赠给她，并且说：“到那里以后，让你唱歌时，一定要首先唱这曲歌词。”到了浙西后，韩滉为她设筵，自己端起酒杯，令她唱歌送之，她便唱起了戎昱赠她的歌词。唱完后，韩滉问道：“这是戎刺史寄情于你的一首歌吧？”妓女惶恐地起立答道：“是。”边答边流下了眼泪。韩滉让她更衣待命。在座的客人都为她担忧，不知主人会如何发落她。韩滉召来乐将责问道：“戎刺史是一位名士，寄情于这位妓女。为什么不了解这种关系就把她召来安置在这里，酿成了我的过错？”于是打了他十棍子，命令赠给她百匹细绢，立即把她送回去。戎昱写的那首歌词是：“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 (奴婢附)

韦桃符	李敬	武公干	吴行鲁
李鹄	捧砚	捧剑	归秦
段章	上清	李锜婢	李福女奴
却要			

韦桃符

隋开皇中，京兆韦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袞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符家有黄牛，宰而献之，因问袞乞姓。袞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袞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有“黄犊子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

年深代远，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僉载》）

隋文帝开皇年间。京兆尹韦袞有个奴仆叫桃符，每次出征打仗都带着他随军从行，桃符很有胆识，又有勇力。韦袞官至左卫中郎后，因为桃符多年跟从自己，听从驱遣使用；便解除奴仆身份放他去作庶人平民。桃符家有头黄母牛，他把牛宰了献给韦袞，便向他问自己应该姓什么。韦袞说：“只能跟我姓韦。”桃符叩头说道：“不敢与郎君同姓。”韦袞说：“你只管跟着我姓韦，这里面自有深意。”所以如今称为“黄犊子韦”的，就是韦庶人桃符的后裔。当时韦袞不许他姓别姓，大概是担心将来年代久远，桃符的子孙说不上能有与韦家通婚的。这就是韦袞所谓的“深意”。

李 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尔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耳？纵其不然，堂头官人（此辈谓堂吏为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赧然曰：“我使头及第，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皆非笑。时孜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孜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

进奏，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俜风尘，所跨蹇驴，无故坠井，及朝士之门，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将相。（出《摭言》）

李敬原来是夏侯孜的童仆。夏侯孜长年困塞于仕途，屡试不第，李敬陪伴他备尝了饥寒之苦。有些童仆指点李敬道：“当今北面称臣的达官贵人，入则为朝廷显贵，出则为州郡使臣。到他们那里去，可以打秋风吃贿赂。你为什么不去跟随这些人，而苦巴苦夜地侍候一个穷措大，这有什么长进呢？纵使不去跟这些当大官的，侍候堂吏也落个丰衣足食，处处得点克扣。”李敬笑着说：“我家主人及第之后，还要作西川留后官呢。”别人听了都嗤笑他。当时夏侯孜在墙后面听到了这番对话。经过十几年的刻苦奋斗，夏侯孜终于及第，自中书官职出任成都节度使。离京赴任时，有要去随做属员的，概不应诺。到了成都镇所，任用李敬负责道知禀报一事，处处都要烦劳李敬。以前嗤笑他的那些人，大都表示敬伏。当年夏侯孜未得官位时，孤独地挣扎在人生途中，骑着一头瘦驴，又无端跌进井里，每到达官贵人门庭，或者驻足逆旅途中，常常遇到阻碍和麻烦，时人称他为出息不了的秀才。后来竟然官登将相之位。

武公干

武公干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余岁，异常勤干。泊希逸擢第，干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希逸监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同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出《摭言》）

武公干长期侍奉蒯希逸秀才，十多年来，他是那样的勤奋肯干。等到希逸进士及第晋升高官时，武公干便以双亲俱在为由，请求回家赡养老人。希逸坚决挽留，但他执意不再留下。为表彰他的忠孝美德，希逸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大致的意思是“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之类。同人也都积钱买绢相赠，以作留念，并且都写诗与希逸唱和，一致称许他的忠孝。

吴行鲁

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为中尉洗足，

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川、山南二镇节度使。初行鲁之在东川也，历图南为西川副使，随府罢。行鲁欲延辟之。厉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剪头剃面，而趋事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鸩杀之。（出《北梦琐言》）

吴行鲁尚书是彭州人。他在年轻时侍奉理官西门思恭，小心谨慎，尽心尽力，每当夜晚，常常把小便器弄热乎了再送给主人，所以深得西门中尉之意。有一天，他为中尉洗脚，中尉指着自已脚底下的纹理对他说：“就凭这样的脚纹，怎能不做上军容使！”行鲁向他施礼道：“这是不能作为凭据的。”西门中尉说：“为什么？”行鲁答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脚也有这样的纹理，为什么我却一直当仆役呢？于是脱下鞋来让西门中尉察看。西门中尉感慨地说：“你只管忠心耿耿地侍奉，我会成全你的。”后来，西门便赠给他一个军衔，再后来他就升任了彭州刺史。卢耽表做西川行军司马，行鲁抗击蛮寇有功，曾历任东川与山南两镇的节度使。在行鲁节镇东川时，厉图南任西川的副使，当图南随着西川府的撤销而失去职位时，行鲁打算延聘他。但图南向来瞧不起行鲁，听说

要延聘他后，放声大笑道：“我可不能剪短了头发剃光了脸，去侍候健儿呵！”他从官署骑上马，没有回家，直接出了北城门而去。家人知道后，急忙打点行李去追赶他。有个叫张云的，是成都少尹，经常说轻薄话，挖苦行鲁，便被行鲁用毒酒把他杀死了。

李 鹄

卢钧子肃，贞简有父风。（《唐摭言》三“卢钧子肃贞简有父风作”卢“《肃钧之孙贞简有祖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阙途二十年，缙绅靡不褊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鹄者造之，愿佣力。鹄善营利，暇日往往反资于肃，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鹄征租。鹄皆如期而至，来往十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鹄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鹄即辞去。（出《摭言》）

卢钧儿子卢肃，为人正直简朴，颇有父辈的遗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自从大敌侵犯皇权以来，一连二十年，缙绅大臣无不匮乏，于是恢复科举考试，卢肃才得应举及第。有个叫李鹄的，来到卢肃面前，愿意被他雇佣。李鹄很善于经营，颇有挣钱之道。在卢肃没有活让他干时，他常常反过来资助卢肃；就是在给卢肃干活时，也从不计较应得多少报酬。

卢肃有一份儿家里留下的产业在南阳，常常让李鹄前去收租，李鹄总是如期前往，来回十几里路程，从不耽误；所收的租金全都交给卢肃，自己从不侵占分文。卢肃及第后，李鹄仍如以往那样为其奔走操劳，等到操办完了一年的事情之后，他便辞职走了。

捧 砚

捧砚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红，配驸人高璠而生。一岁，夏日浴之，裸卧于廊庑间，有卑脚犬曰青花，忽来。啣儿阴食之。春红闻啼声，狼忙而至，则血流盈席矣。赖至德有良药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寝之前轩，青花伺人隙复来，并卵又食讫。宛转于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药傅之，及愈为宦者焉。字之曰捧砚，委以内竖之职。至光启丙午年，十余岁矣。裴使外出，遇盗于郑郊见害。噫。捧砚童儿也，再残而无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出《三水小牋》）

捧砚是裴至德的家童，他母亲叫春红，春红配给马官高璠后生的他。一岁的时候，夏天，刚给他洗完澡，光溜溜地躺在下屋里，有一只短腿狼狗叫青花忽然走过来，咬下小孩的小便来吃了。春红听见孩子哭，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只见鲜血流满了床。幸好裴至德有良药，将伤口封上，一百天后便

愈合了。第二年夏天，小孩子睡在前屋里，青花乘大人不在的空隙，又过去把两只卵子咬下来吃了。孩子疼得在地下打滚，休克了，又用先前那种药敷在伤处。等到伤口愈合后，已成为一个小太监了。裴至德给他起了个字号叫捧砚，让他担任宫内侍从之职。到光启丙午年时，他已十多岁了。这年裴至德公使外出，在郑郊遇上盗贼被杀害了。呜呼！捧砚是个小小的家童，两次遭到残害而安全无恙，裴至德是朝廷大臣，一次外出却命丧黄泉，这是什么缘故呢？”

捧 剑

咸阳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且众。其间有一苍头，名曰捧剑，不事音乐，尝以望水眺云，不遵驱策，虽每遭鞭捶，终所见违。一旦，忽题诗一篇，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世俗苍头。”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出《云谿友议》）

咸阳有个姓郭的，家里极富，仆婢成群。其中有个奴仆名叫捧剑，不会唱歌奏乐，常常欣赏山水和游云，不听从主人驱使，虽然常遭鞭打，始终不肯听话。一天，他忽然写起诗来，主人更为恼怒。他在诗中写道：“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书生们知道后争相传阅，都以为此诗极合韵律。主人于是对他稍为宽容了些。他又写了一首《题后堂牡丹》：“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些移根近太清。”捧剑私下告诉宾客道：“愿作夷狄之鬼，耻为世俗家奴。”后来他要逃跑，又留下一首诗道：“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

归 秦

沈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仪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便歌著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妻併命焉。时咸通四年也。（出《北梦琐言》）

沈询有个婢妾，他妻子很妒忌，私下把她配给了家人归秦，沈询制止不了。事后，这个婢妾仍然到内室侍奉沈询。归

秦感到是件耻辱事，便带着刀寻找机会，要在昭仪使府衙内杀死沈询及其夫人。这天晚上，沈询宴请府内宾客幕友，他即席唱了一首词令道：“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等他回家后，夫妻二人双毙命。当时是咸通四年。

段章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进士司空图。初，章以自傲为馭者，亦无异于他佣。是年夏，图归蒲久，以乏力，不足调给，章乃谢去。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图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仓下。将出，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孰视良久，乃就持图手曰：“某段章也，系掳而来，未能自脱。然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张将军，喜下士，且幸他（明抄本他作偕）往，必亡他。然且决免于暴横矣。”图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图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复遇榜者韩钧济之，乃抵鄠县，因达于行在。（出司空图《段章传》）

段章在咸通十年给进士司空图当仆役。开始，他自己租车驾驶，这跟花钱雇赶车的也没什么两样。这年夏天，司空图回到老家蒲州，日子久了，因为没钱养活仆役，便把段章

辞了。唐僖宗广明庚子年阴历十二月，黄巢的军队进犯京都，司空图当时住在西安崇义里，十二月九日，他从里豪杨琼家里转移为常平仓下藏匿，当他要出门时，一群起义军兵士相继到来。有个持枪推门的人，对他仔细打量了半天，便走上前去拉着司空图的手说：我是段章呀！自从被他们抓掳了去后，一直没能逃脱。但我时常怀念您从前对我优厚养育的好处，今天能够相遇，实在是天意啊！我的主人叫张将军。喜欢礼贤下士，暂且跟他一块儿去，将来必能取他而代之。这样又可绝对免于遭受暴横的灾祸的。”司空图表示誓不辱节，段章怅然泪下，把他领到大道上，便与他分手了。司空图因此能够自开城门乘夜逃进城去。到了咸阳桥，又遇到船夫韩钧把他渡过了河，于是到了鄠县，到达皇上行宫所在的地方。

上 清

贞元壬申岁春三月，丞相窦参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于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启事，须到堂前方敢言之。”窦亟上堂，上清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请谨避之。”窦曰：“陆贄久欲倾夺吾权位，今有人在庭树上，即吾祸之将至矣。且此事将奏与不奏。皆受祸，必窜死于道路。汝於辈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为宫婢。圣居如顾问，善为我辞焉。”上清泣曰：“诚如是，死生以之。”窦下阶大呼曰：“树上人应是陆贄使来，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报？”

树上人应声而下，乃衣粗者也，曰：“家有大丧，贫甚，不办葬礼。伏知相公推诚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幸相公无怪。”

窦曰：“某罄所有，堂封绢千匹而已，方拟修私庙次，今日辄赠可矣。”粗者拜谢，窦答之如礼。又曰：“便辞相公。请左右齐所赐绢，掷于墙外。某先于街中俟之。”窦依其请，命仆人侦其绝踪且久，方敢归寝。翌日，执金吾先奏其事，窦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厉声曰：“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窦顿首曰：“臣起自刀笔小才，官已至贵，皆陛下奖拔，实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归私第，待候进止。”越月，贬柳州别驾。会宣武节度刘士宁通好于柳州，廉使条疏上闻，德宗曰：“交通节将，信而有徵。”流窦于欢州，没入家资，一簪不遗身。竟未达流所，诏赐自尽。上清果隶名掖庭且久，后数年，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谓曰：“宫内人数不少，汝大了事，从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窦参家女奴，窦参妻早亡，故妾得陪扫埽。乃窦参家破，幸得填宫，既奉龙颜，如在天上。”德宗曰：“窦参之罪，不止养侠刺，兼亦甚有赃污，前时纳官银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窦参自御史中丞，历度支户部监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前后非时赏赐，当亦不知纪极。乃者彬州送所纳官银器，皆是恩赐。当部录曰，妾在彬州，亲见州县希陆贽恩旨，尽刮去，所进银器上刻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为赃物原作物赃为，据明钞本改）。伏乞下验之。”於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覆视其刮字处，皆如上清之言。时贞元十二年。德宗又问养侠刺事，上

清曰：“本实无，此悉是陆贄陷害，使人为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陆贄曰：“老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着，又常呼伊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杀却他。乃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於泥团。”乃下诏雪窦参冤。时裴延龄探知陆贄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间攻之。贄竟受谴不回。上清特敕削丹书，度为女道士，终嫁为金忠义妻。世以陆贄门生名位多显达者，世不可传说，故此事绝无人知。（出《异闻集》）

唐德宗贞元申岁春季三月，丞相窦参住在光福里的相府里，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闲步于庭院之中，有个平日宠爱的奴婢叫上清的，对他说：“我现在要告诉您件事，必须到堂前才敢说出来。”窦参急忙上堂，上清道：“院内树上有人，我怕您受惊吓，请您谨慎回避。”窦参说：“陆贄早就想夺取我的权位，现在有人在庭院的树上，这是我的灾祸要临头了。而这件事无论是否对皇上奏明，都要遭殃，定要被放逐而死在途中。你是同辈中不可多得的人，等我身死家破之后，你肯定会成为皇宫的女婢。到那时，圣上如果问起我的事，你要好好为我解释。”上清哭着说：“真要如此，我一定不计生死而为之。”窦参走下台阶来，大声喊道：“树上的人该是陆贄指使你来的吧！若能保全老夫的性命，定当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乃是一个身穿粗布丧服的人。他说：“我家老人去世，十分贫穷，不能操办葬礼。我知道相爷向来诚心接济别人，所以乘夜而来，希望相爷不要见怪。”窦参说道：“我家

倾其所有，不过是堂封丝绢一千匹而已，正打算用它修造自己的庙堂，今天我赠给你吧！”身穿丧服的人施礼致谢，窦参也以礼回敬。此人又道：“马上就告辞相爷。请让家人拿着所赠的丝绢，扔到墙外，我先到外面大街上等着。”窦参照他的请求，命令仆人把绢扔到外面，并侦查到此人已经离去好长时间了，自己才敢进屋就寝。第二天上朝后，执金吾首先奏禀别的事情，然后轮到窦参，他便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奏明了皇上。德宗听后厉声说道：“你竟勾通藩镇节将，蓄养侠士刺客！你已身居宰相高位，还要求什么！”窦参连连叩头道：“臣起自刀笔小吏，如今官位已经极为尊贵，这都是陛下奖掖栽培的结果，实在不是借助了别人。如不幸出现此事，恐怕是他家所为而已。陛下忽发雷霆之怒，为臣使当万死！”中使下殿宣告说：“卿且回归私宅，听候裁决发落。”一个月后，窦参被贬为柳州刺史的佐史。正赶上宣武节度使刘士宁与柳州节度使互通友好，廉使上疏奏报了皇上，德宗便说：“判你勾通藩镇节将，已经有事实验证，可见罪名属实。”于是将窦参流放欢州，没收其全部家产，连头上戴的发簪也不留下。后来未等他到达欢州，又下诏书赐他自尽。上清果然长时期名列掖庭，几年之后，因为善于应对，又长于煎茶，所以常常能到皇帝身边侍事。德宗对她说：“宫中婢女为数甚多，很少有人像你这么懂事的，你是从什么地方到这里来的？”上清答道：“奴婢本是已故宰相窦参家的女奴，窦参妻子早亡，奴婢因此成了他的宠妾。等到窦参家破之后，有幸将我安排在皇宫。既能侍奉龙颜，妾身如登九天。”德宗说道：“窦参之罪，不止于蓄养侠士刺客，同时还有贪赃的事实，以前没收家产

时，收到的银器非常多。”上清流泪说道：“窦参从任御史中丞起，历任度支、户部、盐铁三司的使臣，后来官至宰相。前后六年之久，每月收入数十万；朝廷随时的赏赐，该也不计其数。当时彬州送来由官府所收纳的银器，全是朝廷恩赐的，吏部登记入册时我就在现场，亲眼看见州县官吏迎合陆贄的恩旨，将御赐字样全部刮掉，在送进朝银器上刻下了藩镇的官衔姓名，供以诬称的赃物。请求圣上下令检验。”德宗于是要求窦参没收充公的银器，俯下身子察看上面刮字的地方，全跟上清所说的一样。这时是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问蓄养侠士刺客一事，上清说：“其实并无此事，这全是陆贄为了陷害窦参，指使人做的。”德宗这时恍然大悟。于是怒斥陆贄：“老奴才！我脱去了你绿衣衫，让你穿上大紫袍，又常常称呼你‘陆九儿’。我任命和使唤窦参，刚好称我的心意，你却教我杀掉他。乃至大权落入他人之手，此人软弱无能连泥团都不如！”德宗便颁下诏书，为窦参平反昭雪。这时裴延龄探知陆贄已经失宠，便极力唆使别人乘机攻击陆贄，陆贄终于遭贬被逐，终身不回。德宗皇帝又为上清特颁丹书，度她为女道士。后来她嫁给金忠义为妻。世人因为陆贄的门徒多为名位显达者，有关他的上述事情不可流传，所以此事很少有人知道。

李筠婢

李筠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筠夜自裂衣襟，书已冤（明钞本无冤字）。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于带。吾若从容赐对。当为宰相，杨、益节度使；若不从容，受极刑矣。我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是进。”及筠伏法，京城大雾，三日不解，或闻鬼哭。宪宗又于侍婢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数袭，赐筠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钰，筠之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筠反状，恸哭，驱妻子奴婢，无老幼，量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悯之，因为薄贬。按李筠宗属，亟居重位，颇以尊豪自奉，声色之选，冠绝于时。及浙西之败，配掖庭者，曰郑、曰杜。郑得幸于宪宗，是生宣宗皇帝，实为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宠于穆宗。穆宗即位，以为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国除，诏赐秋归老故乡。或曰，系帛书者，即杜秋也。而宫闱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婢也，而能以义申筠之冤，且逮事累朝，用物殫极，及其被弃于家也，朝饥不给，故名士闻而伤之。中书舍人杜牧为诗以谚之曰：“荆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鬓即山铸，庭后千蛾眉，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鬓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上绿杨垂。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玉螭，低鬟认新宠，窃袞复

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妆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飴。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燕媒（媒原作祺，据明钞本改）。得皇子，壮发绿丝丝。书堂亲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络祿，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戏，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鬓已成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告谁？寒衣一尺素，夜借邻人机。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歔！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语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钩翁王者师；无国邀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箒中尸。给丧蹶张辈，庙廊冠峨巍。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詠，聊可以自贻。（出《国史补》并《本事诗》）

李锜被捕后，有个侍婢跟随着他，他在夜里撕下自己的衣襟，在上面书写自己的冤曲和治理军政的功绩，申明自己是被张子良出卖的。写完之后告诉侍婢道：“把这份状子结在裙带上。我若有机会当堂申辩，就会成为宰相，杨、益的节度使；如果没有申辩机会，就要受极刑了。我死之后，你定能选入内宫，皇上必然会问你，到时候你就把这份状子呈上。”李锜含冤受刑之时，京城大雾弥漫，连续三日不散，有人还听到了鬼哭。宪宗又从这位侍婢那里得到了那份写在丝布上的自白书，心中很怀疑李锜的案子是冤枉的，于是从皇宫里拿出四件专供皇室穿用的黄衣服，赐给李锜及其子弟，又颁令给京兆府收葬李锜的尸体。李铈是李锜叔父的儿子，是李锜的堂弟，当时任宋州刺史。听说李锜谋反的状告报表，失声恸哭，强令妻子儿女及奴婢，不论老幼，一律根据脖子的尺寸制作枷锁戴上，自己将他（她）们拘押到观察使面前，一起接受制裁。朝廷同情他，所以从轻发落，贬得较轻。李锜的同家亲属大都官居要职，过着养尊处优的奢华生活，挑选的歌妓婢妾都是当时最漂亮的。他到浙西吃了败仗之后，没收后配在掖庭的婢妾中，有个姓郑的，还有个姓杜的。姓郑的受到唐宪宗宠幸，于是生下了宣宗皇帝，她实际上是孝明皇太后。其次是那个姓杜的，她叫杜秋，也是建康人，深得唐穆宗宠爱。穆宗即位后，用她做皇子漳王的裸姆兼教师。太和年间，漳王得罪被废，唐文宗颁下诏书贬杜秋告老返乡。有人说，当年那位为李锜携带丝绢状子的侍婢就是杜秋，只因宫中的事情极为隐秘，世人难得知道。杜秋是个卑贱微弱的女婢，而能为了义节申明李锜之冤，而且侍事于宪宗、穆宗、

敬宗、文宗等几伏，对朝廷竭尽忠诚，私生活极为俭朴。等她被朝廷弃置回家时，衣食无着，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当时的名士听到她的困难处境后都为之伤怀，中书令杜牧为此写下一首长诗，记叙她的身世经历，对她深表同情，并由此引发出旧文人的一番感慨。此诗写道：

荆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
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
老鬓即山铸，庭后千蛾眉。
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
鬓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
吴江落日渡，灞上绿杨垂。
联锯见天子，盼眄独依依。
椒壁悬锦幕，镜奁蟠玉螭。
低鬟认新宠，窃裊复融怡。
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
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
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
红妆羽林仗，独赐辟邪旗。
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怡。
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
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
燕媒得皇子，壮发绿丝丝。
书堂亲傅姆，天人相捧持。
虎精珠络祿，金盘犀镇帷。
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

渐抛竹马戏，稍出舞鸡奇。
嶄嶄整冠佩，侍宴坐瑶池。
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晖。
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
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
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
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
潼关识旧吏，吏鬓已成丝。
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
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
清血洒不尽，仰天知告谁。
寒衣一尺素，夜借邻人机。
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歔。
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
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妻。
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纣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
语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
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
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
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
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
射钩后呼父，钩翁王者师。
无国邀孟子，有人毁仲尼。
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

安知魏齐首，见断箠中尸。
给丧蹶张辈，庙廊冠峨巍。
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
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
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
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
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
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
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
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
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女奴献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是至节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属何人？”福所指，即献之女奴也，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缱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发来告，曰：“夫人沐发。”福即伪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难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为信焉，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既业以

疾为言，既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甌溺耳。”闻者无不大笑。（出《玉泉子》）

李福的妻子裴氏生性妒忌，家有歌妓婢女甚多，李福却从不敢在她们身上打主意。镇守滑台期间，有人献给他一个女奴，他打算把她隐匿下来，结果事没成。一天，他瞅空儿对妻子说：“我的官职已升到节度使了，但我所指使的人却只有几个老仆，夫人就这样对我无情吗？”裴氏说：“那好。只是不知你心里到底对谁有意。”李福所指的就是有人献给他的那个女奴，裴氏答应了他。此后，这个女奴虽在李福身边侍奉，但也不过是给他穿穿衣服、端饭盛菜而已，从未惬意地温存一番。李福又嘱咐妻子身边的人说：“如果夫人洗头时，一定赶紧来报告我。”事后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夫人正在洗头呢！”李福立即伪称肚子痛，召唤那个女奴侍候，女奴便去了。身边的人以为裴氏正在洗头，短时间内不会结束，便立即告诉她李福肚子痛的消息。裴氏信以为真，急忙把头发从盆里出来，光着脚去问李福痛得厉害与否。李福既然已经自称有病，便立即装出痛不可忍的样子。裴氏见状十分担忧，于是把药面子放到小孩尿里，让他喝了下去。第二天，衙门里的监军使与从事等人都来问候，李福便把昨天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们，于是苦笑着说道：“结果是一事无成！这还不算什么意外。糟糕的是，白白喝了一壶尿！”听到的人无不捧腹大

笑。

却要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皆银缸，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庭中东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哈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敬。（出《三水小牋》）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有个女奴叫却要，容貌美丽举止娴雅，又善于辞令应对。每逢初一、十五等通常的典礼节日，前往

亲朋好友家拜谒时，都要却要一人主持，李家侍婢多达好几十人，谁也不能与她相比。她又心灵嘴巧反应敏捷，善于察颜观色以讨别人高兴。所以，就连亲戚朋友们也都喜欢她。李庾之有四个儿子，老大叫延禧，老二叫延范，老三叫延祚，再就是老五了。四位少爷都正血气方刚，而且任性蛮野，都对却要垂涎三尺，恨不得把她当熟肉吞进肚里。有一年清明节，当皎洁的月亮徐徐升起时，庭院里鲜花烂漫，正堂上帷幕低垂，室内烛光摇曳。却要在樱花月影下遇到了大少爷，大少爷拉住她的胳膊要跟她配对成双，却要將草席递给他道：“你可到正厅东南角里好好站着等我，等别人睡熟后我就去。”老大走了后，却要刚到廊下又碰上老二动手动脚地调戏，却要又拿一张草席递给他，说：“可在正厅东北角等我。”老二刚走，又被老三缠住，却要又拿一张草席递给他道：“你可到正厅西南角等我。”老三刚走，又遇上老五，老五抓住却要的手不放，却要也是拿一张草席塞给他，说：“可到正厅西北角等我。”四位少爷都走了后。老大延禧在正厅的一角屏心静气地等着，只见三个弟弟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各个角落，心里虽然颇为惊疑，但又不敢声张。过了一会儿，却要偷偷点燃蜡烛，端在手里奔向正厅，突然打开正厅两扇门，用手里的蜡烛照看，对延禧兄弟们说道：“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小子！怎么敢到这里来找地方睡觉。”四人都扔下手里拿的草席，捂着脸跑了，却要又跟在他们后面大声地数落，嗤笑了他们一顿。从此之后李庾之的这几个儿子，由于惭愧、羞辱，再也不敢对却要不再尊重了。